

# 師大月刊

## 第十八期

XH-TUte 23 4X3 5x

# 文學院專號

### 目 錄

中國禪學之發展.....	胡適之講演	吳奔星筆記	何貽焜	1- 31
三國六朝經學上的幾個問題.....	張西堂			32- 55
論文學中思想與形式之關係.....	任維焜			56- 80
顧亭林先生的文學觀.....	何貽焜			81- 94
吳芳吉新體詩評.....	宮廷璋			95-107
從民歌中探討家庭與婚姻的情況.....	張周勳			108-121
英文成語研究.....	趙增厚			122-154
五胡東晉時代華夷勢力之檢討.....	李旭			155-195
李王的政治哲學.....	譚丕模			196-208
耶馬臺國方位考.....	王輯五			209-220
南漢劉氏之祖先.....	藤豐八郎著	王桐齡譯		221-226
張獻忠屠川考略.....	蕭遠健			227-233
哀江南賦箋(續).....	高步瀛			234-255
史記三家注所引書目.....	程金造			256-294
讀崔述考信錄提要書後.....	陳澤雲			295-296
補南齊書藝文志序.....	陳述			297-298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月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出版課印行

#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 教育宗旨 (十八，四，二六，國民政府公佈。)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爲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 施行方針 (節錄第五項——關於師範教育者。)

師範教育，爲實現三民主義的國民教育之本源，必須以最適宜之科學教育及最嚴格之身心訓練，養成一般國民道德上學術上最健全之師資，爲主要之任務。於可能範圍內，使其獨立設置，並盡量發展鄉村師範教育。

民國十二年 本校春季運動會照片

八圈接力賽數學系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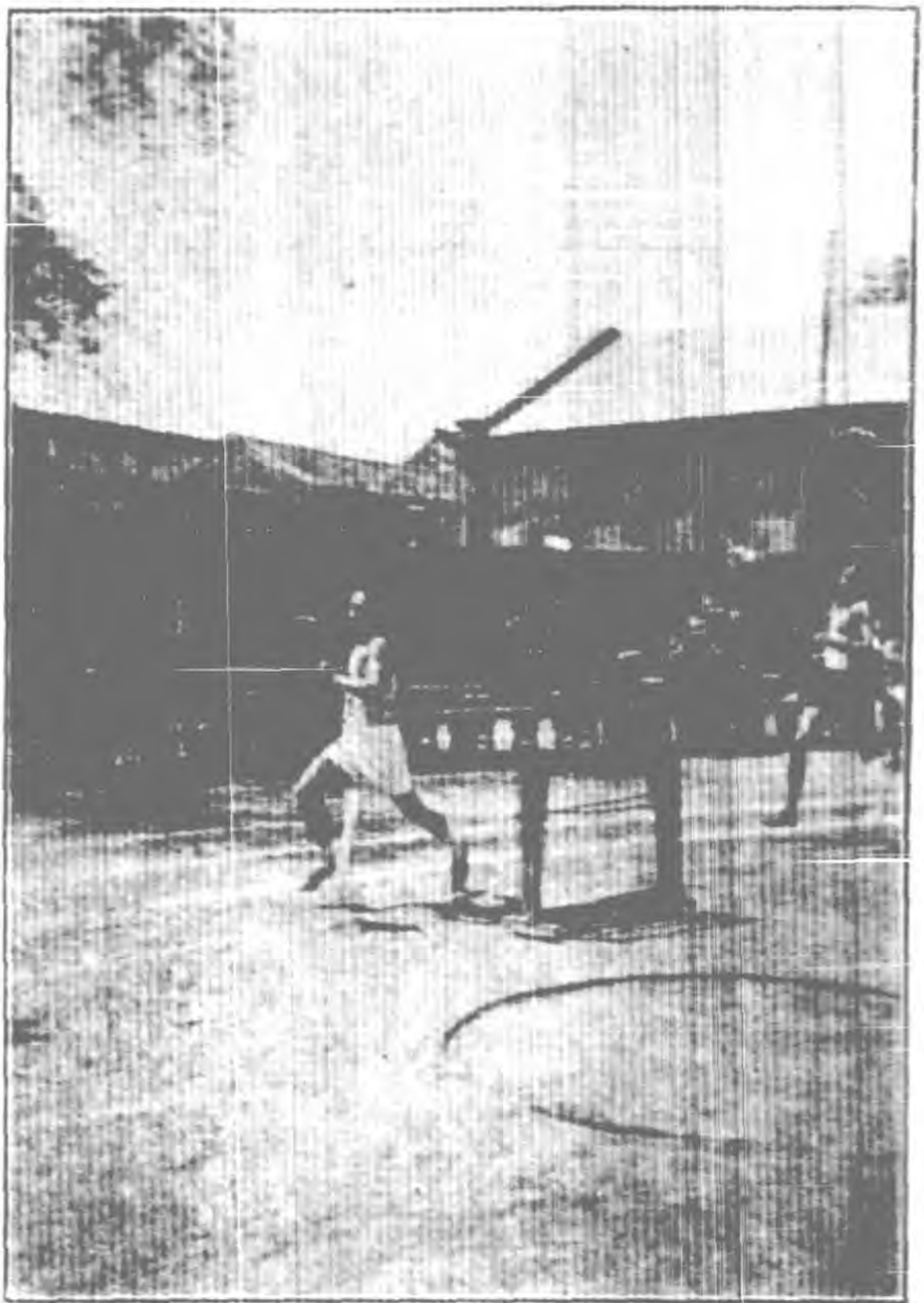


男生個人總分第一英沛恩君



女生個人總分第一廖士楮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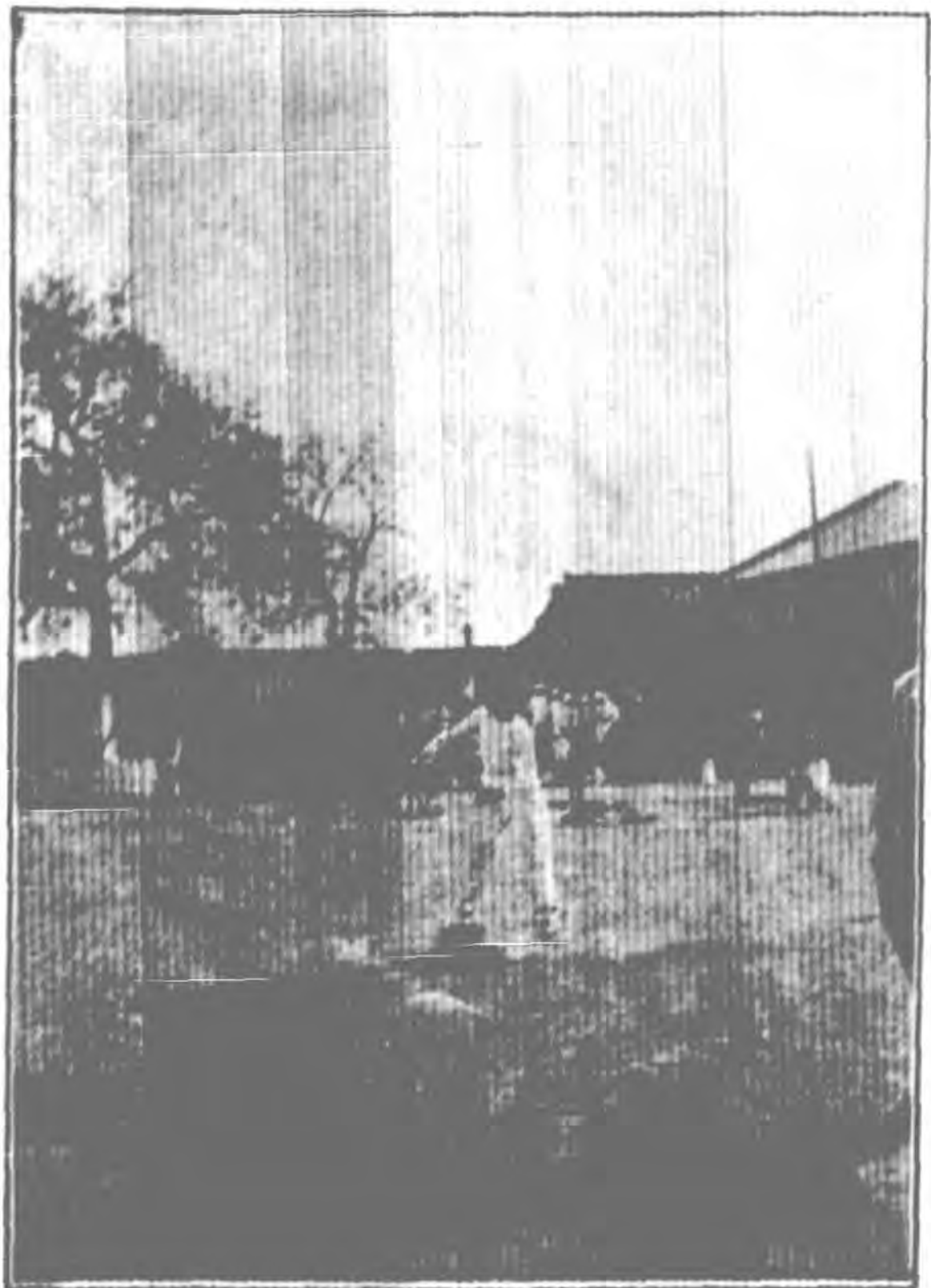
四百公尺決賽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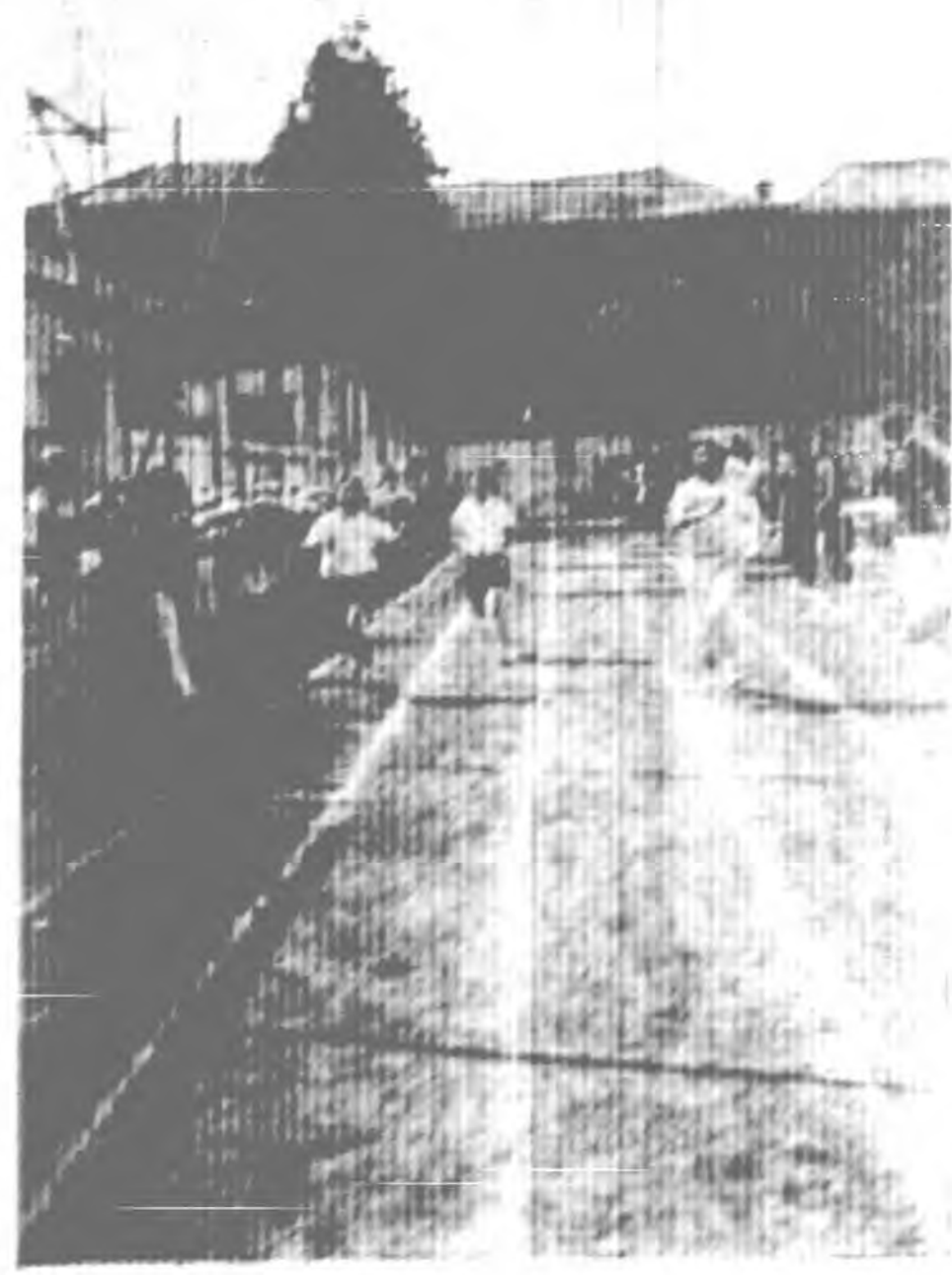
跳高冠軍楊向墳君雄姿



標槍冠軍劉雲章君出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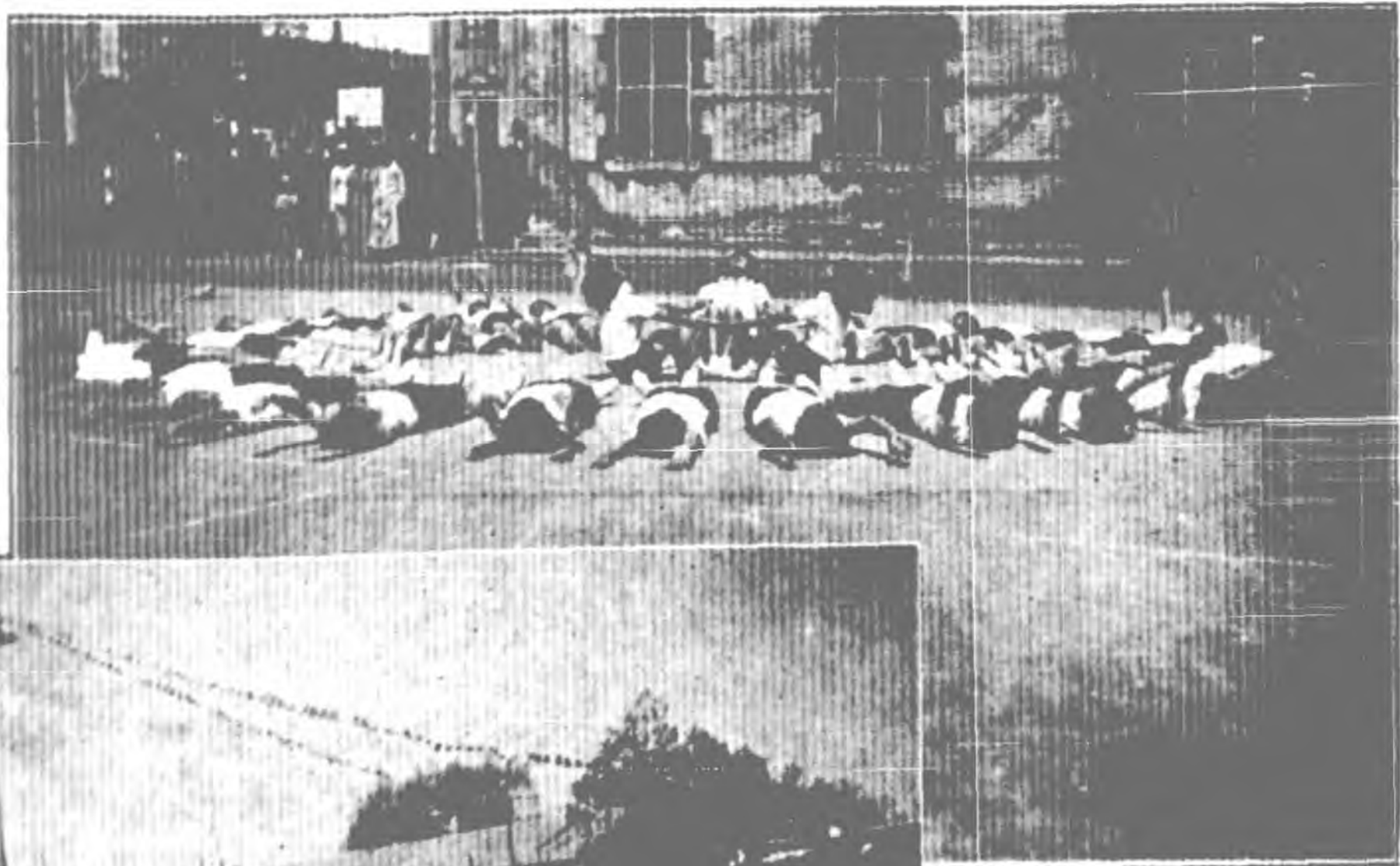
女生五十公尺競賽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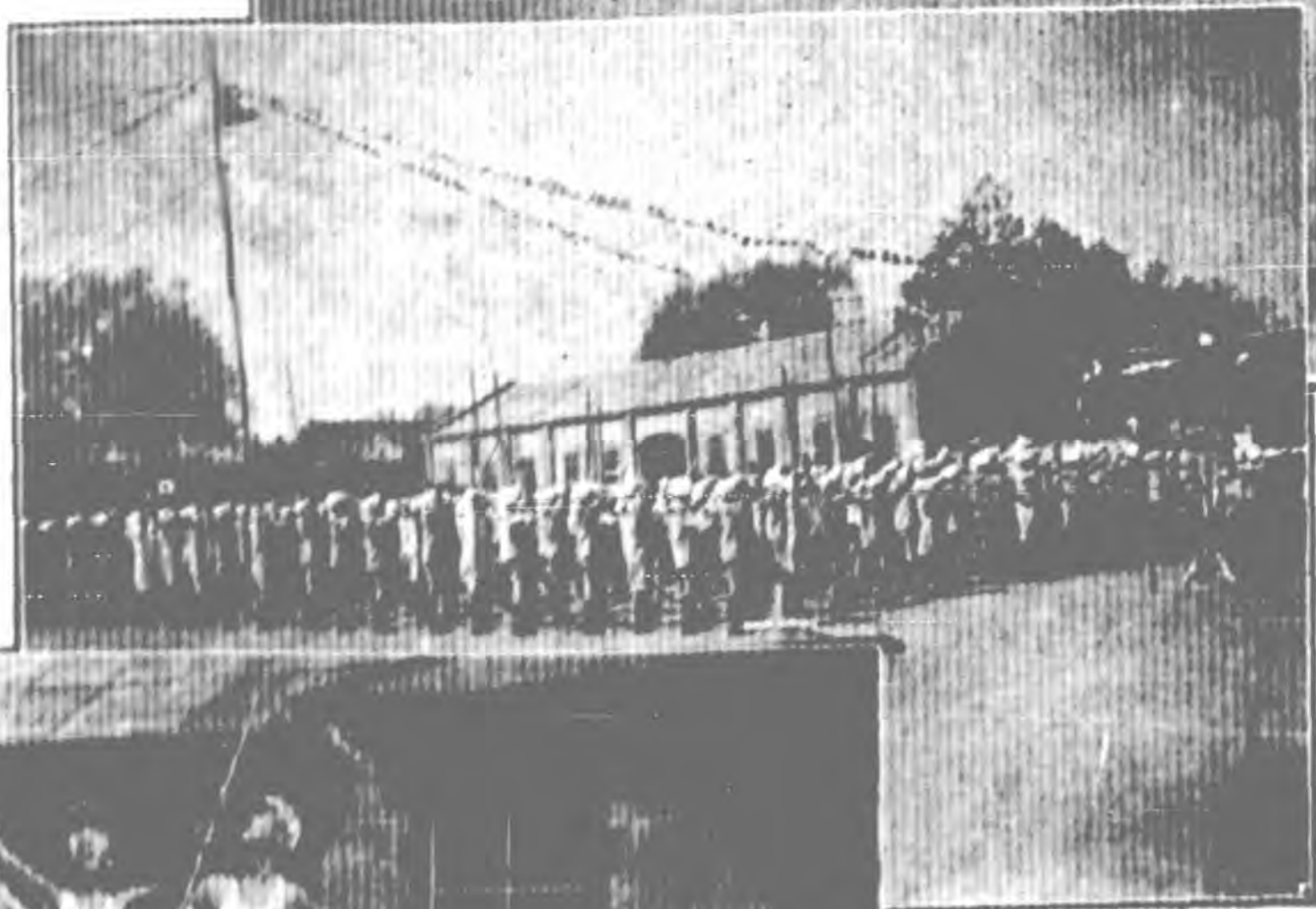
第二附小高一輕器械操(曲竿)



附中男生排球表演



第一附小健身操



師大平校整上運動

# 中國禪學之發展

胡適之先生講演

吳奔星  
何貽焜 筆記

本校于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十二月敦請北大文學院長胡適之先生來校作學術講演，講演題爲中國禪學的發展。講演計分四次：(一)印度禪，(二)中國禪宗的起來，(三)中國禪宗的發展和演變，(四)中國禪學的方法。首次講演時，本校文學院長黎錦熙先生曾作簡單之介紹詞，大致謂：『今天本校舉行第五次學術講演，請胡適之先生來講這中國禪學的發展。胡先生，大家都知道，用不着我來介紹。今天所講的題目，爲印度的禪學，此題不但與哲學和宗教有關，對於中國文化史和社會研究都有關係。胡先生，前幾年在歐洲得到很多關於佛教的新材料，像巴黎圖書館倫敦博物館所藏的敦煌石室寫本中，對於中國的禪學都有新的發現；胡先生還有新的批判。希望同學注意！』按胡先生講演，原分四次，惟首次講演，實包含導言與印度禪兩部分。茲爲清醒眉目計，爰將胡先生全部講演詞，分爲五項，彙誌於下：

## 一，導言

黎先生，各位同學！今天兄弟是來還債。以前李校長和黎先生同我說了多次，叫我來講演，我因爲功課忙，時間不容許，雖然答應了，終沒有辦到，所以欠下這債來。到了這學期，定要我來講四次，除了一次是原本，其餘三次，好像是加了三倍利息似的，所以這一回，我可以說是受到黎先生的重利盤剝了！

---

關於這回所講的問題，預備分作四次講，因為問題所包，很不簡單，分作三四次講，或者比較詳細和有趣味一點。

中國禪學之發展這個題目，中國從來沒有人很清楚地研究過。日本有許多關於禪學的書，最重要的，要推忽滑谷快天所著的中國禪學史，因為就材料而言，在東方堪稱為最完備最詳細的。這書前幾年才出版。

凡是在中國或日本研究禪學，無論是信仰禪宗的，或是信仰整個佛教的，對於禪學，大都用一種新的宗教態度去研究。只是相信，毫不懷疑，這是第一個缺點。其次則缺乏歷史的眼光，以為研究禪學，不要注意牠的歷史，這是第二個缺點。第三就是材料問題：禪宗本是佛教一小宗，後來附庸蔚為大國，竟替代了中國整個的佛教，不時髦的竟變成了時髦的。不過中國現在所有關於禪宗的材料，大都是宋代以後的；其實禪宗最發達的時代，都當西元七世紀之末到十一世紀——約從唐武則天到北宋將亡的時候，這四百年中間，材料最重要，可是也最難找；正統派的人，竟往往拿他們的眼光來擅改禪學的歷史。我十幾年前研究禪宗，只能得到宋以後的材料，唐代和唐以前的很難得到。我想：想得到唐以前的材料，只有兩種方法：（一）從日本廟寺中去找，因為日本還保存着一部份唐代禪學。（二）從敦煌石室寫本中去找，因為三十年前所發現的敦煌石室裏，有自晉到北宋佛教最盛時代的佛經古寫本。現在這些古寫本，世界上有三個地方保存着：一部分在北平圖書館，一部分在巴黎圖書館，一部分在倫敦圖書館。在北平圖書館的，都是不重要的東西，是人家不要的東西；重要的東西，還是在倫敦和巴黎兩處。從前的人，對於材料的搜集，都不注意，這是第三個缺點。

我研究禪宗，不能說完全沒有上述的缺點；不過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我到巴黎，即存心搜集材料，我在那裏發現了一些新的東西，從晉到北宋這一部分材料，都曾經找到，非日本與中國圖書館所能及。回國後七八年，我所找到的材料，只有一部分整理出版。當時日本人很注意，研究禪學的，對於搜集材



料方面，也走上這條道路。近幾年來，日本也發現許多材料。所以現在研究禪宗，比較便利多了。

這個禪宗的問題，我也曾在北大及燕大講過，不過都不是有系統的演講。將中國禪學的發展，作有系統的整個的演講，此還是第一次。

從前許多大師，對於禪宗的材料，都愛作假。所以經我揭穿之後，有許多人不高興。不過我不是宗教家，我只能拿歷史的眼光，用研究學術的態度，來講老實話。

關於這個總題目——中國禪學之發展，我分作四次講：（一）印度禪，（二）中國禪宗的起來，（三）中國禪宗的發展和演變，（四）中國禪學的方法。現在先說印度禪。

## 二，印度禪

我何以講印度禪呢？禪學來自印度，雖然中國禪學與印度不同，不過要懂得中國禪，須知印度禪。所以先講印度禪，做一個引論。

關於研究印度禪的書籍，有以前香港大學校長 Sir Charles Eliot 所著的 Hinduism and Buddhism (Vol. I P. 302-324)，但是不幸書還沒有完成，他就死了。至中國方面，我幾年前有一篇文章，即從譯本裏研究佛教的禪法，收在胡適文存三集中 (P. 423-448)。

在禪宗未起以前，印度便有「瑜伽」，梵文為 yoga。此字是印度文與日耳曼文的混合語，在英文中，為牛軛，引伸起來，是管束的意思。即如何才能管束我們的心，訓練我們的心，使心完全向某一方面走，而能于身體上，精神上，和知識上發生好的結果。

在印度未有佛教以前，即二千五百年前，已有許多人做這種「瑜伽」。釋迦牟尼想到名山去學道的時候，遣人出外尋道者二人，即為瑜伽師。古代「瑜伽」的方法，在印度很流行，佛家苦修，即用「瑜伽」的方法。後來佛教走上新的

道路——智的道路，于是「瑜伽」遂變成了佛教的一部分。但無論任何修行的人，都免不了「瑜伽」的方法。後來佛家給以名字，便是「禪」。

「禪」字起源很早，在小乘大乘以及各種小說裏，都有「禪」字。記得小的時候，看水滸，看見花和尚魯智深打了一根八十二斤的禪杖，禪讀作單，後來才知道是讀錯了，其實並沒有錯。因為禪字的原文，是 Dhyana，音近單。（按：「禪」紐字古音多讀入「定」紐。）

佛教有三大法門：（一）「戒」，（二）「定」，（三）「慧」。「戒」是守戒，最低限度為十戒，（按：根本五戒，沙彌加五為十戒），後又有和尚戒（比丘僧具足二百五十戒），尼姑戒（三百五十戒），居士戒（即菩薩戒，重十，輕四十八）等。從戒生律，于是成為律宗。所謂「定」，就是禪，也就是古代「瑜伽」傳下來的的方法，使我們必能定住，不向外跑。第三部分為「慧」，所講「慧」，就是了解，用知識的了解，幫助我們去定。從表面上看，禪在第二，其實不然，禪實在能包括定慧兩部分。如說禪是打坐，那禪很淺，用不着多說。因為要用慧來幫助定，定來幫助慧，所以有人合稱慧定。在中國禪宗，慧包括定，慧的成分多，並且還包括戒；在印度，則定包括慧，定的成分多。

現在講印度禪，先講方法，後講目的。

關於印度禪的方法，計有五種：第一個法門最淺顯，便是「調息」，佛書中叫做「安般」法門。「安」(aga)是「入息」，「般」(Pana)是「出息」。「安般」的意思，就是用一定的方式——手和脚都有一定方式，如盤膝打坐，使人坐着舒服，以調和呼吸。這種調息的方法，又可分為四項：（一）「數」，就是從一到十來回的數着自己的呼吸，以避免四圍環境的擾亂，使心能夠專一。（二）「隨」，便是心隨鼻息跑，所謂「念與息俱」，使心不亂。（三）「止」，就是看鼻息停止在什麼地方，中國道家向有所謂「觀息丹田」，即此。（四）「觀」，就是客觀一點，把自己的元神提出來，看看自己到底怎樣。比方牛在吃草，牧童却站在旁邊看；又好像一個人站在門口，對於過路的人，某是張先生，某是李小姐，都能認識。總

括一句，以上都是安般法門，其方法有「數」、「隨」、「止」、「觀」，

如果一天到晚，老是打坐，容易出亂子。譬如在打坐的時候，忽然想到某人欠我的債，或戀愛的事情，或可惡的人與可惡的事，心更不定了，在這時候，非數息所能為力，所以還要另的方法來幫助，即靠慧——智識——來幫助。

第二個法門，叫做「不淨觀」，所謂「不淨觀」，就是用智慧想到一切都不乾淨。譬如當我們想到某某漂亮的小姐的時候，我們可以想到她身上如何的不潔淨，鼻子裏都是鼻涕，嘴裏都是唾沫，肚子裏都是腥血不潔之物；並且到她死後，桃色的臉龐也瘦成白皮夾腮了，烏雲般的頭髮也乾枯了，水汪汪的眼睛也陷落了；到了屍體爛了之後，更是怎樣的腐臭，怎樣的變成骷髏。如此，我們也就不想她了。漂亮的小姐，金錢，地位，都作如是觀，自然都會消除淨盡。

第三個法門，叫做「慈心觀」。所謂「慈心觀」，便是訓練你自己，不但要愛朋友，還要愛仇敵；不但愛人，還要愛一切物。如當不安定的時候——生氣的時候，一作「慈心觀」，便會不生氣了。但有時還不能制止，所以又有第四種方法。

第四個法門，就是「思維觀」，就是憑我們理智的了解力，來解決一切。常言道：「無常一到，萬事皆休」，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任何物件，都是不能永久存在的；人不過是九十幾種原素所湊成，將來也要還為原素的。比方有人罵我是反動派，反革命，走狗，當我們聽到，自然很生氣，非要和他拚命不可。要是拿我們的思維力來一分析，罵到底是什麼呢？不過是由空氣傳來的一種音浪，對於音浪，何必生氣？至于罵我的人呢？依着化學的分析，也不過是幾分之幾的輕氣養氣……等等的化合物；而被罵的我呢？也是和罵我的人一樣，幾種原素的化合物而已，等到死後，大家都物還原所。如此，則所有罵詈，不過是一種氣體的流動，兩個機關打無線電而已，有什麼了不得？到此地步，就無人無我，四大皆空了。

以上均就智識略高的人說，至于智識太低的人，怎麼辦呢？就有一種「念

佛法」，即第五個法門。

所謂念佛法，就是想到佛三十二種莊嚴相。「念」便是「想」，後來又念出聲來，變成「唸書」的「唸」，從心中想到口頭上唸。

從最低的數息，到最高的無常哲學，都是方法；一大部分屬於慧。用慧補助定，用定幫助慧，便是「瑜伽」。

上述五種方法，都是禪學的方法。現在講印度禪的目的，即禪學的境界。此種境界，由各人自己去認識，其實都不一樣；至於印度禪的究竟，誰也沒有做到。

記得清初有一個大學者顏習齋（元），他是保定府人，最初當蒙館先生，學做聖人。他有一篇柳下坐記，敘述他自己在柳下打坐的情形。三百年前的聖人，在保定府打坐，到底到了什麼境界呢？他說，在一個夏天，他坐在柳樹之下，看着那柳葉，直變成了美麗的「綠羅」；太陽光從綠色的楊柳透過來，都成了一顆一顆的珍珠；聽到蒼蠅嗡嗡的聲音，就好像聽到堯舜時代所奏的九韶之樂一樣。像他這樣，可算到了他自己的理想境界，可沒有到印度禪的境界。

印度禪的境界，到底怎樣呢？計算起來，略有幾種：

第一是「四禪」，也叫做「四禪定」；即最初用種種法門幫助你消除種種煩惱慾望，到無憂無慾的境界，便是初禪；但初禪還有思想，還要用腦；再把一切覺觀都除去，自然得到一種歡喜（joy），便是第二禪。但第二禪還有歡喜，連歡喜也不要，只有一種心平氣和，舒舒服服的「樂」的境界，便是第三禪；到了連舒舒服服的樂都沒有了，即得「不動處」，只是一種「調」，即安穩調適，便到第四禪。

第一禪還用思想，第二禪還要高興，第三禪還覺舒服，第四禪則只有調和，要如何便如何，駕馭我們的心，好像馬師之御良馬，隨所指揮，無不調適。

四禪之外，還有四種境界，即「四念處」。此四處：

（一）為「空無邊」，就是想到空處。如眼是空的，鼻是空的，一一的想

，想到只有空，譬如藕，只想其孔，越想越大，全不見白的藕了。想到全世界，也作如是觀。

(二)爲「識無邊」。「空無邊」還有想，便是一種印象；想到末了，不但是空，連這空的印象都沒有了，便到「識無邊」處。

(三)是「無所有」，一切皆無所有了。

(四)是「非想非非想」。既到「無所有」處，你也沒有了，我也沒有了，連想都沒有了，連「沒有想」也沒有了，此名爲「非想非非想」處。常言說，「想入非非」，不是想，也不是非想，此理難說，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四禪是一種說法，四念處又是一種說法，並不是先經四禪，而後到四念處。

所謂四禪和四念處，都是解放人的心靈，以便得到神通。神通計有五種，合稱「五神通」。所謂五神通：

(一)天耳通——就是順風耳。比方在南京開的五中全會，我們在這裏就可以聽到，可不是用無線電。

(二)天眼通——就是千里眼。上觀三十三天，下觀一十八層地獄，一切都可看見。想到那裏就看到那裏。

(三)如意通——就是想變什麼就變什麼，好像孫悟空的七十二變一樣。

(四)他心通——就是他人心裏所想的，都可以知道。

(五)宿命通——不但知道現在和未來，而且知道過去無量劫前生的事。

總起來說，印度的禪，不過如此。此是粗淺的說法。從數息到空無邊處，都是「入定」，都是用一種催眠方法，達到「入定」。

再講兩個故事。

印度相傳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在西曆紀元三世紀(晉朝)，即已有人譯成中文。這個故事的目的，在教人專心致志做一件事情。故事是這樣的：

某時代，有一個國王，想找一個宰相，後來找到一個可以當宰相的人。先

說要殺他，經人解說，於是要他用一個盤子，盛上滿盤子油，從東城捧到西城，不准滴出一滴，否則即殺頭。這個條件，很不容易做到。他走到路上，有他的父母妻子哭他，他沒有看見。有頂美的女人，從他身邊走過，看的人不知有多少，他沒有看見。後來忽然又來了一個瘋象，嚇得滿街的人，亂跑亂跳，可是他一心一意，在盤子上，仍然沒有看見。不久又遇到皇宮失火，一時救火搶火，鬧得紛亂不堪，並且在殿樑上的一窠蜂子，被火燒出，到處飛着螫人，這人雖然被螫了幾下，可是始終沒有感覺到，仍然專心致志的捧着油盤往前走。最後，他竟達到了目的地，一滴油也沒有滴下來。於是國王便拜他做宰相，以為一個人做事，能夠這樣專心，便是喜馬拉雅山，也可以平下來，何況其他？

在十一世紀時，中國的法演和尚，也曾經講了一個故事。其目的在教人自己找辦法。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個大廟，叫五祖寺，寺中有一個和尚，人問他禪是什麼，他說：「有兩個賊，一個老賊，一個小賊。老賊年紀老了，于是一天他的兒子問他：「爸爸！您老了，告訴我找飯吃的方法吧！」老賊不好推却，便答應了。一到晚上，老賊就把小賊帶到一富人家，挖了一個洞，進到屋裏。用百寶囊裏的鑰匙，將一個大櫃子的鎖開開，打開櫃門，叫他兒子進到裏邊。等他兒子進去了之後，他又把櫃子鎖了，並且大喊：「有賊了！有賊了！」他便走了。富人家聽說有賊，趕急起來搜查，搜查結果，東西沒丟，賊也沒有看見，仍然睡去。這時鎖在櫃子裏的小賊，不曉得他父親什麼用意，只想怎樣才能逃出去，于是就學老鼠咬衣裳的聲音，一會兒，裏邊太太聽到，就叫丫環掌燈來看衣服。剛一開開櫃子，這小賊一躍而出，一掌把丫環打倒，給燈吹滅，竟逃走了。給富人家發覺後，又派人直追。追到河邊，這小賊情急智生，把一塊大石頭，拋在河裏，自己繞着道兒回去了。到得家裏，看見他父親正在喝酒，就埋怨他父親為什麼把他鎖在櫃子裏。他父親只問他怎樣出來的。他把經過說了之後，老賊便掀鬚微笑道：「你此後不愁沒有飯吃了！」像這小賊能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便是

禪了。」

上面兩個故事，一個是印度的，一個是中國的。從這兩個故事，可以看出印度禪與中國禪的區別。因為印度禪是要專心，不受外界任何影響；中國禪是要運用智慧，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打破障礙，超脫一切。印度禪重在「定」；中國禪重在「慧」。

## 二、中國禪宗的起來

往往一個故事，有兩個不同的說法。從前有一個裁縫，辛辛苦苦地省下錢來，送他兒子唸書，他自己仍舊做工。有一次，兒子寄信回家要錢，裁縫不認識字，請隔壁一個殺豬的看信。那個屠戶也只認得幾個字，便念道：「爸爸，要錢，趕快拿錢來！」裁縫聽了很生氣，以為兒子從小學唸到中學，從中學唸到大學，還不知道一點兒禮貌。後來有一位牧師來了，問裁縫為甚生氣。裁縫把原委告訴他，牧師說：「拿信給我看看！」牧師看了信，便說道：「你錯了！這信上明明寫着：『父親大人膝下：我知大人辛苦，老是不敢多用錢。不過近來有幾種必不可少的書籍和物件要買，我的鞋子也破了，我的襪子也穿了，希望大人能寄給我半磅錢，我很感激；假若能寄一磅的話，那更感激不盡！』」裁縫聽了，很高興，並且向牧師說道：「信上真的是這樣寫的吗？如果是這樣，我立刻就寄兩磅錢去。」這便是一個故事的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殺豬的說法，一種是牧師的說法。

現在講中國禪宗的起來，也有兩種說法：

(一)舊說，也可以說是殺豬的說法。相傳靈山會上，釋迦拈花，只有迦葉微笑，於是釋迦將「正眼法藏」傳給大迦葉。從大迦葉以後，一代傳一代，傳到二十八代，便是菩提達摩。達摩在梁武帝時(西元五二〇或五二六年)到廣東。從廣東到金陵(南京)，見過梁武帝，因為武帝不懂「正眼法藏」，於是達摩渡江而去，並且有「一葦渡江」的傳說。渡江後，至北魏，住河南嵩山，面壁九年。當

時他有兩個弟子，一個叫慧可，達摩很賞識他，於是將法傳與他。從達摩起，爲東土的第一代，慧可爲第二代，再傳僧璨爲第三代，道信爲第四代，至第五代爲弘忍。五祖弘忍在湖北黃梅縣修行，他門下有兩大弟子：一個有學問，叫做神秀；一個沒有學問，是廣東人，叫做慧能。當時一般門徒，以爲傳老師衣鉢的，一定是班長神秀，對於外來的廣東佬，很瞧不起，只叫他做劈柴挑水的工作。一天，弘忍欲傳法，召集門徒，令各作一偈，誰作得好，便傳衣鉢。當時大家都毫無疑義地以爲是班長，但神秀也不敢直接交卷，只題一偈於牆上，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五祖看了，覺得也還不錯，以爲一個人能够這樣修行，也可以了。當時交白卷的門徒，個個都把神秀所做的偈，念來念去，被廚房裏的慧能聽見了，也作一偈，請人題在壁上。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五祖看見了，說：「不行！」用鞋將偈擦去。但到半夜，五祖竟親至廚房，將法傳與慧能，令他即速逃走，躲過幾年，方可傳道。

慧能走了之後，大家知道五祖已將法傳與廣東佬慧能，都很驚訝，就去追他，不過追不到了。

慧能到了廣東，躲了許多年，才公然傳道。但那時神秀已在北方自稱六祖了。慧能只能在南方傳道，正好像孫中山先生當時只能在廣東一帶宣傳國民革命一樣。

慧能後有二大弟子：一爲懷讓，一爲行思。懷讓後又傳馬祖（道一），行思後又傳石頭（希遷）。馬祖石頭以後，宗派更多。總之，從如來拈花，到南能北秀，南派五宗，這是舊說。

（二）新說，也可以說是牧師的說法。所謂牧師的說法，以爲前二十八祖的傳說，拈花微笑的故事，都是假的。這些考證，說來很長，我只講一點兒。



二十八祖之前二十三祖，還有一點根據，因見於付法藏因緣傳。（按：此書六卷，元魏吉迦夜等譯。）這書乃是述說印度北方罽賓國一個學派的傳授，和禪宗並沒甚麼關係。而且印度人對於歷史很不重視；印度向來沒有歷史，所以印度人向來沒有歷史的眼光，缺乏時代的觀念，後來西洋人用希臘的材料（如亞力山大東征等事），和中國的材料，才勉強湊成一部印度史。因此，付法藏所說的，也不見得可靠。即就該書記載而言，到了二十三代師子和尚，因為國王反對佛教，他被國王殺了，罽賓國的佛法在那時也就絕了。後來講佛法傳授的，因為講不過去，不得不捏造幾代，以便傳到達摩；當中加了四代，至達摩便是二十八代。此二十八代，就有兩種說法，現在所傳的與從前的不同。我上次說過：保存古代禪學史的，一為唐代敦煌的材料，一為日本的材料。從上面兩種材料，足以證明現在所傳的二十八代，始於北宋杭州契嵩和尚的偽造，（按：契嵩始作傳法正宗定祖圖，定西天之廿八祖，謂付法藏傳可焚云。）即將原有之二十四五七代改易，將二十六代升上去，並捏造兩代。此種說法，曾經宋仁宗明令規定，（按：嘉祐七年，一〇六二，奉旨把定祖圖收入藏經內。）從傳證錄一直傳到現在。由此可見佛家連老祖宗都可以作假！

我們現在拿敦煌本一看，還可以看出當時禪宗爭法統的激烈。大家都知道中國只有六代，至於印度，究有多少代呢？有的說八代，但釋迦與孔子同時，到梁武帝時約千餘年，八代總不夠吧？於是二十八代說。但師子殺頭了，於是二十三代說，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代說，甚且有五十一代說。優勝劣敗，折衷起來，於是採取二十八代說。

關於二十八代說法的變遷，既有敦煌的本子及日本的材料可證，我曾在記北宋本六祖壇經那篇文章裏（國立山東大學文史叢刊第一期），列了一個關於二十八代傳法世系的傳說異同對照表，可以參看。

如上所說，佛家對於老祖宗都可以作假，其他自可想而知。常言以為達摩未來以前，中國沒有禪學，也是錯誤。關於古代禪宗的歷史，有兩部可靠的書

○一是梁慧皎作的高僧傳(止於公元五一九年)，一為唐道宣作的續高僧傳(自序說：「始距梁之始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即止於六四五年)。在慧皎著書的時候，達摩還沒有來，傳中已有二十一個學禪的，可見梁代以前，即已有這些個學禪的了。至續高僧傳中，有一百三十三個學禪的，到唐初止。這都有史可考。並且自後漢末至三國，已有許多書談到學禪的方法，可見中國從二世紀就有了禪學的萌芽。到了晉代(二世紀的晚年)，敦煌有名安世高的，譯出道地經，大安般經等書，有支曜譯出小道地經；三世紀的晚年(西元二八四年)，有竺法護又譯出一本大的修行道地經。到了晉末，大約是四百零四年，長安有一位大師鳩摩羅什，譯出大批佛書；這是就北方說，至於南方，當四百一十年，廬山也有一位印度和尚名佛跋跢陀羅的，譯了一本達摩多羅禪經，當時慧遠還請了許多印度和尚幫助他。頂好笑的，剛才我不是說過菩提達摩嗎？達摩多羅禪經是四一〇年就譯出來的，(按：達摩多羅亦古梵僧名：有四人。) 菩提達摩是於五〇〇年以後才到中國。乃後來講禪宗傳授的，竟把兩個人混作一個，或稱為「菩提達摩多羅」！在梵文中，菩提達摩是 Bod hid harma，達摩多羅是 Dharmatrata，明是兩字，豈可混為一談？總之，我們要知道在達摩以前中國便有人學禪了；說達摩未到時中國沒有禪學，那完全是錯誤的。

上次說過，修了安般法門，可以得到五神通、即天耳通、天眼通，如意通，他心通，宿命通等。當這種調和呼吸，修練神通的法門盛行的時候，正是魏晉士大夫崇拜老莊，談論虛無，夢想神仙的時候。因為佛教最高的境界，是涅槃，是四大皆空，和道家的虛無相似；又有各種方法可以學到順風耳，千里眼種種神通，也近於神仙之術；所以佛道兩教，在當時很能發生關係。三世紀時，中國最著名的和尚道安便把禪法看作「昇仙之奧室」，他曾說過，從一數到十，從十數到一，無非期于「無為」和「無欲」，以得到最高的「寂」而顯神通。例如他序安般經注上說：

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禪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階之差，寓骸故有四級

之別。階差者，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爲；級別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無欲。

既「無爲」，又「無欲」，便可到最高的「寂」。到「寂」以後，便神通廣大：

舉足而大千震，揮手而日月捫，疾吹而鐵圍飛，微噓而須彌舞。

慧皎也曾說到禪的最高境界，在得神通，彷彿與神仙相似。例如論習禪，他說：

禪用爲顯，屬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爲凝酥，過石壁而無塞，擎大衆而弗遺。

當時尚爲三世紀至四世紀，時人已有主張整理佛教的了。中國固有的宗教，向無天堂地獄之說，也沒有靈魂輪迴之說。不過鬼是有的，但鬼也可以餓死。印度方面，則上有三十三天，下有一十八層地獄。所以自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中國人好像「小巫見大巫」，驚歎佛教的偉大，五體投地的佩服。於是大批繙譯佛教經典；但經典漸漸的太多了，教義太偉大了，又覺得不能完全吞下，于是又想把佛教『簡化』(Simplify) 起來。上次說過，佛教要義在慧定，慧幫助定，定幫助慧，互相爲用。當時人覺得印度禪太煩瑣，像什麼數息啦，什麼四禪定啦，什麼四念處啦，……因此，江西廬山有一位慧遠大師，(按：道安的高足弟子。) 自創一宗，就是淨土宗；並結一社——一個俱樂部，叫做蓮社。他以爲佛門的精義，惟在「禪智」二字。他嘗說：

三業之興，以禪智爲宗。……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

然則禪智之要，照寂之謂。

不過從前的禪，既覺得過於繁瑣，自有簡化的必要。當時從印度傳入一種阿彌陀經，很簡單。(按：只一千八百餘言，人稱爲小經。) 上次所說的印度禪，有五種安般法門，其中的念佛觀便是淨土宗的法門，阿彌陀經便是念佛觀的經典。此經外，尚有無量壽經等。經中說西方有一淨土，叫做極樂國。那裏有無量福，無量壽，無量光；有阿彌陀佛；(按：梵語 Amita，即無量之義。)

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花鳥都能唸經，滿地盡是琉璃。欲至其地，惟有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兩字，梵音讀作「哪嘛」(Namah 或 namo)，是敬禮的意思。只要一心念「南無阿彌陀佛」，便可到極樂世界，何等簡單！這就是當時佛教簡單化的運動。

到五世紀前半期，慧遠有一個弟子，同時並是鳩摩羅什的弟子，叫做道生（沒于四三四年）。現在蘇洲虎邱還有一個生公說法台，就是相傳「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地方。道生很聰明，得南北兩派之真傳，以為佛教還要簡單化。他相信莊子所說的：「得魚可以忘筌，得意可以忘象」，以為只要得到真的意思，只要抓住佛教的要點，則幾千萬卷半通不通的繙譯經典，都可以丟掉。印度佛教變成中國佛教，印度禪變成中國禪，非達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他創了幾種很重要的教義，如「頓悟成佛」，「善不受報」，「佛無淨土」等。「善不受報」是反對那買賣式的功德說；「佛無淨土」是推翻他老師慧遠所提倡的淨土教；至于頓悟說，更是他極重要的主張。與頓悟相反的為漸修。佛家從數息到四禪定，從四禪定到四念處，都是漸修。只抓住一個要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頓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句話我們聽慣了不覺得，其實在當時是一句大逆不道的話！因為如此，十二部大經典完全無用；所有一切儀式，如禮拜，懺悔，念經，念佛，以及寺觀佛像，僧侶，戒律，都成廢物；佛教起了大的革命！主頓悟的，叫做頓宗；主漸修的，叫做漸宗。那時涅槃經從印度輸入，尚不完全，僅譯成了一半；生公以為涅槃經中，說過：「一闍提人（icchantika 即不信佛教的）皆具佛性」，更為極端的頓悟說。因此，舊日僧徒便說他「背經邪說，獨見忤衆」，把他驅逐出去。他當臨走時，于四衆之中，正容起誓道：

若我所說，反于經義者，請于現身，即表厲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身之時，據獅子座！

後來大般涅槃經傳入中國，全部譯出，果然與生公之說相合。于是生公仍

返江南。後來講經于廬山，踞獅子座而逝，很光榮。劉宋太祖文帝對於頓悟說，也很贊歎提倡，從此頓宗漸盛。可見禪宗之頓悟說，實始於四世紀後的生公。

現在要講到菩提達摩的故事了：

在五世紀(四七〇年左右)劉宋將亡之時，廣州來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達摩。因達摩由南天竺出發，所以從海道。宋亡于四七九年，他到宋，宋尚未亡。(舊說五二〇年始到，不確。按：五二〇年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過洛陽，曾瞻禮永寧寺，事見楊街之的洛陽伽藍記，因這書中嘗說「達摩到永寧寺(五一〇年造，五二〇年毀)，自稱百五十歲。」他來中國是四七〇年左右，到永寧寺大約在五二〇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國住了五十年。當時一個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國來，道不易行，所以自稱百五十歲，大概由于印度是熱帶，人多早熟，早生鬚鬚，故自稱百五十歲，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國後，將中國話學好，四處傳道，計在中國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北方。

達摩的教義，有兩條路：一是「理入」，一是「行入」。「理入」就是「深信含生同一真理，客塵障故，令捨偽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因人的本性相近，差別無多，只須面壁修行，所以「理入」又叫做「壁觀」。所謂「壁觀」，並非專門打坐，乃面壁之後，悟出一種道理來。至于「行入」，就是從實行入的，內中又分四項：

(一)報怨行——就是「修行苦至，是我宿作，甘心受之。」意思是說，一切苦痛，都是過去積聚的，必須要「忍」，才算苦修。

(二)隨緣行——就是「苦樂隨緣，得失隨緣。」

(三)無所求行——就是一切不求，只有苦修，因為「有求皆苦，無求乃樂。」

(四)稱法行——即性淨之理。

達摩一派，實為虛無宗派，因為他以為一切經論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

有一部大乘入楞伽經，讀此一經，即已具足。

達摩一派，主張苦修，凡受教的，只准帶兩針一鉢，修種種苦行，傳種種苦行的教義。

達摩一派，後來就成爲楞伽宗，也叫做南天竺一乘宗（見續高僧傳中的法冲傳）；因爲楞伽就是錫蘭島，楞伽經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參看唐僧淨覺的楞伽師資記，民國二十年北平校刻敦煌寫本。）

達摩一派，爲一苦修的秘密宗派，當時很少有人知道，爲什麼後來竟成爲一大禪宗呢？說來話長，且聽下回分解。

### 三、中國禪學的發展與演變（23.12.20）

我們已經講了兩次：第一次講的印度禪；第二次講的是中國禪宗的起來，這兩種禪法的區別，簡單說，印度禪法是漸修，中國禪法重頓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從靜坐，調息以至於四禪定，五神通，最合魏晉時清談虛無而夢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理；後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辦法，這是中國的佛學者力求簡單化的結果。

原來在三世紀到四世紀時，中國佛學者對印度禪法已表示不滿；到五世紀前半，出了革命的道生和尚，上次講過：他是慧遠的弟子，又曾從羅什受業，肯作深思，把當時輸入的佛教思想，綜合之，且加以考校。他有幾句很重要的宣言：

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

這就是說，到這時候我們中國人可以跳過這些拘滯的文字，可以自己創造了，經論文字，不過是一些達意的符號（象），意義既已得到，那些符號便可扔到茅坑裏去了，道生於是創造「頓悟成佛論」，說「善不受報」，「佛無淨土」，

「一闡提人皆具佛性」，這是革命的教義。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淨土，坐禪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頓悟」二字的威風；這麼一來，當時的舊派遂起而攻擊道生的邪說，把他趕出建業，於是他只得退居蘇州虎丘山，後來大本涅槃經全部到了，果然說一闡提人皆有佛性，因此，生公的「頓悟成佛論」得着憑證而惹人信賴了；生公這種思想，是反抗印度禪的第一聲，後來遂開南方「頓宗」的革命宗派，

當宋齊之際（約470），從南印度來了一個和尚菩提達摩，先到廣州，後又轉到北方，在中國約有四五十年；上次也講過：他受空宗的影響很大，所以拋棄一切經典，只用一部南印度的小經典楞伽經四卷來教人，這是一個苦修的宗派，主張別人打我罵我，我都不要怨恨，所謂「逆來順受」，認為自己前生造下冤孽，他的禪法也很簡單，說一切有情都有佛性，只為客塵所障，故須面壁坐禪，認得凡聖等一，便是得道。故他們在行為方面是「忍」，在理智方面是「悟」。這就是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是印度傳來的叫化子教，過着極刻苦的生活，如達摩弟子對可所傳的那禪師，「唯服一衣，一鉢，一食」，再傳的滿禪師「一衣，一食，但蓄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捨，覆赤而已。往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履，常行乞食」，在貞觀十六年（紀元六四二年）滿禪師於洛州南會善寺，倒宿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請宿齋者，告曰：「天下無人，方受爾請！」這個苦行的宗派，不求人知，不出風頭，所以不惹人注意，知道的很少。道宣在他的續高僧傳里對這派曾這樣說過：「人非世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誰序？深為痛矣。」但到七世紀時，此宗風氣漸變，刻苦獨行的人不多，漸趨於講誦注疏之學，故道宣又說他們「誦語難窮，勵精蓋少。」他們為一部楞伽經作疏或鈔（鈔即疏的註解），共有十二家，七十卷之多（也見道宣的法冲傳），可見這時的楞伽宗，已非往昔苦行頭陀的風味了。

到八世紀初，正當慧能在南方獨唱頓悟教義時候，湖北荊州府玉泉寺有個神秀老禪師；聲譽甚隆。武后派人請他到長安（約七〇一年，武后晚年）。既來

之後，便往來於兩京（長安和洛陽）之間，備受朝野尊崇，號稱「兩京法主三帝」（按：謂則天帝，中宗，睿宗）國師」。他自稱為菩提達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他死在紀元七〇六年（武后死的次年），諡大通禪師，當代大手筆張說爲之作碑。今日我們知道他的傳法世系爲：

達摩→惠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

第一次便發現於這個碑文裏，但與道宣在法苑珠林內所記不同，不過因爲神秀地位極高，人都信此法系是正確的了。神秀的二代弟子義福和普寂，也被朝廷尊爲國師，氣燄薰天。義福死于七三六年（開元廿四年），諡大智禪師；普寂死於七三九年（開元廿七年），諡大照禪師。嚴挺之作大智禪師碑，李嶽作大照禪師碑。都用了上列的傳法世系。所以從七〇一到七三九，這四十年中，可以說是楞伽宗神秀一派勢力全盛時代。

據最可靠的材料，神秀並未著書；現在倫敦及巴黎所藏燉煌發見的寫本中，有五方便一種，但非神秀作，乃是神秀一派人所作。其教義仍接近印度禪的漸修。如玄奘楞伽人法志上說：「禪登默照，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出文記。」神秀臨死時的遺囑是「屈，曲，直」三字。又如張說所作碑文說：「其開法大略，則慧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遞爲心要」。這可證明他的禪法仍是近于印度禪。普寂的禪法，神會語錄及壇經上說：「凝神入定（止），住心看淨（觀），起心外照，攝心內證。」也可證明神秀教義之一部。

當普寂義福的氣燄方張的時候，開元廿二年（七三四）河南滑臺（即今滑縣）的大雲寺來了一個神會和尚，他居然大聲疾呼的要打倒偽法統，在大會上宣言：弘忍並不曾傳法與神秀，真正的第六代祖師是他的老師嶺南慧能。

原來在七世紀末八世紀初，中國另起了一個浪漫的大運動，使中國佛教起一個大革命，革命的首領就是一個不識字的廣東老，神會口中所說的慧能和尚。自從七世紀晚年，弘忍死後，他的兩大弟子，神秀就稱爲北宗的大師，慧能



也成爲南宗的大師。慧能是廣東新州人（現在新興縣，在高要的西南），他住過廣州，後來往在韶州的曹溪山，故後人皆稱爲「曹溪派」；又因爲他在最南方，就稱爲「南宗」。他所提倡的一種革命的教義，就是「頓悟」。他是個不大識字的人，靠着砍柴過日子，他的成功全靠自己大胆的努力。他死於七一三年（開元元年），留傳下來的只有壇經一書。但這書也經過了許多變遷：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我在倫敦看見的燉煌唐寫本，約一萬二千字，可說是最早的一個本子；去年（一九三三）在日本看見的北宋初（九七〇年，宋太祖開寶間）的壇經，分兩卷，已加多了二千字；明本又加多了九千字，共計約二萬四千字。但這部法寶六祖壇經，除懺悔品外，其餘的恐就是神會所造的廣鼎。慧能的教義可分幾點說：

1. 自性三身佛 他說：向來勸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勸你歸依自性三寶，三寶都在你心裏：歸依覺（佛），歸依正（法），歸依淨（僧）：這是自性的三寶。他又說：向來人說三身佛；我今告訴你，三身佛却在你自己色身中：見自性淨，即是清淨法身佛；一念思量，化生萬法，即是自性千萬億化身佛；念念善，即是自性圓滿報身佛。他說：我本性元來清淨，識心見性，自成佛道。——慧能教人，大旨如此。後人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是此義。此義還是原於「凡聖等一」，故人人可以頓悟成佛的。

2. 四弘誓願 衆生天邊誓願度——自性自度；煩惱天邊誓願斷——自心除；法門天邊誓願學——自心學無上正法；天上佛道誓願成——自悟即佛道成。

3. 無相懺悔 永斷不作，名爲懺悔。

4. 摩訶般若波羅密法 「摩訶」之意即是大，所謂「性含萬法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般若」之意即智慧，所謂「一切時中，念念不忘，常行智慧」；「波羅密」之意是到彼岸，所謂「離境無生滅，如水永長流，即名到彼岸」。

5. 反對坐禪 他說：不用求淨土，淨土只在你心中；不用坐禪，見你本

性即是禪；不用修功德，見性是功，平等是德。他說「一行三昧」，就是「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於一切法上，無有執着，名一行三昧」。[若坐不動是禪，維摩詰不合訶舍利弗宴坐林中]。（這是維摩詰經的影響。）

神會襄陽人，約在七一〇年（睿宗景雲元年）到曹溪見慧能。在慧能死後廿一年即開元廿二年（七三四），他才到河南滑台傳道，到現在一九三四年我們來講他，恰好是他整整的一千二百周年紀念。那時他在大雲寺大會上當眾宣述南宗的宗旨，說當時公認的傳法正統是假的，大胆指斥普寂「妄豎神秀為第六代」；他說當初菩提達摩，以一領袈裟為傳代法信，授給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所以我們才是正統，有傳法袈裟在韶州為證。他自己稱說，他這次在河南設無遮大會兼莊嚴道場，不為功德，是為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為天下學道者辨是非；現在普寂妄稱自己為第七代，把神秀稱為第六代，他要誓死反對！或曰：普寂禪師名望蓋世，天下知聞，如此排斥，恐與身命有關。他說：「我自料簡是非，定其宗旨，豈惜身命？」他更進一步說，神秀在世時，因袈裟在韶州繁榮處，所以不敢自認是第六代；乃普寂竟讓同學廣濟於景龍三年（七〇九）十一月到韶州去偷此法衣。當時普寂尚在，但也沒有人出來否認。可是神會也鬧了一個大笑話；有人問他菩提達摩以前，西國又經幾代？他可沒有預備，信口答出「八代」，並且還把菩提達摩與達磨多羅誤作一人（見前講）。至天寶四年（七四五），神會到了東京（洛陽），在荷澤寺繼續定南宗旨，繼續攻擊神秀普寂一派為「北宗」的偽法統，定慧能一派為「菩提達摩南宗」的正統。他提倡頓悟，立「如來禪」，破北宗漸教的「清淨禪」。其實，平心而論，真正的頓悟是不通的。如姜太公釣魚，被文王任為宰相；傳說舉於版築之間，乃至李白之斗酒詩百篇，莫不是積了數十年許多零碎的經驗，蘊蓄既久，一旦發揮出來，所以「頓悟」云云，往往也須經過「漸修」。不過因他是年過八十的老頭兒，狀貌奇特，侃侃而談，就轟動了不少的聽眾。其時義福普寂都已死了，在生時似乎是不理他，死後他們的徒子徒孫，眼見他聲名日大，而且

繪出圖像來，宣傳所造作的楞伽宗法統史，公開攻擊北宗法統，說來動聽感人；於是普寂一派人只好利用政治勢力來壓迫神會。天寶十二年(七五三)遂有御史盧奕上奏，彈劾神會，說他「聚徒，疑萌不利」；朝廷就把他趕出東京，黜居弋陽(在江西)，又徙武當(在湖北均縣)，又移襄州(在襄陽)，又移荊州開元寺，苦煞了這個八十五六歲的老頭兒！

神會被貶逐的第三年(七五五，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造反，兩京陷落，皇帝出奔，太子即位；至七五七年(肅宗至德二年)，郭子儀等始收復兩京，神會也回到東京來了。那時大亂之後，軍餉無着；於是右僕射裴冕提出一救濟經濟的政策，「大府各置戒壇度僧。」納錢百緡，請牒剃落，亦賜明經出身。」這就是作和尚先得買執照。本來唐朝作和尚的，須購度牒，有了度牒，就算出家，可以免除租，庸，調諸稅。但殘破亂離之際，這種公債無法推銷，非請一位善於宣傳的出來負責發賣不可，於是大家都同意把神會請出來承辦勸導度僧，推銷度牒，籌助軍餉的事。他以九十高年，搭棚設壇，大肆鼓吹，聽者感動，男女剃度者極多，這種軍用公債果然傾銷起來，一百吊辦一張，而當時施主也不少，於是為政府增加了大宗的收入，功勞甚大；肅宗皇帝下詔叫他入內供養，並且替他蓋造禪院於荷澤寺中。到上元元年(七六〇)，神會死，享年九十有三，賜諡真宗大師，建塔洛陽，塔號般若。他死後卅六年，即七九六(德宗貞元十二年)，在內殿召集諸禪師，由皇太子主席，詳定傳法旁正，於是朝廷下勅立荷澤太師神會為第七祖。由是神會的北伐成功，慧能的南宗遂成為禪宗的正統了。

關於神會的思想，我不打算細講；其教義可得而言者，約有五點：

1. 頓悟 這就是神會的革命旗幟。他說：「十信初發心，一念相應，便成正覺，於理相應，有何可怪？」以明「頓悟不思議」。簡言之，便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

2. 定慧平等 他說：「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定；能見念不起，空无所

有，名正慧」○。即是以慧攝定，最後戒定都可以不管，只要「慧」，歸到理智主義去。

3.無念 他的禪法以無念爲宗。「不作意即是無念。」「所作意住心，取空取淨，乃至起心求證菩提涅槃，並屬虛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4.知 他說：「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所以中國禪宗，側重知解，終身行腳，求善知識；且此語實開中國思想「良知」一派的先河。

5.自然 他說：「修習即是有爲諸法。生感本無，何假修習？」只是自然，只是無爲，與中國道家思想相合。

總之，神會倡言爲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爲天下道學者定是非，所以他對於神秀一系的舊法統，加以詆斥，建立起自己的新法統來。一九二六年我在巴黎發現了神會的許多材料，後來在日本又發現了一些，因知八世紀的前期，普寂盛行的時候，僧人都附於楞伽宗派，所謂「東山法門」。等到八世紀的後期，神會興起，以至九世紀以來，又都成了南宗門下的信徒了。

「殺豬的」說法(即舊說)就沒有神會的地位；因其門下無特出的人物，而繼續努力的人，也非同門，所以他的功勞漸漸湮沒，過了幾百年就完全被人忘記了。

八世紀中，神會北伐成功，當時全國的禪師，也都自稱出於菩提達摩。牛頭山一派自稱出於第四代道信。西蜀資州智詵派下的淨衆寺一派和保唐寺派，也都自稱得着弘忍的傳法袈裟。人人依草附木，自稱正統。

1.成都淨衆寺派 其法統爲：

弘忍智詵處寂無相

所以又稱無相派。此派爲宗密所分第二家，與北宗接近，以「無憶，無念，莫忘」爲宗旨。就是說：勿追憶已往，勿預念將來，「常與此志相應，不昏不錯，名莫忘」。此宗仍要「息念坐禪」。

2.成都保唐寺派 宗密記此派的世系如下：

弘忍 { 老安——陳楚章  
智說——處寂——無相 } 無住

無住把淨衆寺一派的三句改爲「無憶，無念，莫妄」。「忘」字改成「妄」字，宗旨就大大地不同。無住主張「起心即妄，不起即真」，似乎受了神會的影響。且此派更有革命左派的意味：「釋門事相，一切不行。禮懺、轉讀，畫佛、寫經，一切毀之。所住之院不置佛事。但貴無心，而爲妙極」。此派也想爭法統，說慧能的傳法袈裟被武則天迎入宮中，轉賜與智識，又遞到無住手裏。

但是忽然在江西跳出一個和尚來，名叫道一，又稱馬祖。他說慧能的傳法袈裟又到了他那裏，其實這些都是假的。他本是四川人，落髮於資中，進見於巴西，是由北宗改入南宗的。他是無相（淨衆寺派）的弟子，後離蜀赴湖南衡嶽跟六祖嫡傳懷讓修行，才入「頓門」，故史家稱爲慧能的再傳，其實他也屬於智識一派。道一這派的宗旨有八個字：「觸類是道，任心爲修」。他說：「所作所爲，皆是佛性；貪嗔煩惱，並是佛性；揚眉動睛，笑欠聲咳，或動搖等，皆是佛事。」這叫「觸類是道」。既是凡碰到的都是道，就是隨時皆爲道，隨心皆爲修行。這個本來就是佛，所以不起心造惡，修善，也不修道，「不斷不修，任運自在，名爲解脫，無法可拘，無佛可作」。他只教人「息業養神」，「息神養道」。這叫「任心爲修」。他設於七八六年（唐德宗貞元二年）。

馬祖門下有一個大弟子，名叫懷海，就是百丈禪師（沒于八一四，即唐憲宗元和九年），建立了禪院組織法，世稱「百丈清規」。凡有高超見解的和尚，稱爲長老，自居一室；其餘僧衆，同居僧堂。禪居的特點，是不立佛殿，唯立法堂。佛教寺院到此爲一大革命。並且他們提倡作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百丈和尚的格言。以後的禪門大都是從馬祖百丈傳下來的。自八世紀以下，禪爲替代了佛教，禪院替代了律居，佛教差不多完全變成禪學了。

## 中國禪學的方法

今天是最後一次講演，黎先生剛才對我說今天功德圓滿，其實不過是我的一筆舊債還清了。

這次講的是中國禪學的方法。上次本來想把中國禪宗的歷史講得更詳細一點，但因限於時間，只能將普通書所沒有的禪宗的來歷，說了一個大概，馬祖以後的宗派簡直就沒有工夫來講。但不講也不大要緊，因為那些宗派的立場跟方法，大抵差不多，看不出什麼顯著的區別，所以也不必在分析宗派時多講方法，現在只講禪學整個的方法。

中國的禪學，從七世紀到十一世紀，就是從唐玄宗起至宋徽宗時止，這四百年，是極盛的黃金時代。諸位是學教育的，這一派人的方法於教學方面多少有點啟示，所以有大家一聽的必要。

南宗的慧能同神會提倡一種革命思想——「頓悟」，不用那些「漸修」的繁瑣方法，只從智慧方面，求其大澈大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當時因為舊的方式過於複雜，所以這種單刀直入的簡單理論，感動了不少的人，終於使南宗頓教成為宗禪的正統，而禪宗又成為佛教的正統，這是他們在破壞方面一大成功。可是慧能同神會都沒有方法，對於怎樣教人得到悟頓，還是講不出來。到九世紀初，神會的第四代弟子宗密（沒于八四一，即唐武宗會昌元年），方把「頓悟」分成四種：

（一）頓悟頓修 頓悟如同把許多亂絲，一刀斬斷；頓修如同把一團白絲，一下子丟到染缸裏去，紅即紅，黑即黑。

（二）頓悟漸修 如嬰兒墜地，亦根四肢頓具，男女即分，這叫頓悟；但他須慢慢發育長大，且受教育，成為完人，這叫漸修。故頓悟之後必繼以漸修。

（三）漸修頓悟 這好比砍樹，砍了一千斧頭，樹還是矗立不動，這叫漸修；到了一千零一斧頭，樹忽然倒下來了，這叫頓悟。這並非此最後一斧之力，乃是那一千斧積漸推動之功，故漸修之後自可成頓悟。

（四）漸修漸悟 如同磨鏡，古時候，鏡子是銅製的，先由粗糲的銅，慢慢

地磨，直至平滑發亮，可以照見人影，整理衣冠。又如射箭，起初百無一中，漸漸百可中十，終於百發百中。

這四種中間，第一種頓悟頓修不用方法，講不通的，所以後來禪宗也有「樹上那有天生的木杓」的話。第二種頓悟漸修，却是可能的；第三種漸修頓悟，尤其可能。這兩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子，在西洋也有很多：如聖奧古斯丁，起初是一個放蕩不羈，狂嫖濫賭的人，說重一點就是流氓地痞，一天在街上聽了一位教師的講演，忽然省悟，立志苦修，竟成為中古時代的宗教領袖。這就是頓悟漸修，却也是漸修頓悟，因為他早有種種煩悶，逐漸在變化，一旦下決心罷了。又如三四百年前科學大師格里略（意大利人），生而有藝術的天才，但他的父親是個數學家，送他到大學去習醫；他的興趣不傾向於這方面，而於音樂繪畫等倒是弄得不錯。有一天，國王請了一位數學家來講幾何學，他聽了一小時，忽然大澈大悟，就把一切拋開，專發揮他從遺傳中得來的數學天才，後來便成了幾何學物理學的老祖師。再舉一個日常的例：我們有時為了一個算學或其他的難題，想了幾天，總想不出，忽然間在夢裏想出來了。這也是慢慢的集了許多經驗，一旦豁然貫通。第四種漸修漸悟，更是可能，用不着來說了。

總之，頓悟漸修，漸修頓悟，都是可能的，都是需要教學方法的；漸修漸悟更是普通的方法，只有頓悟頓修是沒有教學方法的。

禪門中許多奇怪的教學方法，都是從馬祖（沒于七八六）來的。馬祖道一，本是北派，又受了南派的影響，所以他所創立的方法，是先承認了漸修，然後教你怎麼樣漸修，頓悟，頓悟而又漸修。他的宗旨是「觸類是道，任心為修」。如揚眉，動目，笑笑，哈吹，咳嗽，想想，皆是佛事。此種方法實出於楞伽經。楞伽經云：「非一切佛國土言語說法，何以故？以諸言語，唯是人心，分別說故。是故有佛國土，直視不瞬，口無言語，名為說法；有佛國土，直爾示相，名為說法；有佛國土，但動眉相，名為說法；有佛國土，唯動眼相，名為說

法；有佛國土，笑名說法；有佛國土，欠呿，名說法；有佛國土，咳，名說法；有佛國土，念，名說法，有佛國土，身，名說法又云：「如來亦見世界中，一切微虫蚊蠅等衆生之類，不說言語，共作自事，而得成功。」所以他那「觸類是道任心爲修」的方法，是不靠語言文字來解說來傳授的，只用許多奇特古怪的動作。例如：有一個和尚問他如何是西來意，他便打；問他爲什麼要打，他說：「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又如德會問如何是西來意，他說：「低聲，近前來！」於是就給他一個耳光。此外如揚眉動睛，以及豎拂，喝，踢，種種沒有理性的舉動，都是他的教學方法。這種舉動，也並不是叫對方知道是什麼意思，連作的人也沒什麼意義，就是這樣給你一個謎中謎，叫你去漸修而頓悟，或頓悟而漸修。馬祖以後，方法更多了，如：把鼻，吐舌，大笑，掀床，畫圈(圓相)，拍手，豎指，舉拳，翹足，作臥勢，敲柱，棒打，推倒，等等花樣，都是禪機。此外來一兩句似通非通的話，就是話頭。總之，以不說法爲說法，走上不用語言文字的道路，就是他們的方法。

馬祖是江西派，其方法在八世紀到九世紀初傳遍了全國。本來禪學到了唐朝，已走上語言文字之途，楞伽字也從事於煩瑣的注疏；但是那頓悟派依然頓悟，不用語言文字，教人去想，以求澈悟。馬祖以下又用了這些方法，打一下，咳一聲，你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這種發瘋，正是方法；但既無語言文字作根據，其末流就有些是假的，有些是捏造的，而大部分是騙人的。

馬祖不靠語言文字說法，他的方法是對的，是真的；但是後來那些模倣的，就有些要算作末流了。這裏且講一個故事：有一書生，衣服襤褸走到禪寺，老和尚不理他。後來小和尚告報知府大老爺到了，老和尚便穿上袈裟，走出山門，恭敬迎接，招待懇懇。書生看了，一聲不響。等到知府大老爺走了，書生說：佛法一切平等，爲什麼你不睬我，而這樣地招待他？老和尚說：「我們禪家招待是不招待，不招待便是招待」。書生聽了，就給他一個嘴巴。老和尚問



他爲什麼打人？書生答道：「打便是不打，不打便是打，」所以末流模倣，這種方式的表示，有些是靠不住的。

在九世紀中年，出了兩大和尚：南方的德山宣鑒（沒於八六五，唐懿宗咸通六年）和北方的臨濟義玄（沒於八六六，同上七年）。他們的語錄，都是很好的白話文學；他們不但痛罵以前的禪宗，連經連佛一齊罵：什麼釋伽牟尼，什麼菩提達摩，都是一些老驕胡，十二大部經也是一堆措糞紙。德山自謂別無一法，只是教人做一個吃飯，睡覺，拉屎的平常人。義玄教人「莫受人惑，向裏向外，逢着便殺；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始得解脫。」後來的禪門，不大懂得這兩大和尚第二次革命的禪機——呵佛罵祖禪。

平心而論，禪宗的方法，就是教人「自得之」，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馳求，故不須用嘴來宣說甚麼大道理。因此這個悶葫蘆最易作假，最易拿來欺騙人，因爲是純粹主觀的，真假也難証實。現存的五部傳燈錄，其中所載禪機幾百分之七十怕都是無知妄人所捏造的；後來越弄越沒有意義了。不過，我們也是不能一筆抹殺。當時的大和尚中，的確也有幾個了不得的；他們的奇怪的方法，沒非沒有意義的。如我第一次所講賊的故事，爸爸把兒子鎖在櫃子裏，讓他自己想法逃出；等他用模仿鼠叫之法逃回家了，爸爸說：你已有飯吃了。這個故事，就可比喻禪學的方法，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就教育上說，很類似現代的設計教學法。看來很像發瘋，但西諺云：「發瘋就是方法 madness is method」（按：西文兩詞音近，中語四字也都是雙聲。）禪宗經過四百年的黃金時代，若非真有方法，可以騙一人時，也不能騙到四百年之久。

禪學的方法，可歸納爲四種：

（一）不說破 禪學既是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馳求，意思就是說，人人都有佛性，己身便是佛，不必向外人問；要人知道無佛可作，無法可求，無涅槃菩提可證。這種意思，一經說破，便成了「口頭禪」；本來真理是最簡單的，故說破不值半文錢。所以禪宗大師從不肯輕易替學人去解說，只教學

人自己去體會。有兩句香艷詩可以說明這個方法，就是：「鴛鴦繡取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且講他們三個故事來作例子。其一：潞山和尚的弟子洞山去看他，並求其說法。潞山說：「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其二：香巖和尚請潞山解說「父母未生時」一句。潞山說：「我若說似(與)汝，汝以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香巖辭去，行脚四方，一日芟除草林，偶爾拋一塊瓦礫，碰竹作響，忽然省悟，即焚香沐浴，遙禮潞山，祝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其三：洞山和尚是雲巖和尚的弟子。每逢雲巖忌日，洞山必設齋禮拜。或問他於雲巖得何指示？他說：「雖在彼處，不蒙指示。」又問：「和尚發跡南泉，爲何却與雲巖設齋？」他說：「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爲我說破。」大家聽了這三個故事，便知「不說破」是佛學的第一個方法。因爲一經說破，便成口頭禪，並未了解，不再追求，那能有自得之樂？

(二)疑 其用意在使人自己去想，去體會。例如洞山敬重雲巖，如前所說。於是有人問洞山：「你肯先師也無？」意思是說你贊成雲巖的話嗎？洞山說：「半肯半不肯」。又問說「爲何不全肯？」洞山說：「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他這半信半不信，就是表示，學者要會疑，因爲懷疑才自己去思索一想。若完全贊成，便不容懷疑，無疑即不想了。又：有僧問潞山和尚：「如何是道？」潞山說：「無心是道。」僧說：「某甲不會」就是說我不懂。潞山就告訴他：「不懂才好。你去認識不懂，這才是你的佛，你的心。」(按：潞山原答爲：「會取不會底好。」僧云：「如何不會底？」師云：「祇汝是，不是別人。……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半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污汝心田))所以「疑」就是禪宗的第二個方法。

(三)禪機 普通以爲禪機含有神秘性。其實真正的禪機，不過給你一點暗示；因爲不說破，又要叫人疑，叫人自己去想，所以道一以下諸禪師又想出

種種奇怪的方法來。如前面所舉的打，笑，拍手，把鼻……等等，又有所答非所問，驢唇不對馬嘴的話頭，這種方法，名曰禪機，往往含有深意，就是對於某種因緣，暗示一點出來，讓你慢慢的覺悟。試舉幾條為例。其一：李勃問智常一部大藏經說的是什麼？智常舉起拳頭，問道：「還會麼」？李答：「不會」。○智常說：「這個措大！拳頭也不識！」其二：有老宿見日影透窗，問惟政大師：「是窗就日？是日就窗？」惟政道：「長老！您房裏有客，回去吧！」其三：僧問總印：如何是三寶（佛，法，僧）？總印答：「禾，麥，豆」。○僧說「學人不曾」。○師說：「大眾欣然奉持」。○其四：仰山和尚問潯山：「什麼是祖師西來意？」潯山指燈籠說：「大好燈籠呵！」其五：僧問巴陵鑿和尚：「祖師教義，是同是異？」鑿說：「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法演和尚論之曰：「巴陵只道得一半，老僧却不然，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其六：僧問雲門和尚：「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雲門答：「餬餅。」法演說：「破草鞋。」這些禪機，都是於有意無意之間，給人一點暗示。

前十餘年，羅素 (Bertrand Russell) 來中國，北京有一班學生組織了一個羅素學術研究會，請羅素蒞會指導。但羅素回來對我說：「今天很失望！」問何以故？他說：「一般青年問我許多問題，如『George Elior 是什麼？』『真理是什麼？(What is truth?)』？……叫我如何回答？只好拿幾句話作可能的應付。我說：假如你聽我講禪學，你便可以立刻賞他一個耳光，以作回答。羅素先生頗以為然。」

(四)行脚 學人不倦得，只好再問，問了還是不懂，有時挨一頓棒，有時挨一個嘴巴。過了一些時，老師父打發他下山去游方行脚，往別個叢林去碰碰機緣。所以行脚等於學校的旅行，也就等於學生的轉學。穿着一雙草鞋，拿着一個鉢，遍走名山大川，好像師大的學生，轉到清華，再轉到中央大學，直到大覺大悟而後已。汾陽一禪師活到七十多歲，行脚數十年，走遍了七十多個山頭，據上堂云：「以前行脚，因一個緣因未明，飲食不安，睡臥不寧，火急

決擇，不爲游山玩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只因聖心未通，所以馳驅行脚，決擇深奧，傳鴻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儒們的理學大師朱子也曾說過：「樹上那有天生的木杓？要學僧家行脚，交結四方賢士，觀察山川形勢，考馮古今治亂之迹，經風霜雨露之苦，於學問必能得益。」行脚僧當然苦不堪言，一衣一履，一杖一鉢，逢着僧寺就可進去住宿替人家作點佛事，掙碗飯吃；要是找不着廟宇，只能向民家討點飯吃，夜間就露宿在人家的屋簷下。從前有名的大和尚，大都經過這一番飄泊生涯。行脚僧飽嘗風塵，識見日廣，經驗日深，忽然一天見樹上鳥叫，或聞瓶中花香，或聽人念一句詩，或聽老太婆說一句話，或看見蘋果落地，……他忽然大澈大悟了，「桶底脫了！」到這時候，他才相信：拳頭原來不過是拳頭，三寶原來真是禾麥豆！這就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五)悟 從「不說破」起說到「桶底脫了！」完全覺悟貫通。如圓悟和尚行脚未悟，一天見法演和尚與客談天，法演念了兩句絕體詩：「頻呼小玉元無事，爲要檀郎認此聲。」全不相干，圓悟聽了就忽然大悟了。又一有一個五臺山和尚行脚到廬山歸宗寺，一夜巡堂，忽然大叫：「我大悟也！」次日，方丈問他見到什麼道理。他說：「尼姑原來是女人做的！」又：潞山一天在法堂打坐，廊頭擊木魚，裏面一個火頭（燒火的和尚）擲去火柴，拊掌哈哈大笑。潞山喚他前來問道：「你作麼生？」火頭說：「某甲不吃稀飯，肚子飢餓，所以歡喜。」潞山點頭說：「你明白了。」我前次所述的奧古斯丁，平日狂嫖闊賭，忽然聽人一句話而頓改前非，也是和這些一樣的悟。孟子上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自得才是悟，悟就是自得。

以上所講禪學的方法，澈頭澈尾就是一個自得。總結起來，這種禪學運動，是革命的，是反印度禪打倒印度佛教的一種革命。自從把印度看成西天，介紹，崇拜，研究，選擇，以至「得意忘象，得魚忘筌」，最後，悟到釋伽牟尼

是妖怪，菩提達摩是騙子，十二部經也只能拿來做揩糞紙，解放，改造，創立了自家的禪宗。所以這四百年間禪學運動的歷史是很光榮的。不過，這革命還是不澈底，刻苦行腳，走遍天下，弄來弄去，爲着甚麼？是爲着要解決一個問題。甚麼問題？就是『臘月二十五』。甚麼叫做『臘月二十五』呢？這是說怕臘月三十日來到，生死關頭，一時手忙腳亂，應付不及。這個生死大問題，只有智慧能設解決，只有智慧，能設超度自己，脫離生死。所以火急求悟，求悟的目的也就不過是用智慧來解決一件生死大事，找尋歸宿。這不還是印度宗教的色彩麼？這不還是一個和尚麼？所以這種革命還是不澈底。從禪學過度到宋代的理學，才更見有兩大進步：（一）以客觀的格物替代了主觀的「心學」。如程朱子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辨明事物的是非真僞到後來，便可有豁然貫通的一旦。這是禪學方法轉變到理學的進步。（二）目標也轉移了。德山和尚教人做一個吃飯拉尿的平常人；一般禪學家都是爲着自己的臘月二十五，始終只做個和尚。理學則不然。宋仁宗時，范仲淹說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後理學家無不是從誠意正心修身做起，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超度個人，不是最終的目的，要以個人爲出發點，做到超度社會，這個目標的轉變，其進步更偉大了。這兩點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總之，宋明理學的昌明，正是禪學的改進，也可說是中國中古時代宗教的餘波。

# 三國六朝經學上的幾個問題

國文系師 張西堂  
講

三國六朝三百餘年來的期間是經學上發生很大的變遷的一個時代。這時今文經學的流傳漸漸的減少，古文經學的流傳也頓改舊觀，博士由分經而不分經，經傳本文則多由分而合，經的釋解由簡而繁，由集解式的演進到義疏式的，說經之義則更雜以玄學佛學的色彩，直以「玄」「佛」的眼光來說經。這種種的變遷，比起後漢經學今古的紛爭與雜糅，比起唐宋五經正義之統一及其反動，其花樣之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這時期的經學，從表面上看來，不及漢宋兩代之盛，所以從來不爲人所注意，不惟不爲人所注意，有些地方簡直爲人所誤解了；例如隋書經籍志以爲「晉時……穀梁范甯傳：……俱立國學」。北史儒林傳以爲「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陸德明經典釋文說「齊詩魏代已亡」。皮錫瑞經學歷史直以李業興素不玄學爲「北重經學不雜玄學」之證。這些說法都是不合乎當日的實際的情形的。從唐宋的學者一直到清儒，對於三國六朝這一時代的經學，頗有沒有把握着當日之真相的，也可以說是怪有趣味的事情了！在這一篇文章之中，對於這一時期的經學不能加以整個的詳細的敘述，現在所要說明的只是關於這時期的：

- (1) 所謂玄學對於經學的影響。
- (2) 魏晉以降太學博士的增損。
- (3) 經傳的分合與經傳的集解。
- (4) 義疏的興起與義疏之內容。
- (5) 所謂三傳之學及其他。

爲節省篇幅起見，對於上列的六項，也只是略說而已，其有不備之處，則亦惟

有俟諸異日也。

## 一 所謂玄學對於經學的影響

三國六朝的時候本是「儒」「玄」「文」「史」並行發達的時期，經學的發展受「玄」「文」「史」的影響是極顯明的。建安時代的文學，正始時代的玄風所給予經學的影響，在干寶晉紀總論說：

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讀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儉。（晉書武帝紀作檢）晉書儒林傳序說：

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摺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

宋書臧叢徐廣傅隆列傳論說：

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自黃初至於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

南齊書劉瓛傳論說：

江左儒門，雖參差互出，於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問業，服膺典藝，斯風未純，二代以來，爲教衰矣！

南史儒林傳序說：

自魏正始以後，更尙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自是中原橫潰，衣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

以上所謂「魏氏膺命，主愛雕蟲」，「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問業」，足見玄學文學之風之盛，竟使「百餘年中，儒教盡矣」，其變遷真可劇烈了！

但是所謂玄學也者，最初固只指老莊的玄虛而言，後來又指所謂三玄（老莊易）而言，後來實又兼指着佛理而言。（詳見高僧傳，出三藏集記等書）魏晉之際，如何晏王弼等人之以老莊之旨說經，這裏且不詳細說他。南史儒林列傳說是：（A）「伏曼容，……善老易，……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

臺二絕」。(B)「子(伏)嘯，…幼傳父業，能言玄理」。(G)「嚴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D)「太史叔明，少善莊老」。(E)「全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推之。」(F)「張譏，…篤好玄言，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G)「顧越，…特善老莊，尤長論難。」(H) 襲孟舒，亦通毛詩，善言名理」。

○可見後來南學實深受老莊的影響。但是佛學之影響於經學，其程度是決不亞於老學，這是必不可忽視的。宋書隱逸傳說：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旨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並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

范甯門下的「顏子」，善講喪服的雷次宗，都是釋慧遠的弟子。而范甯本人，據世說新語言語篇說：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潛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也與佛學是有交涉的，可見當日的經生對於佛學的關係的密切。(尙有他證)

梁武帝是提倡經學的人，而「兼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簡文帝著有法寶連璧三百卷。元帝著有內典博要一百卷。昭明太子傳說：「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並有新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詳見宏明集卷十一)皇侃論語義疏說：

周孔之教，不得無殺，因殺止殺，故同物有殺也。(述而篇)



外教無三世之義，見乎此句也。周孔之教，惟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

(顏淵篇)

孔穎達周易正義序說：

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

這都足以見南方經學之受佛學的影響。北方之於佛老，其情形也相同，現在多舉幾條證據來說：

- (1) 魏書釋老志：『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
- (2) 同上世祖紀下：『太平真君……三年，春正月甲申，帝至道壇，親受符籙，仿法駕，旗幟盡青。』
- (3) 同上高祖紀下，『雅愛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讀莊老，尤精釋義。』
- (4) 同上世宗紀：『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意，每至講論，連夜忘疲。』
- (5) 同上刁雍傳：『好尚文典，……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
- (6) 同上盧玄傳：『元聿第五弟元明，……性好玄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
- (7) 同上趙柔傳：『隴西王源賀探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
- (8) 同上程駿傳：『師事劉昞，……駿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經世，駿意以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
- (9) 同上崔光傳：『肅宗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剖列，每爲沙

門朝貴請講維摩詰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

(10)同上裴叔業傳：『植字久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即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

(11)同上高崇傳：『子謙之，……專意經史，……好文章，留意老易。……說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

(12)同上鹿念傳：『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

(13)同上儒林傳：(A)『劉獻之，……每講左氏，盡隱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注涅槃經未就而卒。』(B)『孫惠蔚，……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C)『盧景裕，……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D)『李同軌，……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

(14)北齊書杜弼傳：『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詔答云，「……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既啟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

(15)同上崔暹傳：『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

(16)周書蘇綽傳：『少好學，博覽群書，……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

(17)同上薛善附傳：『太祖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爲大乘之學。』

(18)同上儒林傳：(A)『盧光，……解鐘律，又好玄言，……撰道德經章句行於世，(B)『沈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

(19) 隋書張照傳：『父義，……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

(20) 同上長孫熾傳：『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

(21) 北史儒林傳：(A) 『辛彥之，……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竝十五層。』(B) 『何妥，……撰……莊子義疏四卷，與沈重等撰三十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

據以上所列的看來，北學窮經之士之兼善釋老的，真是其數非一，儒林傳中的人物有劉獻之孫惠蔚盧景裕李同軌盧光沈重辛彥之何妥等輩，盧何對於莊老並有著述，北之經學亦雜玄學，其證據是再顯明也沒有了，皮錫瑞等據李業興一人之「少爲書生，止習五典，……素不玄學，何敢輒酬」，而抹煞其他的證據，這種說法，真是太不合於當日的實際的情形了。魏書釋老志說：『世祖即位，富於春秋，既而銳志武功，……帝既忿沙門非法，……詔誅沙門長老，焚破佛像。』周書武帝紀說：『（建德三年）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在北朝，所謂佛教的三武之厄已佔有其二，這固然有的是因爲三教之爭，而所謂玄學——道佛之學——仍極興盛，實是很明顯的事實。因爲南北兩方的玄學都極盛，所以成爲：

(1) 六朝義疏的發達的原因之一。因爲義疏多用講疏之名，或是由於受佛教說法的影響而然的。

(2) 北學之併入南學的原因之一。因爲南學固是極帶有玄學的色彩而北學也是傾向于玄學的。

(3) 周禮儀禮之學不甚發達的原因之一。因爲周禮儀禮說理的地方較少而不合于談論之風的。（註一）

(4) 三國六朝學者思想自由的原因之一。因爲玄學之風既盛而學者對於疑經疑聖可無顧慮的。

前人只認為三國六朝的學風與「玄」有關係而不甚理會其與「佛」亦有相當的關係，所以不知義疏的發達是多少要受佛教說法的影響的。他們既認為北重經學不雜玄學，所以以為北學併入南學，只是北學向慕南學的緣故，而不知二者既道一風同，自然有此傾向的。周禮儀禮之學不甚發達，當時學者思想之極自由，在他們既不甚注意，更不說其因果了！這些且待下面再為申說。

史學的發達，在後漢已然，據清儒姚振宗補後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已可分十五類之多，在姚氏的補三國藝文志，關於史學的著述，著錄的有一八四部，黃逢元的補晉書藝文志關於史學的著述錄的有三二一部，四五八九卷。錢大昕元史藝文志說：『自劉子駿校理秘文，分羣書為六略，是時固無四部之名，而史家亦未別為一類也。晉荀勗撰中經，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猶先於史。至李充重分四部，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而經史子集之次始定』史學在三國六朝之時之發達，真是附庸蔚為大國，使目錄的分類，由七略而四部，其影響於經學的，當然是很可觀的。朱彝尊經義考上說：

胡一桂曰：『干寶周易傳十卷，宣和四年蔡攸上其書曰：「其學以卦爻配月，或以配日，時傳諸人事，而以前世已然之迹證之，訓義頗有所據」。」』

這是以史事說經，足以為證明者一也。宋書隱逸傳說：

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時國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

「凡四學並建」，此足為證明者二也。史學的發達，使當時人士多了一條治學的路，經學的發展自當受其影響，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 二 魏晉以降太學博士的增損

後漢的十四博士分掌今文諸經，這在續漢書百官志有很顯明的記載。魏晉的博士，據晉書職官志說：

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江左初，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

據宋書百官志說：

博士魏及晉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減爲九人，皆不知掌何經。

魏志杜畿傳注引魚豢魏略儒宗傳說：

樂詳，黃初中徵拜博士，於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

魏略與宋書所說，都是較早的記載，已不得知其詳了。魏志文帝紀謂：

黃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穀梁春秋博士。

魏志王肅傳謂：

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

據這兩處所說，則魏代的博士，有掌穀梁春秋及王肅所注的八經的。晉書荀崧傳說：

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註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

，不果行。

如若依此及晉書職官志，宋書百官志之說，則是晉承魏制，魏的十九博士似有分掌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所注的各經的。不過這十九人之分掌何經，現在實在很難以詳細地確定。王靜安先生在他所著的漢魏博士考上說：

王肅傳明言其所注諸經，皆列于學官，則鄭注五經，亦列於學官可知。然則魏時所立諸經，已非漢代之今學，而為賈馬鄭王之古學矣。……今以荀崧所舉家數，與沈約所舉魏博士員數差次之，魏時除左傳杜注未成，尚書孔傳未出外，易有鄭氏王氏，書有賈馬鄭王氏，詩及三禮鄭氏王氏，春秋左傳服氏王氏，公羊顏氏何氏，穀梁尹氏，適得十九家，與博士十九之人數相當。沈約之說，雖他無所徵，蓋略近之矣。此十九博士之中，惟禮記公穀三家為今學，餘皆古學，於是西京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慶氏大戴之禮，嚴氏之春秋，皆廢于此數十年之間，不待永嘉之亂，而其亡可決矣。學術變遷之在上者，莫劇于三國之際，而自來無能質言之者，此可異也。

這裏所謂「學術變遷之在上者，莫劇于三國之際」，這話是一點也不錯的；因為王肅所註諸經皆列于學官，只此一點已足證明其變遷之劇。但是這裏王靜安先生所列的十九博士，也只能說是「蓋略近之矣」。因為：

(1) 據王肅傳來說，他所注的論語，也「皆列于學官」，江左博士減為九人之時，孝經論語尚且列于學官，然則王肅所注論語之列學官，在他本傳所說的應當是事實。現在于十九博士中不列王注的論語，是否合于當日實際的情形，是很有疑問的。

(2) 據南齊書陸澄傳陸澄與王儉書說：「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又有無經者故也」。服虔之注，既如此之不便；服氏之注，也未必為當時所重；當日王肅既善賈馬之學，則是十九博士之中，應當列賈逵注的左傳，而是否列服注左氏，也應當是有疑

問的。

(3) 鄭氏之學，據舊唐書元行冲傳說：『行冲著釋疑論曰：「王粲稱伊雒以東，淮海以北，康成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怪歎，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二卷，列于其集。」鄭學雖受當世宗仰，而如王粲王肅王弼虞翻鍾會李謨（註二）等人，他們都是對鄭氏加以駁難的，鄭注五經是否完全立于學官，也應當是有一點疑問的。

(4) 就荀崧的上疏所說：『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賈馬鄭杜服孔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是否與下文「置博士十九人」有極密切的關係已是很有疑問的。而且晉之博士十九人分掌何經也難考定，則魏博士十九人分掌何經也當是難考定的。

我們現在真是只能說「蓋略近之矣」，很難以詳細地確定十九博士之分掌何經了！魏時的今文經學，除了「益部多貴今文」而外，實遠不如古文經學之盛，但陸德明經典釋文說「齊詩魏代已亡」，這却不盡然的。據魏略儒宗傳說：「魏禧，字子牙，京兆人也，……參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魏禧說四家義，（註三）齊詩實在是還未亡的。

晉初博士十九人，後來簡省爲九人，誠如晉書職官志，宋書百官志所云，在上引荀崧的疏中也可以見出的。南齊書陸澄傳說：

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糜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曰：『……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時政由王庾，皆僞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秦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

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麴信注，顏益以范甯，糜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糜。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

陸澄與王儉的這一封書，使我們明瞭許多的事情：

- (1) 是關於周易的。隋書經籍志說：『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于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這裏的記載明說時國學置鄭王易，則是隋志所云：「齊代唯傳鄭義」這話是不可信的。北史儒林傳序說：『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這一封書中明說「捨輔嗣而用康成」，「依舊存鄭，高同來說」。是則說是「江左周易則王輔嗣」，這話也只是「大抵」而已。王肅易在南朝也立過學官。北史儒林傳又說：『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並足證南北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只是一般的傾向。
- (2) 是關於穀梁的。隋書經籍志說：『晉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注盛行，服義



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據這一封書看來，穀梁范寧注的立于國學，是在顏延之爲祭酒之時，在晉時是尙未立的。至于所謂「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左氏唯傳服義』」。這話是更錯了！（註三）四庫總目隋書提要說：「惟經藉志編次無法，述經學源流，每多舛誤」。提出關於伏生尙書衛宏詩序小戴禮記三事爲證。實在隋志是「每多舛誤」的。（3）是關於孝經鄭注的。陸澄以爲「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懷疑其非鄭玄所注。這是關於此書第一次的爭辯。劉知幾司馬貞在唐代也爭辯過。（唐會要七十七）王應麟困學記聞說：『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見禮記郊特牲正義）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孝經鄭注雖立學官，委實是可疑的。清儒如鄭珍皮錫瑞皆對此書極其祖護，然而還是不曾解決的。

要之，這一段記載是談東晉宋齊博士與經注的關係所不可不知的。

南齊書百官志說：『博士謂之太學博士，國子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總明觀祭酒一人……太始六年以國學廢，初置總明觀「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建元中掌治五禮，永明三年國學建，省』。隋書百官志說：『國學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學博士八人。又有限外博士員。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僞才，不限人數』。魏書儒林傳說：『道武初定中原，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劉芳傳說：『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這些則只足見博士增損之迹而已。

### 三 經傳的分合與經傳的集解

在魏晉的時候，經學的發展上，有一可注意的事件則經與傳的合併是也。本來在漢志六藝略著錄的各經，周易是十二篇。上下經及十翼，是各自分開的

○尚書古文經是四十六卷，今文經是二十九卷，不論除書序計，或是加書序計，書序與本文也是分開的。○三家詩二十八卷，毛詩二十九卷，毛序與詩經原來也是分開的。○儀禮的記，或者原附于經。○春秋左氏經十二篇，公羊經十一卷，與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也是分開計算的。○除了毛詩，據鄭箋說，『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于篇端』。其序與經相合較早而外，書易春秋經傳序的合併，應該是在這時期才完成的。○據魏志高貴鄉公紀說：

帝幸太學，……問曰：『孔子作象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

高貴鄉公之問，明言「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則是當時經與象象還未合併的。

○以象象合于經，實始于王弼注，孔穎達周易正義說：

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于亂先聖正象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正義這個說法極其明瞭，魏志所說實是錯了的。清儒李遇孫的六朝經術流派論說：『此時方論象象不與經連，何轉云合之耶？方疑鄭注與經文相連，何忽及象象之合不合耶？此史家承上文有象象二字而誤之耳』。這種說法，甚有理由。

○但是他還未舉出極好極強有力的證據。○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說：

鄭玄注十卷。錄一卷，七錄云：『十二卷。』

王弼注七卷；注易上下經六卷，作易略例一卷。

後來的崇文總目也說：

周易一卷，鄭康成注。○今惟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

大概七錄所列，或是鄭注原本，經上下及十翼共十二卷，是鄭注不合象象的明

證。後來的人又有所改易，所以隋志與七錄不同。崇文總目的鄭注中文言猶是單行，更可爲鄭注不合象象的旁證。要之，易的經傳的合併，自王弼注而始完成如今之式，這是可無疑義的。

尚書的序與經文相連自僞孔傳始，僞孔安國尚書序云：

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

是書序與經文相連，始於王肅的僞孔傳。杜預左氏春秋經傳集解云：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

是左氏傳與經文相附，始於杜預的經傳集解。經與傳的合併，大都是魏晉人所爲是很明顯的。孔穎達毛詩疏說：『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陳立公羊義疏說：『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抵漢後人爲之』。試看隋志王愆期的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范甯的春秋穀梁傳十二卷，這兩種都是經傳並注的，晉時公穀經傳當已相連。（四庫穀梁注疏提要：「范甯集解乃並經注之，疑即寧之所合」。）大概經傳併合，魏晉人所爲者居多。我們如說三國六朝經學的發展，使經傳的篇藉漸漸地由分而合，這大概總是可以的。

現在再請說一說當日的集解。

(1)標題爲注的集解。集解的意義，依何晏的論語集解叙說：『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有不妥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則是鄭玄的周禮注，採取鄭興鄭衆杜子春三家之說，而在諸家注下或用己意以破諸家，名雖爲注，已是集解的體例了。這是一種名爲注而實爲集解的。後來當然更多。

(2)何晏的論語集解。論語集解叙下署，『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顛，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四庫總目論語義疏提要說：『晉書載鄭冲與孫邕何晏曹羲荀

顛等共集論語諸家訓詁之善者，義有不安，輒改易之，名集解。亦兼稱五人。今本乃獨稱何晏，……何晏以親貴總領其事歟？據此，何晏式的集解，並非晏一人所為，這可以說是一種官修式的集解。現在我們引用何晏集解，如若認為何晏一人之意，而大講其哲學思想，實在是還有問題的。

(3)杜預的經傳集解。杜預的自叙說：『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孔穎達的疏說：『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為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

(4)劉兆的三家集解。晉書儒林傳說：『劉兆，……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以春秋一經，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為集解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劉兆的著作，在隋志題為春秋公羊穀梁傳，在舊唐志題為春秋公羊穀梁左氏集解，在新唐志題為三家集解。『三家集解」或非本名，然而劉兆傳上明說「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則明明是三家集解了。他在武帝時對於春秋三傳已有「舉其長短以通之」的說法，他實是開范甯的擇善而從之風的。隋志又說：『梁有春秋集三師難三卷，春秋集三傳經解十卷，胡訥撰。今亡』。嚴可均全晉文編曰：『胡訥，永和末太學博士』。通典五十九：『升平元年八月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不？胡訥議婚不舉樂。』升平是晉穆帝永和之末改的年號。范甯穀梁傳集解自序說：『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迥軫，頓駕于吳，乃師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范甯的集解比較劉兆的固晚，比胡訥的也晚，有人以為范甯的「擇善而從」是具有革命精神，殊不知劉兆胡訥更要算是這革命的急先鋒的。

(5)無主名的集解。這一類無主名的集解，隋志著錄的如：(A)周易馬鄭二王四家集解十卷。(B)周易荀爽九家注十卷。(C)梁有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玄李執徐等撰。(D)梁有毛詩二十卷，鄭玄王肅合注。亡。(E)梁有毛

詩音十六卷，徐邈等撰。○(F) 春秋穀梁傳四卷，殘缺，張程孫劉四家集解。這一類的集解，明是魏晉以後學者，雜取諸儒之說，集而錄之以爲集解。○陳振孫書錄解題以周易荀爽九家注就是淮南九師說，（漢志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朱震以爲是荀爽所集的，這都是錯誤的。○陸德明經典釋文說：『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惠棟易漢學七謂：『九家易，魏晉以後人所撰，其說以荀爽爲宗，朱氏遂謂爽所集，失之』。○這一類的集解只是便于講誦的一種「合本」。○與其他集解是不可相提並論的。

(6) 陸德明的經典釋文，爲經籍作音訓也是三國六朝經學發展上一樁很可注意之事。○陸德明經典釋文主張「孫炎始爲反語」，因而他主張。『漢人不作音』，鄭玄對於書詩作音，只是「後人所託」。○但他對於王肅作音則並不懷疑的。○其實依據前儒及近來的考訂，反切實不始于孫炎，鄭玄對於衆經作音，本來是可以信任的。○（參看吾友劉盼遂先生文字音韻學論叢，反切不始于孫叔然辨，人文書店出版）。○各經的音義，在鄭玄王肅以後，學者頗多專爲注釋的，這自然要有人出而採集魏晉以降各經音訓而爲之「集解」了；陸德明經典釋文實在就是作這種工作的。○在他的條例中說：『其音堪互用，義可並行，或字存多音，衆家別讀，苟有所取，靡不畢書，各題姓氏，以相甄識』。○這與何晏所謂「集諸家之善說，各姓記名」，其辦法正是相同的。○所以陸氏的經典釋文也可以說是集解的一種，不過他所集的只是音義，一部份的集解而已。

要之，三國六朝經學的發展，因爲注釋經的較多了，逐漸有集解式的說經的書，這實在是一種進步，至其式樣有五六種之多，則更足以見其發達之盛。

#### 四．義疏之興起及義疏之內容

義疏的發達在南北朝是很顯見的。○但是義疏究竟起于何時，以及義疏興起的原因，這是舊來所不注意的問題。○近來有的以爲義疏的興起完全歸之佛教的影響，這實在是不對的。○依據隋志來看，隋志說：

梁有尚書義疏四卷，晉樂安王友伊說撰，亡。

梁有毛詩義疏十卷，謝沉撰，亡。

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吳郡陸璣撰。

現在只就這三種來看，馬上就告訴我們至少義疏起于晉代，疏名起于陸璣。伊說的尚書義疏，在新舊唐志雖作釋義，而隋志據七錄作義疏，其性質必是合乎義疏的。晉書文六王傳：『樂安平王鑒，武帝踐祚，封樂安王，帝為鑒及燕王機高選師友。』伊說當即師友中之明經者。（用黃逢元補晉書經籍志語。）晉書謝沉傳說：『康帝即位，徵為太學博士。』謝氏的義疏。則是成于東晉時。釋文叙錄謂陸璣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則璣為三國時人，陸疏與後來的疏雖不同，然而已用疏的名稱，則三國時已有疏之名了！皮錫瑞經學歷史於經學分立時代說：『南北諸儒，…倡為義疏之學，有功于後世甚大。』殊不知在晉武帝時已有伊說的義疏，三國時已有疏之名的，並非南北諸儒才倡為義疏之學！

如果再進一步的考察，恐怕所謂疏也者，就其實質上來說，在後漢之末，已經發生了！後漢書孔奮傳說：『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章懷太子注說：『說，猶今之疏也。』隋唐志都不著錄孔嘉的左氏說，釋文序錄則謂『侍中孔嘉字山甫，扶風人，注解左氏傳』。章懷太子的話是未必可信的。但是疏是解註的，如若依此體裁來看，則所謂鄭玄的詩箋，在實際上已是具有疏的性質的一部書。我們決不可因為他叫做「箋」而不叫做「疏」，於是將其內容忽略過去的。所謂毛傳者，其實就是注。孔穎達尚書疏說：『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為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賈公彥周禮疏說：『注者于經之下自注已意，使經義可申，故云注也，孔君王肅之等則言傳，傳者使可傳述；若然，或云注，或云傳，不同者，立意有異，無義例也。』毛傳與注是沒多大分別的，鄭康成的箋詩，無論如何，他不惟是釋經而且是釋注(傳)的。六藝論說：『注詩宗毛為主，其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也。』毛詩疏說：『鄭以毛學實

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註』。以毛爲宗，表明毛意，正是後來疏家奉某注爲宗，而更加以疏通證明的辦法。不過後來疏。解釋的較多，而大半用什麼「義」「疏」「講疏」「述義」「大義」「義贊」等等名稱，不多用所謂「箋」，遂使我們忘了鄭箋實是義疏的一種。○毛詩「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鄭箋說：「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這裏不釋經文，只解毛傳「摯而有別」，不是疏的體裁，他總應當有一句話釋經的了！後來的疏，也有不注重專釋注文的，也有不一定會注如經的，（詳下）拿鄭玄的詩箋與這一類的疏相比，其程度之差異實相去不甚遠，我們如謂鄭箋爲義疏之濫觴，實未嘗不可也。

義疏的興起，說早一點，是在漢末；說晚一點，則在晉初；其發達的原因不是受佛教的影響是極顯明的。那而是因爲要專主一家的注來講經，注意隱晦之處則不得不加以疏解。論其興起，也當是由于不得不然之勢。佛教在漢末以至晉初，約當三國六十餘年間，在中國尚未十分發達，此時的經學是沒有受到佛經的什麼影響的。

至于義疏的發達，在南北朝的時代，算是最盛的時候。但是義疏爲什麼這樣發達，至少也有兩個原因可說：

(1)從經學本身上來說，(A) 關於詩的，有鄭王之爭，釋文叙錄說：「魏太常王肅，更述毛申鄭，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異同，朋于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隋志著錄的又有魏秘書郎劉璠的毛詩義四卷，毛詩箋傳是非二卷。(B) 關於書的，如王粲的尚書問二卷，（見舊唐書元行冲傳）田瓊韓益的尚書釋問四卷，（據隋唐志新唐藝文志）是鄭玄王粲之爭；如隋志的「尚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梁有尚書王氏傳問二卷，尚書義二卷，范曄問，吳太尉劉毅答」。是鄭玄王肅之爭。(C) 關於禮的，姑以聖證論來說，有馬昭的聖證論難，張融的聖證論評，孔晁的聖證論

答，（馬國翰輯本序：今以諸引馬昭張融參孔晁說而黨于王，則晁固王學輩之首選也）○也是鄭王之爭○（D）關於易的，干寶搜神記說：「弼注易，笑鄭康成爲老奴」○宋書隱逸傳說：「關康之，……少而篤學，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雱難，遠有情理」○魏志鍾會傳：「嘗論易無互體」○隋志：「梁有周易無互體論三卷，鍾會撰」○而晉書荀顛傳說「顛難鍾會易互體，見稱于世。」這是易也有爭論的○（E）關於春秋的，則有服杜之事，如崔靈恩與盧僧誕，（梁書儒林傳）王元規之與梁代諸儒，（南史儒林傳）衛冀隆之與劉休和與賈思同，（魏書賈思同傳，（註四）姚文安奏道諱之與李崇祖，（北史儒林傳）當時學者對於注家有所爭持，他們要疏解他們之注是必然的○

（2）從講學的風氣來說，當時的義疏，很多以講疏爲名的○如隋志：「周易義疏十九卷，宋明帝集羣臣講○梁又有國子講易議六卷，宋明帝集羣臣講易義疏二十卷，齊永明國學講周易講疏二十六卷」○足見這些義疏是開講的講稿，或是講後的記載○（出三藏集記卷八毘摩羅提經義疏序：「是以即于講次，疏以爲記」○可以參證○）南史儒林傳說：「……（嚴）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崔）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析理精理，甚有精緻○……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一般講學的風氣也與後漢不同，決不是「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的情形了○講說要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而于經又奉一家之注爲主，這也是促義疏的發達的○惟是這種講經之法，或緣于當時佛教說法的影響，或是受當時喜言名理的影響，證以老莊的講疏在當時也發達，則是由于經學本身的原因要少，而受當時玄學的原因爲多○但是經學的發展，在本身上也可以促成義疏的發達，若一概地歸之于玄學的原因，那就未免看得太簡單了○



以上說的義疏的興起及義疏的發達，以下再說義疏的內容。

六朝義疏的內容，因為見存者少，亡佚者多，在現在是很難以詳細地說明的。但是我們可以由皇侃的論語義疏以考見「南學」義疏的大概，我們似乎也可以用北齊時的公羊徐疏（註五）以考見「北學」義疏的大概，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唐人各經義疏對於六朝義疏的批評和唐人各經義疏所用六朝義疏的地方來考見六朝義疏的內容，這樣子是可以比較多得一點當日的情形的。現在先將五經正義對於六朝義疏的批評抄列于下方：

(1) 周易正義序：『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于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于釋氏，非為教于孔門也。……，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

(2) 尚書正義序：『其為正義者，蔡大齊、費甝、巢猗、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風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炫嫌焯之煩雜，……義更太略，辭又過華』。

(3) 毛詩正義序：『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彼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勸其會同，時有顛躓』。

(4) 禮記正義序：『其為義疏，南人有……皇甫侃等，北人有……熊安「生」等，……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

(5) 春秋左氏傳正義序：『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然沈氏于義例粗可，于經傳極疏；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劉

炫于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于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

由(1)的「斯乃義涉于釋氏，非爲教于孔門也，……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我們知道六朝的玄學，漸漸由老莊而傾向于佛，所以就是王弼以老莊之旨注易後來也騰不起，而大談其住內住外之空的佛理了！所以他們的疏對於注旨是無意遵守的。由(2)「詭其新見，異彼前儒，……炫嫌煌之繁雜……義更太略，辭又過華」。我們知道當日的風氣，是好有新的意見，而思想比較自由。劉炫的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也足以見「北學」之亦有文學的色彩，所謂明經之士也不免于右文的。由(3)的「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我們知道當日的義疏並無一定的規矩準繩，而其內容決不像五經正義之比較有體例。五經正義在內容上雖未必比六朝義疏進步，而在體例上，據其評論前人，應當比較進步的。由(4)的「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富，我們知道北史所云「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這話在熊氏的義疏中也可以看出來的。「多引外義」，「唯聚難義」這確是不畏深蕪，窮其枝葉的表現。由(5)的「于義例粗可，于經傳極疏，則亦可推見北史所云「南學約簡，得其英華」的大概。「于經傳極疏」可以說是好約簡，「于義例粗可」，或是得其英華。五經正義對於六朝義疏的批評雖極簡略，不惟告訴我們內容的一斑，而且告訴我們南北的風氣了！但是我們所要注意的是：(1)的「妄作異端」，(2)的「詭其新見」，(3)的「輕彼先達」，(4)的「遵鄭氏而時乖鄭氏」，(5)的「習杜義而攻杜氏」，這是思想極端自由的表現，在各經的學者都是如此的。所以劉炫的左氏述議能有「其處者爲劉氏」不是左氏的原文，(文十三年正義)「國語非邱明所作」，(襄二十九年正義)這樣大膽的意見。劉毓崧尙書舊疏考證說：

唐人作疏，不敢輕議注家，豈敢疑經疑聖。此(靜言庸遠，象恭滔天。)

疏云：「虞史欲彰舜德，歸過前人，是疑尚書也。又云：「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舜，辭頗增甚」。是疑春秋傳也。又云：「知此等並作下愚，未有大惡」，是疑堯舜也。以此疏推之，他疏凡疑本經，疑他經，疑聖人者，皆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在唐初的五經正義中有此「疑經」「疑聖」的論調，而尚書等正義「名為新義，實襲舊文」，這種論調當然是沿襲六朝舊疏的。那時思想自由，敢于疑經非聖，自是因受玄學的影響而然，這種風氣，經唐人五經正義的傳播，加以唐人思想也很自由，于是有劉子玄之「疑古」「惑經」，于是有啖助趙匡之排棄三傳，而影響到韓愈之「以識古書之真偽為年之進退」，更影響到宋儒之「疑古」「考古」「改注」等等運動，真是『論先河後海之義，豈可忘華路籃縷之功乎？』

皇侃的論語義疏對於注文并不完全作疏，如學而篇「其為人也孝弟」章，先進篇「從我于陳蔡者」章，例證甚多，而他采集四五十家之說，好像是擴大的集解一般。在他稍前的雷次宗的略注喪服經傳一卷（隋志），在梁釋慧皎高僧傳說：

慧遠內通佛理，外善羣書，時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于釋和尙間面受此義，今便卷首稱雷氏乎」？……

在梁僧的心目之中，「義疏」竟與「略注」無別，可知所謂義疏也者，在先原與箋注之意義與形式無大分別。而皇疏是比較進步的，且保留着集解的意味，傳注集解箋疏演進之跡，我們于此固可見其大略；說鄭箋具有義疏的雛形，于此更可以得到確切的證明的。

公羊徐疏援引賈服經說以正經文同異，兼言「聲勢」「反語」以正經傳音讀，可為「北學深蕪窮其枝葉」之證。與皇疏的「自形器以上，名之為無，聖人所體也；自形器而還，名之為有，賢人所體也」。（為政篇吾與回言章）指尙虛玄，文多儷偶，是不大相同的。這裏為篇幅所限，對於二者且不多說了。

## 五 所謂三傳之學及其他

北史儒林傳序說：『漢世鄭氏並爲衆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于河北。』這話是並不錯的。但是又說：『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河外諸儒，俱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這話則有些不盡然。但是經典釋文序錄也說：『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隋志也說：『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真令人覺得公穀之學在六朝時竟無人去理會他們的。皮錫瑞更謂：『北史…儒林傳載習公羊春秋者止有梁祚一人，而劉蘭且排毀公羊，則此所云「公羊大行」，似非實錄。』皮氏也正是因釋文隋志之說而誤信北史後說「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而然的。這一點實不可以不辨。現在略爲分述于下：

(1)『休，公羊傳，大行于河北。』魏書高允傳說：『尤好公羊春秋』。劉芳傳說：『芳撰…何休所注公羊音』。隋志有『春秋公羊解一卷』，鮮于公撰。又有春秋公羊疏十二卷。鮮于公當即北史儒林傳的鮮于靈馥。公羊徐疏近來也考定爲北齊人作的。好公羊的不止梁祚一人，唯一的疏又出于河北，此外更有三傳並習的人，這已足見公羊之大行了！劉蘭排毀公羊，儒林傳說：「由此見譏于世」。可見當時輿論是贊成公羊的，這也足見大行于河北之說並不算錯。皮氏以爲似非實錄，未免太武斷了！

(2)『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三傳通習者，魏書辛紹先傳有辛馥，儒林傳有劉獻之，孫惠蔚，逸士傳有李謐。北齊書儒林傳有李鉉、張雕、孫靈暉、潘叔度。北周書有陳達、熊安生。隋書儒林傳有房暉遠、劉炫，郎茂傳有郎茂、明率禮，隱逸傳有張文調。說是儒者多不厝懷，這只能說是一個大概情形，皮氏據以爲實，也是錯了的。南方儒者，如周續之之于公羊，孔叡之之于穀梁，（宋書隱逸傳）劉之遴之三傳同

異十科，(梁書本傳)崔靈恩之公羊穀梁文句義，沈文阿之治三禮三傳。也不是近代無講者，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的。

這時的三傳之學，據以上所列，或者南不如北之盛，南不如北之兼及公穀者多。到了唐代才真是左氏盛行，二傳幾絕。

三禮之學在六朝是盛而又盛的，但是治周禮儀禮的遠不及治禮記者之多，北史儒傳林序說：『諸生盡通小戴禮，于周禮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其實不止北朝如此，在南方也是這樣的。後來唐五經正義只有禮記的無周禮儀禮，其原因正在此，鄭樵說：『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獨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不為義疏』。這話殊無以見其然。

南北學之分合，除了玄學的一原因外，當然還有政治的，經濟的，等等原因。而南學所用的注本實在比北學要好，要方便，要完全——在當時看來，所以早就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而「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于劉義隆世竝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魏書儒林傳)北方之採用南學已非一日，南北學之合併是漸變的，當然隨着政治局面的統一，經濟狀況的進步等等，而北方亦要全講南學，很容易地構成統一的局面的！皮錫瑞說：「天下統一，南并于北，而經學統一，北學反并于南，此不隨世運為轉移者也」。他還是對於「北學所以并入南學之故，尚未瞭然」！

註一：世說新語卷二：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是為禮記與玄相近之證。

註二：蜀志本傳：『譙著古文易尚書，由依準賈馬，異于鄭玄，與王氏意歸多同。』

註三：關於此點，陳漢章經學通論已略有說。

註四：自來對於此事多不甚注意，茲將原文錄如下：『國子博士遼西衛冀為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較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上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註五：詳見師大國學叢刊一卷一號吳承仕先生公羊徐疏考。

# 論文學中思想與形式之關係

任維焜

一、小引

二、文體的剖析：A.賦 B.古文 C.小品文 D.白話文

三、作家的比較：A.孔子與莊周 B.陶潛與謝靈運 C.杜甫與李白

D.李贽龍與袁宏道 E.林紓與胡適

四、結論

## (一) 小引

年來因個人治文學史，有時又涉及學術思想史，於不意中覺出思想為文學形式轉變之最有力的主動者。很想把鄙見所及，寫出以商討於海內對此道之有興趣者，但總以事牽，未能執筆。去秋，因應此間文學研究會講演之請，於空憶之際，曾草出其一部。今春同學中又有以此相問者，因於課餘，將去年未竟之稿，補足之，刪正之，遂成此篇。誤謬之處，知所不免，尚望海內門達，予以糾正。

關於思想與文學的關係，似乎早已被許多人討論過。大概有的認為文學與思想無關，有的認為文學為宣傳思想的工具。因此就分出所謂「言志」與「載道」兩派來。不過就我個人看起來，拿文學來宣傳思想，自是不該，但也不能說文學與思想無關。牠常常不自覺的在受着思想的渲染，浸潤，與推移。思想不僅表現於文學的內容中，像六朝的遊仙詩，與唐宋載道的古文之類。而且就在形式方面，也時時顯出牠(思想)的支配的威力來。前人論文學內容與思想的關係者，已不一而足，不需我再來辭費，目下就是來談談前人尚未注意的問題，即

---

思想與形式的問題。

對此問題我不願作抽象的解說，一以證據為依歸。「事實勝於雄辯」，現在就讓我從中國文學史上來舉出關於這一類的實例吧。這大概可分為二類：一、文體的剖析，二、作家的比較。

## (二) 文體的剖析

關於這一類，可以提出賦古文，小品文，白話文，來作一番研索。

A. 賦——此體之最盛時代，是漢。現在就拿漢賦來看一看。漢賦的特點是什麼呢？

一、辭采——是華麗的。司馬長卿的子虛賦裏邊，寫楚王夫人的衣飾道：「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緇，揄紵縞，雜織羅，垂霧縠，襲積裳縞，紆徐委曲，鬱橈谿谷，粉粉排排，揚施戍削。鞞纓垂髻，扶輿猗靡。翁呶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綬，眇眇忽忽，若神仙之勞髴。」

寫一個貴婦人的衣飾，可以說極盡靡麗之能事了。

二、形容——是鋪張的。司馬長卿的上林賦裏邊，寫上林苑中池館之富麗道：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榭壁璫，輦道儼屬。步櫺周流，長途中宿。夷曠築堂，累臺增成，巖窾洞房。頽杏眇而無見，仰扳撩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楹軒。青龍螭蟠於東廂，象輿婉轉於西清。……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

這樣的誇張，已開了杜牧寫阿房宮賦的先河。

三、章法——是縱橫恣肆的。如相如之子虛備陳楚之雲夢是如何的雄偉奇麗。而在上林賦中又將天子之苑囿中的山水草木鳥獸逐一鋪陳。其餘如孟堅之兩都平子之兩京也都是這樣的結構。

漢賦的特點既如上述，究竟爲何牠會具有這樣的形式呢？那麼惟一的解釋，只有來看一看漢人的思想了。

一、齊學的熾盛——漢代雖表面爲儒家獨尊時代，而實際乃是方士最盛的時期。方士這一派，是源於戰國末年鄒衍等所倡的齊學。據史記孟荀列傳：

「鄒衍……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限。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攷而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

惜乎鄒衍之書，至今已不傳。漢代賦的作者，無疑的都深受他的影響。一、史記中所說，他曾「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等，像這同漢賦中所寫的不很相似嗎？其次因彼有此荒誕之言，到後來就產生出所謂求仙採藥之事。在文學上則開拓了作者的胸懷，能把宇宙之大，品類之繁，列於目前，而爲之刻畫描摹盡工麗之能事。至於內容受其影響者，則爲司馬長卿之大人賦，所謂四海之外，六合之內，悉能運諸掌上也。

二、縱橫家之餘波——漢代之辭賦，作者多係游說之士。實際賦之產生，即源於縱橫家。劉師培云：

「兩漢以前，未有別集之目。漢志所載詩賦，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其學皆源於古詩。雖體與三百篇漸異，然屈原數人，皆長于辭令，有行人應對之才。西漢詩賦，其見於漢志者，如陸賈嚴助之流，并以辯論見稱，受命出使。是詩賦雖別爲一路，不與縱橫同科，而夷考作者之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職。」



## 論文雜記頁四八

劉氏所見至當。如鄒陽枚乘嚴忌一流作家，都有蘇張之風。因此他們的作品，就偏於侈陳形勢，把過去聳動君主之言語，而易爲聳動讀者之文辭，無怪乎其縱橫恣肆，不可一世了。

三、阿諛取寵的心理——漢代的天子，如武帝，諸侯，如吳王淮南王安，梁孝王武，都豢養文人。不過諸侯們對文士猶視如清客，至武帝之對文人，則全係玩弄態度。漢書嚴助吾丘壽王……諸人傳中云：

「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又司馬遷報任安書云：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而流俗之所輕也」

當時的帝王對文士們持的是這樣的態度，而一般文士也就甘居下賤，以迎媚主上爲目的，而作製造他們的作品。——賦，這樣他們所描寫的對象，自然是宮殿苑囿，珍禽奇獸，而文字也就不能不富麗堂皇，極力粉飾。因爲這種關係，所以漢賦是沒生命的東西。過去只不過爲一般少數的「幫閒文人」所擊節稱歎，實際去讀牠們的人很少。自此以後，恐怕像司馬相如枚乘之流，只不過成爲文學史上的人名而已，他們的作品，將不免永遠的被後人所遺棄的。

B.古文——此體實倡於唐代中葉的韓柳。以後綿延遞嬗，作家於宋，明，則有歐曾王三蘇歸唐王等。流派，於清則桐城，陽湖湘鄉三派。他們文章的特點，大致可以分作三方面來說。

1. 氣勢豪放——韓退之祭鱷魚文中道：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網羅擣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且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卵育於此，以固其所。

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掩，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貢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悍然不安谿潭，據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佞曉曉，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

其次如蘇子瞻的潮州韓文公廟碑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定天下法，此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去也有所謂。故申呂自岳降，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三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這真同排山倒海的水頭是一樣，任是誰也堵塞不住。這是古文的特點，惟有古文家，才能作出這樣的文字。

2. 辭采典雅——古文家他們所推崇的是司馬遷，司馬遷謂：「文不雅馴，縉紳之士難言之。」所以古文家雖然是駢儷一派的反動，但他們在辭采方面只不過捨去了華麗的，而仍舊保存着典雅的。所謂俚俗之言，他們是不棄以之入文的。近代桐城派的作者，林琴南與蔡子民書云：

「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

有文法，不類閩廣爲無文法之啾啾。據此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

這在另一方面，就是主張文字必須典雅不可。至於古文中文字典雅者，不一而足。如退之之墓誌；子厚之遊記，下至歸方姚曾等均達到典雅的至境。以篇幅過長，無庸再來徵引了。

3. 恪尊義法——古文從唐一直到清，因爲從事於此的人太多了，於是就產生了不少新的花樣，而「義法」也是其中之一。桐城方望溪云：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言有物也』。『法』即易之『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

#### 又書貨殖傳後

所以自方氏以後，繼承之者，爲其鄉之後進劉大櫟與姚範。而鼎鼎大名之姚姬傳，據他說，（古文辭類纂序）他「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蕺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又云：「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這是以古文義法傳授多數生徒之始。而曾滌生在他的聖哲畫像記中又說：「國藩之粗解文字，自姚先生啟之也。」所以義法之授受，直至清末而不衰。不過末流也就流弊叢生。劉申叔所謂：「以空疏者爲之，則枯木朽莖，索然寡味，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近代文學之變見國粹學報）

古文在形式上的特點既如上述，至他所以如此的原因，不外有兩端：

1. 受孟子養氣說之影響——韓愈答李翱書中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又蘇轍上書韓太尉書中說道：

「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

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遊故其文疏宕，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又歸熙甫云：

「讀書如讀項羽垓下之敗，必潛然出涕，乃爲得之。爲文須要養氣」。

所以能如孟軻一樣的『養吾浩然之氣』，則自然在作品中，能表現出像退之祭鱸魚文同東坡韓文公廟碑那樣有着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的氣勢。

2. 載道——孔子因春秋之時，「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因之著春秋。此書刊行後，而亂臣賊子懼。孟子又記孔子的話道：「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因此漢人解經，公羊一派，遂倡因文見道之說。從春秋中窺測孔子之「微言大義」。唐代韓愈以繼承道統自任，故亦擬因文以見道。故爲文法六經，法史遷。審慎從事，絲毫不苟。但春秋的文字，雖簡單，而意義却繁複。同時解經者，又謂春秋中「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若斧鉞。」可知孔子著此書時之如何的慘淡經營，煞費苦心了。後世古文家來模倣他自然也非如此的遵循規矩，不易爲功。故義法之產生，乃是必然的結果。

3. 克己復禮——儒家的中心思想，乃「克己復禮」。論語中有一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所以儒家的思想，走到極端，勢非至於咬文嚼字，走路時行不由徑，邁着方步不可。韓之反齊梁乃是「以復古爲解放」，而不曉得到後來雖解放了齊梁文人所給予文學上的種種束縛，可是自己又重新添上一套新的鎖枷。清末古文之光剩了一副轉折起承的軀殼，當非反齊梁的退之當初所能預料得到的。

C. 小品文——這種體裁，起源很早，不過到了明代才臻於全盛，中葉以後

，作者輩初，他們的作品儼然是別具面目，另有風致，與駢文古文實大異其趣。  
○他們的特點是

1. 打破格律信腕直寄——袁宏道序梅子馬王程稿中道：

「詩之穢未有如今日者也。其高者爲格套所縛，如殺翮之鳥，欲飛不得。而其卑者，剽竊影響，若老嫗之傅粉，其能獨杼已見，信口而言，寄口於腕者，余所見蓋無幾也。」

又叙曾太史集叙中云：

「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以爲同調者，此其氣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實同。余與退如同者真而已。其爲詩異甘苦，其直寫性情則一。其爲文異朴雅，其不爲浮詞濫語則一。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

從這兒可以看出這一派小品作家與駢文作家古文作家的不同的地方來。

2. 採用當時流行語詞——袁宗道在他的論文中說道：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輒謂古人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爲奇字奧句者，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

所以在袁中郎的文章中，很多當時的俚語方言。如與王伯穀書中云：

「眼前事如牛毛，然今日牛毛，明日龜毛矣。」

又與朱司理云

「蓋同只見得淨不妨穢，魔不礙佛。若合則活將個袁中郎拋入東洋大海，大家渾淪作一團去。」

爲什麼這些小品文作家會有這樣的勇氣，這樣的見解？完全是因爲思想的關係。明代中葉的思想，一種是儒表佛裏的王學，盛極一時。其次道家思想，

亦頗有正始時的樣子，呈復興之勢。像公安三袁，於其說說是儒家的後嗣，無寧說是佛道的肖子。從這道佛思想作為出發點，就有下列兩種必然的結果：

a.反禮教——既然在行為上是反禮教的，——像正始時期的文人一樣，當然他們去寫文章，是決不會遵循什麼規矩的，因此他們就一方面反對格律，一方面寫出極其自由的文章來。

b.不貴古而賤今——儒家思想，叫人追念往古，而道家思想則叫人認為一切的變化是自然的，叫你不要有貴古卑今之見。所以他們不迷戀過去，對當時的平民文學也能認識出牠們的優點來。同時他們寫文章時，自然也要去引用些時行的俚語方言。

由上面的原因，於是就造成了中國文學史上一種最清新，最活潑，最富於生命的散文。

D.五四以來之白話文——自從民國四年胡適之先生在美國寫了他那篇文學改良芻議後，繼而起的就是陳獨秀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到民七，胡氏又發表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從此就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然終於白話文學佔了勝利。關於白話文的特點，當然為一般人所熟知的。

1.打破過去因襲的格律（即胡適之先生之「八不主義」中之「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

2.採用通行之語言為文（即「八不主義」中之「不避俗話俗字」）

3.不用套語爛調

從五四運動以後，到現在已十幾年了。白話文學已漸漸發榮滋長，到了快成熟的時期。這種由駢文古文，一變而為語體，在外表上似乎是一種形式的改變，而實際所以造成這種局面者，這是思想從中作着主動的緣故。說到這一點，我們試看當時主張文學革命與反對文學革命的他們的思想如何：

a.主張文學革命的他們的思想大致是

一、受了歐美個人主義的薰陶，故主張一切要表現自我，發展個人的個

性，而反抗外界一切無理的規律的束縛。

二、受民主主義之影響，而反對有階級觀念的儒家思想。他們在政治上要求全民政治，同時在文化上也一樣的希望每個國民都有瞭解與推進的能力。文言在過去是少數特權階級的專利品，現在欲使文化普及到一切民衆，非把文言改爲白話不可。這一點在新青年雜誌中，一些反孔教的文字裏，最明白可以看到。

b. 反對白話文的一派，多半是思想陳腐，不脫封建臭味的遺老們。即不然，也是孔孟程朱的忠實信徒。他們在那還夢想着恢復往日像堯舜那樣的盛世，自然看着這些人的論調，覺得是非聖無法啦。林琴南的致蔡子民一書，最是代表此種思想。

總以上的各點，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即文學的形式的演變，又決不是爲演變而演變。牠的演變是因爲在背後有一個主動力在支配着牠使牠不能不變這個主動力是什麼就是思想。

### (三) 作家的比較

一、孔子與莊周 二、陶潛與謝靈運 三、李白與杜甫 四、李攀龍與袁宏道 五、林琴南與胡適之

#### 一 孔子與周莊

關於儒家思想之對於文學形式上的影響，在前邊已經大致的說了一點了。現在就專拿孔子來與莊周作一個對比。

孔子向來的人，都認爲他是儒家思想的創始者。他的思想，是保守的，是要把快要崩潰的封建制度，用他的學說來挽救的。他慨於當時人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所以他要修春秋，因文字上的褒貶，來警勸世人。他對於政治的見解，是把社會上分成若干的階級，每一階級的人都能循規蹈

矩，各安本分，天下就可以平治。至於個人的修養，是要能「克己復禮」。換言之就是要你能遵循着一個一定的道路走去，不要絲毫的踰越才好。孔子的思想，既是如此，那麼他立言的態度，是怎樣呢？論語中子路篇中的一段話，最足看出他的主張：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孔子就本着「正名」的主張，用這種君子於其言所苟而已的態度，來纂修春秋了。史記孔子世家中說道：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從這裏，可以看出他寫作的審慎，與其對於這部著作的自負了。到了後來，公羊穀梁二傳來逐字解釋，而前者又有所謂「三科九旨」之說，以闡明其「微言大義。」其造句遣辭之謹嚴不苟，可以知之矣。至於莊周就大大的不然了，他的見解恰恰與孔子相反。第一，他認爲世間的一切的名相都是暫時的假定，根本不能相信牠們，他在秋水篇中說道：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可以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



，則趣操觀矣。」

這是莊周對所謂「貴賤」「大小」「有無」等名相的否認。其次他又認為世間沒有所謂真是非，在他的齊物論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若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讎聞。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所以莊周既已否定了人間一切的假設，那麼他立言的態度自然與孔子就大異其趣了。孔子是一字不苟，在纂修他的春秋要打算從那裏表現出他個人的主張，同對世人的批評來。而莊周呢，則以談諧的態度，嘲諷的口吻，在勸世人要把眼睛睜大，心胸放開，不必再拘拘於一方，而把自己束縛起來。天下篇中說的最好：

「苟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遊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精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牀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者爲友。其於本也宏大而辭，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說。」

把篇中批評莊子的全段都抄來了，從這裏邊最足看出形式與思想的關係來

○莊子既認為人間無所謂真是非，真大小，真貴賤，……所以他自然不去學孔子那樣斤斤於一字一句的酌量。他可以在講道理之際，而忽然來一個詼諧故事，叫你不能不捧腹。而你在笑了以後，又會感到他所說的話是又鋒利，又尖刻的正中敵人的要害。他的文章沒什麼組織，沒什麼章法，高興說到那裏，就是那裏。一篇逍遙遊，可以從鯤魚說到列子的御風而行，再說到堯讓天下於許由的故事，而末了又說到他與惠子談話的內容。至於秋水從河伯與海若的問答，而拉到公孫龍與魏牟的問答，末了又以濠梁觀魚作為結束。所以他的文字在外表上是很鬆懈的，是很隨便的。但每篇都有着的一個中心思想在。反正說來說去，與他的本題總歸是有關係的。不過他不屑於去作字句篇章的較量與斟酌罷了。

我們現試就孔子與莊子作一比較，就可以曉得思想與形式是有着如何不可分離的關係了。以孔子的見解，決寫不出像莊周那樣汪洋恣肆，茫無涯際的南華。而莊周呢，也同樣是寫不出像孔子那樣簡鍊謹嚴的春秋。因為孔子是入世的，是承認一切規矩準繩的存在的，那麼他的文字，自然不能不帶着極濃厚的人為的意味。結果就是有組織，有規律。而莊子呢，是出世的，是否認一切人為的規律，而只承認一個大自然的演化。所以他的生活，是不受什麼束縛的，而他去寫作時，自然也是興之所之，高興怎麼樣寫就怎麼樣寫。高興怎麼樣說就怎麼說。因此他的作品我只可以拿兩個字去批評他，就是「自然」，無斧斲痕，毫不帶造作的意味。

孔子是儒家的代表，莊周是道家的代表，而他們的作品是有着如此大的差異。到了以後，無形的受道家思想影響的文人的文章，與受儒家思想的文人的文章，在風格上是絕異的。這固然是由於有意無意在模倣他們，而最大的原因，則還是思想在從中支配着這些作者呢。

## 二、陶潛與謝靈運

拿陶淵明與謝康樂來作一個比較，這也是一樁很有趣味的事吧？歷來談文學史的，對淵明生於晉之末季，當文學正在走向駢儷化的潮流中，同康樂截然不同，而一點不受環境的推移，寫出那樣樸質自然的文字來，是都認為是奇事的。其實我們要明瞭了他們的思想，這又有何足怪呢？

淵明的思想，可以說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混合後的結晶。他在「簞瓢屢罄，糲糶冬陳」的貧窮的壓迫下，他還能「含歡谷汲，行歌負薪」，「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這一點，不很像孔子的「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與顏回的「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精神嗎？但他的不以五斗米折腰，與「富貴非吾願」，而身慕肥遯的情況，不又大似莊周的辭楚國的相位，而甘心「曳尾途中」的氣概嗎？不過在這兩家中，畢竟受道家的思想較為深些。他有他的生活的趣味，他的生活的趣味是：

「春秋代謝，有務中國。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中常閑。」

他有他的人生觀，他的人生觀是：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換言之，就是順自然之大化，而走向最終的歸宿去。他的創作，同他的飲酒是一樣的，只不過是生活中一種調劑。一種趣味。他的「匪貴前譽，孰重後歌？」可以曉得他對他的創作並不像司馬遷對自己之史記那樣看重，而要「藏諸名山，傳之其人」。他的飲酒詩二十首序最足說明他創作的動機與他對自己創作的態度。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然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可知他寫詩。只是「自娛」。不知不覺多了起來。讓朋友整理一下。也不過是藉以為談助而已。所以他無須來做作。來矯飾。我們從別人集中。可以看到作者

對文學的見解。但陶集中絕不可得。這就可以曉得他對文學只是趣味主義。他欣賞別人的奇文。而自己也可以即興的寫一點。臨清流而賦詩。」最足以看出他創作的動機來。陶詩之所以爲陶詩。恐怕其主要的原因就在此吧。

其次再說到謝康樂。康樂的詩文。正是從太康到元嘉這個時期的一種趨向駢儷化的文學潮流中的代表。不過說到康樂。就不能不先說一說駢儷文學與佛教思想的關係。在胡適之先生的白話文學史中。他認爲佛教中的駢體文。都是和尚受了文士們的影響。是說：

「我們看那譯經最盛的時期。(三〇〇—五〇〇)中國文學的形式與風格。都不表顯一點翻譯文學的勢力。不但如此。那時的和尚們作的文學。除了譯經以外。都是模倣文士的駢偶文體。一部弘明集。兩部高僧傳。都是鐵證。……故我們可以說佛經的文學不會影響到六朝的文人。也不會影響到當時的和尚。我們只看見和尚文學的文士化。而不看見文人文學的和尙化。」

關於這一點。頗值得討論。固然六朝的駢體文。是漢代的賦演進而來的。這當無疑義。但爲何到了兩晉六朝而漸次的盛起來呢？而且從宋到齊梁。大凡爲文工於駢儷者。與佛教總有着密切的關係。這就不能不合我們懷疑了。現在我們試看佛經是不是注意辭藻與聲調？高僧傳中云：

「初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鳩摩羅什)什每爲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考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

又高僧傳支婁迦讖傳云：

「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清靡。曰飛郤傳。反折還弄。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於今。」

這都足以證明佛典是如何的注意音調與節奏。所以陳寅恪先生在他的四聲三問中說，佛教輸入中國，其教徒轉讀經典時，將彼邦之讀法亦曾輸入。中土人士，於是借之而創為四聲之說。並作聲譜，借轉讀佛經之聲調，應用於中國之美化文。可知中國由賦演進之一種富於辭藻之文體，受佛典之影響。而又注意於音調。遂成功為齊梁時期之「綺縠紛披，宮徵靡曼」一類的新文體。是無可疑的了。

其次我們再看佛教的中心思想，與道家的不同。佛之「寂滅」，與道之「虛無」，雖不無近似，但佛對人欲，則主遏抑，而道則主任其自然。道家末流雖不免流於浪漫與頹廢，如正始間人物，但總不失其自我之真。至佛之流弊，與理學末流頗為相似，貌君子而內小人，形成一種殘酷無情虛偽矯飾之徒。故宗道之文人，其作品雖無所拘檢，然多自然清俐。而宗佛之文人，時或不免於雕琢粉飾，欺世盜名。明乎此，就可以來論謝康樂了。

康樂的個性，宋書本傳中，言之頗詳，一則曰：

「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再則曰：

「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為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

為什麼他性奢侈，性褊激呢？這大概與他的身世很有關係。一則他是謝玄之孫，門第最高，很容易養成他的驕傲之心。二則他具有相當的天才，而為世所推崇，益發自負不凡起來。所以他總自以為他有政治上的才能，但終居下位，故心懷憤憤。總之他是一個富於虛榮心而不能忘情於名利的人。至於他的思想，則受佛家影響為深。高僧傳慧叡傳中云：

「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譌叡以經中諸字，並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序，條列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

康樂因為他的個性身世與思想的關係，造成了他虛偽與矯飾的行為。顧寧

人日知錄中云：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爲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爲林泉之侶。既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舛望。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鬪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爲苛矣」。

這一段話，把康樂罵得真太利害了。實際康樂之不能善終，的確吃了他愛虛榮的虧了。他的個人修養與淵明簡直不能同日而語。因爲他的行爲是如此的虛僞，那麼他的作品自然是迎合時尚，而注意於字句之雕琢，音調之調叶。後人謂其詩乃刻畫山水，一點也不錯。

總之文學乃作者整個精神之表現，有淵明之思想與人格，始能作出淵明之詩與文。至康樂之詩，雖亦傳誦千古，但較之淵明，則大有清水芙蓉，與盆中綵花之別。

### 三、杜甫與李白

生既同時，而且有着深厚的友誼。但因兩人思想之不同，而作品之形式則迥然相異的，則爲杜子美與李太白。

子美的思想，歷來人都衆口一辭的認爲他是儒家的後嗣。現在我們就看他平生的志願，是什麼，他在奉贈韋左丞大二十二韻中說：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又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說：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護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覲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

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  
○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

所以子美少年是頗自負的，很想建樹一點功業。這種精神與孔子的「三日無君則皇皇如也」，正差不多。同時他自己也就一再稱自己為「腐儒。」（江漢草堂）他的作品所寫的對象，不外是「天子」，「黎元」，「妻子」，「朋友」。他是熱腸的人，一方面感於天下搔亂，一般人都不能安生過活，弄得父母兄弟妻子離散。再一方面，又覺得自己之坎坷潦倒，一籌莫展，不要說生民不能被其澤，就是自己之妻兒也跟着自己常常挨餓。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

####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這是多麼沉痛的話啊！因為這種關係，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蒼涼悲壯的。

因為子美是對人世如此的認真的一個人，加以他的祖父杜審言也是位大詩人，所以他對詩看得非常的重要。也可以說他把創作當成他一生的事業。他在贈蜀僧闍丘師兄中云：

「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

所以他訓誡他的兒子（宗武生日）道：

「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

子美對詩如此的重視，那麼他創作時，自然是一點不苟的。他的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云：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又偶題中云：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又解悶五首中云：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

「熟知二謝能將事，頗學陰何苦用心」。

子美一生不僅將自己一切的感觸遭遇，一一宣之於詩，而且對詩還如此的刻意用心，無怪乎他的律詩成爲千古之傑作。清人劉融齋云：

「近體氣格高古尤難，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

又云：

「少陵以前，律詩枝枝節節，氣斷意促，前後或不相管攝，實由於古體未深耳。少陵深於古體，運古於律，所以開闢變化，施無不宜」。

這自然是千年以來的公論。子美也曾說過：「晚節漸於詩律細」的話。這自然是個人經驗之談。至於太白就同子美大大的不同了。他是一位浪漫而又頹廢的詩人。他不僅輕視利祿；而且輕視功名。他看的很清楚，就是人生在世不過短短的數十寒暑，什麼都是假的，只有及時行樂好。因此他要喝酒，要浪遊，要玩女人。有時也做一做神仙的夢。他的擬古八首之七裏邊說。

「生者如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兔空擣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歎息，浮榮何足珍」？

生命既是無常，浮榮更不足珍，那麼只有：

「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行路難）

「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爲甚。」

（月下獨酌）

「木蘭之棹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

「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

（江上吟）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挂帆弄扁舟。」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太白的生活是如此的放浪不羈，那麼他對於創作是持如何的態度？在他的



詩中，可以看到他主張復古，而對齊梁以來的詩歌深致不滿。他說；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古風十一道）

就這一點，與子美就大不相侔了。子美是「頗學陰何苦用心」，是「轉益多師是汝師」。太白呢，輕輕把齊梁撇過去了。他既不循齊梁的路子，這自然是後漢魏之古風了。加以他的天才又高，常常與之所至，一揮而就。他自己說他是「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

要讓子美說起來，太白的天才益發令人可驚了。飲中八仙歌中云：

「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中云：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可知子美對這位詩人是如何的傾倒了。「惟英雄能識英雄」子美才是太白的真正知己。他並不像曹丕所說的，「文人相輕」。他極端推挹太白。在他的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中說：

「坐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

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

他因久不得太白的消息，作不見一首說；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他對太白的摯愛之情，可想而知了。太白是這樣的一位詩人，創作又是憑着一時的靈感，所以他是不屑於去雕琢，去「推敲」的。至於那些格律，他更是受不了牠的束縛。所以太白的詩，長於古風，而拙於近體。

此外李杜對創作態度之不同，從他們彼此的贈答中也可以看出來一二。子

美春日憶李白詩有「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之句。而太白對子美，則有「借問何來太瘦生？都爲從前作詩苦」的話。按此不一定爲太白之作，然須知此種擬託，並無全無意義。）爲什麼李杜對創作的態度設如此的不同呢？劉融齋說的好：

「太白早爲縱橫，晚學黃老，故詩意每託之以自娛。少陵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內。」

這雖是對他們兩人詩的內容說的，但我們也可以以之說明他們在形式上所以不同的原故來。

#### 四 李攀龍與袁宏道

有明一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李攀龍與袁宏道。他們恰好作一個很有趣的對照。李是倡言復古之一員，主張「文必奎漢，詩必盛唐。」所謂盛唐，實際是專注意於工部，他是以名節自負晚年更隱居於蕪不注，隱以天下詩壇之宗主自命。但我們試看他的作品，大抵模擬剽竊，很少能獨出機杼。往往一篇作品，故爲大言壯語。但視其內容，則空空如也。這可以說是詩壇上之贗法帖，假古董。其所以如此，不外當時的思想正是朱學盛行的時候。虛偽的道學家，徧處皆是。其波及文壇的，即也造成了許許多多的假文人。自己沒真實的情感，而盜竊古人之軀殼，因之產生大批的無生命的作品，即以李攀龍而論，他似乎是一個狂者，而又係一個釣名沽譽之徒。其隱居既不同於淵明之恬淡，又不同於太白之頹放。無非是矯飾虛偽。相傳他第一次與王世貞相見，他在酒後，踞而謂世貞道：「天地爲偶，而無孤美者。人亦然。孔氏之世，不有左丘乎？」世貞瞪目直視不答。他於是馬上就改變了口吻說：「吾失言！應言有老聃。這真是一樁令人發笑的故事。所以他的作品，不能自出胸臆，且故意造出種種怪搭，以不炫世而難人。格調說之提倡與沈約等所倡的「八病說」差不多。不但後人不能遵奉，就他們自己的作品，也很少能合於他們自定的準繩。一講李攀龍不

禁又令我想到桐城派的古文家。由儒家思想所形成的詩與文，最初可以杜甫韓愈作為代表。由杜甫之注重創作，長於近體，結果至明而有前後七子之復古，生出種種奇妙的論調，使詩壇變成死氣沉沉之的一片荒野。其次從韓愈之提倡古文。一變而為北宋諸子，因學識與天才之關係，大半還能駕乎昌黎而上之，到清末古文也成了一個空架子，只要能恪遵義法，即成功為傑作。於是古文的壽命也就到了末日。這與儒宗思想到明清而成功為邁云步的道學先生，不很相同嗎？

在明之末季，大倡反復古運動的是公安袁宏道。他的文學見解，（詳拙作之公安派文學主張師大國學叢刊一卷三期）大致不外「發抒性靈」，而認各時代有各時代的文，不一定要模倣前人。故他極端攻擊格律之非。模擬之非。他的作品大都清新飄逸，有太白東坡之風。他的小品更是千古有數之作。大抵寥寥數語，即趣味盎然令人味之不盡。（可參閱拙作中郎的詩中郎的文見師大國學叢刊三期月刊二期。）近來談袁中郎者，大有人在，不必再為勞叨，不過中郎文之所以能寫到這種地步，並非偶然的，的確，是基於他的思想。大概他的思想乃是由儒，佛，道三種思想混合而成的一種個人主義。他的生活以趣味為主，喜歡大自然，而反抗人為的規律的束縛。所以他在吳縣作了幾天官就把自己弄出一身病來。後來遨遊各地，又隱居於故鄉者凡七年之久。他對道佛兩家都有著作，廣莊可以看出他對道的心得，西方合論德山著譚，可以看到他對佛的心得。總之有了中郎的思想才會產生出中郎的無拘無束純任自然的作品來，這是無庸置疑的。

## 五 林琴南與胡適

文言白話之爭，是十幾年前的事了。論多就其表面而加一批判，不知其骨子裏實由思想之岐異。在守舊者以為廢除文言，則無異於弁髦聖教。而革新者，則認為欲使中國文化進上世界上之先進諸國，則非由文體之革改不易為功。故文言白話之爭，實即新舊思想之爭也。此次論戰中之新舊兩派代表人物，

則爲林琴南與胡適之先生。

林琴南的思想，是很明顯的承着桐城派的餘緒。過去之方望溪所標榜的「學行程朱文章韓歐差不多成爲後日古文家學行的鵠的。林琴南既爲古文派後起之秀，當亦逃不出此種見解。故其一生中，一方面寫古文來追昌黎之後塵，一方面來衛道，作程朱之肖子。現在先看他的思想如何，其致蔡元培書云：

「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日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凡百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剷倫常以爲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弱，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察逐之，而童子可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失信，尙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

又云：

「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爲自感性慾，於己無恩。此語一見之隨園（實際此語已出自魏晉人之口，而東漢王仲任亦有正似之說。）文中，僕方以爲不倫，斥袁枚爲狂謬，不圖竟有用爲講學者。人頭畜鳴辯不屑辯，置之可也。彼又云，武曌爲聖王，卓文君爲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餘唾，卓吾有禽獸行，故發是言。李穆堂又拾其餘唾，尊嚴嵩爲忠臣。今試問二李之名學生能舉之否？同爲挨滅，何苦增此口舌？可悲也。」

這兩段話已足夠證他是一個儒家的忠實信徒了。他既有這種思想，自然認爲人是有着階級之分的。所謂天子卿大夫士庶人。過去的高文典冊，是中國的國粹，一點不能廢棄而且須用之以修，齊·治·平。故必須爲士大夫階級所尊守。至於白話，一般人的口語，爲普及教育計，不妨用之，以流行於下層民衆中。所以他在論古文白話之消長中說：

「憶庚子客杭州，林萬里汪叔明爲白話日報，余爲作白話道情，頗風行一時。已而予匆匆入都，此報遂停，滬亦間有爲白話相詰難者。從未聞盡棄古文而行以白話者。」

可知他並不絕對反對白話。他之所以反對白話，乃是怕古學湮替，與聖道淪喪的緣故。他與蔡子民書中云：

「且天下唯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爲無文法之嗚啾。據此，則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

又論古文白話之消長中云：

「蓋昌黎與書贈序兩門，真所謂神樞鬼藏，不可方物孰能知之？吾讀昌黎與胡生書及齊悼下第序送浮屠文暢師及廖道士序，將近萬遍，猶不釋手，其中似有鬼魔弄我。正如今日包世傑君譏我爲孔子之鬼引入死地者，確哉！確哉！蓋古文之不能爲普通文字，宜尊之爲夏鼎商彝，方稱耳。其說蓋又不然，至道不得至文，亦萬不傳。」

所以有這種思想，必須有這樣的形式來配合起來，才可以。這真是一點也不錯。至於胡適之先生呢，他是首先揭起文學革命的旗幟的前鋒。但爲什麼他會有這種卓見這種主張呢？這就不能不說是由於他的思想的革新的緣故。嚴復辜鴻銘都是西洋的留學生爲何他們還那樣的推崇古文？就說嚴氏不是專攻文學的，而辜氏實爲吾國精通英國文學者之先進，你能說他對文學不認識嗎？爲何他不提倡白話呢？一言一蔽之，思想的關係。胡先生是受歐美民主主義與個人主義影響最深的一位學者，所以他的文學主張，也就從這上面作爲出發點。他認爲人類無所謂階級。過去文學成爲貴族與士大夫階級的專利品，是太不對了。所以應當把牠從少數人手中拿過來，交還給大多數人的手中。同時他又打破了偶像的觀念，不像那班衛道者似的，視爲出之於聖賢之手的都是天經地義都是精金美玉，值得寶重的。反之出之於一般平民之手的東西，都是俚俗不堪，應該唾棄的。所以他瞭平民文學的價值，曉得一切平民文學的作者，都是詩人小說家的導師。同時他又深切的明瞭語體文才是話文學有生命的文學，是一種傳情寫實最方便不過的工具。所以不接二連三的發表了他的文學改良芻議與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而白話文學史更以歷史的事實，來證明他的主張是正確的，是不誤的。因此新文學運動，我們不能很簡單的把她當作一個革改文體的運動，也就猶之乎韓愈之提倡古文，我們對之不應很簡單的當作古文與駢文的衝突看是一樣的。因為真正的衝突乃是思想，而文體不過是牠們的表面罷了。胡先生的思想，是受過科學洗禮的所謂實驗主義者，其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並非偶然的。倘若閱者能將新文化運動的全部回想一下，因文學革命而牽涉到的孔教問題，婦女問題，社會問題，就可以恍然於我的見解，並不是隨便說的。而是有着鐵一般的實事，在催促我，非這樣的說不可。

#### 四 結論

從前面文體的分析，與作家的比較上，我個人得着一個新的發現，就是過去支配中國人思想的是儒、道、佛、三字。同時文學也大體因受這三家的影響，而形成爲極不相同的面目。大致說起來，儒家之文，典雅，而時不免於矯飾。可以說是「文」「質」並重的。佛教之文，華麗而易陷於雕斲，（由佛家之影響而演成的白話小說之類不在此數）比較偏重於「文」。道家之文，質樸而自然。但流弊則易淪於漁散，而無統系，有點過於重「質」。不過就三家比較起來我們要站在文學觀點上來說，還是道家思想最宜於文學的發展。因為儒家尚規律，而又喜強人以從我，統一思想的結果。就抹殺了許多天才。佛家重「文」，故有時專重形式，而流爲靡靡之音。道家重「真」，重「自由」，文學要能在「自由」的環境中，而能出之以「真」自會產生出不朽的傑作。閱者試一閱吾國文學史，即可知此中之消息矣。

總之思想爲治文學史者所最不應忽視的東西。牠不但在支配着文學的內容而且形式的變革。也完全操握在牠的掌中講文學史而丟掉思想，是無法來解釋作品形式之變革的所以然的。

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草於行都

# 顧亭林先生的文學觀

國文系 何貽焜  
二年級

談到明末清初的學者，我想誰也不會忘記崑山亭林顧先生吧？顧先生對於學問的興趣，是多方面的；對於道德的修養，是很注意的。他與友人論學書，曾說：

「愚所謂聖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亭林文集卷三）

因爲他對於學問道德，有深刻的認識，所以他的高風亮節，固值得後人去景仰；他的學術思想，既淵博，又精深，在中國學術史上，也佔有光榮的一頁。他不但擅長經學，史學，哲學，文學；對於民俗學，政治學，經濟學，輿地學，以及音韻學，金石學，都能融會貫通，確有所見。現在只談他的文學觀，並不是說他在其他各種學術的造詣上，不值一談；實在是由于他的學問，既淵博，又精深，想在有限的篇幅中，詳爲敘述，事實上不可能；所以只好揀他學術思想中的一部分——即他的文學觀——，略爲探討。

法國大批評家聖皮韋 (Sainte Beuve 1804-1869) 嘗說：『研究一個作家的作品，先要知道那個作家的生平，家世和時代。』研究一個作家的作品，既應如是；要探討一個人的文學觀，何嘗不應如是？在未述顧先生的文學觀之前，先談談他的生平，家世和時代，這，對於顧先生文學觀的瞭解，是很有幫助的。

關於顧亭林先生的生平，家世和時代，如清史列傳，亭林詩文集，學案小識，國朝先正事略，亭林先生年譜，亭林先生神道表，以及近人謝國楨所作的顧寧人學譜，鄉行所編的顧亭林生活，都曾有所敘述。現在為得一個概括的觀念計，引江藩一段話于下：

「顧炎武，本名絳，乙酉，改名炎武，字寧人，學者稱爲亭林先生。顧氏爲江東望族，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吳下，遂爲崑山人。其先世在明正德間，有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司僉事溱。溱之弟濟，刑科給事中。濟生兵部侍郎廣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芾。紹芳生官廕生同應，同應之仲子，即炎武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炎武爲之後。炎武生而雙瞳子，中白邊黑，見者異之；讀書一目十行。性耿介，絕不與世人交，獨與里中歸莊善，同游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母王，養炎武於襁褓中，撫育守節，事姑孝，曾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于朝，報可。乙酉之夏，母王年六十，避兵常熟，謂炎武曰：『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設有大故，必死！』是時炎武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歸莊共起兵，奉故鄖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炎武兵部司務。事不克，永言遁去，其沆死之。炎武與莊脫走，母王氏不食卒，遺言後人勿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炎武念母氏未葬，赴不辭。次年，幾豫吳勝兆之禍。葬事畢，將之海上，道梗不前。庚寅，有怨家欲陷之，僞作商賈，由嘉禾竄京口，遂之金陵，謁孝陵，變姓名爲蔣山傭。甲午，僑居神烈山下，遍



遊沿江一帶，以觀山川之勝。有三世僕陸恩，見炎武久不歸，投身里豪家；炎武四謁孝陵回，持之甚急，恩欲告炎武通海，乃亟禽之，數其罪，投之水。恩之壻某，復投里豪謀報怨，以千金賄太守，告炎武通海；不繫之訟曹，而繫之奴家，甚危急。有爲求救于錢謙益，謙益欲炎武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不可而恐失事機，乃私書一刺與之。炎武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則揭文於通衢以自白。謙益聞之曰：『寧人何其卞也！』時有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之子，寓洞壙東山，識兵備使者，爲之愬冤，其事遂解。乃五謁孝陵，遂北行，墾田于章邱長白山下。戊戌，遍游北都，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十三陵，而念江南山水有未游者，復歸，六謁孝陵，東游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攢宮，由太原大同以入關，又北走至榆林。康熙甲辰，與李因篤同謁攢宮，爲文以祭。往代州墾田，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矣！』然又苦其地寒，但經其始，使門人掌之。丁未，之淮上；次年，取道山東，入京師。萊黃培之奴姜元銜告其主詩詞悖逆，案多株連，又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節錄，指爲炎武作；炎武聞之，馳赴山左，自請繫勘。李因篤爲告急于有力者，親赴歷下解之。獄釋，復入京師，五謁思陵。從此策馬往來河北諸邊塞者十餘年。丁巳，六謁思陵後，始卜居華陰。嘗謂人曰：『徧觀四方，惟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而華陰綰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大，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炎武置田五十畝于華下，供朝夕，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蓋以啖蒺藜佐餐，以子待茗，故有此語。朝廷開明史館，大學士孝感熊公賜履主館事，以書招炎武，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戊午，詞科詔下，諸公爭欲致之，炎武作書與門人之在京師者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

欲薦之；乃貽書葉學士諷庵，謂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吾節，則吾未之聞矣。』崑山相國元文弟兄，炎武之甥也。尚書乾學未遇時，炎武振其困乏；至是一門鼎貴，以書迎之南歸，爲買田置宅，拒而不往。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申，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窳。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妻沒於家，寄詩輓之而已。次年，卒于華陰，年六十有九。無子，自立從子衍生爲後。門人奉喪歸葬。高弟子吳江潘素收其遺書，序而傳之。撰述之書，有：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求古錄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石經考一卷，日知錄三十卷；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二書，未成。炎武留心經世之術，游歷所至，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至西北阨塞，東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檢勘。其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聚天下圖經，歷朝史籍，以及小說筆記，明十三朝實錄，公移邸報之類，有關於朝政民生者，酌古通今，旁推互證，不爲空談，期于致用。肇域志則專論山川阨塞邊防戰守之事，蓋炎武周流西北，垂三十年，邊塞亭障，皆經目擊，故能言之了了也。……」（漢學師承記卷八）

從上可見顧先生的人格，受母教的感化很大；他曾親身參加民族復興運動，歷盡艱難險阻；雖然大勢已去，無法挽回，他仍往來南北，考察山川形勢，留心經世致用之學，以作復興民族的張本。既然他對於學術，以經世致用爲主；對於文學的觀念，自然不免也帶有人道主義的色彩。

顧亭林先生的文學觀，帶有人道主義的色彩，這是很顯然的。因為他說過：

「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于己，無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日知錄集釋卷十九——文須有益于天下）

所謂「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所謂「有損于己，無益于人；」完全以「損」「益」立論，以「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為前提；與英國邊沁（Bentham）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固然很相近；與俄國托爾斯泰（Tolstori）所提倡的「為人生而藝術」（Art of Life）的論調，何嘗又有兩樣？所以顧先生的文學觀，帶有人道主義的色彩，是不成問題的。

顧先生的文學觀，所以偏重人道主義，完全由于時代的影響，這在他的文集裏和日知錄裏，也可以看出來。他在文集裏嘗說：

「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為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文集卷四——與人書九）

在日知錄裏又說：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日知錄集釋卷九——直言）

這不是明明說時局的混亂，由于人心風俗；欲轉移人心，整頓風俗，達而在上者，固應負政治教育的責任；窮而在下者，也應負言論思想的責任嗎？所以顧先生的文學觀，自有他的時代背景的。

顧先生因為主張「窮而在下位者」，應負起「救民以言」的責任，對於「注虫魚，命草木」那一類的考據文學與幽閒文學，是大不滿意的。他嘗說：

「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于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既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文集卷四——與人書三）

主張「救民以言」，對於應酬文字，自然是深惡痛絕的。所以他又說：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讀此一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于文人也。……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論平淮西碑張忠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文集卷四——與人書十八）

對於韓昌黎尙有貶辭，其他當可想見了。

#### 四

明代的文學，大概是偏重摹仿的。明史文苑傳序嘗說：

「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柳黃吳之後，師友講貫，學有本原。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揚張徐劉基袁凱以詩著，其他滕代遺逸，風流標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已。承宣以還，作者遞興，皆冲融演迤，不事鈎棘，而氣體漸弱。弘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迨嘉靖時，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仿初唐；李燾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王李之持論，大率與夢陽景明相倡和也。歸有光頗後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王

李，而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鍾惺之屬，亦各爭鳴一時。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啟禩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又一變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見者，其源流大抵如此。」（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從上可見摹擬的風氣，差不多瀰漫了明代整個的文壇。顧先生生當明末清初，眼見當時文人，句摹字擬，毫無生氣，自然很不滿意。所以他對於摹仿，極力反對。他說：

「近代文章之弊，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日釋十九——文人摹仿之病）

又說：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日釋十九——文人摹倣之病）

又說：

「曲禮之訓：『毋勦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同上）

與人書，他還說過：

「君詩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韓歐。有此蹊徑于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文集卷四——與人書十七）

他所以反對文人摹擬的習氣，固然由于摹擬的作品，趕不上創作；此外，他還有一種極堅強的理由，便是歷代文學，是隨時代而變遷的；也可以說是他的歷史的文學觀，或文體代變論。他說：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日釋二十一——詩體代降）

又說：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

造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倣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同上)

摹擬是最容易流于剽竊的。明史李攀龍傳，即曾說過攀龍「爲詩務以聲調勝，所擬樂府，或更古數字爲己作。」(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顧先生既然反對摹擬，自然排斥剽竊。他曾說：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日釋十九——文章繁簡)

既然反對摹倣，反對剽竊，自然同時反對古典。所以他說：

「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人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尙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爲不稱。」(日釋十九——文人求古之病。)

又說：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同上)

他所以反對古典，反對剽竊，反對摹倣，固然由於摹倣趕不上創作，固然由於文學應表現個性，此外，他還有一個堅強的信念，便是「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換句話說，他還知道文學是現實的反映，是時代的先驅。他嘗說：

「唐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自敘其詩：『關于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比于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

『鄧魴唐衢俱死，吾與足下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于上耶？』嗟乎！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

（日釋二十一——作詩之旨）

所謂「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便是文學應具有時代性和社會性。現在有許多人嚷着「抓住時代」，「創造時代」，「表現社會」，「批評人生」，無非是注重文學的時代性和社會性。顧先生有見于此，許爲「知言」，固然是他「救民以言」的一貫的主張；也未嘗不可以說他有超乎時代的認識，獨得風氣之先，是最近中國文壇的前驅者！

## 五

顧先生主張「救民以言」，因爲「言爲心聲」，所以他對於詩歌，又主張「言志」。

他說：

「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跡也。建安以下，泊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于作詩之旨，失之遠矣！」（日釋二十一——作詩之旨）

既然主張「言志」，自然「主性情」而「不貴奇巧」。所以他說：

「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唐以下人，有強用一韻中字幾盡者，有用險韻者，有次人韻者，皆是立意以此見巧，便非正格。」（日釋二十一——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因爲他注重詩的內容，不重詩的外形，他覺得詩可以有無韻的句子。他說：

「詩以義爲主，音從之，必盡一韻無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韻。又不得于他韻，則寧無韻。苟其義之至當，而不可以他字，則無韻不害；漢以上往往有之。」（日釋二十一——詩有無韻之句）

他對於詩，既主張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所以他覺得寫詩最好不要受命題和分韻的限制，否則詩學便會衰微。他嘗說：

「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並無題。郊祀歌饒歌曲各以篇首字爲題。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日釋二十一——詩題)

有題而後有詩，詩爲什麼不容易做好呢？他說：

「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同上)

因爲詩是性情的自然流露，是不可勉強的；而且各人對於詩的興趣和涵養，是各不相同的；他又主張詩不必人人皆作：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士，皇陶賡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爲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蕪累之言，始多于世矣。」(日釋二十一——詩不必人人皆作)

因此，他對於時人的次韻，深感不滿。他說：

「今人作詩，動必次韻，以此爲難，以此爲巧；吾謂其易而拙也。且以律詩言之：平聲通用三十韻之中，任用一韻，而必無他韻可易；一韻數百字之中，任擇五字，而必無他字可易；名曰易，其實難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湊足之；文或未順，則曰：牽于韻爾；意或未滿，則曰：束于韻爾；用事遣辭，小見新巧，即可擅場；名爲難，其實易矣。夫其巧于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于自言者也。故難易巧拙之論破，而次韻之風，可少衰也。」(日釋二十一——次韻)



## 六

中國講究經世致用之學的，對於文人的評價，向來是不很高的；顧先生當然也不能例外。溯厥淵源，大概由于在具有用世思想並曾從事實際運動者的眼中，總覺得文人大抵華而不實，並且缺乏操守吧？這，在顧先生的遺書中，很可以看出來。他在日知錄裏嘗說：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韓昌黎苻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畲，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楊子雲所謂：『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日釋十九——文人之多）

這不是說文人類多華而不實，無足輕重嗎？

文人爲什麼類多華而不實呢？關於這，他曾說過：

「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獎掖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同上）

至于全無氣節，欲以文辭欺人的文人，他更瞧不起。他嘗說：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爲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爲林泉之侶。既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失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于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爲苛矣。王維爲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于普施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于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

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于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逼李拯爲翰林學士，拯既汗僞署，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百揆無叙。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爲詩曰：『紫宸朝罷綴鷓鴣，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爲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遊之士，上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爲忠憤之論；與夫名汗僞籍，而自託乃心，比于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日釋十九——文辭欺人）

文人無行，而欲以文辭欺人，其心誠不可問。但是怎樣才知道他的文辭欺人呢？關於這，顧先生也曾說到：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語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談。』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與王之事，莫先乎此。」（同上）

因爲文人大抵「華而不實」，所以他主張「能文不爲文人」。他與人書，嘗說：

「能文不爲文人，能講不爲講師。吾見近日之爲文人爲講師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講名者也。子不云乎？『是聞也，非達也。』默而識，愚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文集卷四——與人書二十三)

因為文人往往「巧言亂德」，所以他主張學者最好是能够「剛毅木訥」；對於巧言，最好是「能之而不爲」。他嘗說：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日釋十九——巧言)

換一句話說，他理想中的人物，並不是一個文人，而是一個「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品格高尚，多方發展的完人！他在清史列傳中，所以不入文苑傳而入儒林傳，大概是因爲這個吧？

## 七

文學之於顧先生，原屬餘事；何況文學觀，更是文學中的一部份？但即就他的文學觀而論，却也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例如文學的時代性，歷史的文學觀，以及不用典，不摹倣古人，都是五四時代胡適之先生等所提出的口號；但在兩百多年以前，我們的顧先生却早已說過了。又如文學是爲大眾的，是反映時代，描寫現實的，這是五卅時代新進作家的標語；但在兩世紀以前，我們的顧先生便早已談到了。這，不能不說顧先生有超時代的意識，有獨特的見解！至對於文人的不滿，就顧先生而言，固然爲當時的文人而發；但是現代文人，恐怕也有許多人值得反省吧？

顧先生對於文學，主張實用；對於文人，不甚重視；容爲現代人士所不滿。但是我們試替顧氏着想：既生在祖國淪亡的時候，又稟承母親的遺訓，對於民族復興運動，摩頂放踵，猶恐不及，那裏還有閒情逸致，來做「注虫魚，命草木」的玩藝？偶有所作，亦不過抒故國之悲，寄興亡之感，以期「轉移人心

，整頓風俗」罷了。既然如此，顧先生主張「文須有益于天下」，主張「救民以言」，我們方欽敬之不暇，寧忍加以非議？至于顧先生所以瞧不起文人，與其說是顧先生的偏見，倒不如說文人咎由自取。當時的文人，如洪承疇錢謙益等，不是都投降了滿清嗎？一代詩人吳梅村，亦幾乎不免，其他自可想見。顧先生目睹當時文人，既無學識，又無氣節，惟沾沾以能文自詡，以媚外求榮，能不氣憤填膺，深惡痛絕嗎？既然如此，顧先生所以主張「能文不為文人」，所以贊同「一為文人，便無足觀」，還能說他心地褊狹，觀念錯誤嗎？

顧先生的文學觀，散見于他的文集和日知錄中。雖然零亂破碎，整理起來，却也有一貫的系統。顧先生生當末世，心存匡濟，所以他主張「文須有益于天下」；同時，他從文學歷史中，發現了「文體代變論」，所以他又贊同「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以致形成了他的「文學目的論」。既有了目的，為貫徹一己的主張，為針砭當時的文壇，所以他反對摹倣，反對剽襲，反對古典，甚且反對妨礙文學進展的一切束縛，如命題，分韻，次韻之類，以致形成了他的「文學方法論」。既有了目的和方法，對於文學的賞鑒與批評，自然迎刃而解，用不着多說了。末了，談談文人的價值，乃因為討論文學，連類而及。古人曾經說過：「誦其詩，讀其書，不識其人，可乎？」顧先生既討論了文學，同時又談到文人，考其聯繫，或在于此。

中國自九一八以後，內憂外患，相迫而來，和明末的情形，差不多沒有兩樣。因此，有識之士，愴國亡之無日，類多從事民族復興的工作；文學方面也有所謂民族文學。從事民族文學，固然一方面要介紹世界各民族的文學，一方面要從事創作，對於中國過去民族文學的理論與作品，似亦不能置之不理。我現在將兩百多年以前曾親身參加民族復興運動的顧亭林先生的文學觀，加以系統的敘述，原因即在于此；說得明顯一點，便是：一方面在給現在從事民族文學者一種參考資料；一方面使社會上一般人略約知道中國過去一種文學觀——特別是一位曾經實際參加民族復興運動者的文學觀。

# 吳芳吉新體詩評

## 宮廷璋

十年前，余在長沙，閱明德校刊有吳芳吉詩，欣然賞之。適長沙大公報十五週年紀念，巧余爲文。余遂縱論及此，謂詩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而長短句，乃天然趨勢。今後新體詩當自詞曲脫化而不拘其法律。吳詩頗合此趨勢，故余屬望極殷。十年來，人事倥傯，余始終未獲晤其人，亦未常讀其詩。去年將盡，邂逅吳雨僧君，承授以白屋先生遺書，中分詩正續集歌劇書札家書雜稿五類，凡二十卷，較成都排印本白屋先生詩稿兩卷材料增加數種。雨僧盛稱其書札傾不忍人之心以談詩論世，特具精采。但余終愛其詩，以爲難得。拜讀之後，慨然有感曰：是亦嘗試集也。民八以前作品，多不脫舊詩窠徑，如朝發平羌江時陰雨驟晴

北斗搖將落，蒼茫出大荒。板橋連夜雨，短櫂十分涼。犬吠蓼花外，人耕村舍旁。山空難碍日，石滑不凝霜。雲壓南關險，樹連秋水長。江城沽酒去，好醉臘梅香。

又如自芝罘望景至劉公島海軍提督丁汝昌自殉處也

齊魯蕭森海色寒，劫餘蜀客氣桓桓。夷邦艦船狂濤至，上國山河夕照殘。百戰可憐形勝盡；萬方同慨俊賢難。田橫死後無奇士，我欲乘風拜杏壇。

又如枇杷會之一章

告天告地，奠爾清爵。自國之興，物失其託。政敗教亡，六馬朽索。江淮千里，赤土漠漠。錦城凋敝，犴狼肆虐，百藩崛起，爭霸伊洛。饑饉荐登，四海鼎鑊。楚荆地陷，東吳飛電。人事天心，冥冥誰度？惟我三巴，民樂其樂。念彼父老，傷之何若！願國銷兵，願歲豐穫。山雲捧日，海風振鐸。柏香

氤氳，爲訴民瘼。

此等詩平常人亦能爲之。故其自訂詩稿不錄。其所喜者，多長短變化之調。如吳碧柳歌之一章

吳碧柳，吳碧柳，碧柳無奇常有偶，或在東洋與西洋，或在南斗與北斗。天地來時相與來，嘗向羲皇一攜手。天地閉時相與歸，詎隨日月共衰朽。瑩瑩何潔白，神瑛射瓊玖。造化而無我應無，造化而有我終有。嗚呼惟德鄰不孤，碧柳之外有碧柳。

又如巫山巫峽行之一章

巫峽昏，巫山晚，猿啼三聲腸萬轉。將軍來時方昧旦，驅馬五千兵十萬。棘爲鞭，鐵爲練。破柴門，行調遣。母伏牀頭避，婦驚竈下竄。縛手棄家赴兵站。老者運糧，少者肩彈。肩彈最要速，運糧不妨慢。危巖千尋，狹路如線。俯瞰深谷，怵怵目眩。目眩失足，委身藤蔓。風緊雲橫，飛石如霰。拔山摧木，萬夫膽顫。行行復行，三日有半。鳥飛絕，人跡亂。軍令嚴，誰能怨？夜無停宿，日無餐飯。老男僵血死，瘦男骨折斷。壯男獨笑言，背地指此歎。願娘勿念，願妻勿戀。今生已矣，來生見。入山何所畏？猛虎殘食人。虎不食忠孝人，將軍苦吾民。

此等詩良不得謂爲極工，但其後獨成一家之風格，則於此露端倪矣。

民九吳芳吉客上海。時值新潮澎湃，彼雖高揭叛旗，而實受其影響，故其詩工者類小詞短曲，俚者類打油詩。如小車詞，秧歌樂皆可與胡適之鴿子詩比量。如婉容詞，兩父女，明月樓，籠山曲，浴普陀海岸千步沙作，則與當時流行之俚語詩同類。此爲詩學革命時期，擺脫一切舊詩束縛，略帶西洋詩體，而大半近於以文爲詩。試舉兩父女之一段以爲例。

月光依舊皎皎，眼又開了。忽想道：我媽媽夏天死時，那月光也是這般好。想當時阿爺進城賣柴去了，剩媽媽與我晚飯方燒，綠豆滿盃，南瓜滿瓢，方等候阿爺回家同飽。那蠻兵忽來到，歪起個牛皮臉，蠢對着媽媽笑。媽指

我柴堆中急逃，只聽得媽媽幾番罵吵，便撲刺刺的一刀，便撲刺刺的一刀。等我出來看時，媽媽斫倒，阿爺哭倒，一櫃兒手紡的棉花，新年的布袍，盡被那蠻兵捲起已跑。

此種詩以情節動人而非以詞章動人，置之嘗試集中，氣魄或猶勝一籌，然比從詞曲脫胎之詩，則韻味似有遜色。試讀小車詞之一章

日出草囀驚，小車玎玎，線絲姊妹笑揮巾。車來了，莫留停。花香如待駕，珠露好揩塵。不寒不暖趁良辰。上工去，樂無垠。

新詩以此體爲上格，而惜乎今代詩人多舍此而驚爲油滑調也！

民十以後，吳芳吉在長沙任教數年，與劉永濟劉樸等友善，專心攻楚詞，於杜詩仍乘間溫習之。故其詩學騷，自茲始著。如兩墓表詞，招友，漢上別家，廬將軍詞皆可代表。如蜀軍援湘東下討伐曹吳已復歸川，谷山晚歸，示同學少年，煙臺雜詩，則有老杜氣息。不過此期創作尙欠精鍊，時有拙句拙章法。如十年前吾嘗稱述之稻田第九班女兒畢業將去於其最後一課歌以別之

與君從此別，不須待後期。念茲心悵悵，還復致言辭。倘使相逢太平日，願君婀娜發華滋。倘使相逢離亂世，願君領袖作人師。倘使相逢外患急，願君慷慨駕車騎。倘使相逢風浪險，願君砥柱志無移。倘使相逢貧與賤，願君淡泊甘哺糜。倘使相逢富與貴，願君愷悌念胼胝。如彼幽蘭種，向榮終有時。不愁荆棘長，芳香自瀟瀟。今君境遇雖孤苦，不似蘭正在荒溪。莫計一時傷終久，賦君情性果何其？如彼紅蓮子，嫩弱獨無依。不愁泥水濁，豔色自纏纏。今君身世雖艱窘，未及蓮子在污泥。莫逐潮流甘蘋梗，賦君肝膽欲何爲？何以行德日孳孳，不求人知只天知。何以勵學夜遲遲，不求天知只自知。薰齋嗟異器，蒼黃悲素絲。年少樂相樂，前途歧復歧。

其中駢句似少意義。再如友歸，短歌寄南川劉泗英，醉醒吟，弘度佳公子，其中複句似亦無甚意義。如論詩答湘潭女兒，再答湘潭女兒，洞庭湖中望落日，鵲聲，君醉猶未醒，漢上別家，其章法之一律，雖學自古風，而吾則頗嫌

其笨。試舉短歌寄南川劉泗英一首以爲例。

君從白沙還，應到白屋邊，應到白屋邊。滿壁詩文頻入夢，沿街父老舊相歡。

○燕子可曾遷，燕子可曾遷。

君從白沙還，應到蓑衣灘，應到蓑衣灘。暖樹千村爭種稻，清江二月有啼鶯。

○吾妻住此間。吾妻住此間。

君從白沙還，應到黑石山，應到黑石山。看瀑最宜春雨後，聽松常倚講壇前。

○讀書過幾年，讀書過幾年。

君從白沙還，應到驢溪灣，應到驢溪灣。茅店酒香傾客坐，野塘花發壓人肩。

回首意如顛，回首意如顛。

此種反復吟咏體，白屋詩集中甚多。入陝以後之橘樹謠，師梅寄我紅葉，答西北大學講師希士脫克夫與歸途，歸蜀以後之几水歌，渝州歌，聚金學校食堂歌，似均學三百篇者。彼嘗與吳雨僧書，謂『杜詩之好處在於拙，拙者忠厚之道。今人不安於拙，因之喜杜詩者少矣。』其無題中有兩句云。『不幸生時遭國變，偏從拙處見詩工。』此語殆爲自己寫照。

吾雖不喜其拙，而其雁南飛與瓜州弔吳際泰君之三言詩，滂湖泛舟，壬戌正月黃鶴樓下放歌之六言詩，五里隄，汨羅訪屈原墓作，獨醒亭下作，君山濯足歌，甲子重陽與明德遠脚隊七十人發滂塘北山絕頂燔柴告天等篇長短句，皆吾所雜誦。即其反復十次之小調如鵲聲，每章分詠，亦饒意趣。試錄一章於下：

不如歸！天涯客久有何爲？李白渡頭醃菜好，東坡樓下墨魚肥，故鄉滋味總相催。

按歸與肥屬五微，爲屬四支，催屬十灰，古皆相通。其實古即不通，但得今人讀之口順，自爲新詩所不忌。今黎錦熙先生編有佩文新韻，有志新詩者可以從之，不必拘拘平水韻也。

吳芳吉入陝以後，詩境純熟，五古有甲子初秋入都省雨僧兄病於清華研究院作，丙寅元旦率題，圍城，秦晉間紀行等篇，五律有長安寄內與立秧等篇，



七古有訪未央宮故址作，與答西北大學講師希士脫克夫等篇，七律有杜曲謁少陵先生祠與過東內大明殿故址等篇，七絕有百戰與湘居，騷體有咸陽畢原瞻拜周陵紀游，六言有師梅寄我紅葉，長短句有驪山謁秦始皇帝墓詩，五郎詞，玉姜曲，疊韻，歸途。長短句兼騷體則有壯歲詩。壯歲詩寫西安圍城，最著聲色，今錄一段於下。

吾聞王道唐虞初，殺一不辜非所圖。王道跡銷霸道出，匡合猶存仁義敷。不聞政令誇民主，翻新匪道尙萑苻。萑苻此土尤猖獗，當中兩虎聲赫赫。恃城死守足風威，二十萬人非所側。言和誰家子，詞嚴義奮烈。通敵兩字冤。悄然歸寸磔。乃聞父老嗟，此事何須說。鳳翔與大荔，久圍常歲月。糧盡馬驢空，掘城背遁穴。彼輩實慣經，嘯聚只移睫。況復長安縣，歌舞豔西北。兵家貴得此，稱意肆豪闊。沉酣殊未已，吾曹豈遑恤！命也怪將誰，欲嘔還結舌。嗚呼聞之二豎左右，無人爲盡忠也。民冤之不展兮，何以衆如聾也。勢利而暗愚兮，一念違之衷也。衣冠與耆舊兮，忍爲賊所庸也。復群小之助凶兮，幸其足駢轅也。好枉道以求容兮，惟是非之害公也。遂禍患而無終兮，民命其真窮也。猶假中山以媚賊爲功兮，何心肝之不同也？（此段忽插騷體）行者側目，居者潛歎。家無壯男，驅婦掘塹。盜無斗儲，當餐送飯。大家饅十斤，小家錢半串。沿門鞭撻急，供應不容慢。南城東關，情何慘淡！盡室駐大兵，深霄驚激戰。堂前隨馬渡，酒後索人玩。閨女逃不得，蒼黃枯井踐。兼旬失所依，委棄復何算。鼓角滿城頭，黃昏歸鳥喚。頃刻難民集，哭聲四五萬。大旗陝西軍，赳赳皆雄弁。市靜騎官來，寧能勞一眄！城下朝朝戰不休，一聲礮響萬家愁。巨彈如潮何處避，各祈飛墮遠天頭。東牆倒過西牆陬，大樹摧同小樹蹂。卻忘生命不如蟻，過後相逢笑語悠。鄰兒傷重獨懼憂，治療安頓兩無由。幾家病院尸盈滿，二寸桐棺軍扣留。傳聞昨夜總攻擊，困久如逢甘露滴。人人色喜幸城開，戰危兵凶寧自惜。初如駕舸出長江，颶起天昏東海立。浪大舟輕不自主，但聞六合搖撼滾滾而汨汨。同居婦孺不期集，頭蒙撲被下露膝。各就牆陰自藏躲，始著

裙裾始顛慄。黑雲崑崙崑巖逼，天吳睖矓橫鯨吸。檣摧帆碎孤島遠，成連凍死伯牙泣。渺瀰兮無依，猛掣兮霹靂。路迷兮星隕，駭傾兮駭擊。下沉浸兮無底，見海怪兮穢穢。欲轉側兮倚怙，惟屏息兮自戚。逮東方之已曙，乃額手乎猶謐。懾餘威兮未墜，仍呀呷以澎湃。惟吾民兮心悲，死莫迫兮饑羸。殫之來兮有嚮，饑不顧兮阿誰。試出門而聞見，何自殺之纍纍！蓮花池，喇嘛寺。幾冤魂，此棄置。夜啾啾兮聆鬼市。(此段頗似天姥吟)見說市廳敷警崗，禁人尋死不勝防。徒教貧戶增歎惋，一死容易饑難當。碑林翁媪氣倔強，竟日兩口片饜管。忍死不甘低討喫，肚皮貼背眼留眶。北門雜市何攘攘！好多兒女暗心傷。最是方冠大學子，垂頭街畔賣衣裳。繞郭油油大麥黃，活我農夫數百莊。自從開戰人盡亡，過時不獲野荒荒。兩軍交恐敵人藏，爭先縱火肆焚將。騰空黑燄比城長，深宵燭見心刀創。噫嘻此景何能忘，闔不聞斯戾狼。更戕城樹供薪樵，漢柏唐槐矜伐剖。孔廟幾株太學遺，奇姿古幹世無偶。峻嶽參差異日寒，長風噓噓疑雷吼。華蓋靈棲赤鳳來，金莖氣作蒼龍紐。太學人才史冊光，不及此樹閱年久。當年養老制明經，天子幸臨丞相走。羽林驍衛肅橋門，大呂黃鐘遲祭酒，歷盡滄桑重鼎彝，知還民國儕荆芻。材大難容復易摧，放聲哭共杜陵叟。獨有轅門樂事喧，煙燈錦褥管弦繁。侍籛中軍嬌粉隊，鳴驪半夜降梨園。走卒馬夫皆得意，蝦蟆陵與開元寺。作戰爲民辛苦多，綁票括錢屬正義。但云通敵肆捕捉，但云藏奸私處治。但云屠薪當藉沒，但云儲米成罪戾。煌煌禁令槍空發，街頭瞄準擊人戲。嗚呼此時二豎何所希，快意榮身知己備。此時兵士何所希，敗降改編仍勢利。此時羣小何所希，祈禱異族頻接濟。此時長安百姓何所希，恨不亡國逍遙爲奴隸。

壯歲詩乃其一生造詣最高時之作品，讀此可見其詩體豪放有餘，含蓄不足，唐詩之韻味少，宋詩之氣量多。蓋以文爲詩，宜得此果也。

歸蜀以後，琢詞運筆，漸弱於前，然體則未變。五古有赴成都紀行，有獻罵我者，有歲暮示諸生，七古有浣花曲，有十一月二十五日自中校歸家所見，五古

而加以變化者，有渝州歌，几水歌，七古而加以變化者，有固窮行，巴人歌，雜五言六言七言九言騷體於一篇者，有還黑石山作，別白沙油溪少年，民國二十年大總統孫公誕日在江津縣中學水陸游行會作，是皆可稱曰樂府體。樂府之特色在句調變化自如。試讀几水歌之一章：

几水真真好，津城處處嬌，雲山四面起，井屋一灣遙。嶺塔端於弦上箭，風帆密似鳥歸巢。清趣無塵囂，來往雜漁樵。

試再讀還黑石山作之一章

游游游，游到瀘溪最上頭。兩邊篁竹開紗幔，一道瀑泉綴玉旒。溪山欣有待，吾責應無休。兵車南北苦爭戰，獨樂生涯實苟偷。萬事從心真計較，世間那有己私求，念此廢然思返路，豈容汗漫等浮漚！

此不與詞曲同為天籟乎？

竊常以為新詩當採樂府體，因樂府乃人類天然音調，自古以來，未嘗滅絕。蓋「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固以歌永為特徵而以和聲為原則者。三百篇原合樂，與樂府無異。三百篇亡而後漢魏樂府興。後世五七言詩體僵硬，不復合樂，詩遂與樂府分。然民間仍產生種種新體，如七絕歌行與詞曲等，依然可被於管弦。故究其流，詩與樂府為二，探其源，則樂府與詩為一。清季何廉昉之言曰：

詩亡而後樂府作。古者閭巷之話，登之朝廷，閨房之詞，薦之郊廟，采以韞軒，被以弦管，三百篇其著者也。自觀風之使廢，太師不復陳詩，太常無由合樂，於是漢魏之朝，使文學之臣作為詞章，創立題目，擬於雅頌，肄於樂官，以之燕天神，格祖考，饗軍娛賓，莫不陳奏，若史所載樂章是也。至於閭右之民，非箴誦之職，章甫之士，無著作之權，耳目所觸，手口相響，乃舉可歌可哭可法可戒之事，永以情文，諧以音韻，使聞者感焉，若世所傳樂府皆是也。惟自詩而騷，而五言而七言，皆詩之流也。自漢魏以後為古詞豔詩，為歌行，為長短句，為南北曲，皆樂府之流也。於是詩與樂府離而為二，

而其源則一也。第以屈原宋玉司馬相如揚雄之儔，力追三百篇而不能至，且以鮑照李白杜甫張籍之徒，力追漢魏而亦不能至，則不獨詩亡，而樂府亦亡矣。然亡其辭而不能亡其聲也。夫天地之聲，悉於人備。陰陽之聲，亦以人分。八音大小之器，因人而鳴。六律清濁之宮，待人而析。是當以器物之聲從人聲而高下疾徐長短之，不當以人聲徇器物從而爲高下疾徐長短也。由唐以來，爲樂府者莫不求合於漢魏，其才之高者鄙新聲，製古調，攀牙詰曲，而不可以倚歌，其下者則且句之摹，字之仿，形似而神離，降而至於填詞按曲以求合於樂府，而去漢魏日遠矣。夫偃師之傀儡，肖其形，不能肖其神。優孟之衣冠，傳其神，不能傳其情。若樂府則固因其人其事之情而達之者也。古人之聲與今人同，其情亦無不同。詩可以歌，樂府可以合樂，作者不必皆伶倫也。即至旗亭之歌，沈香亭之合樂，不必先按伶人之譜而後爲詞也。聲極其和，而情極其至，即起古人爲之而亦不能爲異。然有自異而不能強同者，則時爲之也。今日之與漢魏，日月猶是也，而曆數不同。山川猶是也，而形勢不同。鳥獸草木猶是也，而種產不同。同一衣服而制度不同，同一飲食而嗜好不同。蓋同者其真而不同者其飾。真也者，樂府之情與聲，而飾真者，寄情於聲而衍之爲樂府者也。必去飾以求真，將詞之不存，而聲情焉附？漢魏以還，無樂府矣。漢魏不能爲三百篇，晉唐不能爲漢魏，宋元不能爲晉唐，而各自成爲一代之聲。然聞其聲而如見其情，緣其情而如見其人與事，則仍樂府之所同也。

吳芳吉論詩宗旨恰與此同。其還黑石山作有兩章曰：

體異則從宜。文窮必變體。天行健不息，我詩胡能已。哀彼庸妄人，新舊拘疆理，未識真面目，徒矜劍與擬。新者疏不親，舊者沈不起。安行須正途，首除積習靡。我愛英人言，舊燻盛新體。

今人革命徒紛紛，不及詩人革命真。飢溺常思期禹稷，聲華那屑道桓文。不存國與種，胡爲黨與軍！何物偉人與名士，一齊勘破無餘滓，但有衆生平等

之精神。以此覺民萬類親，以茲化世風俗淳。性能長自在，情與日爲新。家家和樂明詩教，昵昵兒女盡詩人。

彼又嘗與吳雨僧書，言『近於詩恒懷四旨；無忠厚之氣象，不足以矯偏欹；無熱烈之感情，不足以動涼薄；無美豔之辭章不足以滋枯朽；無自由之格調不足以言創作。』然則彼乃主張革命，主張創作，而革命創作之道則在『舊罍盛新醴』。蓋情之所至，聲之所同，謂其新則自古有之，謂其舊則獨彈異調。其所爲詩，融合古律詞曲於一爐而另成一格，即如此。何廉昉之江風集，詩體與彼相類，而直顏曰悔餘樂府，殆以樂府格調最自由故。吾不主張摹倣古樂府，而主張新詩從古樂府蜕化而出，古詞豔詩歌行長短句南北曲，皆樂府之流也。詩至於五代而道窮，故宋詞代興，至於元而詞亦腐敗，故變爲曲，明季詞曲皆陳，則有倡爲樂府者，如鐵厓西涯之流是，惟惜過於摹古。清季何廉昉再起爲樂府，格調雖新，而取材太舊。如其侯虫吟，十九謠，登高臺與兩漢書樂府，雖當時極得曾國藩稱賞，而不能表現時代精神，不能表現作者個性，僅爲雕蟲小技而止。黃遵憲出，取當時國事與個人經歷入詩，而格律又不拘於古詩，故世稱詩體革命，首推黃氏。吳芳吉未嘗辨香黃氏，或且不知有何氏，而其格調則與何黃兩氏相類，其取材之新尤與黃氏相類，比諸當代黨國名人于公右任詩，亦可謂旗鼓相當。豈詩之趨勢已變而不得不出於是體歟？

吳芳吉所以勝於何廉昉，在其隨時隨地一切事物皆可入詩。如兒莫啼行，曹錕燒鄂都行，赫赫將軍行，護國巖詞，堯歌，籠山曲，壯歲行，南門行，北門行，巴人歌，盧將軍詞，雙烈墓行，明月樓詞，皆關當代史實。如婉容詞，兩父女，皆係社會寫真。如海上行，江上行，步出黃浦行，痛定思痛行，白屋吟皆述自家經歷。如浣花曲，玉羗曲，則係流傳神話。如民國二十年大總統孫公誕日在江津縣中學水陸游行會作，如別白沙油溪少年，如十一月二十五日自中校歸家所見，如師梅寄我紅葉，如石仲麟君之弟雨琴君以斗米至，如聞羊生兒作，無論何等瑣事，皆可爲詩，是之謂寫實派，與何氏之古典派生死異路也。

彼與吳雨僧書，嘗言『盛唐以前之人作詩不現身分，今人則惟恐不能表現。○惟其不現身分，所以詩中之言，非作詩者一家之言，乃古今天下人類之公言。○惟其必現身分，則有身分便有氣習：豪爽者多屠沽氣，悲壯者多江湖氣，恬淡者多村夫氣，典雅者多臺閣氣，訓誡者多冬烘氣，香豔者多脂粉氣，活潑者多新文化氣，總之有一於此，詩必減色。』此說與其作品不符，因其作品中表現個性之倔強，感情之豐富，甚為鮮明。如海上行，紅顏黃土行，痛定思痛行，固窮行，壯歲行，疊歌，民國十五年中秋後二日糧絕，獻罵我者，皆足窺見其志氣豪邁，雖在流離顛沛中，而傲兀不群，大有臨難不苟窮當益堅之概。彼肄業清華時，為抗西教授之橫戾，與同學數人被除籍。調停者但令具悔過書復業，而彼獨不肯屈，此其一生潦倒之始因。但彼卒能成為詩人亦以此，其詩之如生龍活虎亦以此。至其對家庭之愛如白屋吟，自永寧歸家先此寄內，返黑石山作，題與婦照像，浴普陀海岸千步沙作，長安寄內，漢上別家，對朋友之情如北望行，志武夢中歸，弘度佳公子，湘居，短歌寄南川劉泗英，皆足表現詩人本色，非何廉昉所能逮也。論其文章技術，則彼與吳雨僧書已自言之。

今人作詩，好為漂亮語，實可痛恨。試翻詩經楚辭以及漢魏六朝大家之詩，審之，其所以為名詩者，莫非通體如一，無所謂漂亮否也。惟然，吾人讀此等詩，每有圈不勝圈點不勝點或圈不能圈點不能點或圈不必圈點不必點之感。○蓋即神而化之，納字句之美於體裁故也。

彼所為詩確以結構勝。如南嶽詩長一千四百餘字，巴人歌長一千三百餘字，壯歲詩長三千餘字，籠山曲長五千餘字，皆氣魄沈雄，匪夷所思。其描寫敘述之高妙，亦可於此窺之。如南嶽中寫雲一段

迷離回首來時路，白雲無際任橫飛。雲飛片片初如蓋，繼作千奇又百態。或如長蛟與巨鯨，或似山神與海怪；或似蹣跚一角犀，或似蜿蟺奮甲蟻；或似雄狐或封豕，或似彩鳳或靈麒；或者嵯峨似巨艦，長桅矗立國旗滿；或者矯捷似飛機，兩翼騰騰越天塹；或乃衝激海門潮，潮頭起處地維搖；或乃萬馬

奔出塞，漠南漠北遍喧囂。此時雲氣歸一片，猛獸奇禽藏不見。又如世界末日臨，無數星球均鎔鍊。此時雲氣盡平鋪，鋪成一幅碧海圖。更有高峰鋪不盡，巋然島嶼樹扶疏。此時日光照雲海，海色斑斕發五彩。我欲割雲作彩衣，鼓舞親前學癡騃。此時吾父默無言，欣聞兒語亦開顏。矚然曳杖指雲海，青年白髮何莊嚴！雲海軒然起波浪，盡掩遙嵐與疊嶂。只有祝融一孤峯，恍惚移行奔浪上。瞬間奔浪上騰空，祝融峰亦入雲中。我身著雲如玉冷，滿襟雲潤溼濛濛。此時環顧百無有，兩儀塞閉神衰朽。但覺盲風捲地來，從風聞得虎聲吼。我憂虎至勢披猖，更憂失足墮高崗。拔刀在手寒光滿，隨親屏息立巖牆。

此處學韓愈南山詩，尚不足爲奇。試再讀其巴人歌之一段

勇莫勇兮廟行鎮，敢莫敢兮瀏河口。三十兵船百飛機，領空鎮海迅雷吼。流彈自相擊，田田裂深臼。勢若倒乾坤，那能容蟻螻！我軍戰壕中，高唱激南斗。沉着不輕擊，見慣若無有。待爾百步間，礮鳴龍出湫。待爾十步間，槍發魚穿柳。待爾跬步間，彈擲泥封甌。待爾分寸間，劍回春剪韭。（按此處爲階升法）倭兒休想肆鯨吞，寸地尺天吾職守。煩冤復煩冤，肉食何心肝。忸怩天中逝，逍遙壁上觀。南翔令下哭聲酸，歎息撤兵百勝間。敵勢包圍千萬盤，一聲突出康莊安。海濱炮重塵飛翻，頭上機轟行步艱。三千子弟令如山，不徐不疾來蜿蜒。征衣未浣血斑斑，銀槍斜掛氣軒軒。前導誰歟翁照垣，四十年紀光琅玕。諸君苦矣且加餐，吾儕父老只壺箪。且加餐兮君苦矣，勝固足欣敗亦喜。長期抵抗不因今日休，民族醒來要從此時起。便把歇浦樓臺全燒剩劫灰，便把西湖山水踏平無餘滓，便把姑蘇苑囿拋荒委麋鹿，便把金陵關塞摧碎沈海底，絲毫不懼也不憂，我今獲得無上慰安世難比。何妨再戰復三戰，周旋半紀還一紀。戰出諸生知氣節，戰出百工有生理，戰出軍人嚴矩律，戰出官方首廉恥。覺悟精神開創力，那怕國仇不刷洗！

彼慣用排募反復之筆，此處加倍形容，用之，益顯大氣磅礴。彼又喜一韻

連用到底，急音促節，以寫戰事，尤妙。（他如雁南飛，酒樓逢臧壯男歌，凍雀，長安圍解，始謁仲旂叔父於馬師長軍次，訪未央宮故址作寫悲歡離合之情，皆用連韻到底法）彼之長篇大率以浮誇勝。其短篇則較精警。如長安野老行朝逢野老不能言，但垂清淚似煩冤。面瘦深知絕食久，路旁倒傍酒家垣。向午歸來野老死，頭枕樹根沾馬糞。半身裸露骨班班，市兒偷去破襦子。黃昏重過血泥糊，腿肉遭割作鮮脯。酒家人散登車去，垣頭睖睖來饑烏。

就圍城中所見，樸實說來，自然有階升之妙，是格為最高。彼立志為一詩人，故其去就亦以搜集詩材為目的。與吳雨僧書中，嘗言『無論作客何處，常欲兼顧兩種條件。一要使薪俸可靠，庶無旦夕緩急之憂。二要使詩境常新，應有山川風物之助。滇奉經費情形，尚未知之，惟二處皆未先到，許多詩材，未經前人消受，故為上策。來京可得彼此聚首，尤欲令小婦一拜兄嫂。惟北京環境不適為詩。吉性以愈處窮荒孤寂之地，愈感興趣，而詩思亦愈以佳。故心欲與世相親而身欲與世相遺。譬彼小鳥，時來棲息人家樹上，任其飛鳴，則聲姿俱美，大足怡人情性，針砭俗耳。然使雙斗柑酒，故意跌座樹下以玩此鳥，則其鳥不慣近人，必飛去矣。來京鮮益於詩，故為中策』。其為詩犧牲之態度如此。彼又嘗謂劉永濟劉樸不當著書，應專力學詩文。其兵退乃得觀稼軒溪岸上詩中有一聯云『天地只宜詩客醉，利名讓與俗人爭。』其一意為詩，更可想矣。彼睥睨一世，高自稱許。如無題中有一聯云『司馬輕狂雲杆道，西南久負大文章。』口氣何等誇大！獻罵我者有一章云。『撻我不還手，罵我不還口。譽我未為多，毀我其能久。幾篇今幸留，且夕傷覆瓿。』其欲以詩傳世可知。又歸途有一章云『灞橋之下水云云，灞橋之上車玎玎。兩騾挽著兩車走，車前分座兩吳生。兩吳好詩如好色，一路吟成一路評。大吳自言詩即命，不然何以端我情。小吳自言詩即道，微此人間無處行。大吳搔首語，不怕新人罵，只畏舊者輕。小吳闔眼對，吾文吾論定，陳思實聰明。嗒然一笑過橋去，車外南山不斷青。』二吳豪興，讀此可見一斑。



彼死前擬以十年預備作一史詩，約長十萬八千字，倣神曲舊例，區爲三部，第一部代表過去，第二部現在，第三部將來。每部事實各自獨立，而精神一貫，條理一貫。其所叙時間，第一部爲三千年前，第二部爲民國以來，第三部爲三百年後，雖相距甚遠，若互不相謀，實不外此精神此種性此條理結構所反覆循環演成。第一部之主眼爲神禹之肇造，其背景爲四川，第二部主眼爲中山之繼續，其背景爲廣東。第三部主眼爲孔子之復生，其背景爲齊魯。似此規模壯闊之詩，在中國爲破天荒，惜未克執筆，遽齋志而沒，年僅三十有七。倘天假之年，精益求精，其成就其造詣必更有勝於今日者。

#### 參考書

- (1) 吳白屋先生遺書二十卷裝成六冊，北平圖書館清華大學消費合作社南京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均代售，每部價三元
- (2) 悔餘樂府咸豐丁巳年版，恐不易求。余得之於友人賀君槐青家
- (3) 右任詩存
- (4) 人境廬詩草
- (5) 嘗試集

# 從民歌中探討家庭與婚姻的情況

外國文學系一年級 張周勳

(一)導言(二)婚姻與親子的關係(三)母女的情況(四)妹妹與兄嫂的感情(五)結婚的目的(六)選擇的標準(七)舊式婚姻下的呻吟(八)結論

## 一、導言

研究歷代的婚姻風俗是如何，單靠歷史的紀載，那是靠不住的，歷史的紀載，牠是受着道德文字的牽制的，不能實實在在的代表民間的風俗。真正能够十足的代表下層民衆的風俗習慣的，唯一的只有民間所流傳的歌謠。歌謠是民衆思想的表現，牠既沒有受過任何的限制，也沒經過任何的雕琢，牠只是純粹的心理的一種寫真。

我們知道：中國的婚姻問題，從來就是父母一手解決，子女是沒有置喙的餘地的，在禮教的束縛下的男女們，他們既沒勇氣去自作主張，同時也沒有力量去反抗。處在這種嚴威之下，雖則感受婚姻不自由的痛苦，然而他們也沒奈何！但是，「凡物不平則鳴」，他們在衆人的面前，固不敢埋怨那個，可是在「青天朗月」的靜夜，却忍不住暗自嗟嘆起來，於是出口而變成了歌謠。一切的民歌，都是如此產生的。

過去研究家庭婚姻問題的人，因為忽略了民歌的價值，往往只是得到上等社會的情況，所以他們所討論到的婚姻問題，也只能作最少數人的代表。作者覺得那種研究，是不合理，不完全的研究，這種結果所生的流弊，便是不能得到忠實的社會情況，因此特地另闢一條路徑，從很多關於代表家庭關係和婚姻

---

狀況的歌謠中，加以分析和整理，而成了這篇東西。

## 二、婚姻與親子的關係

俗語說：「養兒防老，積穀防饑」；這便是一個人希望生兒子的目的。但是有了兒子以後，老親是不是就可以「防老」呢？這却很是一個疑問。固然，就一般來說：大多數的兒子，都能孝順其父母，使其「善終餘年」，然而有一部份却未見其必然的。我們且看民衆對於這種的感覺是怎樣：

『山老鴉，尾巴長，娶了媳婦忘了娘。老娘扔的山後頭，媳婦坐在坑頭上；老娘要吃乾燒餅，那有閒錢填窟窿？媳婦要吃香水梨，趕了東集趕西集，倒坐着門檻削了皮，慢慢的嚼，慢慢地咽，別(不要也)梨核卡着你：』——吳縣

我們讀了這首歌謠，可以明白一般的做父母的對於兒子的概念：那就是在未討親以前是好的，討了親以後却漸漸的淡薄，以致終于丟開了父母，而移愛於自己的妻子身上去。

這似乎不是偶然的現象；現在我們且看：

### (一)

『啣着乳頭嫡嫡親，丟了乳頭淡淡親，娶了家婆(妻也)黑良心』——吳縣

### (二)

『女兒親，不是親，全副嫁妝還嫌輕；兒子親，不是親，討了家婆像閒人；……』——無錫

### (三)

『大麻雀，尾巴長，娶了媳婦忘了娘，早得兒子早得利，早娶媳婦早生氣』——江北

### (四)

『鐵蠶豆，大把抓；娶了媳婦不要媽，要媽就要父(父打架也)，要父就分家』，——北京

從上面這幾首歌謠中，「娶了家婆黑良心」，「討了家婆像閒人」，「早娶媳婦早生氣」以及「娶了媳婦忘了媽」，「娶父就分家」，其中就明白地表現兒子結了婚後，對於妻子的疼愛，和對於父母冷淡的情形；尤其，我們可以得着娘總是「常常不相安」的概念。我們再看下面兩首歌謠，益發可以相信。

## (一)

『媽媽誇女不是誇，好女賽是一枝花，世間誇女家家有，那有婆婆誇媳佳！』——南京

## (二)

『小小雞兒草上堆，……爹爹吃肉……兒子喝湯，媳婦聞香，……』——江寧

總合上面的大意來說，可以得着親子與母媳間的關係：其一是感情漸趨冷淡，此外便是待遇不善。

### 三、母女的情況

母親的愛女兒，這差不多已經成了一定的習慣；我們在許多的小說中，詩詞中，可以尋找出來許多的例子，即在各地的歌謠中，也不少同樣的例證：

## (一)

『青萍兒，紫背兒，娘叫我織帶兒，帶兒帶兒幾丈長？三丈長。把爹看，好女兒，把娘看，一枝花……』——江都

## (二)

『豌豆花，蠶豆花，今朝妹子嫁人家。娘哭她是我穿針女，爺哭她是我一枝花……』——無錫

## (三)

『姑娘別哭啦！揩揩眼淚上車吧』——江寧

我們從第一首歌謠中，可以看出一個女兒在家的時候，父母是如何的愛她

○更可從第二首和第三首歌謠中，想見女兒嫁了，父母捨不的狀況，和女兒自己也捨不得離開自己常見的家庭。你看他們一個個的「眼淚灣灣」地痛苦，便可想見中國家庭中母女的愛情是一個如何樣的情況。

上面還是說明女兒未嫁和方嫁的情形，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嫁了以後的狀況又是個甚麼樣？

(一)

『新打茶壺亮堂堂，新買小豬不吃糠，新娶媳婦不吃飯，眼淚汪汪想親娘。……』——吳縣

(二)

『月亮彎彎，因來望娘！姆媽說：「我心肝頭肉來哉」，擰起羅裾揩眼淚。爹爹說：「我一盆花來哉」，拿起扁担趕市去。娘娘(祖母)說：「我敲背老來哉」，拿起拐杖後園趕雄雞。……』——吳縣

(三)

『七歲小娘學拔秧，秧有短來稗有長，眼淚汪汪想着娘。……』——吳縣

(四)

『亮月亮，女兒轉來張娘。娘說道：「金荷包轉來了」；爹說道：「牡丹花轉來了」。……』——無錫

我們看了上面這幾首歌謠，就可以發生兩種的感想：第一新嫁的女兒因為不慣於對方的生活，同時因為一切都不熟悉，於是便發生了厲害的思家觀念。第二母親好久不見了常時跟在身旁的女兒，一次會見了，說不出心頭的愉快。但是這裏還有一件事值得注意的，就是公婆待媳婦十分好的，也仍舊免不了想娘的心情。這，我們在下面這一首歌謠中便可看到：

『小小雞，遍身黃，那個女兒不想娘？想起來娘來無處去，關起門來哭一場。雖講公婆待我好，那及自己老子娘？』——江都

這首歌中的「想起娘來無處去，關起門來哭一場」，說得如何的痛心，恐

怕局外人聽了，也會與她流着同情之淚吧！至於「那及自己老子娘」這句話，更把母子天然的愛，說得透透澈澈，那是宇宙間唯一的愛。

#### 四、妹妹與兄嫂的感情

以我們普通的眼觀來觀察，兄妹似乎是很好的，絕不至有什麼不相容的，但是我們從民歌中去分析一下，却大大的不然了。其中便有很多的歌謠，是申訴哥哥對妹妹不好的。現在讓我舉出幾首歌謠來。

##### (一)

『月亮彎彎，因來望娘！……哥哥話我賠錢貨來哉，關得房門假讀書。嫂嫂話我吵家精來哉，鎖箱鎖籠鎖不及。……』

##### (二)

『七歲小娘學拔秧，秧有短來稗有長；眼淚汪汪望着娘。哥哥嫂嫂齊齊話：「落裏來個閒粥，閒飯養姑娘」！……』

##### (三)

『碗豆花，蠶豆花，今朝妹妹嫁人家。娘哭她是我穿針女，爺哭她是我一枝花。哥哥說她是個賠錢貨，嫂嫂罵她是個惹事情。惹得狗子不看家，惹得桃花不結果，惹得李樹不開花』。——常州

從上面這三首歌謠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在舊式家庭中兄嫂對於姑娘的態度是如何了。不管他這種事實是否普遍的，但是一部份的家庭是如此的，這總是不可否認的。因為要是偶然的現象，絕不至流成歌謠的。不過，在這裏有件事情我們應注意的，便是在上面這幾首歌謠中，所寫的總是哥哥和嫂嫂相提並論，而沒有一個單獨說兄或嫂的。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哥哥之所以待不得妹妹，大概是由於討了嫂嫂之後才改變的；換句話說：哥妹之不相容，大概是由於姑嫂之不和才引起的。現在，看看下面，更加明白。

##### (一)

『小板凳，歪一歪；我是媽媽小乖乖，我是爹爹龍寶貝，我是哥哥親姊妹，嫂子說我不栽葱，我能在家過幾冬？嫂子說我不栽菜，我能在家過幾代？我是塘裏浮萍草，飄飄蕩蕩就走掉！』

(二)

『橄欖骨，兩頭尖。哥哥留妹妹過新年。妹妹說等不得，一乘花轎到門前。爺哭三聲上花轎，娘哭三聲送出門。哥哥哭三聲，我的親姊妹。嫂嫂哭三聲，出了噪家精：噪得貓兒不吃飯，噪得狗來不在家。一個筋斗出嫁她。』

(三)

『竈上洗面哥哥嫌，屋裏梳頭嫂嫂嫌。嫌也不要嫌，耐煩帶過兩三年。銅鑼喇叭一聲響，禮金銀子還飯錢。』

我們把上面第一第二兩首仔細分析一下，便可得着姑嫂不和的原因何在。就我個人的意思，第一是舊式家庭中，在女子大了而尚未嫁之前幾年，父母特別愛她，多半要她閒玩，不做什麼事的。但是所謂嫂嫂則不然，他得要做日常家庭的各種大小事情，差不多整天沒得空的。因此做嫂嫂的看見姑娘吃現成的穿現成的，自己却那樣的勞苦，未免有點淘氣。第二，便是在婦女到十七八歲的時候，生理上起了變化，因之行動上性情上，也都起了變化；尤其在經期中，更易走出常態；自然，或許比較粗浮不靜，間或吵鬧也是有的。至於第三首歌謠，所表現的則完全起自「杯弓蛇影」了。因為妹子大了，看見還沒嫁人，（這種多半是沒了父母的）於是自家懷疑起來：『這樣大了，還穿着吃着用着哥哥的，怎麼辦呢？』唯其有了這種觀念，所以洗臉的時候，也懷疑哥哥在嫌她；梳頭的時候也覺得嫂嫂在嫌她。這些都是在家庭觀念不明白，婦女經濟不獨立的舊社會中不可避免的事實。

## 五、結婚的目的

結婚的目的是什麼？這當然是不能得着同一的答案的。西洋對於結婚的目

的是怎樣，我們且不說他，就是中國從歷史的記載上所給與我們的解說，也不一樣。這些從歷史上給與我們的界說，都是聖賢之類的人的遺言，他們純以個人的觀念而下論斷的。而且，他們的地位不同，所得的結論，自然不能代表大部份人的『目的』。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從民衆歌謠中，這代表下層階級的「結婚目的」是甚麼：

## (一)

『……叫我唱歌就唱歌，還有兩樁不直樂，……夜裏關着無老婆……』

## (二)

『十八歲姐妮踏板上踔，娘問媛女啥心事？係有郎勿得知嘆嚟郎個苦，係何曉得奴媛女日日好像鑊裏煎蝦蜆仔勒熬』——蘇州

## (三)

『日落西山漸漸黃，畫眉籠掛拉北紗窗，畫眉籠裏無食難過夜，小奴奴房中無郎勿進房。』——無錫

從上面幾首歌謠中可以發現人生結婚的第一個大目的，便是滿足「性的要求」。當然，「性的要求」這是出于天性，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不過，我們要知道，結婚的目的，絕不止「性的要求」而已，假使單純的目的就是「性交」，那我們僅可野合，如同其他的動物一樣，也可達到目的。又何必去結婚，够麻繁哩？這，我們可從另幾首歌謠中，看得出來：

## (一)

『男子無女不成家，女子無男亂似麻，若是二人同枕睡，麻順不亂又成家。』——清江

## (二)

『菠菜根，甜菜根，跟了娘家沒後程，早些把個男子漢，喝湯喝水有後程。』——秦興

『牆上一棵草，風吹兩邊倒；在家爲閨女，不如出嫁好。』——沛縣



這裏，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男女必須結婚，然後才能得着精神上的安慰。人生的幸福不幸福，就看是否有着好的對象。她們或他們是爲了終身的幸福而去結婚，並不是因爲了滿足一時的性慾的。除此而外，我們也可以再從別的歌謠中尋找些其他的目的。

(一)

『燒燒煮煮，洗洗補補，理理床鋪，倒倒便壺，陪陪丈夫』——宜興

(二)

『哎喲哎喲一聲難，怎麼還不討婆娘，人家兒女路打路，(成行也，)我的兒女在那團』——寧遠

(三)

『……娘！娘！娶了吧：今年如娶花媳婦，明年還抱銀娃娃，喊你喊奶奶，喊我喊爸爸，喊我妹妹喊媽媽。』——礪山

(四)

『東天日出白淡淡，新做媳婦實在難。早晨起始燒早飯，夜來點燈縫被單。……』——上海

(五)

『養媳婦苦，養媳婦苦！半夜起來磨豆腐，三更磨到天明亮，公婆還說我快活……』——江北

我們在第一首歌謠中，可以知道男子結婚的目的只是要一個異性來陪伴和做些雜事罷了。在第二首和三首中呢？則只是在乎抱娃娃做爸爸。同時在第四五兩首中間，又可看出女子在家庭中所作的事，是很苦的。

## 六、選擇的標準

在舊式禮教束縛下的婚姻，本來就是出于父母的包辦，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她們既不敢像現在的婦女一樣，自己去同所喜的男朋友講戀愛，即是父母

問她的好歹，她們也是害羞不敢贊一辭的。不過，婚姻到底是終身的大事，她們經過了沒有選擇的結果所受痛苦，她們忍不住要呻吟。從她們口裏流傳出來的歌謠，便是明證。

就普通一般的情形來說：大概婦女都是喜歡讀書人，而不喜歡農夫老的。因為讀書人的家庭，事情比較清閒的緣故。你看：

## (一)

『嫁郎要嫁讀書郎，白衫好洗褲好漿，十日半月歸一轉，舊郎也像新郎樣。』——無錫

## (二)

『東天日出白淡淡，新做媳婦實在難。朝晨起始燒早飯，夜來點燈縫被單。……問詢姊，寄信娘；嫁女勿嫁東田郎，要嫁城裏吹風涼！』——上海

## (三)

『紅娘子來子紅娘，埋怨爹娘沒主張，多少官家他不嫁，單單嫁個種田郎。田又陷來水又深，螞蝗咬住腳後跟，三把兩把抓不掉，喊聲爹娘好傷心。』

## (四)

『有女不嫁種田人，六月犀水窮紛紛，一年不見四兩肉，揀個螺獅開大葷。』——嘉定

## (五)

『紅花朗朗朵朵開，親娘房裏坐兢兢，晚娘推我青草裏，青草開花結牡丹，牡丹姐姐要嫁人，石榴花姐做媒人，媒人到，自商量；轎子到，哭爹娘，弗要配我東高鄉，西高鄉，大麥飯，苦菜羹，吃一口，哭一聲，一雙花鞋脫在金岸上，一雙白膀下泥漿，公婆看見眯眯笑，親娘看見斷肝腸。』——崑山

我們從第一首歌謠的「白衫好洗褲好漿」和第二三兩首的「朝晨起來燒早飯夜來點燈縫被單」，「螞蝗咬住後腳跟」，便可知讀書人和農夫人家清閒忙苦之不同了。何況除此之外，農家還有如四五兩首歌謠所說的：「一年不見四兩

肉」，「大麥飯，苦菜羹」，那樣的苦生活呢！難怪沒人願意種田了。

但是，另外也有一部份女人，却不願意嫁讀書人的，理由便是讀書人少有在家的日子，不能天天共床的緣故。下面兩首歌謠，便可作這類的代表。

(一)

『爲人莫嫁讀書郎，一年空了半年床，爲人嫁給莊稼漢，那天不見七八遍！』——傷山

『菜子開花遍地黃，大路邊上修學堂，過了幾個黃花女，氣死幾個讀書郎，媽呀媽，媽呀媽，有女莫嫁讀書郎；要想夫妻重相會，除非回來換衣裳；要想夫妻重相會，除非天火燒學堂；有女嫁個莊稼漢，早同板凳夜同床。』——豐縣。

從上面這些歌謠中，我們對於女子選擇丈夫的職業問題，就是在乎生活安適，工作清閒，無論她所喜的是讀書人是種田郎，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一種人，其出發點總不外乎這個。現在讓我們看看男女對於人品的選擇又是怎樣：

(一)

『……哥哥洗水接妹子，嫂嫂洗水接姑娘，姑娘接到堂前裏，「問聲姑爺有多長？」「三尺布做夾襖，量來量去還嫌長！」……』——吳縣

(二)

『板凳歪歪，菊花開開，嫁個老頭子不成材。好吃酒，好打牌，三天沒得米，四天沒得柴。這個日子怎樣過得來？拍拍屁股走起來！』——無錫

(三)

『奴家十五不知愁，嫁個丈夫太下流；天天在外賭，夜夜在外游。千苦，萬惱都不說，只恨婚姻不自由！』——崑山

(四)

『板凳呀，劈柴劈柴，討個老婆不成材；愛喝酒愛打牌，把那紅書八字推下來』

## (五)

『撥燈棍兒打燈臺，大爺娶了一位大奶奶。脚又大，嘴又歪；氣的大爺儘發歎！大奶！大奶！你回去，大爺好了你再來。』——江北

## (六)

『八哥子叫，牛吃秧。小兒莫討大婆娘。路旁栽栽果子樹，主人沒吃客先嘗。』——寶慶

我們看了上面前三首民歌，便知道女子對於男子的選擇，第一是希望男子要高大；第二是要希望男子不吃酒不打牌。「要高大」這當然是性的必然要求；至於「要不吃酒，不吃烟，不打牌」，那就是關於性情的好壞了。因為好吃好賭的男子，多半是不顧家庭的。同時，我們讀了後三首民歌以後，我們又可以看出男子對女子的選擇：第一也是要「不打牌，不吃酒」的女子；第二，便是不要那面目生得不端正的女子；第三，便是要討年紀相當的，不要討年紀比自己大許多的。自然，理由正如她們選擇的出發點一樣。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民歌中得着的，便是「情人眼裏出西施」的話。凡是一個男的看上了一個女子，只要他自己認為滿意，那就任憑旁人如何的說長道短，他都滿不在意的。如：

『芭蕉扇，節打節；娶個老婆黑鍋鐵。人人說我老婆黑，我說老婆紫檀色。人人教我休了罷，割心割胆捨不得。』

在這首歌謠裏，雖明明說個個說自己老婆「黑」，不漂亮，但是因了自己的愛她，終究看她成「紫檀色」。雖然人人都勸自己「休了罷」，而自己却總是「割心割胆捨不得」。

## 七、舊式婚姻下的吟呻

今昔婦女的不同點，便在從前的女子沒有結婚的自由，而現在的婦女却可自由的講戀愛。爲了這個原故，所以遇着大意的父母，常常引起子女的懷怨，

因為父母不肯同他們或她們及時辦理婚姻。在現在的婦女，在她成年的時候，她可自由與她所愛的男子戀愛，也可以直接提出父母的面前，請求議婚，沒有什麼人能夠干涉；但古代的婦女却不同，她們受着舊禮教的束縛，沒有自作主張和直接議婚的權限，一切都完全操在父母的手中，要是父母懂事，能夠替她及時擇婚，猶屬幸事，可是遇着平淡的父母，他們不能了解女兒不能及時結婚的痛苦，任她遲延下去；真是糟透極了。在男子方面，婚姻固然比較的自由，但也依然受着父母的支配，依然免不了受着婦女一樣的痛苦，下面我們將男女的『呼冤錄』各錄一節，便可知道。

## (一)

『菜花黃橙橙，楊樹綠沉沉，人家女兒都出嫁，自己八字不出門。』

## (二)

『哎喲哎喲一聲難，怎麼還不討婆娘；人家兒女路打路，我的兒女在那團？』

在舊式婚姻中，最大的特色，就在婚姻的結合，全靠冰人的作伐，如果沒有媒人，婚姻是不會成就的。可是一個從不結識的門戶，怎麼做父母的會輕聽媒人一席之言，把自家兒女的終身大事就定妥了呢？媒人怎能有這大的力量？這就因為媒人的手段高明，他能雙方說好，把兩邊都說得天花亂墜，喜笑顏開，於是美滿的婚姻(?)就成合了。現在舉出一首民歌來作個例證。

『一條帕子兩邊花，背時媒人兩面誇，一說婆家有田地，二說婆家是大家；又說男子多聰明，又說女子貌如花，一張嘴吧嘰哩咕，好似田牛青蠟蟆。無事就在講空話，叫兒叫女爛牙吧，日後死在陰司地，鬼卒拿你去捱叉。』

從這歌謠中，我們就可以知道，婚姻的結合，全是媒人的巧嘴，把兩邊都說如何的好，雙方都受着他的欺騙。因此，到了結婚之後，即常常發現兩方的人才，都沒媒人口中所說的那樣好，兩方的感情，從此就破裂起來，所謂「美滿的夫婦(?)」，有時甚至反臉變成了仇人，許多家庭不幸的事件，就在這種場

合下，悲慘地發生了。到了這個時候，雙方感覺沒有氣出；父母雖是不對，然而不敢有所怨恨，於是只好咀咒那花言巧語的媒人，從「日後死在陰司地，鬼卒拿你去推叉」兩句歌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媒人被恨到甚麼程度了。現在一般提倡戀愛自由和婚姻自主的人，大概就是看穿了用媒人作伐的弊病吧！的確，媒人十有九是要扯謊的，不然那裏有那樣容易說合呢？看看下面這首民歌，更可深信。

『媒人不扯泡（扯泡謂說謊也），婚姻不得到！』——上海

除了媒人而外，在舊式婚姻中還有一點特色，就是童養媳制的成立。就一般來說，男家之所以娶養童媳的，是因為花錢比較的少，而可增加一個做事的人，在女家而願把自己的女兒送出做童養媳的，是因為家裏的貧寒，沒法贍養的原故。因此在這雙重利害之下，決定了她的命運。可憐一個小小的人兒，於是遂任意受着對方的磨凌了。惟其因為童養媳年紀很小，不能反抗，家裏又貧，無人說話，於是往往吃盡千辛萬苦，受着婆家的虐待；這種情形，民謠中描寫非常之多，下面就是幾首代表：

(一)

『前世作孽，今世作童養媳。也不怪爺娘生我沒長進，只怪我前世沒會修。拷盡青竹棒，吃盡冷熱粥，摸盡暗弄舖』——北平

(二)

『小棗樹，搖三搖，童養媳，真難熬，熬住公公熬住婆，腳蹬鍋牌手拿着杓，喝口米湯也舒服。』——靖江

(三)

『童養媳，苦弗過！……我日裏做仔千千萬，夜裏搖紗要到夜半。肚裏餓弗過，偷枝腌菜墊墊肚。……三年養個小阿大，三六九歲沒關節……』  
——崇明

(四)

『童養婦，苦勿過，十二歲送我出去做過養媳婦。淘米淨菜都由我。囑未囑過席殼麩，蓋未蓋過包着布。……十三歲上籬籠，十四歲養個小阿大。』

——上海

看了上面幾首歌謠，可以看到童養媳對於衣食住以及日常生活，工作上之痛苦，差不多聽了這種歌謠，任你是什麼鐵石心腸，也得替她揮灑同情之淚。在文明的國度裏，童工和女工是絕對的禁止和限制的，可是在中國，對於這種重工制和漫無限制的婦女工作制，却沒有一個人去理會牠；唉，可憐的幼年女同胞，可憐的童養媳，起來反抗吧！

最後一點，我們尤其要特別注意的，就是早婚對於當事人和幼兒，都有莫大的害處，都是爲法律所不許的，希望政府和家庭的父兄，特別的注意，加以限制，不要再有「十四歲養個小阿大」和「三六九歲沒關節」那樣的事發生，民族健全的注定，就完全在這裏了！

## 八、結論

臨了，讓我們來算個總帳，把歸納所得的結果，寫出幾條意見和希望來，供大家的參考與研究：

- 一、親子間的愛，最初是純潔的，結婚以後便漸漸地冷淡了(?)。
- 二、婆媳間大半是不可相容的，因此我很主張小家庭的制度。
- 三、在家庭中母女的愛是天真的，兄妹的愛是平常的，姑嫂的愛是負的。
- 四、婚姻是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的結合。
- 五、舊式婚姻完全掌握於父母與媒人的手中，不合婚姻的原則。
- 六、童養婦常常受着虐待，未免太不人道，政府應當嚴加禁止。對於童工

和女工應有特訂的法律，加以保護與限止。最後對於早婚，有害國民的健康和遺害於幼兒，使民族漸趨衰弱的危險，政府尤當極端的嚴禁。

上面便是作者所得的幾條結論，希望讀者看了，不吝加以指正。

一九三四，十一，十六，脫稿

# 英文成語研究

外文系 趙增厚  
二 年

- 一 緒論
- 二 英文成語的性質
- 三 英文成語源流
- 四 英文成語中表現的英國人
- 五 英文成語在標準英語中的地位及其對文學寫作的貢獻

## (一) 緒論

### ——英文成語的意義——

#### I

世界上無論那一個民族或國家的語言都莫不有其文法的組織與邏輯的根據。但是在一種語言中往往有一種語句 (Expression) 不一定全然合乎文法的規則或邏輯的定律。它們的構造常是特別的，而它們表現的意義更不是為構成它們每個單字的意義。但是不管它們的構造如何特別，表現的意義又如何乖離，只因為人們多年的沿用，它們也可以成為一種為人們所了解，所應用的固定用語。這種不合文法及邏輯的意義而為人們所了解所使用的語句便是我們所謂的『成語』或『習語』，在英文中統稱之為 Idiomatic forms of Expression，或簡稱之為 Idioms。這種成語既然是由於某民族或國家的人民多年的習慣沿用而得來，所以它是某民族或某國家語言中所獨具有的東西。換言之它可以說是某種語言上歷史的產物。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只要有它長久的歷史便會有這種成語的產生。而在英語中，Idiom 更是一個絕大的富源，難窮的寶藏。凡是對於英



語有相當知識的人總會曉得英語中的成語是怎樣巧妙地被英國人使用着，同時它對於初學者，特別是有志研究的外國人又是如何麻煩，如何難以捉摸。但是因為成語是一種語言的核心，一種語言的精華，我們若想獲得英語的知識，對於這種 Idiom 還不免要先有個清楚的認識。但是英語中的 Idiom 是那樣地浩繁，是那樣地無定法可循，我們如何才能够達到我們的目的呢？我們以為英語中的 Idiom 雖然極繁瑣，極不固定，可是它們的共同性質與它們的來源並不是毫無線索可尋。我們只要對於這種 Idiom 的性質與源流有一個普遍的概念，那麼至少我們再遇到一個成語時不會再茫無所知只會斥其荒謬了。所以我們現在把英語中這唯一的寶藏作一次興味地發掘也許不會是毫無價值的工作。

其實這種發掘的工作在英國本國的學者中已有無數人們竭盡他們畢生的精在工作着。在他們的收穫中如 J. M. Dixon 的 *English Idioms*, Mc Mordie 的 *English Idioms and How to Use them*, Kirkpatsick 的 *Handbook of Idiomatic English*, Brewer 的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 及 W. Gurney Benham 的 *Cassell's Book of Quotations* 等等都各有相當的貢獻。但是這些作品的內容大都逃不開一部著作的範圍，那便是 Oxford 大字典了。Oxford 大字典的確是世界語言學界中一部空前不朽的傑作，是多少語言學者數十年來苦心的結晶。其中對於例句廣博的搜集，歷史的方法，與一字多頁詳盡的分析，誠然是一切語言學者探討無窮的富源。但是本文作者特別要提出來的却是 Logan Pearsall Smith 的 *Words and Idioms* 一書。L.P. Smith 為近代英國有數的語言學家，而此書中討論英語成語的一文更是一篇可貴的著作。由於其中材料的豐富，例句的系統足見作者的苦工。尤其有許多創見及理論更值得我們特別的研究。本文除了體裁略有更改，材料略有增減，大部是根據此書而加以節譯。讀者讀此文後如果感覺趣味亦可把此書中其他四篇文章，*English Sea-Terms* *The English Element in Foreign Languages*, *Four Romantic Words* 及 *Popular Speech and Standard English* 拿來一讀。

## (二) 英文成語的性質

不規則的組織——不規則而固定的形式——專制的前置詞用法——*Adverbial phrases*——*Phrasal verbs*——*Compound verbs*——*Phrasal collocations and doublets*——警語及諺語——成語的翻譯——“*t's me*”及其他——文法的意義——文法清除家與成語——詞類的變則——簡語——成語中的古字，詩意字及無意義字——成語中字的陳腐意義——成語的喻義。

### II

*Idiom*一字意義的範圍極廣，所有語言中的特質幾乎全可以拿 *Idiom* 一字包括之。但是嚴格說來，真正的 *Idiomatic Expression* 必得是為一般人所懂得，所熟用，同時更必得曾為一些有名作家的承認與採用。它們正投一般人們文學的口胃，不像俚語一樣的俗鄙或一時的時髦。換言之它們是時間用法精鍊出的英語，是英語中最有用，最有力量的一枝生力軍。正如 Colman 所說：『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的成語。這種成語我們不能只同文法家，字典家在它的不規則中記錄，我們要同詩人及演說家找出它的優美』。(Every language has its idioms, which we should not register, with grammarians and lexicographers, among its irregularities but with poets and orators, number among its beauties.) 這實在是成語的第一個特質。

但是成語的構成也並不是全然無法的。也不能因為它是不合文法，不受文法的限制便可以為人人杜撰。比如，我們說 *make a journey*，但是我們却 *take a walk* 不能也同樣說 *make a walk*。在英文中一種法令已經失去了它的時效，但是却沒有正式取消，這種具文的空法我們叫它 *a dead letter*，但是普通施行的法令却決沒有 *living letter* 的名目。我們說一隻鳥飛着為 *On the wing* 但是說一個人走為 *on foot*，*on the wing* 與 *on foot* 在邏輯上同是沒有意義但是我們決不能某人是 *on the foot*。還有我們說『我寧死不降』為 “*I had better die than surrender*” 這句與 “*I have better die than surrender*” 在文法上全是講不通的，但是前者為人

人所懂的 Idiomatic Expression 後者却只有不通了。同是一樣的不合法則，爲什麼我們不能說 make a walk, 不能說 on foot, 不能說 have better 是沒有理由的。那就是說某個特別的成語能夠得到它現在的形式是沒有一定法則的。如果說有，那便是『一個 idiomatic phrase 不可隨意更變，這 phrase 中的任何一個字都不能以一個與它相當的字來代入，而每個字的排列位置也不能改變；因爲在字的組織與排列上任何變換的企圖，都會使它的本身破壞，或使其變成毫無意義的語句』（借 Mc Mordie 語）所以我們說成語不可隨便創造的。我們已經說過成語是語言上歷史的產物，即是每個成語經過了千萬人在數十百年中的口談筆用然後才得到它今日『不規則而固定』的形式。這也是成語的一種特質。

成語中這種特質，表現得最明顯莫過於『前置詞』（preposition）的用法。前置詞用法（Prepositional Usage）一般學者都認爲是一切語言中最特別最武斷的現象。前置詞所表示的關係往往極空虛極不固定，以至有時這一個用法與其他的一個用法所表現的邏輯的意義簡直無甚差別。所以 Professor Jespersen 在他的 Progress in Language 中便說前置詞用法是語言中惟一『專制的，易變的，絕對數不勝數的東西，只是成語的用法』（P.22.）成語上的用法使此前置詞必用於此處，彼前置詞必用於彼處。Dr. Abbott 在他的 Shakespearian Grammar 中也舉了許多現在已不通用的前置詞用法，他說：『用不同前置詞所表現出意義的些微不同有時簡直不可區別，我們說 'a canal is full of water' 但是爲什麼我們不能說 'full with water' 像我說某花園 fair with flowers 一樣却毫無理由可講』（P.93）

隨便再舉數例來說明前置詞用法的不固定：我們 interfere with, 但我們却 Laugh at；我們 find a fault in a person（找錯）但是却 find fault with him（與人爲難）；我們 act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趁一時之興而爲），但是却 at a moment's notice（立刻，即刻）；我們 insensible to（不覺）但是却 unconscious of（不理會）；我們說 for long（很久），但是却說 at length（最後）不說 at long, 雖然 at long 曾一度爲英文中的成語。所以我們說 "on earth" 爲現在的用法而

“in earth”爲古時用法，如在 Lord Prayer 中使有 “They will be done i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這樣的句子。

前置詞用法不只因時代而不同，而由於說話者階級的不同，尤其是以英語爲國語的國家的不同亦各自相異。所以 “in a ship” 與 “on a ship” 間的區別即是海洋用法與大陸用法 (Sea- and Land-usage) 的區別。美國人說上下車爲 get on 或 get off a train, 但在英國人們却說 get in 或 get out. “up to time” (及時) 爲英人的成語，但 “on time” 則爲美人所習用，這種區別只是用法的區別，以文法的眼光來看，很難判斷孰正孰誤。

最有興味的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當一種用法的區別並不是真正武斷，但是它却表現一種我們自己也許不會理會的意義上的輕重程度 (a shade of meaning)。這種奇怪的例子可以拿 “at” 及 “in” 與地名聯用的規則來說明。我們說某人在倫敦爲 “in London” 在羅馬爲 “in Rome” 在巴黎爲 “in Paris” 但是我們要說某人在 Oxford, 在 Rouen 却常說 “at Oxford”, “at Rouen.” 一般的規則是：我們用 in 於大都，會及首都而用 at 於較小的地方。但是這裏一個絕大的例外便是有時對於一個小的地方假使我們自己是住在這裏，我們也用 in 而不用 at, 因爲這樣一來這個地方會在我們的想像裏增大起來。莎士比亞曾用 at London 代替了 in London, Dr. Abbott 指出它來說那時的 London 還不像現在這樣大。

英文成語中有一大類是由於一個前置詞與一名詞或形容詞的配置 (collocation) 而組成的 adverbial phrase. 如 “at hand” (迫近), “at length” (最後) “at leisure” (閑暇); “by chance” (偶然), “by fits” (時作時輟) “by far” (頗遠); “for once” (畢竟), “for ever” (永遠), “for good” (永遠) “for instance”, (舉例); “in fact” (事實上), “in general” (大半), “in truth” (實則); “of course” (自然), “of late” (近來); “on hand” (在手頭) 等等。

像這一類成語，有的因爲總是在一起聯用如 “indoors”, “downstairs” 等已經像複字一樣融合在一起，而印刷時也便當作一個單字印在一起。 “Instead” 有

時當複合字用，但有時在“in his stead” 這樣場合下依然分開來用。動詞“atone” 一字是由 adverbial phrase “at one” 得來。

在英文成語的配置中，動詞後面隨着一個前置詞，或一個當副詞用的前置詞尤其普通。這一類的聯用像“give up” (捨棄) “give in” (屈服) “put through” (通過) 等我們可稱之為“Phrasal verbs”。這種 phrasal verbs 中的 verb 有時後面不只隨着一個前置詞，兩個也是很普通如“to take up with” (忍受) “to drop in on” (拜會) “To go in for (耽嗜) 等是，在英語中這種“phrasal verbs” 至少以千萬計，不但為英語的一個顯明特質，同時其中一大部已經構成了 Idiomatic anomalies, 即是一種語句它們表示的意義已不是為構成它們每個單字的表面意義。這個因為後面還要特別研究，故現在只略提一下。這種 phrasal verbs 在性質上很與綜合語 (synthetic language) 中的複合動詞 (compound verbs) 相當。如“fall out” 便有拉丁文中的“excidere” 及德文中的“ausfallen” 的意義，而“take away” 有“absumere” 的意義。實際上英文中除了有 phrasal verbs 同時也還具有這種 compound verbs, 它們常是由於同一的原素構成，如“upgather” 與“gather up” “uproot” 與“root up,” “underlies” 與“lies under” 等。在這些例子中前後意義相同。但是另外一些像“undergo” (遭受) 與“go under” (失敗) ; “overtake” (趕上) 與“take over” (接收, 接管) 意思却不相同了；而“upset” (傾覆) 與“set up” (建樹) 的意思簡直大大迥庭。

像 adverbial phrases, 這種 phrasal verbs 有時也可以造成複合字，如名詞中的“breakdown” (瓦解) “setback” (挫抑), “drawback” (障礙) “go-between”, (中人), “turn-out” (罷工), “show-up (顯示), “turn-over” (變動) “take-off” (摹倣, 諷刺畫), “make-up” (構成), “make-believe” (虛偽), “talking-to” (訓誡) 與形容詞中的“grown-up” (成年的), “put-up” (不正的), “done-for” (疲極的) 等等是。

在英文的成語特質中，有一大部 Phrasal collocations 或 doublets, 其中有兩個字往往一起聯用來加強語勢。最普通的如：

at beck and call (惟命是聽),	For good and all (永不變更)
To cut and run (忽然急去)	Hammer and tongs (勢不相容)
Dust and ashes (塵埃之身)	Hard and fast (不能侵犯)
Enough and to spare (甚多)	Heart and soul (澈頭澈尾)
Far and away (各處)	High and mighty (趾高氣揚)
Far and wide (遠廣)	Hole and corner (深藏不露)
Fear and Trembling (胆戰)	Hue and cry (喧嘩驚擾)
Fites and starts (作輟無常， 一暴十寒)	By leaps and bounds (駁駁日上)
man and boy (自幼)	Free and easy (不拘禮節)
null and void (作廢)	Sackcloth and ashes (太息痛恨)
Six of one and half-a-dozen of another (半斤八兩)	odds and ends (鷄零狗碎)
stuff and nonsense (胡說八道)	out and away (遠大，甚，殊，)
Tooth and nail (筋疲力竭)	out and above (地位較高)
waifs and strays (無家可歸)	over head and ears (完全，竭力)
Rough and tumble (崎嶇不平)	To pick and choose (仔細挑選)
有時只是本字加重的重覆，如：	ways and means (手段方法)
again and again (再三)	well and good (錦上添花，極其美滿)
by and by (漸漸)	Over and over (屢屢)
more and more (逐漸)	Round and round (處處)
neck and neck (勢均力敵)	Share and share alike (均分，均等)
Ththrough and through (屢屢)	on and on (前進無已)
	one by one (一一)

To turn and turn about (輪流更迭) out and out (公然，絕對)

有時兩個字頭韻 (alliteration) 來加強語勢，其意有如中文之雙聲，如：

Bag and baggage (有所之物)	at six and sevens (七顛八倒)
To chop and change (變遷)	Slow and sure (遲慢無誤之人)
Huming and hawing (言語支吾)	slow and steady (遲穩方法)
Light and leading (啟迪，指教)	spick and span new (煥然一新)
with might and main (平生氣力)	Then and there (當場決定)
Part and parcel (要目，一部分)	Thick and thin (千辛萬苦)
Rack and ruin (毀壞，荒廢)	Stick and stone (全部，所有)
Rough and ready (粗速)	sum and substance (要點，總數)
safe and sound (安然無恙)	watch and word (警衛)
kith and kin (親屬)	a fair field and no favor (機會與公道)
Rime and reason (理由)	

有時字尾疊韻來增強力量，如：

Art and part (教唆與從犯)	Scot and lot (債務)
Fair and square (清廉方正)	wear and tear (消磨損耗)
High and dry (不活動，世外神仙， 不受時局影響)	By hook or by crook (用種種手段，無論如何)
By hobs and job (or by habs and nabs) (逐步，漸漸)	out and about (行動而出外)
Male and female.	use and abuse
	Holy and happy

其他這類通常的 collocation 為用兩個相對字 alternatives 的對比而組成：

Heads or tails (此邊或彼邊正面抑 背面〔如投錢問卜是〕)	Neither here nor there (風馬牛不相及)
Hit or miss (聽天由命)	Neither fish nor foul (不倫不類)
	Neither hay nor grass (不三不四)

a jot or tittle (少許)	Neither rime no reason (意味全無)
For love and money (斷至， 無論如何)	Now or never (失此不圖，不可再為)
To make or mar (或為益或為害)	Rain or shine (晴陰無改)
To mend or end (非進步即停止 或治愈或速其死)	To sink or swim (無論如何)
neck or nothing (死生未卜，拼命)	sooner or later (遲早)
	more or less (或多或少)

有時兩個 alternatives 用 and 連結起來做成一個新的意義：

Ever and anon (再三，反復)	Now and then (時時)
Fast and loose (反面無常)	off and on (時作時輟)
First and last (總計)	one and all (人人，全體)
Give and take (平均損益)	Right and left (四面八方)
From head to heel (自頂及踵)	To right and left (躲閃，迴避)
Here and there (各處)	Through thick and thin (歷嘗辛苦)
Hide and seek (捉迷藏)	Time and again (屢屢)
Hither and thither (來來往往)	To and fro (往來)
Ins and outs (鉅細靡遺)	From top to toe (自頂及趾)
In long and short of it (要之)	Touch and go (稍縱即逝)
ups and down (盈虧消長，盛衰靡定)	

除此以外我們可以附帶寫下一些通用的警語，這種警語在日常談話中極為普遍。它們大半都是用短小有力的辭句 (Short pithy phrase) 所組成，最普通最傳神的如：

as bold as brass,	As meek as a lamb,
as cool as a cucumber,	As old as the hills,
as cross as two sticks,	as plain as a pikestaff,



as dead as a doornail,	as pleased as Punch,
as deaf as an adder	as right as rain,
as dull as a ditchwater,	as safe as houses,
as fit as a fiddle,	as sound as a bell,
as good as gold,	as steady as a rock,
as hard as nails,	as slippery as an eel
as large as life,	as stiff as a poker,
as like as two peas,	as thick as thieves,
as mad as a March hare,	

有一部分諺語 (proverbs) 及諺語的成語 (proverbial phrases) 也堅固地打進英人的日常會話中，這些諺語與我們後面還要研究的借喻的諺語 (figurative proverbs) 一樣，也可以當作固定的成語看：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結局佳，全局佳。

Better late than never, 與其不為勿寧緩。

Easy come, easy go. 得易失易。

Extremes meet, 極端相似。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親昵生輕侮。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患難中之朋友為真朋友。

Handsome is as handsome does, 美貌基於善行。

He laughs best who laughs last, 最後之笑乃無上之笑。(最後勝利，方謂之勝)

Least said, soonest mended 智者不多言。

A miss is as good as a mile,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More haste, less speed, 欲速則不達。

Necessity knows no law, 必需之事無有法則。

Nothing venture, nothing win (or have)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眼不見，心不念。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因小失大。

Seeing is believing 眼見爲實。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集思勝于獨斷。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有志者，事竟成。

While there's life there's hope 有生命，即有希望。

what can't be cured must be endured 君子無時且耐時。

as you make your bed 自作自受，

a stich in time saves nines 一針及補九針。

在英文日常用語中擴充滿了像“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if the worse comes to worst” “all right,” “you are right,” “how do you do”, 一類習慣語句。這些個習慣的語句如果要被翻譯成外國文學字時也必須要找一號相當的成語來譯，字字對譯是決不可能的，成語的翻譯便是翻譯好壞的試金石；一個合乎邏輯的語句，“The man is rich” 可以字字譯出，但是假如我們說，“the man is ‘well off’ (發達)” 或 “the man is well to do (小康)” 那裏必須找相當的辭句了，甚而最簡單的一個成語的聯用如 “far and away” 如果字字直譯也便完全失去它成語的力量了，而其他的語句也不會像它表現得巧妙，所以英語中最普通的問候語 “How do you do”?, Voltair 把它譯成 “Gomment faites—vous faire” 便顯得倍個傲牙，還有英語中謂某人作對爲 “You are right”, 但在法文却變成 “Vous avez raison” 在德文中爲 “Sie haben recht” 在拉丁文中爲 Recte dicis 所以 Professor Earle 便說它決不能以字字對譯法譯成通順的法文，德文或拉丁文，同樣，在英語中如果我們說 “You have reason” 或 “You have right” 或 “You speak rightly” 也不成其英語了，按照英語成語，我們只能說 “You are right” 這個在我們講英語成語的性質時更不可忽略 (.English Prose, P.054)

上面我們已經提過，英文成語中有許多是不規則的，或則破壞，或則違背我們所謂的“語言的法則”。這種成語的不合規則，上面我們也曾講到，大概不出兩種：一種是文法規則的破壞，一種是邏輯定律的破壞。關於第一類不合文法而由應用得到人們承認的成語最為普通，熟悉的例子如“t's me”及其他例子“Who did you see?” “than whom”, “very pleased,” “try and go” (代替 Try to go), “different to” to “averse to”, 以及用 adverb 把 infinitive “to” 與 verb 拆開的 split infinitive, 用 superlative 於兩個事物的比較上, (“the best” 代替 “the better of the two”) 還有像 “less than no time,” “more than pleased”, “as tall or taller than you” 等等一類的句子皆屬此類。

文法，在我們通常給它的意義上，那就是說它不僅僅是英語的語言形式上一種公正的登記，而是一種整齊的理想，一種依照邏輯與類同(analogy)的定律所應要求他們的理想——在這種意義上，文法成了成語的自然的敵人，而且它一向不斷地在找害它。現代文法家的趨勢是來接受成語的用法而用歷史及心理的方法來解釋，但是老資格的文法家却認為他們還有一重更高的任務。由于拉丁語的學習研究與歐洲幾種不同語言的比較，他們得到一個基于邏輯定律與人類思想組織而建築起來的普遍文法的觀念；各國的文法家都設法把這種觀念利用到他們本國的語言，好像 Dr. Johnson 所謂「把它精練成文法的純粹」(To refine it to gramatical purity)；把所有地方的特質都盡力地除去，把它的變則與例外一致掃清，而就它本有的組織，把整齊，規律盡量打進。由于這些文法家的努力，許多英文的成語用法已經被詆為不正確而從標準的英文裏被逐出。在這些裏面最顯莫過于 double negative 的用法。Double negative 在喬塞 (Chaucer) 時代是完全正確的，到莎士比亞時代依然通行，就是現在有許多英人還相沿使用。也許由於邏輯的觀念，(但決不是心理的)重覆一個 negative 的意思不但不能增強語成語的力量，反而把它破壞，所以一般人便認為在現代英語中為一絕大的不通。同樣 double comparative 與 double superlative 像莎士比亞中的

“more better”, “more nearer,” “most boldest” “most unkindest” 等現在也認為是重大的錯誤。但是這種變則的構造正如 Dr. Abbott 所謂只是「一種喜好與邏輯相稱相合的表現上清楚有力的自然結果。」

另外一個成語曾一度通行，但是始終為文法家所視為俗鄙者即“these kind”與“these sort,” 雖然這個在十九世紀許多作家的作品裏可找到，而“by this means”亦仍然認為通行的英語。“For to”與 infinitive 聯用現在認為不雅，雖然在 Bible 中我們可找到像“*What went ye out for to see*”在 Shakespeare 中也可發現“*Forbid the sea for to obey the moon*”這樣的句子。

其實這種過去成語的取消無論對語言上有利或有害，在一些特別例子上的得失都是無足輕重的，但任何造成“grammatical purity”的企圖却實防礙英語的生長。我們提到這裏因為底下我們要討論人們認為把一個前置詞或副詞放在一句或一子句之後為不通，不合文法，或至少為不雅的觀念。Dryden 便是第一個表示出這種觀念的人，雖然 Dryden 本人是一個最能用成語寫文章的作家，在他重印他的 *Essay on Dramatic Poesy* 時他也曾很費氣力地把“*The end he aimed at*”改為“*the end at which he aimed*”把“*The age I lived in*”查為“*the age in which I lived*”等等。前置詞必須放在它所轄的字前像與其說“*the man I had written to*”不如說“*The man to whom I had written*”這一個觀念已漸漸為世人所公認。雖然在成語的用法上，前置詞放在句末並不認為不通，但是這種觀念依舊深深地存在人們腦海中。平心說來，假使這種前置詞放在句末放得巧妙的話，它實能使全句和諧而有力。因為這種用法在好的英文句子很可找到如：

“*House are built to live in, and not to look on*” (Bacon)

“*Revenge is a kind of wild justice, which the more a mans' nature runs to, the more ought law to weed it out*” (Bacon)

“*Odd and uncommon characters are the game that I look for, and most delight in*” (Addison)

“It [the sundial] was the measure appropriate for sweet plants and flowers to spring by, for the birds to apportion their silvery warblings by, for flocks to pasture and to be led to fold by” (Lamb)

“was this the face—many, sober, intelligent—which I had so often despised, made mocks at, made merry with?” (Lamb).

“The sun has no purposes of ours to light us to, why should we get up?” (Lamb.)

一些有用的成語同樣不願語言清除家 (Purists) 與文法家的反對，已經把它們自己建設起來。 “Compound possessive,” 像用 “some one else’s” 代替 “some one else”, 及 “double genitive” 像 “a picture of the king’s” 等 (“a picture of the king’s” 在意義上與 “a picture of the king” 不同) 現在也已經為人承認了。所以 “passive construction” 在 “the house is being built” (代替 “the house is building”) 一句中也已變成正確的英語，雖然文法家們極端反對把現在分詞的 “being” 與過去分詞 “built” 這種不規則的配置。現在語言學上的論戰莫過於 “Split infinitive” 用法的爭執。雖然這種 “Split infinitive” 曾嚇壞了一般舊派的文法家，但是新語言學家們已經心平氣和地去接受了。

除了這類成語外，在英文的習慣談話中還有一些小的變則，在這裏面，文法的規則簡直公開地被玩笑了。有許多成語是由於普通的土語脫化來的，這種土語依然保持有它文法上的自由，這種自由為古的時英語的一大特質。因此，在依利莎白時代英語的成語中，一個字幾乎可以當作任何一詞類用。由形容詞或名詞進變成動詞為英語中一種常態的演變；在許多成語中副詞與前置詞是當作名詞用的 (如 “why and wherefore 理由，原因” “Ups and downs 盛衰” “ins and outs 巨細靡遺”) 而前置詞可變成動詞 (如 “To out with 說出” “to up and 起去”) 動詞可變成名詞 (如 “on the go 酩酊大醉” “In the know 消息靈通”) 有時一不及物動詞可具有及物動詞的意思如 “to go it” (猛進) “Come it over” (欺騙)

) 而被動的意思亦可用自動時表出。像“much to seek”“it makes up well”等——但是像這種自由的用法實難有任何的限制；像在 Scott “nay, but me no buts-I h.ve set my heart upon it” 句子裏的“but me no buts”(勿持異議)這一類的成語便是表示英文成語權威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簡語 (Ellipsis) 亦為成語的一大特質。所有日常使用着的 adverbial phrases 如“last night,” “this week,” 已經丟掉了它們的前置詞。其他像“no doubt”“no wonder”與“murder will out”(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中的動詞已省去；此外在“at best”“at least”中固定的冠詞省掉了。“To-day,” “to-night,” “to-morrow,” “o’clock”這一類的字本來是簡潔的成語，但是由於常用的關係，已經被認為複合字，而且亦當作複合字讀了。

在最普通的英文成語中。一個最奇怪的特質便是有許多已經早不通行陳腐的字却還在這裏面苟延殘喘。這一類的字除了在一些成語中，向來不為人們使用的。這類化石字的例子有：

<i>Hue and cry</i> 喧嘩	<i>Waifs and strays</i> 無家可歸之民
<i>Humming and hawing</i> 囁嚅	<i>To chop and change</i> 交換買賣
<i>Rank and file</i> , 社會中堅	<i>To leave in the lurch</i> 難中棄人。
<i>to take in the toils</i> 誘人人圈套	<i>In malice prepense</i> 蓄謀
<i>At bay</i> 進退維谷	<i>In a trice</i> 迅速
<i>At beck and call</i> 唯命是聽	<i>Of yore</i> 昔時
<i>At loggerhead</i> 口角	<i>not a whit</i> 毫不
<i>By rote</i> 強記	<i>A pig in a poke</i> 上當貨
<i>In abeyance</i> 停頓	<i>In behoof of</i> 為某之故

在“*spick and span*”(簇新), “*tit for tat*”(一報還一報) “*jot or tittle*”(些微) 這些成語中，兩個字本身意義毫無，可是在成語裏聯用在一起便人人全懂了。

在其他的成語裏，一些我們輕不沾唇的古字 (archaic words) 及詩中的字 (poetic words) 現在却被保存被人們用進日常談話了：

<i>Hither and thither</i> 處處，往來	<i>A great deal</i> 許多
<i>To and fro</i> 來來往往	<i>For the sake of</i> 由於
<i>use and wont</i> 慣例	<i>On one's mettle</i> 發奮爲雄，抖數精神
<i>Might and main</i> 平生氣力	<i>At one's fell swoop</i> 一次災禍
<i>Rack and Ruin</i> 荒廢，衰敗	<i>To hound on</i> 煽動
<i>kith and kin</i> 親屬	<i>To set at naught</i> 置之不裏。

許多熟字的陳腐意思在成語中依然可以找到。Mind 一字曾一度作 memory 解釋，現在此種意義在 “to keep in mind” “To call to mind” “time out of mind” 這些成語中依然存在。Mind 同樣具有目的，意志的意義，如 “To know one's mind” “To change one's mind” “To be of two minds” (狐疑不決) 及 To have a great mind to” 等。 “at the first blush” 一成語中 blush 有 “glimpse” (一瞥) 及 “sight” (景象) 的意思；Pain 在 “pains and penalties,” “under the pain of death,” “To be at the pains to”, “To get for one's pains” 等成語中有 “punishment” (懲罰), “Trouble” (疾苦) 與 “effort” (努力) 的意義。Brown 的老的用法有 “gloomy” 的意義。現在在 “a brown study” (沉思，冥想) 一成語中還保存有此意義。 “by degrees” 一成語的意義是由於 degree 當 “step” 用的老用法而來。其他一些古文法的形式像 “bounden duty”, “on bended knee” 現在也依然在成語中存在。

## V

在英文成語中有許多只就它們字義的本身難以了解的。在它們裏面充滿弦外之音。我們必須在字裏行間去得到這種弦外之音我們才不會誤會它的意義。在翻譯時如果我們不也找一個相當的成語只就字義來直譯一定譯出來風馬牛不相及的意義，甚而讀起來完全不通。這個在上面曾大略提到，而這種邏輯意義

上的變則與文法上及語言學上的變則實為英語中一奇怪顯著的特質。

文字取喻義 (metaphorical meaning) 為語言學上最熟知的現象。許多的成語中同樣亦有此種現象的發生。而成語亦多有具有譬喻的意義。這種譬喻的意義亦多用在與產生它們情境多少相近的場合下。通常這些喻義的成語多少是顯然的，如“*To sail too near the wind*” (出乎禮法之外)，“*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奮力圖存) 等為水手們談話中生動的隱喻。它們的本義十分明顯。同樣，“*an axe to grind*” (欲圖之利)，“*thin end of the wedge*” (小處着手)，“*To beat about the bush*” (旁敲側擊)，“*To run with the hare and hunt with the hound*” (兩不得罪，模稜兩可) 等各為與其職業有關的隱喻，表現的意義也很清楚。但是在我們日常所用的成語中有許多他們的原來用法與原來意義我們頗難領會。比如航海用語 (nautical expression) 中的“*taken aback*” (吃驚)，軍隊用語“*pass muster*” (檢查合格)，以及“*To burn the candle at both ends*” (兩重浪費) 的來原我們多少總還熟習。至於像“*hold at bay*” (進退兩難)“*To curry favor*” (曲意逢迎)，“*To leave in the lurch*” (乘人於難)“*To run riot*” (狂亂)“*To show the white feather*” (胆怯) 以及“*To have a white elephant on one's hands*” (費錢的禮物) 這一類成語恐怕很少人能解釋了。實在，有許多英文成語。甚而一個專家也不敢下一完全可靠的解釋，如“*to beat hollow*” (凌駕而上)“*To go the whole hog*” (貫徹始終)“*To pull some one's leg*” (以技倆騙人之財)“*To peter out*” (逐漸化為烏有)，“*To fight shy*” (遠之)“*To take heart of grace*” (復回勇氣)“*To send to Coventry*” (絕交) 等等是。同樣一些成語像“*by book or by crook*” (用種種手段)“*In a wrong box*” (不適，不得其所)“*To be in a scrape*” (失敗)“*To pay on the nail*” (付現款)，“*To rule the roost*” (主宰，操縱一切)“*a grass widow*” (棄婦，怨婦)，“*a game leg*” (傷足) 等等，雖然它們並不因為它們邏輯的意義不顯明而失掉表現的力量。這種不切題語句的表情是許多英文成語中的一個卓異的特點。這個特點似乎告訴我們人類的思想不是全然系統，有時



趨向於矛盾，荒謬，及規避理智的轄制，這種散漫的傾向有時迸發，便在成語中表現出來，我們願意每個字都有一定意思，可是我們同時又願意使文字活潑生動；但有時一種含混點朦朧點的意思似乎更能耐人尋味，好像越是不相干，不切題的離奇意義越能刺激我們的想像，因而更增進它們的生動與魔力。譬喻的成語便根據這種心理而產生。但是一個喻義成語無論它所表現的意義如何不切題，與它們的字義如何不相干，它所得到的譬喻的意思也決不是偶然的，我們若問某喻意的成語如何得到它的借喻，則不能不求之於產生它的最初的情境。所以在我們知道英文成語的普通特質後，我們還要進一步來研究它的起源。

### (三) 英文成語源流

概說——航海的來源(海事——江湖——魚業——捕魚)——軍隊的來源(軍事——火器)——田獵的來源——由於生物引來的成語(家畜——野獸——野禽——家禽——昆蟲)——自然的來源(森林——原野)——天文現象的來源(風——雨——星——日)——由於圍圍得來的成語——建築的來源(房屋——家俱)——家事的淵泉(廚房——飲食——縫織)——工業的來源(磨房——手工業——工具——機械)——遊戲及運動的來源(球類——紙牌)——藝術的來源(美術——音樂——舞蹈——戲劇)——法律醫生及商業的來源——學校的來源(學校生活——寫作——史地——書籍)——成語中宗教的遺跡——聖經的寶藏——莎士比亞的富源——一般作品中引來的成語——外國語的貢獻——外國著作的貢獻——Somatic Idioms——Prasal Verbs.

#### VI

英文成語雖然為人們多年的習慣沿用然後得到它的存在，但是它最初的產生，無論是為某人所創造的，或從某一部分人得來的，一定要有它特別的環境，與特殊的起源。有一些奇怪的英文成語，我們必須知道它特殊的來源然後才會了解它的意義。實在有些成語的來源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樣簡單。舉例說吧，“To spoil a ship for a ha'porth of tar”原意本為“To spoil a sheep”，給羊塗油(Tarring sheep)而得來的。“as plain as a pikestaff”一語好像由於“a pikestaff”或其他金屬物尖頭的手杖之類引來。然而就“as plain as packstaff”的原來形式看來，它的意思是一桿沒有塗飾的木桿或手杖，小販當他走疲了要休息時，使用它來支持包裹。還有“To give the cold shoulder”一語同樣也不見得把真人

的 shoulder 推給人家，而是把冷羊肉的 shoulder 放在一位不大受歡迎的客人前。

喻意的成語，以及許多文法的成語中的大部是由於人們的下級職業及一般運動的形式得來。每一種人的活動都莫不有它個別的『行話』來說明它的性質，方法，困難與目的。從這些術語中不但許多單字已經普遍化爲一般人通用，就是許多特別的單語也攙進標準英語了。原來一種語言決不夠表現錯綜萬象複雜的人生與人們彼此間關係思想同感情的。在這種情形下標準語言既然由於它用字過程上種種繁難而成了表現的桎梏，所以爲表現着想則所有能夠給一種較寬泛的意義而爲一般人所通用的特別語式也爲標準語言所取而據有之。同樣人們由於其從事的職業與運動中所創造的成語，因爲簡潔，通俗，爲熱烈生活中的產物，所以也正好成了爲人們所要求，所歡迎的一類有生氣的言語。海上的水手，森林的獵士，田中農夫，竈上的厨子因爲他們在一些緊要的當兒 (in some crisis) 需要一種有力量的短語來發號施令，來警戒斥責，所以他們常常碰到一些傳神的字的聯用，與一些從他們眼前的事物所發現的活潑生動熟悉的譬喻來。這些短句與譬喻因爲它們頗能動人頗能刺激他們同伴的想像，所以漸漸看採進他們所從事的特別的運動或職業的術語了。許多這類的短語即刻被人們發現可以用在廣泛的意義上。常是爲了方便，常是帶些幽默的氣味，它們被引用到一種相似的情境上去。一個水手在陸地上遇着困難也說出他的海話 (Sea-phrases)；一個漁人用網魚的術語來話人生；家裏的管家婆用她廚房裏及農場上的譬語來表現她自己；而獵人更把他打獵的話語掛在嘴邊上。這樣，這種最有用，最生動的短語逐漸發展，由俗語演變成標準語，最後得到一般人們的公認。

## VII

假使我們把成語的來源作一個分析，我們可得到，由於航海而得來的成語在量上特別較多，水手們有力量傳神的言語本來是富有術語成分的。現在有許多這類的成語已經藉它們譬喻的意義而打進陸上的英語了。下面一些成語它們

航海的來源十分明顯：

- |   |  |
|---|--|
| To turn adrift (丟開，原意爲起錨<br>任其飄流。)                            | To take or have in tow (指導，施帶)                 |
| To set afloat (播揚，傳佈，發行)                                      | To lay anchor to windward (預備不虞)               |
| To be in the same boat with<br>(在同一境況，同處窘境)                   | To touch bottom (達最低額)                         |
| To clear the decks (準備戰鬥)                                     | To steer clear of (躲避)                         |
| To nail one's flag to the mast<br>(表示決心，歐釜，沉舟)                | To drop the pilot (捨棄忠實之指導。○<br>pilot 本爲掌舵。)   |
| To hoist, or lower, one's flag or<br>colours (揭司令旗，屈<br>服，食言) | To launch into (跳入，趨入，)                        |
| To show one's colours (現本來面目)                                 | To pour oil on troubled water (排亂解紛)           |
| To take the helm (掌管樞機，<br>helm 原意爲舵)                         | To weather, or ride or out the storm<br>(戰勝災禍) |
| To put in one's oar (資以臂助，盡<br>忠告。)                           | at a low ebb (衰落)                              |
| To cut the painter (脫離，原意爲<br>割斷纜索)                           | To take the helm (掌管樞機，<br>all at sea (茫然，不定)  |
| To take in a reef (樽節用度)                                      | Between wind and water (在易傷部)                  |
| To sail in (勇往猛進)   | To rest on one's oars (休息，歇工)                  |
| To sail before the wind.<br>(飛黃騰踏，得志，本意<br>順風駛舟)              | In the offing (海面上)                            |
| Out of one's depth (非其才力所及)                                   | In full sail (滿帆)                              |
|   | In the wake of (近，緊隨)                          |
|   | In deep water (水深火熱)                           |
|   | On one's beamend (陷于險境)                        |
|   | On the rocks (牀頭金盡，一貧如洗)                       |
|   | Over head and ears (全部)                        |
|   | To sail near the wind (幾罹法網)                   |
|   | To strike sail to (頓時收篷，認輸)                    |

To take the wind out of the sails of some one (阻其事業進行)	A sheet anchor (主要旁靠物)
To trim one's sails to the wind (佈帆)	The cut of one's jib (相貌)
To pump ship (小便, 小解, 原意爲排船中之水)	Breakers ahead, (前途危險)
To make shipwreck (破壞)	Leeway to make (追趕延誤之工作)
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奮力圖存)	Plain sailing (簡單的動作)
To sink or swim (無論如何)	Three sheets in the wind (醉步蹣跚)
To keep one's weather eye open (細心察看, 提防)	Not a shot in the locker, (囊中不名一文)
To go with the stream (順應時勢)	Half seas over (微醉, 幾乎絕望)
To go against the stream (反抗潮流)	High water mark (高水點, 絕頂, 頂上)
To take the tide (乘機行事)	Shipshape and Bristol fashion (整齊, 秩序井然)
To stem the tide (阻逆潮流)	When one's ship comes home (當某人發財之時)
To look out for squalls (戰戰兢兢)	To tide over (渡過難關)

下面一些成語的航海來源不很明顯，在某種情形下很是疑問。實在，有時若想追索一成語的來源並不是全然可能的事，在下面的成語中其來源最有疑問者，我們于其後加一疑問號以示區別：

To bear a hand (助手)	To hold water (?) (原意爲不漏水引申爲理由充足, 撲顛不破, 例 That argument will not hold water.)
To bear down upon (壓迫)	To keep pace with (並駕齊驅)
To box the compass (原意爲轉向四方, 引申爲依次採用關於某問題的種種不同意見)	To keep aloof (遠離, 戒止)
To break the ice (破冰爲舟開路,	To knock the bottom out of (使歸于盡,

引申為開始從事，作前驅， 首先發言)	使無所用)
To carry on( ? )carry on 用作 in- transitive 意義時為『繼續』之 意，或由于航海時『扯滿帆』 To “carry on without reefing” 一成語得來○)	To know the ropes (熟悉底蘊，在行) To make headway (進步，前進) To pipe the eye (哭泣) To pull together (戮力同心) To be first rate, second rate (頭等，次等) To rig out (裝束，本船隻裝置待發)
To cut and run (忽然急去，原 意為解纜後不會起錨即急急 駛去)	To run high (變烈) To see how the land lies(觀察形勢) To seer off (跑開)
To fall foul of (碰撞，口角)	To speak by the card (就所知直言之)
To forge ahead (緩進)	To take it easy (從容不迫)
To give way (讓步)	To throw over (放棄)
To give a wide berth to (避免)	To turn in (轉方向)
To go ahead (追前)	Touch and go( ? ) 輕描淡寫，略一提及 ，原意船隻觸礁，但一輕輕一觸， 仍得安然駛去，其意有如 “a narron escape”)
To go by the board (覆滅)	
Hard and fast(穩固不能侵犯)	On the look-out (細心探望)
High and dry (指船之擱淺，引申 為某人不受環境影響，出乎 時勢潮流之外)	On the stocks (在預備中)
Hand over hand (手手相接)	Unde way(本指船隻在行進中，引申一切 事物之發動如 The pest is under way)
Hardup (of the helm) (貧乏)	all told (總共)
Hard limes (惡運)	all hands (人人，本全體船員)
“Taken aback” 本來是用於航海者突然遇風，或忽改方向，以致倒轉帆蓬	

，後來便引申為吃一驚，手足失措之意。"Round Robin" (循環署名之稟帖) "lump sum" (總額) 以及 Skylark 用作動詞的習慣用法 ("To skylark" 遊戲) 最初亦當係用于航海者。

下面是一些關於內陸，江湖的成語：

To shiver on the brink (胆怯)	Not to touch with a barge-pole (因污穢使人遠避)
To make a splash (作濺水聲，惹人注意)	On thin ice (如履薄冰)
To clutch at a straw	A stepping stone to (進階，方法)
To let in or let in for [from breaking ice] (破冰而陷入水中)	The jumping-off place (世界盡頭，足跡不到之處)
much water has flown under the bridge	To open the sluices
Still waters run deep (靜水流深)	To stem the torrent (阻梗)

有一些成語是關於魚業與捕魚的，這些成語也都具有喻意：

To cry stinking fish (自敗己事)	A big fish in a little pond
To drink like a fish (鯨飲)	A pretty kettle of fish (一場糊塗)
To fish for [compliments] (沽名釣譽)	A queer fish (怪僻之人)
To fish out (竭澤而魚，偵出)	A big haul (一網)
To fish in troubled waters (乘火打劫，乘國家多難時攫取以自肥)	A red herring (存心的欺詐，兵卒)
To get a rise of it (折辱之，譏嘲)	The hook with the bait
To give enough (厚餌之以冀上鉤)	Other fish to fry (另有他事待作)
To give play (不加壓抑)	all fish that comes to his net (只求有魚入網)
To jump at the bait (急取)	
To nibble (咬)	As slippery as an eel (其滑如鱗)

- To throw a sprate to catch a herring (以小博大) There's as good fish in the sea as ever came out of it
- In the swim (洞悉世故，在交際所中) a fish out of water (涸轍之鮒，失意人)
- 由于兵士的談話亦得到許多成語：
- To take alarm (吃驚) To be at the mercy of (任...掌握中)
- To take up arms to (動干戈) To muster up (召集)
- To lay down one's arms (棄甲拋兵而降) To pass muster (檢查合格)
- To beat up (引避) To make a stand (立定，取守勢)
- To offer battle To sell the pass
- To throw a bomb into To show quarter (寬宥)
- To stand in the breach (適當攻擊之衝) To send to the right-about (放逐，開除，原意使軍隊退却)
- To beat a retreat (鳴退兵鼓) To lay sieze to (強婚，原意圍攻)
- To bear the brunt of (百般忍受) To take by storm (在軍隊用語原意「攻克」引申為「使人傾倒」「留一好印象與人」例：“The singer took the
- To return to the charge (再行攻擊) audience by storm.)
- To stick to one's colour(?) (失忠所事，不退却) To mask time (原意踏足步，引申為停頓，擊節)
- To come of with flying colours(?) (雖敗不為辱奏凱而回)—— Between two fires (原意腹背受敵，引申為兩患煎迫)
- 此條與上條或亦得自航海語。
- By dint of (憑...之力)
- In defiance of (反對，干犯) To bid defiance to (公然挑戰)
- In open arms (公開反對) To die in the last ditch (至死不降)

In deference to (服從)	On the alert (警備中)
To hold the field (保持地位)	On duty (服務中)
To change front (轉變)	On the qui vivi (警備，盼望)
To let loose the dogs of war (起戰禍)	under arms (武裝備戰)
To gain or give, ground (有進步)	under false colour (爲人作嫁)
To stand one's ground (強持不屈)	up in arms (預備動武)
To mound guard (守望，巡哨)	A pitched battle (堂堂正正之戰)
To spike one's guns (挫消其反抗力)	A running fire (接連射擊)
To steal a march (於人不知鬼不 覺中占得利益，原意襲擊， 陳倉暗渡)	The tug of war (拔河戲，原意相持不下 之惡戰)
Rank and file (社黨中之中堅，原 意全體士卒)	bag and baggage (輜重全付)
As you were (還原)	Marching orders (行軍令)
Half the battle (強半成功)	Shoulder to shoulder (羣策羣力)
True to one's colours (忠于職守)	All along the line (澈頭澈尾)
	armed at all points (全付武裝)

“a forlorn hope” 爲採用 Dutch 成語，“verloren hoop” 即 “a lost troop”，(敢死隊)之意，引申作『窮途』解。“To be in touch with” (深知，表同情)與“*To be out of touch with* (反對)；“*To keep touch with*” (通聲氣)與“*To lose touch with*” (失聯絡)或者最初亦用于訓練軍隊。“Touch” 在軍隊中本爲一伍內各兵士的聯絡之意。“*To fight shy*” (遠之)是一個很奇怪的例子，解釋起來很不容易。有人謂此成語的原意或者爲在交戰中失去信用之意。

“a flash in the pan” (無效之舉)本得自古時的火繩銃。其他由于火器得來的成語還有：

To miss fire (放射未出)	To go off at half-cock (未裝好而發射，
---------------------	---------------------------------



To hang fire (緩發，引申為躊躇)      引申為倉卒行事，貿然而為之意)

To fire away (原開槍，引申為開言急說)      Like a shot (連，即刻)

Lock, stock and barrel (全體)

Not worth power and shot (得不抵失)

一些由于試槍及個人的角鬥所得來的鬥爭的成語為：

The stab in the back (暗箭傷人)      To measure swords with (拔刀相向)

To look daggers (怒目而視)      To enter the list (應戰)

To speak daggers (口發惡言)      To win one's spurs (創業成名)

To let daylight to (戳之，刺之)      On one's guard (戒備)

To bid defiance to (挑戰)      off one's guard (不提防)

To throw down the glove or      up to the hilt (通透，全然)

gauntlet (挑戰)      a passage of arms (相罵，口角)

To go to the wall (失敗，破產)      war to the knife (血戰)

### VIII

田獵，獵犬及戰馬供給了日常英文談話中許多的成語，而就一般動物裏犬馬在成語中也佔了最大的一部分。有一些關於犬的成語 (canine idioms) 是由于犬賽犬鬥得來，但是這類成語的大部還是屬於家畜的：

To dog the footsteps of (追蹤足跡)      To be dog-cheap, dog-lazy, dog-tired (極

Not to have a dog's chance (機會全無)      廉，極懶，極倦。)

To die like a dog, or to die a dog's death

To lead a dog's life (生活困苦)      (慘死)

To go off with one's tail between      dog days (三伏天)

one's legs (挾尾而去，狼狽而逃)      A dog in the manger (自私自利，已不欲亦不令他人享受)

To go to the dogs (破產，失敗)      A lucky dog

To throw to the dog (犧牲)	A sly dog (喜怒不形于色之人)
To 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與狗以惡名則無異殺之)	A hang-dog look (囚首喪面)
To have a bone to pick with (與之 為難)	Top-dog (主人，勝利者)
To help lame dogs over stiles (濟 弱扶危)	under dog (失敗者)
To keep a dog and bark oneself(家 有僕役而自動手)	Love me, love my dog (愛屋及烏)
To let sleeping dog lie (既往勿咎)	Every dog has its day (富貴白雲，衰盛 無常)
To teach old dogs new tricks	Scornful dogs will eat dirty puddings (狗 急跳牆)
To bristle up (聳起，示怒)	A bone of contention (爭點，所爭之物， 原意為投骨于地而眾狗爭之)
To set by the ears (?) (挑撥事 非，使不睦)	His bark is worse than his bite (彼言暴于 行)
To fly in the face of (反抗)	Not to have a word to throw to a dog (驕 傲的沉默寡言)
To dog-ear a book(摺書角)	Dog biting dog 狗咬狗 (藝人相輕)
To turn tail (遁去，鼠竄而逃)	Wag the tail (搖尾，謂女子淫蕩)
由於獵犬獵獸所得到的成語有：	
To come to heel (緊隨)	To run to earth (尋根掘底)
To hold in leash (操縱)	To run with the hare and hunt with the hounds (兩不得罪模稜兩可)
To slip the collar (脫難，下工)	To hound on (嗾使)
To give the slip to (脫身，不別 而行)	To throw off the scent (欺騙)
To hit it off [the scent] (達到)	To make a dead set at (引為攻擊目標)
To hunt down (窮追，壓迫)	To have a good nose for (偵查力佳)

To be on the track of (追蹤)	In gull cry (并力猛追)
To keep track of (留心細聽)	A red herring (存心之欺詐)
In at death (將終局而到場)	Hue and cry (聲音噪雜，喧嘩)

“At fault” (入歧途，有過失)，“at a loss” (茫然) “To cast about” (顧視) 本為獵獸時失獸踪所用的話語。“To run riot” (不受約束) 為盲目的追蹤。“Run counter” (背道而馳) 為追獸踪時而誤入相反的方向。“hark back” (召回，折回) 本為獵犬追逐野獸時忽失去獸踪，於是折回再重新尋覓。此語用于辯論上引申為歸至論題之出點之意。“To draw blank” (未奏功效) 本為獵犬搜索時毫無所獲之意。

自馬的身上所得來的成語比狗還要多如：

To take the bit in one's teeth (不受節制)	To get on one's hind leg (發怒，原意馬作人立)
To come a cropper (作事失敗而受創傷本意騎馬墜騎)	To give a leg up (濟弱扶困，本意扶人上馬)
To draw up (勒馬)	To prick up one's ears (傾聽)
To go the pace (奢侈度日)	To keep pace with (並駕齊驅)
To gallop through (走馬看花，瀏覽一遍)	To turn out to grass (開除退休，本意為放青，放牧)
To have the upper or whip hand of (有權處理)	To put through his paces (觀其所為以察其行)
To set the pace (定步容)	To pull up (判裁，原意為勒馬)
To hold hard (停歇。原意為勒馬)	To give rein (不加羈勒)
To eat one's head off (所費過於所值)	To saddle with (使荷重担)
To put the saddle on the wrong horse	To lock the stable door after the horse is stolen (亡羊補牢，馬失鎖廐)

(所責非是)	To flog a dead horse (欲與已敗之事)
To give some one his head (惟命 所聽，馬首是瞻)	To sit loosely to (簡慢，漠然) To spur on (激勵)
To look a gift-horse in the mouth (細觀贈之齒以考其年，謂 品評贈禮之良窳)	To win one's spurs (創業成名) To trot out (展覽，原意牽馬試跑) At the end of one's tether ? (日暮窮途)
A horse laugh (呵呵大笑)	A horse meal (無酒之席)
Beyond one's tether (非某知識所及)	A mare's nest (鏡花水月)
Heavy in hand (腦筋遲鈍)	In horse-play
Hairy about the heels (劣種之馬)	In the saddle (乘馬)
On the high-horse (趾高氣揚，盛 氣凌人)	Neck and crop (?) (全然) The grey mare is the better one (婦唱夫 隨，妻強於夫)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火速)	Without turning a hair (毫無疲憊不安之 色)
out of hand (立刻，馬上)	
with a heavy hand (暴虐)	

You can take a horse to the water, but you can not make him drink.

One man may steal a horse but another must not look over the hedge.

Money makes the mare go (有錢能使鬼推磨，錢能通神)

“To curry favour”(曲意逢迎)是一個最奇特的成語。本來應是“curry favel”(梳刷馬毛)，“Favel”便是一種淡黃色的馬匹。這個成語可算是一種挖苦人，歇後語式的成語。

“To keep one's own line”, “To strike out a new line” “in at the death” “To take cover” 及 “come to grief” 或者皆出於狩獵場。其他由於跑馬場得來者則有：



難而取堅決之處置)

Calf-love (童貞的愛)

由猫得來者：

To put up one's back	To have room to swing a cat (a cat-o'-
To rub the wrong way (倒將毛， 激怒)	nine-tails)(九節鞭)
A cat may look at a king (猫亦可 視主，謂人在與其他地位較 高者之前亦自有其價值。)	To bell the cat (行冒險事)
To see how the cat jumps (觀察 虛實)	To fight like kilkenny cat (猛鬥)
To have nine lives (難置於死)	To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洩漏秘密)
To have as many lives as a cat	All cats are grey in the dark
To be a cat's paw (爲人傀儡)	Care killed the cat (勞神足以傷身)
cat's sleep (假睡)	a tame cat (慇勤於已嫁之婦人)
	When the cat's away the mices will play (猫去則鼠將嬉)
	like a cat on hot bricks (如坐針氈)

關於羊者：

To follow like a sheep (盲從)	To pull the wool over some one's eyes (
To make sheep's eyes (眉目傳情)	蒙蔽欺人)
To look sheepish (羞赧)	To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具有同樣之
To bear the bell(前導，從 the bell wether 頭羊得來。)	點)
To fleece some one (強劫 剝奪)	A black sheep (害羣之馬)
To go wool-gathering (心不在焉)	As meek as a lame (柔若羔羊)
	Sheep's heart (弱者)

由猪得來者：

To go the whole hog (走極端，貫 澈始終)	To kick the bucket (?) (死，傷生)
	To pig to-gether (聚宿一處)

To get the sow by the ear (捉錯與人) To bring one's pig to the pretty (or wrong)  
 market (虧本)  
 You cannot make a silk purse out of a sow's ear (不能以粗劣之材製成美品)  
 To buy a pig in a poke (買上當貨)  
 please the pig (若時運順利)  
 To bring one's hog to a fine market (利市十倍)  
 pig eyes (小眼)  
 Pig's whisper

“To rain cats and dogs” (下傾盆雨) “To lead a cat-and-dog life” (度日勃谿) 是根据猫狗傳統的敵愾而產生。

“To make an ass of” (愚弄) “To play the goat” (舉止令人發噁) “to butt in” (抵觸)，似乎為自驢，山羊所能得來的成語。

野獸之能供給成語材料者頗少。“To take heart of grace” (復回勇氣) 曾被解釋為“Hart of grease” (肥牡鹿)，但實可疑。“To throw to the wolves”，“To take the wolf by the ears” 大半由外國傳入；然而“To keep the wolf from door” (免為餓殍) 則頗似為英文中原有者，其他關於野獸及其角逐的成語有：

To ferret out (用心探然)	First catch your hare (毋輕試於無把握之事)
To start a hare (驚起一兔)	
To sleep like a door-mouse	To smell a rat (起疑心)
To run with the hare and hunt with hound (各不得罪)	To fall or walk into the trap (墮入術中)
To give the go-by (閃避忽略)	To poach on some one's preserve (攫取)
To make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 (小題大作)	As mad as a March hare
	As blind as a bat
	As deaf as an adder,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野禽構成的成語有：

-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一舉兩得) To scare off (驚去, 嚇走)
- To put salt on a bird's tail (捕獲) To clip the wings of (剪其翼, 挫撻之)
- To have a crow to pick with (吹毛求疵) A bird of passage (候鳥)
- To flutter the dove-cotes (擾亂治安) A bird's-eye view (鳥瞰)
- To be in fine, or full, or high feather (康健, 或饒有資產, 興高采烈) A swan song (臨死之言)
- at one fell swoop (以一次不幸打擊) A wild goose chase (無益追求)
- To knock some one down with a feather (小事一端) As the crow flies (如鴉之飛, 謂在一直綫上)
- To know a hawk from handsan (剖析毫芒) A bird in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十賒不如一現)
- To feather one's nest (中飽, 自肥)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作事趁早得利)
- To plume oneself upon (傲慢, 自誇) Fine feathers make fine birds (人仗衣服馬仗鞍)

(未完)



# 五胡東晉時代華夷勢力之檢討

(中國民族史草書之一部)

史學系 李 旭  
四 年

- (一) 序言
- (二) 五胡起源考略
- (三) 五胡勢力之展開
- (四) 同化的三個階段與其轉變
- (五) 東晉偏安與華夷勢力之消長
- (六) 結論

## (一) 序言

五胡 (304-439 A. D.) 東晉 (317-420 A. D.) 時代 (註一)，是中國社會，由貨幣經濟初期發達的程途中，遭遇急速的變動，而重新逆轉到自然經濟的時期。由於西晉末年社會的變亂，與外族的侵入，(註二)使初期的貨幣經濟的社會形態急速崩潰，再逆轉而成自然經濟的社會形態。惟此種自然經濟的社會形態，與以往完全不同。從經濟的本質上看來，五胡是由氏族的共營經濟，進而至於初期的奴隸經濟，再由初期的奴隸經濟，進而與華人的奴隸經濟和農村經濟同化，終於形成了北朝元魏時的封建經濟。東晉則由於華族的豪強，率領其宗族部曲僮客奴隸等渡江而南，在孫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大部分的初期奴隸經濟與農村公社的廢墟上，建立了奴隸和小農的社會，使奴隸經濟和農村經濟重行發達，而趨向封建經濟一途。關於前者，我的理由是：五胡中的匈奴族，在起

初侵入時，還是過着游牧的生活，鮮卑也過着漁獵，游牧和初期耕種的生活，羌氏則為游牧和耕種的生活，蠻族也尚在經營着初期耕種生活。(註二)因此，我們可以認定，他們的起初，都是由一個祖先繁殖而來的，由此一祖先所繁殖的後裔，形成了相互間有聯絡的社會集團——氏族。(註三)氏族因主要生產事業之影響，正可分為畜牧民氏族和農業民氏族，前者包含所屬領土的居民和畜羣；後者是由幾個集團組織而成的(註四)。由於保護畜羣及牧場的領域而形成了畜牧民族，更由於耕地與財產的佔領，而形成了農業民族。在氏族社會裏，他們都營着以血緣為關係的平等的共同生活，但畜牧與農業的發達，男子的作用最大，女子漸失其中心地位，因此由母權氏族轉化為父權氏族。(註五)更由於領土與財產觀念的日益發達，使氏族擴大而形成了部族的組織，而氏族與部族尤相互對立。摩爾根 Lewis H. Morgan 曾經明白地告訴我們：

「在氏族社會(gentile Society)下，聯合組織(Confederacy)，如無部族(tribe)為其基礎，則不能存在，部族雖無胞族(Phratries)可以存在，但如無氏族，不能存在」。(註六)

由此種氏族的共營經濟，向初期奴隸經濟的轉化，是完全以部族為中心的，部族與部族間之聯絡與兼併，其結果，能使一部族為其他部族所役屬，因而有初期奴隸經濟之形成。

「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晉書四夷傳匈奴

「自諸王侯，降同編戶。」晉書載記劉元海傳記劉宣之言。

「晉為無道，奴隸御我。」晉書載記劉元海傳記劉宣之言。

「父周島朱一名乞裏加，并為部落小率，……朱島性凶惡，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勅代己都攝部，胡甚愛之。」晉書載記石勒傳

「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克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勅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全上

「每耕作於野，嘗聞鼓角之聲，勅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全上

「父率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虜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晉書載記慕容廆傳

「國有君長，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大使者，小使者，使者。邑落有聚民，下戶皆為奴隸，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魏志卷三十扶餘國傳

「河南，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荊州里，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為賞，一謂之賞虜。」南齊書河南傳

「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存馬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前漢書西南夷列傳氏族

「故國無蘇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後漢書西羌傳

「安帝元初，澧中蠻，以郡縣徭役稅失平，懷怨恨，遂結澧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後漢書西南夷列傳

上所引證，關於匈奴，羯胡，鮮卑，氐，羌，蠻各族，均可見其部族與部族間之兼併與初期奴隸經濟之形成。不過他們的演變的時期前後稍有差異。由初期奴隸經濟，進而與華人的奴隸經濟和農村經濟同化，我們的證據是：

種族(或部族名)	事	實
匈奴	<p>「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u>晉書載記劉曜傳</u></p> <p>「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資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u>沈(王沈)</u>等車服宅宇，皆踰於諸王子弟。」<u>晉書載記劉聰傳</u></p> <p>「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u>晉書載記劉曜傳</u></p>	
羯胡	<p>「以將軍<u>左伏肅</u>為前鋒都尉，攻掠<u>豫州</u>諸郡，臨江而還，屯於<u>葛陂</u>，降諸夷楚，置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谷，以供軍士。」<u>晉書載記石勒傳</u></p> <p>「號<u>羯</u>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u>全上</u></p> <p>「散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u>全上</u></p> <p>「自<u>幽州</u>東至<u>白狼</u>，大興屯田。」<u>晉書載記石季龍傳</u></p> <p>「制征七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u>晉書載記石季龍傳</u></p>	
鮮卑	<p>「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u>晉書載記慕容廆傳</u></p> <p>「君以<u>黎元</u>為國，<u>黎元</u>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u>孟春</u>之令。惰農勿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法，……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u>魏晉</u>舊法，溝洫澆灌有益，官司主者是違，務盡水陸之勢。」<u>晉書載記慕容皝傳</u></p> <p>「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u>晉書載記慕容暐傳申紹疏言</u></p>	

氏	「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 <u>晉書載記苻堅傳</u> 。 「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宴，百姓豐樂」 <u>全上</u> 「發其王侯以下，及豪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灌，以溉關隴之田。」 <u>全上</u>
羌	「浩(殷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白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略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 <u>晉書載記姚襄傳</u> 「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 <u>晉書載記姚興傳</u>

由奴隸經濟和農村經濟發展而形成封建經濟，北魏的均田制，將土地分給自由民和奴隸等，使其形成一種封建的社會形態，就是很顯明的事實。這個我們在此不用多講，以待南北朝時代詳述。至於東晉時之奴隸經濟與農村經濟的情形：

「悉發揚州奴爲兵以討胡。實繁敦也。……免良人奴，自爲惠澤。」晉書王敦傳

「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爲兵配之。」晉書戴若思傳

「其免中州良人，遺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晉書元帝本紀

「二千石令長，當祇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晉書元帝紀

孫吳時代的農村公社的組織，從三國志所載諸葛恪論丹陽山越的話裏可以看到，如「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使兵野逸，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註七) 皆足表現當時山越實爲一種農村公社的組織。由孫吳時代至東晉，時間并不甚久，此種公社組織，當未完全解體，而西晉末年南渡諸豪族，都把他們原有的奴隸和小農的生產方法帶來：

「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晉書祖逖傳

「與鄉人瑤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於京口。」晉書徐邈傳

「孝武時，范甯時政曰：昔中原散亂，流寓江左，庶有旋返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壠墳柏，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通典食貨三鄉黨

此種奴隸和小農的生產方法，與原有的農村公社的共營的生產方法結合起來，經過長期的改進與同化，終於趨向封建經濟一途。基於以上的理論和事實

，我們更得進一步的認識：五胡的社會制度是由血緣的氏族制，進而與以地緣的國家制度爲基準的華族同化；在東晉則由純粹以地緣爲基準的華族，開闢了「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的江南。(註八)從每個社會單位看來，五胡是由部落到郡縣的演變，亦即由部族到王國，再由王國而擴大組織的一種演變。(註九)比之歐洲史跡，恰好和羅馬帝國末年，東西峨特 (Goths) 汪達爾 (Vamdals) 等蠻族之侵入一樣，造成了數百年的變亂局面。不過北歐蠻族之入侵羅馬，通常以紀元後三七八年哥德人大敗羅馬人於亞得里雅那堡 (Adrianople)，和五一一年信奉基督教的克羅維斯 (Clovis) 死時爲止。(註十)時間上有前後的差異，其實，我認爲這個須上溯自紀元後二四七年哥德人渡多腦河，大肆侵掠起，下延至六一九年科斯洛厄茲第二 (Chosraes II) 奄有埃及，耶路撒冷，大馬色等地時止。(註十一)因爲這一年 (619 A.D.) 爲中國唐代之開始。漢亡於二二〇年，整個四百年爲中國大混亂時期。由於漢人擊敗匈奴，使匈奴的一支西遷，影響到多腦河北岸的哥德人，於二四七年始活動，(註十二)同樣形成了歐洲三百餘年的大混亂。爾後六二二年，穆罕默德出奔，歐洲開創了另一回教徒的局面，時期也正與唐代大約相當。所以巴克爾 (E. H. Parker) 曾經說過：「十六國時代，中國北部，鮮卑匈奴氐羌，以及漢族，迭爲盛衰，求之西史，唯有羅馬帝國末年 東西哥德 (Goths) 汪達爾 (Vamdals) 諸族紛起，乘着帝國的衰敗，剽掠國都，并立蠻族王朝於西班牙非洲及高盧等事跡，可以比擬。當時羅馬帝國的重心，往復於東方的君士坦丁堡及西方的羅馬城，和中國北部政治中心之徘徊於長安洛陽，南部之轉徙於建康杭州的情形，正無分別，東海西海，不謀而合，實堪驚異哩。」(註十三)

## (二) 五胡起源考略

五胡二字，始見於後魏楊街之所著洛陽伽藍記卷二，其中有云：「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梁沈約宋書謝靈運傳有「况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

來年」，而唐人所修晉書載記苻堅傳下記苻堅叱姚萇之言：

「萇(姚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齊符歷，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萇乃敢於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

今按魏朝盛時，尤稱五胡，是五胡盛時，即以五胡并稱，南北朝時，五胡已成普遍名稱，而唐人所記苻堅言「五胡次序」更足徵信。當時氏族等，自身即以五胡并稱，「無汝羌名」，則羌族不在五胡并稱之內。因此，我們要探求五胡的究竟，首先當從「羌與胡別」和「胡」字的本義上考查。羌與胡別，從下列數條完全可以證明：

「而西至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史記匈奴列傳。

「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塞(張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史記大宛列傳

漢人視西藏種之羌人與胡有別，這話日人白鳥庫吉本已經說過。(註十四)我們現在再看晉以後，羌胡仍爲兩個不相同的民族。

「明年散(匈奴部)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晉書北狄傳

無怪乎五胡時，苻堅稱「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然則現在通常所稱五胡一匈奴，羯，鮮卑，氐，羌——在當時只有匈奴，鮮卑，氐，羯等四胡，那麼，還有一胡，究何所指？要解決這個問題，我以為須尋究「胡」字的真義，史記匈奴傳記冒頓單于遺漢帝書云：

「南有大漢，北有強胡。」

是「胡」字在漢代，即爲與漢對稱之詞，又云：

「胡者，天之驕子也。」

「胡」字在匈奴人的眼目中，具有如此重大意義，故五胡亂華時，外族各互尊稱爲「胡」，以與華族對稱。又史記漢書凡單稱胡，皆專指匈奴族而言，白鳥庫吉謂：「胡之一語，即中國省略匈奴(Hiung nu)的原名，蒙古語有人的意義」(註十四)當時並有東胡之稱，是指鮮卑烏桓而言，如後漢書載「烏桓者

，本東胡也，魏書記鮮卑，亦東胡之餘也。」(註十五)上溯至春秋戰國；亦即有東胡之稱，如「燕北有東胡山戎」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却千餘里」(註十六)又史記匈奴傳東胡條註云：

「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

前趙劉淵的主謀劉宣曾經說過：「鮮卑烏桓，吾之種類，可以為援。」(註十七)這樣看來，匈奴自尊稱為胡，并鮮卑等族，亦包括在內。在華族方面，同樣稱此種族為胡，所以顧炎武說，東胡是戰國時，山西地方的人民，為東邊蠻族所取的名字。(註十八)不是全沒理由的。基於上述證據，我們更可認識：

(1) 「胡」字有極尊重的意義，外族均願尊稱曰胡。

(2) 在五胡時代除羌族外，各外族均可稱為胡。

匈奴族的劉淵，是首先發難顛覆晉室的(註十九)因其勢力極大，胡與華正可分庭抗禮，所以氏族的苻堅，亦自稱列入「五胡次序」。然而次序無羌名，那麼，在此時除匈奴鮮卑羯胡氏外，尚有何種？這個我認為還有屠各一種。按漢末三國時，匈奴南單于與屠各等，似乎就已成了兩個不同的部族，此由下文可以看到：

「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麻，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遼中羌獍，還奮帝卷，自壽春而南。」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

檢閱晉書北狄傳載：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羌渠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聚貴，故得為單于，統率諸種。」

晉書載記石勒傳載「石勒……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胃。」是明言石勒為羌渠種之後裔，由羌渠種演變為羯胡，並匈奴而為五胡之一。那麼依例類推，屠各種亦可並匈奴而為五胡之一。這是從理論上的推想，從事實上看來，羯胡之得稱五胡，是由於石勒的據有中原，能與晉室對抗，屠各種，據我看來，當以劉曜為首領。史書上曾經記載石勒遣石季龍攻陷劉曜的長

安，大肆屠坑屠各種。

「徙其台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部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晉書載記劉曜傳

又石勒與劉曜合攻靳準於平陽，準使卜泰請和，「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註二十)都可看到屠各與劉曜是有關係的。劉曜後來據有長安稱帝，當與羯胡石勒一樣，並匈奴而為五胡之一。不過，我們在此應當注意，屠各與羌渠本為匈奴種的兩個部族，後來因發展而與匈奴並稱，晉書載記劉曜傳載「曜發雍州攻陳倉，曼(楊曼)連謀曰：「譯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又載曜問羯關於石勒之軍容云：「大胡自來耶？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前云胡主，實指劉曜。後稱大胡，則指石勒，所以兩者為胡，確無可疑。惟此處劉淵却又成問題，史書載「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率諸種」(註二十一)是淵當屬於屠各種。又晉書載記劉元海淵傳，記元海為單于羌渠之後，而前述石勒，亦為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別部羌渠，是否由因單于羌渠之名演變而來？果爾，劉淵又當屬羌渠種，此問題日人岡崎文夫氏亦曾提及，(註二十二)那麼，劉淵到底屬於那一族呢？晉書載記劉元海傳明白的答覆我們：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

新興匈奴，無疑是晉太康以後新遷徙來的匈奴，這些匈奴，包括了十九種部落。(註二十一)而屠各羌渠亦在其內。當劉淵時，匈奴勢力，尤在山西，故華人均以匈奴稱之，即以「胡」視之。等到後來，屠各種的劉曜和羌渠種(羯胡)的石勒等兩個部族，已發展至中原，由部族而形成王國，所以屠各羯胡，得并列稱胡。因此我們知道：在五胡時代，五胡互相尊稱之序次為匈奴，屠各，羯胡，鮮卑，氐，羌實除外。但是我們現在為什麼又稱羌為五胡之一，而將屠各遺忘？這是由後世「胡」字的汎用和屠各部族一名，併入匈奴的緣故。屠各建國為前趙，實與山西平陽(臨汾縣)的前趙相同，從華人的眼目中看來，並無分別



，故將屠各併入匈奴。羌族在五胡時建立後秦，文化且甚高，而胡字爲後世之汎稱，據白鳥氏之攷證，先汎稱移化於羌俗之土耳其種的月氏等族，後更以西胡稱西戎，至汎稱印度波斯及其他蠻夷。(見註十四)按戎即羌，亦即希臘人所謂西叙亞人，(Scythians) (詳下)故後世史家將羌列入五胡。茲將五胡各族之起源及其原據地分述如次：

A 匈奴族：匈奴 (Hiung-Nu) 種族，見於中國載記者有下列諸名稱：(註二十三)

- |                 |                   |
|-----------------|-------------------|
| (1) 獯狁 詩經采芣篇    | (2) 獯鬻 孟子梁惠王下     |
| (3) 獯狁 史記匈奴傳    | (4) 薰粥 史記匈奴傳      |
| (5) 獯粥 史記匈奴傳註   | (6) 薰粥 史記五帝本紀     |
| (7) 薰育 史記殷本紀    | (8) 薰鬻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   |
| (9) 恭奴 漢書匈奴傳    | (10) 凶奴 釋迦方志卷上    |
| (11) 獯允 漢書匈奴傳   | (12) 兇奴 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上 |
| (13) 薰粥 史記五帝本紀註 | (14) 薰狁 會昌一品集卷二   |

清何秋濤謂薰粥獯狁匈奴三名，皆一聲之轉(註二十四)白鳥氏具有同樣意見。(註二十五)而桑原鷗藏以上列諸名稱，均有同一之音，且認匈奴一音，與西洋 Hunni 或 Hunnen 相接近。Hunni 又與匈奴祖先淳維 Shun-wei 音似，故因其始祖淳維有匈奴種族之名，此說 D'herbelot 亦主張之。(見註二十三) 巴克爾 E.H. Parker 亦認定中國人對於北亞騎馬食肉飲酪之游牧民族，除匈奴一辭外，並無他名以稱之。(見註十三) 關於匈奴屬於何種的問題，古來學者異說紛紛，莫衷一是，如 Pallas, Hyacinth, Neumann, Howorth 等，都認匈奴爲蒙古種族，而 De Guignes 及 klaproth 等，則主張爲突厥族，Saint Martin 氏復認爲芬種族，白鳥氏最初認此爲突厥族，但不久即改從蒙古之說，總之，此問題現尚未得一真實確切之解釋。至於匈奴族原據地，依丁謙之說(註二十六)大概可分爲三部，左將爲外蒙古克倫 kulren 及內蒙古東四盟地，右將爲貝加爾湖，及色楞格 Selenga 以西，自科布多，以統新疆諸部。中央爲在色楞格支流，鄂爾琿上流，杭

愛山三面包圍之牧地。秦始皇築長城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註二十八)九原之地，據漢書所記載，當在今內蒙古吳刺特旗地，依這樣說來，匈奴族在秦始皇時，即已據有內蒙古四盟地帶，並已爲內外蒙古及新疆北部之十著。自兩漢以來，匈奴族與華族的爭鬥，史不絕書。漢人對外，一意懷柔，結果造成西晉以後五胡亂華的局面，考漢書所記，匈奴單于，姓鞏鞏氏，初許居陝西邊地西河河套之間，後來分裂爲南單于，姓虛連鞏氏，中國史書上的記載，都以此兩者同出一源，我以爲這個至少可以從胞族 (Phratric) 或氏族 (gentile) 上來區別他。至於後漢書所記，前漢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降，而後漢初，南單于亦號呼韓邪。可知南單于殆同出一系，姓虛連鞏氏。大概北單于之族，姓鞏鞏氏，居外蒙古地，南單于，居內蒙古地，以北單于之壓迫，乃遷入山西，而北單于又進據內蒙古，漢章帝元和年間(84-87 A.D.)鮮卑勢力漸盛，侵入北匈奴東部，北廷大亂，南單于乃得乘機導漢軍攻破之，北匈奴經此次敗後，其一部分北走阿爾泰山，向康居 (Sogdiana) 遁走，(註二十八)後來逃向歐洲引起了一次民族的大遷徙(見註十二)，一部分附入鮮卑(註二十九)而另一部分，則又於漢末曹魏及西晉時漸次內附。晉武帝時，收納北匈奴的遺種，實在不少，並准居山西內地，一如南匈奴故例。(見註二十九)我們現在考查起來，據晉書四夷傳，以匈奴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四大姓，而漢代北單于——匈奴王室——姓鞏鞏氏南匈奴王室姓虛連鞏氏，皆未紀載，可見當時在漢代著名之匈奴部族已漸消滅，所存在的當係新興的勢力，當時此種新興勢力，完全分佈於山西境內如「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縣郡，靡不有焉。」

B 羯胡族：——羯胡原來是匈奴族中的一個部族，這是毫無疑問的。晉書載記「石勒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這明明說石勒是羯人又是羌渠之後。惟此處極須注意，即羯胡既屬羌渠之胄，那麼就和羌渠部族全一系統，由羌渠部族分化爲羯族是否因了地緣上的關係而起的變化？史書記載有胡羯羌羯之并稱如：

「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晉書載記石勒傳

「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晉書載記石勒傳

「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晉書載記石勒傳

按魏書羯胡石勒傳：「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匄勒，其先匈奴別部，分散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依此，羯胡是因地緣之羯室，而稱羯胡，其先本爲匈奴之別部，此解釋當甚可靠。白鳥氏以晉書佛圖澄傳所載「秀支，替戾岡，僕谷，仳秃當」等羯語，從言語學上，證明其近於蒙古語（註十三）更足以證明此族原屬匈奴。惟石勒之名晉書爲「匄」魏書作「匄勒」文獻通考作「匄」，匄與石音較近，亦似較正確。

C 鮮卑族：鮮卑本爲塞外一大民族，其起原之地，至今尙無定論。按正史記鮮卑始於後漢書，後漢書烏桓鮮卑傳，謂鮮卑「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魏書記饒樂水，又爲樂水，日本岡崎文夫則謂此係指今之內蒙地帶老哈河而言（註三十一）今查後漢書所載，又有「鮮卑者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等語，魏書及通典也有同樣的記載。這所謂鮮卑山究在何處？實一值得研究之問題。通典載，「柳城有鮮卑山，在縣東南二百里，棘城之東，塞外亦有鮮卑山，在遼西之北一百里，未詳孰是」是通典對於這個問題也未能解決。又清初的顧祖禹，曾稍論及此問題。他的意思，以爲鮮卑山就是青山。他說道：「舊志柳城東二百里，有鮮卑山，東胡以爲號，或曰鮮卑山。即青山。」他又指示青山在營州東南。（註三十二）通典徒河縣，青山在柳城東百九十里。今檢熱河志，以爲鮮卑山當近饒樂水，並以饒樂水爲今英金河，流經赤峰建昌朝陽三縣地帶，然終不能指出鮮卑山究在何處。據我看來，鮮卑山在柳城東九十里之說，較爲可信。清代的惠棟，亦以爲在柳城東南二百里。殆即所謂青山。考鮮卑之名，原非民族固有之名詞，日本白鳥博士以及清末之王國維等，均以鮮卑二字爲戰國時，戰士服裝上帶鈎的名詞。到漢代時，爲文官冠名，茲舉楚辭大招篇的話來作證明：

「小腰秀頸，若鮮卑只。」

原書注云：「鮮卑，衰帶頭也，此即古所云犀毗，亦曰鮮卑者也。」史記漢文帝遣匈奴黃金胄紕，漢書上作「犀毗」，張晏云：「鮮卑郭洛帶，瑞獸名。」觀此，郭洛帶之名鮮卑，又源出瑞獸，取其吉祥的意義。白鳥氏更根據語言以考證鮮卑二字的起源，謂鮮卑郭落的語源，即滿語 Sabi-gurgu 之音譯，原為滿語祥瑞吉兆之義，因鮮卑地方產麒麟等所謂瑞獸，故有此名。（註三十三）照這樣講來，鮮卑為衰帶頭的名稱，源出於滿州語瑞獸吉祥之義；戰國時，戰士服裝上鈎帶之稱鮮卑，原來是由滿洲語重譯而來。考鮮卑族，原出於內蒙古老洽河之地，經匈奴族的攻擊後，曾遷往遼東，後因烏桓內入，才遷往遼西一帶。（見註二十九）所以依據青山，便以之名鮮卑山，這是可能的事。在戰國時，鮮卑族固然不能與華族接觸，然而事實上，滿洲語實代表了東胡各族的語言，顧炎武的日知錄上曾經說過，東胡族，是戰國時，山西地方人民，為東邊外邊所取的名稱，鮮卑種族的名稱，殆由間接傳來。所以戰國時，戰士服裝上的帶鈎，也有這個名稱。此問題經過多數學者的考證大概如上所述。由於以上說明，我們更得追問，鮮卑究屬何族？此問題答案各有不同，茲列於次：（註三十四）

- a) 法支那學者勒米薩特 Abel Remusat 於一八二〇年著韃靼語言考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首倡東胡即通古斯 (Junguse) 之對音，并以東胡為通古斯族之自稱，為莫衍於西伯利亞及滿洲民族之總稱。
- b) 德支那學者克拉布羅多 Klaproth 氏於一八三一年著亞洲方言彙書 *Asia Polyglotta* 亦主張東胡即通古斯之對音。
- c) 英支那學者巴克爾 Parker 氏於一八九五年，著韃靼千年史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es* 以東胡為漢人稱朝鮮滿洲人之總稱，通古斯為土耳其語彖之義，因土耳其之匈奴人，聞漢人呼其東鄰人曰東胡，其音適與彼民族語稱彖曰通古斯相近似，故稱東鄰人曰通古斯以侮之，漢人聞其語而譯為東胡。
- d) 德人力特著亞細亞誌 *Erde Kunde von Asien* 謂東胡乃東方之胡 *Ostliche Barbaren* 實為包括通古斯與蒙古二種之汎稱。

- e) 日人烏居龍藏著有史以前之古蒙古，主張東胡屬蒙古種。
- f) 日人白鳥庫吉著東胡民族考，以東胡為蒙古族及通古斯之混合族。

以上各家之說，當以白鳥氏之說，較為準確。

D 氏族和羌族：氏羌自古連稱，他們的風俗習慣，沒有大的差別：

「自彼氏羌，以夷遠方，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詩商頌

然而在「胡」的等級上看，實氏貴而羌賤，如符堅對姚萇言「五胡序次，無汝羌名」又曰：「小羌」均可看出。漢時氏族不過二，三十萬，而羌人在漢代末年，其勢力即已達陝西河南一帶。(見註二十九)從地域上看來，亦各不同，原來氏族的根據地是在青海西北柴達木河一帶，羌族從青海到黃河上流，後來更進據大通河桃水流域一帶。氏族則散居甘肅之南，漢水汝水上流區域，及四川北部等地。(註三十五)漢書西域傳中的婁羌國，即屬羌族之一部族。漢代武都氏，即在今甘肅蟠冢山下。所以新疆甘肅陝西四川一帶，都是氏羌族發展的地帶。氏無疑是屬於蠻族，按漢書西南夷傳載「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在蜀之西，自隴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氏族也」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亦稱「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武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又曰：「氏人勇鬪抵冒，貪貨死利。」均可見其屬蠻族。氏有時稱巴氏如「巴氏盡叛」(註三十六)又稱蠻人，如「巴人呼賦為蠻，因謂之蠻人焉」(註三十七)據惠棟的解釋：「宗當與巴蠻之義同，南蠻號也」(註三十)這完全是些蠻族和一般游民無產者所組織的團體，(註二十九)更可見氏族是屬於蠻族。

羌族之起源，依說文解釋，「羌西戎牧羊人也，」風俗通謂「其先本為戎賤主，牧羊，故羌字從羊。」按羌在中國史書上記載最早，亦最詳，此族在周代極強，勢力已發展至陝西一帶，且曾逼周民族內遷。漢書地理志註引齊詩，謂公劉避狄遷豳，孟子記太王避狄遷岐。要而言之，當時所謂戎狄都與羌同種。周民族出自陝西，已與羌發生血緣關係。又后稷之母為姜嫄，章炳麟檢論序種

姓篇，謂姜出于羌。此因羌爲食羊之民族，與華人食豕不同，所以羌字從羊，其從人從女，也不過爲示兩姓之別。依此，羌爲在西北方與華族接觸最早之民族。前面我們已經提及，羌族即爲希臘史家所稱 Schythians 民族，此說出於 E. J. Williams, 氏。(註三十九) 氏謂中國上古期所稱之戎狄族，即屬此族。日人西村真次引 W. E. Curtis 之說，認爲漢之大月氏，建國於渭水 (Amu Daria)，即阿克薩斯 Oxus 河之下流，其地爲巴克達里亞故地，亦即爲希臘人所稱之西叙亞人 Schythia 人之故鄉。(註四十一) 今此地名土耳其斯坦。Williams 謂此族在上古時，往來亞洲西部及中國西北部，作東西文化之媒介，證以 Curtis 之說，由土耳其斯坦延至中國陝西，此時全爲戎狄羌之勢力，實屬可信。又俄人 Barovka 著 Schythian Art, 證明周代銅器花紋，均從此族得來，羌族之爲 Schythian，又得一證具。羌族在上古期，既有如此強大的勢力，所以由三代往春秋戰國迄東漢末年，所在爲中國大患，其種族亦特別複雜，蔓延新疆，甘肅，陝西青海以至河南等省。今略舉如次以見其一般情形：

(一) 三代：

「獫狁狁(苗)庸蜀彭濮。」書牧誓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禹貢

「夏后征大夷。」通典

「武丁伐鬼方。」後漢書西羌傳

「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孟子

(二) 春秋戰國：

地 名	種 類
渭首	狄獯邶冀之戎
涇北	義渠之戎
洛川	大荔之戎
渭南	驪戎
伊洛間	揚拒泉皋之戎

潁洛以西	蠻氏之戎
伊川	陸渾之戎
涇泗	允姓之戎
河南之北	小戎

## (三)秦漢：

地	名	種	類
隴西		綿諸緄戎翟獯之戎	
歧梁山及涇漆之北		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	
晉北		樓煩之戎	
燕北		山戎	

東漢永初之間，羌人入寇，勢力最澎湃，所謂「轂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蜀漢之鄙」是為羌族極盛時代。我們在漢末三國時代中國民族之演變一文中，已經詳細研討過（見註二十九），茲不贅述。

## (三) 五胡勢力之展開

五胡時代，我們可以分做三個段落來敘述。第一個時期，從西晉的亂亡，到石勒統治的極盛時代，(330-333 A.D.) 是以匈奴羯胡為中心的北方第一局面的展開。第二個時期，從石勒死後，到秦苻堅統治的極盛時代 (358-383 A.D.) 是以氐羌族為中心的北方第二局面的展開。第三個時期從秦苻堅肥水戰敗後，至後魏統一北方止 (439 A.D.) 是以鮮卑族為中心的北方第三局面的展開。我們現在依次分述如次。

自西晉中原大亂以後，各外族都形成躍躍欲動的趨勢。其初期最強盛的，莫過於匈奴族和羯胡。劉淵等既據有山西，遣劉曜石勒王彌等，寇掠中原，攻陷洛陽長安等都市，展開了五胡亂華的局面。由劉淵，經劉和劉聰劉粲時代，

北方完全是一個華夷混戰的局面。公元三一八年，匈奴族內部起了一個大的分化，這個事實，起源於劉粲的部下靳準專權，慘殺粲族，並與河南的李矩等勾結。劉曜聞變，自長安至赤壁（山西安澤縣南），與石勒等合兵討準，並於公元三一九年即帝位，於是政權歸諸劉曜。後靳準為部下所殺，石勒又以不得傳國璽，進兵攻掠平陽宮，後更與劉曜互相衝突，因自立為趙王，據襄國（今河北邢臺縣西南）盡服河北山東各地，於是後趙的勢力日益強大。劉曜既立為帝，改國號為趙，即史稱前趙，遷都長安。但其勢力，因連年征戰，與關中大飢，氐羌等族侵略的結果，內部日益瓦解。後來石勒遣石季龍等西征，經數次大戰，劉曜終於被擒，前趙亦因此滅亡。（329 A.D.）石勒既滅前趙，其勢力，遂伸展至陝甘一帶，北方漸形成統一的局面。（註四十一）此時惟有北部鮮卑慕容部的勢力，稍有進展，慕容皝於公元二三七年，自稱燕王，由遼西之大棘城，（遼寧義縣）遷都龍城。史書記載，以為即今熱河陵源縣東北地，余按即今之朝陽。慕容氏擊破高句麗，並破宇文氏（據熱河）等，其勢力因益強大。而其南部，據有遼西等地的段氏，在石勒盛時，轉趨衰落。（330 A.D.）此時鮮卑的其他部族，如乞伏秃髮拓跋等，實已進據甘肅山西等地，而拓跋部，因匈奴族的南進，其勢力亦日益膨脹，匈奴族別部，赫連沮渠等，亦據有甘肅綏遠一帶。至於氐羌族，此時仍得到長足的進展，（註四十二）當劉曜據長安時，他用大部力量，去對付氐羌族，他曾經在長安受氐羌族的極度威脅，長安城門，白天都下鎖。我們現在舉史書來證明：

「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為主，四山羌氏巴翹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盡閉。

。」晉書載劉曜傳

當時隴西有壯士陳安者，極得氐羌族的民心。陳安這個人，據我看來，他無疑是個華人，他聯合氐羌的勢力，以抗拒劉曜等匈奴屠各部族，後來被殺，隴西的氐羌，極其仰慕他的威德，我們現在將氐羌族的民衆，為陳安死難所作的歌，寫來看看：



「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用心肝，驕聽父馬，鐵眼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突失蛇矛，棄我騶驄竄嚴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同上

觀上文，我們更可知道，當時各族，爲着利害的關係，實有與華族共同抗拒匈奴族的可能。氏羌如是，即如羯胡等本屬匈奴部族，亦何嘗不如是，前述石季龍之坑殺屠各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石勒是一個極賢能的統治者，他起兵時，即已結納華族。他於公元三三〇年，統一中國北部，至三三三年，即死去，這三年之間，是他的極盛時代。也就是華人豪族與羯族組合的統治時代。華族人在這種聯合組織的統治權下，不但不失其自由權，且可公開干涉行政。史書記載華族有一個大官，在朝衣冠不整，石勒有些責備他，他便答道：「頃遭羯賊，是以蕩然！」這完全表現華族對於羯族人的反感，而勒不以爲意。後來石勒稍建宮殿，華族士大夫以爲他是耗費，加以批評，勒便歎道：

「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匹夫資滿百匹，尙望市別宅，況富有四海乎？」晉書載記石勒傳

從上文的語氣裏，我們知道，當時華人豪族的勢力，實足以支配石勒的政治。本來石勒重用張賓，賓實華族士大夫的代表，我們現在找晉書載記張賓傳來看看，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張賓……趙郡中正人也，……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節，……後漸進規模，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助也」。

張賓既得重用，華族勢力，潛伏滋長，終於有支配羯胡政治的可能。當時石勒部下，有所謂君子營的組織，勒更下令保護衣冠華族，禁諸小胡，不得侮辱華人，定官制，以牢籠華族士大夫。請華人代爲編纂上黨國志，將軍起居注，大單于志等書，惜皆亡佚，不能作今日考證的材料。當時石勒的政治，無在不趨向華化，任隨華人的意志而已。惟風俗方面，頗少改變，如喪中結婚，火葬等俗，均未盡改。在這種變形的華人統治之下，華族的流離失所者，當然均之若鶩，所以當時北方的民衆，大半集中於河北山東一帶，中原以變亂的結果

，反成荒涼的現象。此時北方另有一部分華人結集於甘肅酒泉等地，樹立一個獨立的政治組織，其首領名張軌，雜處羌胡之中，收集華族的流民，並結納羌胡，其勢力實已伸展至甘肅西北部，新疆南部，及寧夏轄地一帶，即後來史家所稱的前涼。而中國南部四川一帶，有李特後裔所建立的前蜀，前蜀盛時，首推李雄，雄據蜀時，專注意內政，中原華族歸之者仍多。當時四川頗有太平的景氣：

「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歲穀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貴，閭門不閉，無相侵盜。」晉書載記李雄傳

在東南方面，此時適當晉室南渡，根基初固之時，故當時的局面，恰好形成後趙前蜀東晉三足鼎峙的形勢，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回事。

五胡時代第二個局面，是起於石勒死後。石勒死，子弘繼立，從子虎以久掌兵權，乃取而代之，虎生性殘暴，一反石勒之所為，苛徵暴斂，徭役繁興，虎猶荒淫絕倫，史書上記載他的橫暴情形有如下述。

「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於富臣家，淫其妻妾，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繫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晉書載記石季龍傳

他曾藏百姓女三萬餘於京城，挖掘歷代帝國的坟墓，搜取其珍寶，並殺戮華人豪族，拒絕華人干涉政治，引起華人的反感，結果，遂再成中原再度大亂。季龍死，石世繼位，旋為石遵所奪，遵又為華人冉閔所殺，閔又殺石鑿，閔殺鑿時，知羯胡之終不可利用，乃激起民族的反感，並利用其他外族，實行對羯胡大屠殺。我們現在抄一段史料，以說明當時鄴都（石虎時，由襄國徙此）的恐怖情形：

「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新闢，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

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於是高鼻多鬚，濫死者半。」晉書載記石季龍傳

這種虐殺，凡高鼻多鬚者，都難逃免，是如何慘烈的一回事！當時外族的遷入中原，其無軍事勢力以資庇護者，皆相率逃生，以道路之交錯，加以亂離中的互相劫掠，又當中原大飢荒，於是中原的人民，再經浩劫，在流離死亡轉徙中呻吟着！這個結果，再促成了鮮卑氏羌等勢力的進展，與東晉之復活。（勢力更加强大）當石虎專橫時，曾將秦雍華人，及氏羌等數十萬，徙到東方山東沿海一帶，并將鄴都東宮衛士十餘萬人，謫戍涼州，形成了一個民族的遷徙。

○（註四十三）前面我們已經講過，慕容廆當西晉末年，實行華化招納華族的流人，山西河北山東河南各地人，多赴之。自石勒盛時，鮮卑已滅宇文部族，後石虎率軍攻滅段氏（遼西），據岡崎文夫言，虎討伐段氏，曾構營於金台（直隸涿州附近），別立水軍，漂滄津，敗段遼於令支。（今河北遷安）虎盡得其地，他的先鋒部隊，從錦州進迫到義州（棘城），這種軍事行爲，實在有使慕容氏的京城（熱河朝陽）受威脅的可能。當時慕容部的會長爲慕容皝，乃極力防禦，大敗石虎，此事一般史學家，都認爲石虎與慕容部同討段氏，慕容先取段氏地。然考諸當日情勢，岡崎文夫之說，實較近理。○（註四十四）慕容皝既敗石虎，得遼西之地，到了慕容儁的時候，其勢力已伸展至今日河北保定一帶，並由朝陽，徙都薊下。（河北薊縣，）後與慕容恪等，率兵擊擒冉閔，永和八年（352 A.D.）即皇帝位，儁卒，暉嗣立，再遷都於鄴，爲秦苻堅所滅，這就是史書上所稱的前燕。○（註四十五）苻堅這個人，爲氏酋苻洪之子，石季龍死後，苻洪妹弋仲冉閔等，即隨石遵進據河南等地，洪並奉命統轄河南枋頭（淇縣）流民。冉閔亂時，洪乃乘機進據長安，至其子健時稱帝。初期勢力，僅及於渭水流域之一部，適桓溫北伐，由襄陽進逼長安，所過平服，健防禦之，桓溫引退。因此極力收納華人豪族，整頓內部，一切設施，均依華俗，并於咸陽荊州間設關徵稅，國用大富，其勢力日益充實。他死後，第三子苻生繼位，因爲荒淫無道，苻堅乃

廢殺之，自立爲帝。(357AD)符堅這個人極其精明強幹，他一方整頓內政，安撫各族的流民，同時深結華人豪族。他和石勒一樣，對於華族特別保護，華人豪族中得力的一個，要算王猛，猛本北海劇人，遭亂世，頗願結納勢力派以實行他的主張，保持華族的安寧，桓溫入關時，他曾經被褐請見，縱談恢復北方華族勢力的計劃，可惜桓溫不能用他，他也因爲顧念北方華族的遺民不願渡江而南。所以他後來就接受呂婆樓的邀請，竭誠去輔助符堅，遂造成北方的統一局面。他所用的政策，完全不脫儒家的窠臼，我們現在找一段史料來證明：

「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勤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晉書

載記王猛傳

符堅無疑是以氏族爲其中心勢力，但華族勢力實已支配當時的政治。同時在軍事上，鮮卑羌二族的潛伏勢力，尤其不可輕視，符堅最信任鮮卑的慕容族及羌族姚襄姚萇等，當時慕容冲及其姊，尤得寵信，長安有童謠云：

「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晉書載記符堅傳

慕容部族，既在長安，姚襄姚萇也同樣率領他的部族，蟠踞長安附近。符堅的意思，以爲收容他們在自己的肘腋之下，可以統治，並且想集中他們的力量，以攻伐各地。另一方面，他個人頗醉心古代的封建制，有計劃的把種人遷到東方來，如河南山東等地。王猛符融釋道安等都會苦口諫過他，他都不信，趙整曾經撥琴在堅前如此歌道：

「阿得胎，阿得胎。博勞父兄是仇雠。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晉書載記符堅傳

晉書載記符堅傳

又當時長安童謠云：「鳳皇鳳皇止阿房。其後慕容冲入阿房而止，冲小字鳳皇故云」(註四十六)所以我們知道，符堅的強盛，完全是外強內乾的。先是慕容部族的領袖，乘趙魏之亂，攻薊下徙都之，至其子暉，又南進至鄴都，並掩有山東淮北等地。後來暉的部下慕容評與慕容垂，互爭政權，垂奔符堅，堅乘機遣王猛等伐燕，太和五年，(370 A.D.)前燕被前秦滅掉。堅既滅燕，又統一

仇池氏，敗匈奴族索虜烏延等，平定雍涼諸州。並遣呂光征討西域諸國。於是中國北部，又成爲一統的局面，（註四十七）與南方的東晉對峙。晉太元七年（382AD），符堅決意南侵，分道進兵，時王猛已死，遣符融張蚝等爲前鋒，堅自率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後繼，并遣使發涼州及蜀漢兵，堅至項城，涼州兵才到咸陽，蜀兵順流而下，幽冀之衆，也向彭城進發，東西萬里，水陸並進。東晉當時是謝安等在朝，遣謝石謝玄等率水陸師七萬，並以劉牢之爲先鋒，率勁卒五千，夜襲梁城壘，克之，遂乘勢北進，全軍遭遇於淝水（出廬州府北），大敗之，是爲五胡時代，華族對外的大戰爭。（383A.D.）經此次大戰後，北方以氐羌族爲中心的勢力，從此瓦解，五胡時代的第二局面，也就從此結束。

淝水之戰，爲北方鮮卑民族漸次造成中心勢力之開始，也就是五胡時代北方第三局面之展開。當淝水戰敗時，慕容垂與姚萇的部族，還完全存在，慕容垂知道鮮卑的潛伏勢力在山東河北一帶，所以他從護送符堅還陝西後，即一直率其部族往北，當時有人勸他把符堅殺掉，霸佔陝西，他說：

「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晉書載記慕容垂列傳

垂北渡河至中山，（今河北定縣），鮮卑各部族，都擁他做領袖，此時還有丁零族的翟氏也擁護他，所以他便於太元十一年，（386 A.D.）在中山正式稱帝。黃河流域一帶的人民，在當時，都因感覺外族蹂躪的苦痛，都祇求秩序上的安定，所以慕容垂也極扶持華人的豪族，其勢力遂達於華北大平野，以及遼東等地。據通鑑載，慕容農曾由河北經營遼東等地，當時四方流民集者數萬口。在山西方面，此時符丕據晉陽，（今山西太原）慕容冲叛於平陽，至慕容永時，攻破符丕，正式稱帝（386AD）於長子（山西長子縣）。在陝西方面，符堅敗歸長安，接着便是慕容冲率兵圍攻長安，符堅當時孤軍死守長安，關中的一般豪族，都想來援助他，可是在亂離的時候，誰也不可能。史書上記載他們援助符堅的困難如次：

「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趙放爲主，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

## 助堅」通鑑

這些關中的士民，隱在村落堡壁中，以接濟符堅，都爲慕容冲所奪。後來符堅突圍而出，逃到陝西北部，爲姚萇軍所捕。姚萇的祖先弋仲，原鎮山東與蒲洪鎮河南，同爲後趙的南藩。其子襄因趙魏之亂，曾一度降東晉，受華族的陶冶甚深，後因晉人忌之，率其部北上，出山西，回陝西，爲符堅所殺，弟萇遂領其衆降堅，此時據有北地，因符堅敗無所歸，遂乘機復仇，首先逼索他的傳國玉璽，後乃縊之於新平佛寺中。(見註四十七)太元十一年(386A.D.)姚萇自立爲帝，不久並進據長安，因爲那時的慕容冲已經被他的部下殺了，慕容永也遷到山西的長子(潞安)去了，(註四十八)長安是一個空城，所以姚萇便垂手而得。這是符堅敗後，陝西的情形。同時，甘肅也有後涼西秦的出現，後涼爲呂光所建，光於太元十一年在姑藏稱公，後遂霸佔一方，爲氐族勢力所僅存者。(註四十九)西秦爲乞伏國仁所建，據隴右，爲鮮卑族。後來涼州內亂，又分爲三國，秃髮烏孤據廢川，爲南涼，沮渠蒙遜據張掖，爲北涼，李暠據敦煌，爲西涼(註五十)。此時陝西北部，河套，綏遠，察哈爾及山西北部一帶，有兩個最著名的部族，與華族發生極深切的關係，一個是匈奴族的赫連部族，一個是鮮卑族的拓跋部族，而尤以後者爲著。這就是後來結束五胡時代，開創南北朝新局面的後魏。他們這兩個不同民族中的部族，爲着各個的利害關係不同，是長期的互相仇殺的。赫連部族，原來就是鐵弗部族，爲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即劉淵之族，劉虎之裔。(註五十一)劉虎曾經被劉琨和拓跋的聯合軍攻敗過，所以到了他的孫衛辰時，便投降符堅，領導符堅把拓跋部族滅掉。於是符堅把拓跋部分爲兩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仁庫，(別部大人，什翼犍之甥，劉衛辰之族)。(註五十二)拓跋部族自猗廬以來，即自立爲代，與華族極親近，屢次助華族攻匈奴族，至此代遂滅亡。代雖滅亡，然而拓跋部族的勢力，依然存在。由於外力的壓迫，並加緊聯絡同種族的其他部族，如獨孤部賀蘭部等，後來符堅大敗於淮南——灑水之戰——拓跋部遂乘機中興，他們的

會長拓跋珪率軍攻破衛辰及劉仁庫子顯等，(註五十三)於是山西綏遠察哈爾及陝西北部等地，均為拓跋部及其所支配的各部族的據地，因自立為帝，定國號為魏，在我國歷史上開創北朝的後魏，也就從此出現了。鐵弗部族的衛辰死後，他的兒子勃勃南奔陝西依附姚興，(姚萇子)興以為安北將軍，鎮朔方，築統萬城，(甘肅寧夏縣北，)遂自稱大夏。當姚興時代(396-418 A.D.)羌族的勢力，伸展至洛陽以東，而後燕慕容垂亦同時據幽冀并三州，並南略青徐兗三州，於是後秦後燕與東晉又有鼎足的趨勢。不過這種局面維持不久。公元四〇九年，華人豪族馮跋後燕慕容熙(慕容垂之後)，因率領一般流民作亂，霸佔河北東北部及遼寧等地，其首都為和龍，即史書上所稱的北燕。後更向南進攻，將慕容雲的後燕滅掉。惟山東河北河南一帶，此時為後燕的車騎將軍慕容德所據，德因後燕變亂，率軍南走滑台(河北滑縣)取青州，於紀元三九八年稱王，都廣固，(今山東益都縣西北)。此時後秦已漸衰微，加以魏夏二國，勢逼處此，乞伏乾歸(乞伏國仁之弟)復背秦稱王，仍為西秦，其子熾盤攻滅南涼。紀元四二一年，北涼沮渠蒙遜滅西涼，因據有全涼之地。紀元四一〇年劉裕滅南燕，四一四年，又遣將平定蜀譙縱。四一七年，親率大軍入關滅後秦。四一八年，夏赫連勃勃，因劉裕南歸，率軍攻其子義真，入長安即帝位，統治凡二十一年。魏師來伐，赫連氏西走，襲滅西秦，不久又為吐谷渾所滅。魏既破夏，於西歷四三六年滅北燕，並於四三九年(宋元嘉一六年)破北涼。於是五胡紛擾的局面，於以結束，而南北朝對峙的局勢於此形成。

#### (四) 同化的三個階段與其轉變

在序論裏，我們已經講過，五胡社會經濟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歸結於元魏時的封建經濟；而東晉亦同樣向南朝的封建經濟的程途進展。從文化上看來，亦可分做三個階段：即第一期為儒教與老莊思想混雜時期，第二期為儒家老莊思想與佛教思想混雜時期，第三期為印度無相大乘佛教的擡頭與道教

思想衰落時期。由西晉至石勒時之佛圖澄（紀元三〇一—來洛陽）為第一期，由石勒時之佛圖澄起至姚興時之鳩摩羅什（紀元四〇一—至長安）為第二期。羅什以後，中國人才看到無相大乘的本來面目。因此道教等雖與之抗爭，結果終於敵不過佛教。第三期是中國思想界大轉變的開始，亦即中國思想系統到印度化的開端，而南北朝適為此種大轉變的極重要時期。由此下開隋唐，形成與秦漢兩個不同的典型社會。我們現在分述如次：

拉側爾 Ratze 曾經告訴我們，「中亞游牧者的純粹品性，是拙於口才，胸襟坦白，行粗心善，傲慢，懈怠，容易發怒，而喜復仇的，其面部常流露坦白和天真的情趣，……其勇敢不過乘一時的氣憤，並無穩健的膽略無宗教的幻想，然而柔遠好客，却各處相同」，（註五十四）基於此種認識，我們看五胡各族，差不多也是一樣。石勒符堅等之結納華人豪族張賓王猛等，我們前面已經詳述過，觀石勒對胡人之態度，更可見其行粗心善等狀態：

「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蓋曰：夫人君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宮闈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彈白耶？蓋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怒而不罪！使石季龍擊託侯部掘啞哪於野北，大破之，俘獲牛二十餘萬。」晉書載記石勒傳

石勒極敬重衣冠華族，正所以仰慕華人之文化，如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為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又如勒對樊坦之語，亦可見其敬重華族士大夫。

「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受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叛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叛賊乃爾暴掠耶？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食俗。」晉書載記石勒傳。

石勒如此，慕容皝符堅姚興何嘗不是如此？晉書載記封裕言慕容皝時的情形有「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



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等語，而符堅傳亦有「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為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等記載，可見胡人無在不傾慕華化。自西晉末年，王衍等王公皆以清談相尚，此亦時代使然，因當時，士大夫極厭惡東漢以來的符咒祈禱，傾向於老莊的自然主義，史書記載「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註五十五）這些人，據我看來，無疑是歷史演變的程途中失了生命力的腐朽份子，也就是老年期的文明人的象徵，整個的民族，如其都是這般，沒有新的生命力注入，那麼這個民族一定會日趨沉淪，五胡的侵入，正是給當時的華族如此強大的新生命力的注入。我們看石勒對付王夷甫的情形，是極有意味的。

「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說郛卷五十九八王故事

新興部族，是具有創造歷史的偉大生命力的，那裏會見到這樣的人？但他們以半開化人對文明人，到底有些景慕，不加鋒刃，故推牆殺之。老莊思想的清談派，至此當受一大打擊，於是政治上少有此派出現，他們有的都跑到山林中修道去了。如：

「有馬蹇噴者，貧而好道，夫妻夜耕。」裴啓語林

「田何年老家貧，茅居蒿林，守道不仕」全上

這時期隨着華夷雜處的奴隸社會和小農社會的重建，當然是儒教思想復盛：

「幼好學，師事上堂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晉書載記劉元海傳

「曜立大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晉書載記劉曜傳。

「勅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勅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

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踴美焉。」晉書載石勒傳

紀元三〇一年，佛圖澄來到洛陽，這是五胡時代第二期思想演變的開始，也可以說是中國史上佛教支配政治之始。佛圖澄是天竺人（註五十六），當指印度而言，不過我們在此須得明瞭，澄雖為天竺人，實際上是由於伊蘭人 Iranian 的介紹而來。日人羽田亨謂：自漢以來，西域雖有漢人，西域人，突厥人等混居，然實有一點不能不注意者，即於質及量的方面，其佔居重要位置者，仍為雅利安人種——尤其是伊蘭系人種。西域地方為東西文化互相傳播的陸上唯一交通地，伊蘭系人種自古即在其處經營城郭生活，西域之有佛教，又早載於中國古書。大體龜茲及焉耆一帶北道地方為「小乘」教，以於闐地方為中心的南道諸國，則流行「大乘」教，而漢史所謂大月氏，即今阿富汗至北方印度地帶，安息即今波斯，康居即索格底，亦即今撒馬爾罕，皆今西域地方，此等西域諸國，均較中國先行佛教，並翻譯經文，因此中國初期之佛教，當亦西域諸國盛行佛教之餘波，中國所譯之佛教經文，其中言語，并不出於印度的佛語，而用西域諸國的語言，例如「沙門」「外道」「出家」等皆為此類。（註五十七）依此，更證以 Gos Foot Moore 伊蘭人分佈中亞之說，以及波斯史事的記載，都以伊蘭人為中古時代中西文明的驛騎，波印文化的交通使者。（註五十八）所以法人柏希和說：

「今日所能斷定者，中國與印度佛教及其他宗教之關係，非面相授受，又非經突厥人之介紹，實因伊蘭人民，屢活動於中亞細亞，為中亞之驛騎，此今後之學界所不能不承認也。」（註五十九）

伊蘭人在印度波斯中國之間，既有如此重大的關係，所以佛圖澄之來，至少經過了西域，與伊蘭人發生了密切關係。在西晉末年，佛教本已漸盛，晉書佛圖澄載「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乃以奇術取信於石勒與石季龍等，他能服氣自養，聽鈴聲以斷吉凶，藉此他便勸石勒季龍等減少了殘殺行爲，因此取得一般民衆的信仰。澄答季龍殺人違佛戒之問，其中有云：

「帝王事佛，不爲暴虐，不殺無辜，民有爲惡化之不悛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差，刑不可

恤耳！]

於是「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當時王度曾上言以爲「佛方國之神」漢代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宜令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這無疑是具有儒教思想的士子對佛教的攻擊。但石季龍却以「佛是戎神，所應兼奉」，不准所請。因此澄的「弟子偏於郡國」(註五十六)而高僧傅澄傳亦載其度徒數千，立寺數千，可見當時他的勢力是如何的偉大了。然而在此時期，老莊思想仍然存在，他的弟子慧遠，便是雜糅老莊思想宣揚佛教於士大夫之間的一個，此種道佛雜糅的思想，當第四紀時，正與南方的東晉相同。元帝初南渡，求方士，有漢中道人王仲都等至(註六十)可見當時東晉還在崇行老莊自然之說，世說新語載東晉有月氏僧支遁，以善談莊子見重於王羲之謝安之流

「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莊子逍遙篇)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當前秦苻堅時代，儒家思想仍甚倡明：

「苻堅幸太學，以周官禮注無師，以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使生徒就宋授業焉。」東晉書

「堅廣修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並遣授業。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晉書載苻堅傳

「以安車徵隱士樂陵王勣，爲國子祭酒」御覽七百四十

崇尚儒學，無疑是對華族士子的優禮，也是對華族的同化。然而當日東西交通頻繁，所在波印西域等地的外族都來中原，史書上的記載是：

「苻堅時，四夷賓服，濟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竒異色，晉人爲之題目謂胡人爲側鼻，東夷爲廣面闊額，北狄爲匡脚面，南蠻爲躡蹄方，方以類名也。」御覽三百六十三。

苻堅盛時，關隴一帶，成了極樂世界：(註六十一)

「苻堅時關隴又安，百姓豐樂，民歌之曰：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渭水戰後，中原殘破，呂光乘勢據涼州，當時姑藏一帶的情形亦有可觀，今舉當時民歌二則如次：(註六十二)

「遠出武威郡，遙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

「路出玉門關，城接龜城坂，但事絃歌樂，誰道山川遠！」

東西交通如此頻繁，印度波斯西域和中國的文化，便如此打成一片，而儒道佛亦因此融化於一爐，而尤以老佛思想最接近：

「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嘗穴居，而郎居瑤瑞山，大起殿舍，連樓層閣，雅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物。」水經注引車頻奏書

紀元三七三年釋道安來到襄陽，名流習鑿齒等都和他要好，後來苻堅破襄陽，把他迎到長安，他以老莊玄談方法，去解釋佛經，作安世高譯安般經注序，更足證明當時思想界的轉變情形。堅敗後，釋道安為慕容俊所掠。他仍想還襄陽，走到新野地方，召集他的弟子們說道：「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難舉」。於是他把僧眾分開，使竺法汰到揚州，并對他說道「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於是法汰遂渡江到揚州來，此學派亦因之傳到東晉。（註六十三）紀元四〇一年，鳩摩羅什到了長安，羅什之來，大概也和佛圖澄等一樣，取西域的途徑。不過史書上明白的記載他雖為天竺人，卻不長育於印度。他從幼小時，即隨他的父親鳩摩羅炎東渡葱嶺。到龜茲國來，苻堅時（357-385AD）呂光破龜茲，才把他請到中國來，他在涼州依呂光住二十年，（註六十四）到長安，適當後秦姚興時代。興待以國師之禮，使高僧八百餘人，依他的指教，從事譯經工作。

「羅什，通辯夏言，尋覓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繼出諸經，並緒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晉書載記姚興傳

「既覽舊籍，多所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鑿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晉書鳩摩羅什傳

佛教新經既出，於是中國人從此看到印度無相大乘的本來面目了。（註六十五）從此以後，中國佛教開闢了新的紀元。中國思想界也從此起了大的轉變，佛教勢力一天大似一天。由南北朝以至隋唐，在中國民族文化上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嬗變，而沙門貴族寺廟教會等特殊社會組織，也可與歐洲中古時代基督教

的寺院等制度等量齊觀了。

### (五) 東晉偏安與華夷勢力之消長

西晉末年，中原大亂，北方華族勢力，形成了總崩潰，(見註二)其結果，大部分華人豪族，率領其宗族部曲僮客奴隸等渡江而南。另一方面，一般自由民和游民無產者，就結成了「游人」的集團，實行大剽掠流徙運動。關於豪族之率領宗族部曲僮客奴隸等，我們上面已經講過，茲再舉數例如次：

「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為主，與千餘家避難於魯國嶧山。」晉何法盛晉中興書

「永嘉之亂，中原仕族，林黃陳郭四姓先入閩。」唐林譜閩中記

「晉永嘉二年，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所謂林、黃、陳、鄭、侯、丘、何、胡是也」

。閩何喬遠閩書

「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晉書王機傳

這些豪族(仕族)遷到江南蠻族的農村公社的廢墟上，建立了奴隸和小農的社會，隋書食貨志載

「元帝寓居江左……諸鹽陳俚洞，露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賤物，以裨國用。又領外酋帥。因去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

東晉的政權，便是基於這種社會下層基礎建立起來的。另一方面，剽掠流徙的流人，如其與豪族結納，必然可以形成極大的勢力，「流人」的例子極多：

「流人剛剽。而蜀人羸弱。客主不能相制。」晉書載記李特傳

「巴蜀流人。散在荆襄者，與主人忿爭。」晉書王澄傳

「流人」中影響東晉政治最大者，首推王如和杜弢二人：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殘破。不願歸……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山簡與杜襲之遣送軍)破之。……如又破襄城。於是南安羅質。馮翊嚴巖長安侯脫等。各率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晉書王如傳

王如後為王敦所殺，他部下流人，全為王敦所併，於是王敦在荆襄勢力，足與江東對抗，而東晉疆臣的屢次稱兵，以與司馬氏爭奪政權，實於此樹其始

基。杜弢也是個豪族，他是蜀郡成都人，後做湖南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騫碩等，數萬家，布在荆湘間，而為舊百姓之所侵，並懷怨恨……弢在湘中，賊衆共推弢為主……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註六十六）由於這一部流民的擾亂，把湖南湖北造成了特殊勢力，東晉時代，長江上游與下游，常成對峙局勢，就是這個原因。從社會下層的組織上看來，晉司馬氏南渡，一方面固然率領了許多北方的豪族，但另一方面却依賴當時江東豪族的扶助。（見註二）當時王敦已據江南，頗得當地人民的信仰，王導曾對王敦說道：

「王（指元帝）仁德未著。而名位憂輕。兄名已振。宜有以共相匡舉。會三月三日。中宗出襖。乘肩輿。敦導并騎從。紀陸使人視之。既聞敦導騎從。乃大驚。自出拜於道左。」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

元帝既鎮建鄴，即以從前擁護陳敏的江東豪族顧榮（見註二）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顛刁協為腹心股肱。（註六十七）當時以王氏勢力最大，所謂「王與馬，共天下」。（註六十八）王敦自討平杜弢後，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軍事，兼統郡縣，於是威權莫貳，遂有問鼎之心，元帝很懼他，因又引劉隗刁協等為心膂。紀元三二二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為名，晉兵大敗，敦據石頭。收周顛載若思等害死，於是東晉政權，全操自王敦一人，史書上的記載是：

「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相獻收。悉出其門。」

「將相獻收悉出其門」這就是東晉的所謂私門政治，也可以說是豪族的專政。敦後來敗死，繼起之者，有蘇峻。「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庾亮）知峻心禍亂，徵為大司農……峻與祖約俱舉兵反」（註六十九）討平蘇峻的，是陶侃溫嶠和庾亮，陶侃死後，政權全歸庾亮，亮兄弟相繼柄政權「權侔人主」。庾氏以後又有桓溫繼起，溫英略過人，文武全才，他也和王敦庾亮等一樣，督都荆豫益梁雍諸州軍事。完全握有長江上游勢力，他曾率師北伐，廢海西公，立簡文帝，權臣勢力之大，無有過之者，茲舉史書記載於次：

「桓溫……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翼（庾翼）卒。以溫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永和二年。率衆西伐……勢降（蜀李勢）……及石季龍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憂。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齟齬而已……溫因朝廷之怨乃廢浩。自此內外大懼。一歸溫矣。溫遂率兵騎四萬。……征關中……至霸上……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至枋頭……溫軍敗績……溫既負才力。負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友帝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寢疾不起。諷朝廷加九錫……錫文未及成而薨」晉書桓溫傳

桓溫死後，謝安等當國，練北府兵，於是長江下游勢力日大，形勢因之一變。而荆豫一帶，由桓石生，桓伊石虔等分據，勢力乃漸分散。然而司馬氏內部，又引起了糾紛，即所謂會稽王道子的亂政，道子，本簡文帝子，孝武帝之弟，其亂政情形，史記如次：

「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史。多所爲樹立。既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安帝踐祚。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晉書簡文三子傳

因道子亂政，安帝引王恭，殷仲堪，王珣，桓玄等爲外援，結果又引起權臣與方鎮之爭奪。當時道子頗能指揮北府兵，故政權得維持很久，道子之子元顯，亦如其父，當時有「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的諺語，但到後來子奪父權，所以又有「西府車馬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的傳言了。

道子之後，桓氏復興。桓溫的孽子玄，於隆安中(397-401 A.D.)受命督交廣二州，但他受命不行，與王恭庾楷楊俊殷仲堪等起兵討道子，後王恭死，庾楷等戰敗，會於尋陽(今江西九江)共推玄爲盟主，玄因此得志。紀元三九九年「詔以玄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因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註七十) 元興中(402-404 A.D.) 玄率兵內向，奪劉牢之等北府兵權，徙道子，斬元顯，於是入居太傅，自稱楚王，諷帝禪位，改元永始，自此以後，玄驕奢荒侈，朝野勞瘁，怨聲

載道，而劉牢之的部下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就乘勢共謀復興，結果，終於把桓玄滅掉，大權全歸劉裕掌握，而東晉也就因此亡了。

基於以上史事的記載，我們完全可以看到，東晉政治，完全是出於私門，因為政出私門，所以有力的豪族，就互相爭奪政權，皇室完全成了虛號。長江上游荆襄等地的疆臣，常和江揚一帶的權臣爭鬥，會稽王道子之握有政權，完全靠北府兵的支撐，劉牢之的兵權，被桓玄奪了，道子等即隨之覆滅。計荆揚的爭鬥，自王敦起至桓玄止，東晉政治，幾全陷於循環的內亂狀態中。後來北府將劉裕等出來，才將這個局面結束，然而南朝的宋齊梁陳，又何嘗不是這樣的互相爭鬥，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據我看來，這完全是由於東晉南渡的諸豪族，各有其宗族部曲僮客奴隸等，勢力大的，並得招納大量的「流人」，在一地域內，實行占田屯田等政策，賦歛所入，全集在一個強有力的豪族手裏，（參見註二）於是形成了互相爭奪的私門政治。結束私門政治的是北府兵，北府兵完全是募集來的游民無產者，他們都勇敢善戰。

〔太元初（376-382 A. D.）謝玄北攘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玕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勇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晉書劉牢之傳

劉牢之等原來都是應募而來的無業游民，正如劉裕，初本以賣履為業，好樗蒲，為鄉間所賤（註七十一）而劉牢之却引為參軍，結果便開創了南朝的寒門與高門並重的新局面。

東晉因政出私門，互相爭奪，形成了偏安的局勢，所以對外并無多發展。當石勒盛時「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在長江上游，胡人勢力，無疑已遍於江漢，後徐龔等慘敗，劉渢等退至下邳，扼守淮水一帶，這是外族勢力伸張時期。祖逖北伐，曾由江陰進窺河南，東晉勢力，又發展至黃河以南。

〔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部曲



屯於江陰。起冶鑄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趙譙城……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石勒不敢窺河南。」晉書祖逖傳

祖逖據有河南，本可乘勝北指，一因械餉缺乏，再因晉室之牽制，以致憂鬱死，然而在當時，石勒和祖逖的關係，頗可注意：

「祖逖牙門董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於勒斬之。送首於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之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襄豫間。曩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晉書載記石勒傳。

襄豫二州人民，率多兩屬，可見當時民衆，並無多少民族思想。自祖逖死後，其子約戰敗，退至壽春。後約爲勒所獲，於是襄豫淮北，全爲前趙勢力所支配。石勒死時，庾亮也曾北伐。當時亮率大軍十萬據石頭城，曾上疏道：

「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布江沔……乘隙齊進。以臨河洛。」晉書庾亮傳

亮之北伐，無功以憂卒，而石季龍的勢力，却更加發展，「以顯安爲征討大督都，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襄北部」(註七十二) 晉將黃冲鄒進等都投降了，於是東晉勢力又爲之一衰。庾亮死後，庾翼也曾繼續北伐，但都無功而還。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殷浩乘機北伐，軍至許昌，頗極一時之盛，因張遇(其部將)姚襄等反叛，又大敗而歸。姚襄本羌人，本降晉，因殷部變亂，要擊之於山桑，自淮南北行，招納流人，衆至七萬，因此形成了後秦的强大勢力。庾氏之後，繼起北伐的爲桓溫，桓溫的北伐計有三次：

第一次： (紀元三五四年)

「永和十年。溫塗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浙川。以征關中。……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居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持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屢。收三千餘口而還。」晉書桓溫傳

第二次： (紀元三五六年)

「姚襄入許昌。以太尉桓溫爲征討大都督以討之。……桓溫及姚襄戰於伊水。大敗之。襄走平陽」

○徙其餘衆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晉書穆帝紀

第三次：（紀元三九六年）

「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步騎五萬北伐。……軍次胡陸。攻慕容暉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障將慕容垂。傳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溫。施於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垂（慕容垂）以八千騎追之。戰於襄邑。溫軍敗績。」晉書桓溫傳

紀元四〇九年南燕主慕容超率軍大掠淮北，於是劉裕出師北伐，攻剡臨朐，屠廣固，追獲慕容超，械送建康斬首。紀元四一六年又率兵攻關中，軍至洛陽，圍金墉尅長安，獲姚泓，於是山東河南陝西等地，均次第收復，爲東晉以來華族勢力最伸展的時期。當時劉裕本想以長安爲根據，繼續攻取山西河北等地，可惜他求禪代的心太切，聞劉穆之死，急速南歸，留子義真據長安，終於被赫連勃勃攻破，中原重陷於外族勢力支配之下了。

由於上面的敘述，我們知道，當時東晉的恢復事發，差不多都是幾個强有力的豪族支持着。此輩豪族，既得志於外，必欲取晉室而代之，這是完全由於晉室政出私門，豪強專制，和其整個的社會組織上的原因。這個我們前面已竟講過。從另一方面看來，晉軍北伐，當時北方的遺民，都表示箪食壺漿，以迎王師，從祖逖桓溫等傳中，均可見到。事實上，當時晉軍戰勝攻取，並不如何比外族的軍隊弱了許多，可惜他們內部，自相殘殺，終於形成這樣五胡東晉的對峙局勢。從地理上顧祖禹曾給我們一些解釋，他說道：

「人亦有言：欲固東南者。必爭江漢。欲窺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有淮泗而無江漢之上游。國必危。孫氏東不必廣陵。西不得合肥。故終吳之世。不能與魏相遇於中原。東晉以彭城壽陽爲重鎮。故桓溫劉裕得以再問中原。繼東晉而起者。其時之盛衰。大約以淮南北之存亡爲斷。楊行密起於淮南。而兼有江南北數十州。於羣雄中。最爲強盛。李氏失淮南。而國已弱。未幾而國已亡矣。」讀史方輿紀要南直方輿紀要序

他這些話，據我看來，是完全具有真理的。

## （六） 結論

史書上的記載，明顯地告訴我們：五胡東晉時代，完全和歐洲羅馬帝國末年蠻族入侵一樣，造成了幾百年的變亂。五胡是半開化的民族，他們各俱有創造歷史的新的生命力，把將近衰老的民族，從腐朽中注射了多量的活力，使他們重復走到創造歷史的舞台上來。關於此時代整個的華夷勢力之發展與演進，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詳細的檢討，我們在此，更應當作個總結：即

一、從地域上考察華夷勢力分佈的情形。

二、從人口上檢查華夷勢力的量和質。

按通志地理略載晉自永嘉以後，五胡東晉時華夷地域分佈的情形如次：

「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鎮雍邱。逖死。北境漸蹙。於是荆豫青兗四州。及徐州之半。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淮陰壽陽。角城爲重鎮。成帝時。鄧守將退屯襄陽穆帝時平翟漢。復梁益之地。又遣軍西入關。到霸上。再北伐。一至洛陽。一至枋頭。所得郡縣。旋又失。自苻堅東平慕容暉。西南陷翟漢。西北尅姑蘇。則漢水以北。悉爲堅有。及堅敗。再復梁。益。晝徐兗豫司之地。其德青兗陷於慕容德。豫司陷於姚興。以彭城爲北境藩扞。後梁益陷於譙縱。每因劉石苻姚衰亂之際。則進兵屯戍。在於漢中襄陽彭城。然大抵上明。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爲晉氏鎮守。義熙以後。又復青兗司豫梁益之地。而政移於宋矣。」

「大抵上明，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爲晉氏鎮守」可見當時在地域上華夷勢力完全以漢水和淮水爲界線，今據上書所記參以晉書地理志十六國春秋及讀史方輿紀要等書，將五胡十六國所據地域略表如次：

族名	國名	據地
匈奴	前趙	河北·山西·河南陝西之一部。
	夏	陝西北部及河套地
匈奴	北涼	甘肅河西之一部
氐	成李氏	四川雲南貴州等地
	前秦	新疆南部甘肅陝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
	後涼	甘肅西北部及新疆南部寧夏等地

族名	國名	據地
羯胡	後趙	河北·山西·河南·山東·陝西·及江蘇·安徽·甘肅·湖北遼寧之一部。
	前燕後燕南燕	分據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及遼寧熱河等地
鮮卑	西秦	甘肅西南部
	南涼	甘肅西部
羌	後秦	甘肅陝西河南等地

族名	國名	據地
華	前涼	甘肅西北部・新疆南部及寧夏等地
	西涼	甘肅極西北部
	北燕	河北東北部及遼寧境

以上是各族建國的所在地。至其種人散佈之區域，我們現在沒有更好的史料，當然很難說明。不過我們知道，各外族建國之所在地，即其種人集中地之所在，那是無疑問的。此種族建國，利用其武力，常把其他種族強迫遷徙，使之分散各地，同時，半開化的蠻族，不但對於衣冠華族，優禮有加，即對於普通的老百姓，因其生產技術較為進步，也互相掠奪。在華族方面，更有結成宗黨以與外族對抗，或自動遷徙，或投降之，以從中操縱一切者。茲舉事實如次：

### 一、遷徙種人及華人：

「上郡氏羌十餘萬落。保險不降。晉大虛徐樞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樞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樞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晉書載記劉曜傳

「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於勒。巴帥及諸羌羗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晉書載記石勒傳

「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於廣宗」全上

「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計郡」全上

「乃遷其戶（殺遼部族。）二萬餘於雍司克穰四州之地」晉書載記石季龍傳

「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晉書載記姚弋仲傳

### 二、互掠百姓：

「慕容廆據胡亭。晉將軍黃冲。歷陽大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晉書記載石季龍傳

「慕容皝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晉書記載石季龍傳

「晉將軍朱綽。焚踐河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晉書記載苻堅傳

## 三宗黨之遷徙與投降：

「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於長安。」晉書載記劉曜傳

「徙其台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晉書載記劉曜傳

「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戎役之例。既衣冠華貴，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章杜牛辛等，十有七姓，錫其兵賞，一同舊例。」晉書載記石季龍傳

由於以上三種情形，華夷完全成了雜居的現狀，因此同化的可能性更大了。

○今再檢閱晉書載記石勒傳記石勒僭位時，中原的人口數量如次：

「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濟河，鉅鹿，常山，君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昌燕國樂陵十二郡，合三十四郡，戶二十九萬。」

這些地方，包括初期石趙的疆域。戶二十九萬，戶以五口計，當為一百四十五萬人。然而這個數目是靠不住的，檢晉書地理志記當時司，冀，兗，豫，幽，平，并，雍，涼，秦，梁，益，寧，青，徐，荆，等州，合計二百三十萬零二千五百四十四戶，除梁益徐荆三州八十六萬五千五百四十八戶外，還有一百四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六戶，戶以五口計，為七百一十八萬四千九百八十八人，石勒初期疆域，無疑已及於河北山東河南一帶，無論是怎樣亂離的結果，人口決不至減到一百餘萬的。況且當時塞外徙來的匈奴等族，數量都極大，所以石勒傳中的記載，當不可信，再檢晉書載記苻堅傳，載堅入鄴都，其地域人口數量如次：

「堅入鄴宮，閱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

這個數目在五胡時代，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從五胡的量的方面看來，我們知道：此時代的北方，完全是華夷雜居，即半開化的胡人與文明人的雜居。華人有許多豪族，是受壓迫而降落其身分的，也有許多的平民，因參加胡人的亂動而獲到權位，在實質上，是沒有大分別的。關於東晉的人口數量，我們可以從晉書地理志載揚荆廣三州的戶數作一統計。

州 名	戶 數
揚 州	811,400
荆 州	357,548
廣 州	43,140
總 計	712,088

若以戶五口計，共三百五十六萬零四百四十人。不過事實上，東晉多僑置州郡，在土斷未行以前，這些人口當然不是可靠的數目。其次就質的方面看來，東晉無疑有仕族僮客奴隸自由民等分別，這個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不用贅述了。

末了，我們在此還須注意，即此時代的堡壘或壘壁的建築和都市的發達情形。據我看來，這正和歐洲中古時代的情形一樣。由於壘壁的破壞，才有小城市的建立，在五胡所支配的北方，當時壘壁的情形如次：

「勒命劉曜圖熙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皆下之。」晉書記載石勒傳

「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晉書記載石勒傳

「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全上

壘壁之建築，無疑是藉以防胡的。壘壁的破壞，分成了諸小城市，如前趙之平陽（今山西臨汾）後趙之鄴（今河南安陽）前涼之酒泉，前秦之長安，後燕之中山（今河北定州）後涼之姑臧，（今甘肅武威）南燕之廣固（今山東益都西北）。此外晉屬江北之襄陽，壽陽（湖北房山縣西南）等地，文物庶政，都極一時之盛。可見其經濟勢力的發展，完全成了分散的情形。在江南當時也有同樣的情形，建康以外，如浙江之會稽，福州之晉安，泉州之晉江以及西蜀的成都，都隨着北人南遷而特別發達了。我們在此暫且擱置，以待下章闡述。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脫稿於故都。

## (附) 註釋

- (註一) 五胡自惠帝永興元年(504 A.D.)劉淵建號稱王，至南宋文帝元嘉一六年(439 A.D.)北涼降魏止，共一三五年。東晉自元帝都建康(317 A.D.)至禪位劉裕(420 A.D.)共一〇三年。
- (註二) 參見拙作西晉時代華族與外族之關係一文 (載師大月刊三十二週年紀念專號)
- (註三) 參考庫斯聶著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氏族社會
- (註四) 同註三 第四章，畜牧民和農業民節。
- (註五) 同註三 第四章，由母系到父系節。
- (註六) Lewis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Ch IV. P.P 103-104.
- (註七) 見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及拙作漢末三國時代中國民族之演變一文 (載師大月刊第十期文學院專號)
- (註八) 隋書食貨志
- (註九) A Moret E. G. Davy: *From Tribe to Empire*, Part III. Ch. III. P.P. 302-354  
Lewis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Ch. V. P.P. 149-150. Ch. IX. P.P. 258-265.
- (註十) Lynn Thorndike, Ph. D.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Ch. V. P.P. 75-90.
- (註十一) H. G. wells: *The New and Revised Outline of History*. Chronological Table P. P. 1176-1178. (N. Y. 1931)
- (註十二) G. H. Robinson and J. H. Breasted. *A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 Book IV. Ch XV. P.P. 181-183.
- (註十三) F. H. Parker: *The Empire of the Hsiung-Nu* Ch. VII.
- (註十四) 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一篇第四號白鳥庫吉博士東胡考
- (註十五) 見後漢書烏桓傳及魏志鮮卑傳引魏書
- (註十六) 史記匈奴傳
- (註十七) 晉書載記劉元海傳記劉宣之言。
- (註十八) 見顧炎武日知錄。

- (註十九) 晉書載記劉元海傳。
- (註二十) 晉書載記石勒傳
- (註二十一) 晉書北狄傳。
- (註二十二) 見日本東北帝大教授岡崎文夫著魏晉南北朝通史，第二章，第二節，P.P.138-14) (弘文堂，昭和七年)。
- (註二十三) 參考桑原隲藏博士著：張騫西征考
- (註二十四) 何秋濤著王會篇箋釋
- (註二十五) Uelleer die Sprache des Hiung-nu stammes Und der Tung-hu staemme  
P. 1. 見桑原隲藏張騫西征考引。
- (註二十六) 丁謙漢書匈奴傳考證
- (註二十七) 史記秦始皇本記
- (註二十八) 岡崎文夫著魏晉南北朝通史，第二章，P. P. 137-139.
- (註二十九) 見拙作漢末三國時代中國民族之演變一文，載師大月刊第十期文學院專號
- (註三十) 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三篇第十號白鳥庫吉博士東胡考
- (註三十一) 同註二十八，第二章 P. P. 182-183.
- (註三十二) 見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七
- (註三十三) 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一篇第七號白鳥庫吉博士烏桓鮮卑考
- (註三十四) 同上書第四號，白鳥庫吉博士東胡考
- (註三十五) 岡崎文夫著魏晉南北朝通史，第二章，P. P. 186-188
- (註三十六) 晉書載記劉曜傳
- (註三十七) 晉書載記李特傳
- (註三十八) 惠棟三國志補註
- (註三十九) E. J. Williams,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 P. 638-640.
- (註四十) 西村真次博士著世界古代文化史，第六章，支那文化 P. 338. W. E. Curtis.  
Turkestan: The Heart of Asia, P. 3.
- (註四十一) 參見晉書載記劉淵石勒等傳及十六國春秋等書
- (註四十二) 參見晉書載記慕容皝及秃髮烏孤。沮渠蒙遜等傳及十六國春秋等書
- (註四十三) 晉書載記石季龍傳
- (註四十四) 岡崎文夫著魏晉南北朝通史，第二章PP 153,154.



- (註四十五) 見晉書載記慕容皝等傳
- (註四十六) 裴景仁秦記湯球輯類聚八十八
- (註四十七) 晉書載記苻堅傳
- (註四十八) 晉書載記姚萇傳
- (註四十九) 晉書載記呂光傳
- (註五十) 晉書載記禿髮烏孤，沮渠蒙遜等傳
- (註五十一) 晉書載記赫連勃勃傳
- (註五十二) 見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 (註五十三) 北史魏紀一
- (註五十四) Patzel: *The History of Mankind*, book, V.C.
- (註五十五) 說郛卷五十四，八王故事
- (註五十六) 晉書佛圖澄傳
- (註五十七) 參見日人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論；第四章至「沙門」等數語，則羽田氏又引自 Lévi 之說云
- (註五十八) 見 Gos Foot Moore 著宗教史第九章雅利安人入印度節
- (註五十九) 見王國維譯法人柏希和著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及其結論（北大季刊第一卷一號）
- (註六十) 見桓譚新論，
- (註六十一) 東類秦書湯球輯類聚十九御覽九一六
- (註六十二) 段龜龍涼記，湯球輯自說郛及初學記闕所引
- (註六十三) 見車類秦書引世說注六
- (註六十四) 見晉書鳩摩羅什傳
- (註六十五) 見陶著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三册 P. 214.
- (註六十六) 晉書杜預傳
- (註六十七) 晉書元帝紀
- (註六十八) 晉書王敦傳
- (註六十九) 晉書庾亮傳
- (註七十) 晉書桓玄傳
- (註七十一) 南史宋高祖紀
- (註七十二) 晉書載記石季龍傳

# 李王的政治哲學

譚丕模

在經濟領域中已佔優勢的小地主與殘存的大地主尖銳地對立——  
李觀是北宋小地主解放運動之理論大家——王安石是北宋小地主解放  
運動之前衛戰士。

趙匡胤在兵士——小有土地者擁護之下，而奠定了宋代統一的基礎。（註一）在宋代統一的過程中，原來失去耕地的農民，又大都獲得少許耕地，而成爲小地主；同時，又因大多數大地主在大地主經濟的衰落的過程中而滅亡，小地主就在宋代初年的經濟領域中占着優勢。在小地主經濟發展的條件下，商業資本相當的發達，商人們要求都市與都市之間的交通關係的連結，不願意封建領主封鎖，而藩鎮制度之壽終正寢，乃是受歷史命運決定的。

大地主雖然沒落，可不會完全絕跡。原來殘留的大地主及君主左右之占有土地轉化而成的新大地主，在經濟領域中依然有相當的勢力。（註二）當時國家對於小地主徵取二稅和力役，而對於大地主的賦稅是免徵的，因爲大地主就是「國家本身」。所以在當時的小地主雖然也有以土地出佃去剝削他人的剩餘勞動，同時又是被剝削者，只有大地主逍遙于一切負擔之外。在這種經濟形態之下，小地主農民與大地主總是對立的，雖然大地主與小地主在剝削農民這一觀點上又是統一的。

當時小地主和農民所最感苦痛者，就是徭役和高利貸兩者，關於徭役之爲害，從韓絳的一段話中可以看出來：

「害農之弊，無甚于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

費。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餓」，自剄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又有鬻田宅于官戶，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並增于丁戶。其餘殘賤農民，未易遽數。望今中外臣庶，條具利害，委侍從台省官集議，考驗古制，裁定。使役力無偏重之患，則農民知爲生之利，有樂業之心。」（宋史韓絳傳）

這把當時統治者藉役力壓迫小地主和農民那種殘酷的情形刻畫出來。役力不過是賦稅之一種。當時稅額，沒有一定標準，其輕重以統治者的需要而定，小地主和農民那能滿足誅求無厭的統治者呢？

關於高利貸和商人的剝削，據宋史食貨志說：

『歲一不登，則富者操奇贏之資，取倍稱之息。歲或小稔，責償愈急。歲調未畢，資儲罄然；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糝糠而不足，所衣者絺褐而不完。直以此服田畝，不知舍此而有可生之路耳。』

這更把高利貸壓榨下的農民生活寫得血淋淋的。當時有所謂「絲穀預約」，普遍的行使着，也就是由高利貸壓榨下所生出來的花樣。

在這徭役和高利貸雙輪壓榨之下的小地主和農民，自然會追求其相當的對策；尤其是在生產形態中已佔着優勢的小地主們，因爲自身利害的關係，不能不把農民抓住在自己的身邊，向大地主作劇烈的經濟鬥爭。

在這種經濟鬥爭的形勢之下，便緊跟着很劇烈的政治鬥爭。當時站在小地主階級方面的士大夫組織政黨，以作向大地主和商人階級之政治上的鬥爭的武器。王安石即是一個領袖。在大地主方面爲其自身的優越的權利的防衛，也便組織政黨，以司馬光爲領袖而與王安石對抗。我們看着當時執政者之一起一落，（註三）就可以看見當時小地主階級與大地主階級衝突的劇烈。而王安石「變法」和司馬光反對「變法」，這都是小地主階級與大地主階級政治鬥爭的具體表現。

在經濟的，政治的鬥爭之下，當然發生很劇烈的思想鬥爭。當時的思想家，其言論的出發點，大都各有其階級背景。小地主階級的代言者，以李觀，王安石為代表。現在我們把李，王的思想，行動在當時小地主階級解放運動過程上的功績探尋如次。

註一：宋史載陳橋之變：「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大尉為皇帝。」即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行。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

註二：程顥陳治法十事：「富者田連阡陌，跨州縣，而莫之止。」「富者」田連至「跨州縣」，這不是大地主殘存的事實嗎？

註三：小地主階級的政府，成立于神宗熙寧三年，七年王安石罷政，由其同黨韓絳呂惠卿等繼起，接着又是王安石再起，繼而吳充王珪蔡確章惇張璪等掌政，繼而王珪蔡確章惇張璪掌政，繼而蔡確韓縝章惇掌政。直到神宗逝世，大地主階級因緣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的提拔，司馬光呂公著與蔡確韓縝章惇組織混合政府，容新舊兩黨于一爐。繼而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等組織純粹的舊黨政府，至哲宗元祐七年止，入後政權又落于小地主階級的新黨中，至北宋滅亡始告結束。

## 二

李觀，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生于大中祥符二年，死于嘉祐四年（一〇〇九——一〇五九），為宋代小地主解放運動之理論大家。在李觀時代，宋代小地主階級尚未取得政權，雖然他定了許多關於小地主階級求解放的方略，終于不能現諸事實。——他以策論五十首上「吳舍人」，以明堂定制圖，平土書上「王內翰」，以文二十四篇，明堂定制圖上「葉學士」，「李舍人」「宋舍人」，以慶歷民言三十篇上「范參政」，「富樞密」，以周禮致太平論十卷上「孫安撫」，這

都是從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出發的，俱莫得大地主階級之執政者和其爪牙採用；即爲自身求一能解決生活問題的官職，亦不可能。關於他在當時碰壁的情形，據他自己所說：

『今茲聞國家求賢良文學之士，蒙不知今竊况于古，謂版築飯牛之微，或不爲時君所棄，因出草廬從州郡之舉，乞錢爲食，陸走三千里，西向穀下，京塵冥冥，勢利相軋。既貧且病，財不能以備簡墨，力不能以事趨走。弊衣徒行，僮僕楚語，誠難以候閹者之顏色，以附名卿之焔也；非夫烈丈夫抱義慷慨不好苟禮者安能爲觀之地哉？』(上王內翰書)

小地主階級求解放的方略，要求大地主階級的執政者採用，自然是不可能。後來，他多方奔走，得了一個空頭「國子監太學」，可沒有把自己的理想逐一現諸事實的權威；到他臨死的前一年，才爲「通州海門主簿」，這樣微小的官職，當然也無法推動自己的主張。不過，宋代小地主階級解放運動，經他種下種子，以後不斷地發芽，滋長；我們可以說，李觀是宋代小地主階級解放運動中一個播種的「勤勞農夫」，在宋代小地主解放運動的歷程上，自有其歷史地位。

李觀的階級立場，既是從小地主階級出發的，所以，他的哲學思想，是一位素朴的唯物論者。(小地主階級的哲學思想，不一定唯物的；但在求解放這一階段中的小地主階級，很容易有唯物的氣味)胡適加他一個「實用主義家」的頭銜，頗可玩味。(見記李觀學說——胡適文存二集)當時的觀念論的哲學家，認堯舜事業，「如太虛中浮雲過日」，(程顥語)做到「心和而體正」(張載語)才是一切學問專功的根本。李觀則在這種觀念論的氣壓中另闢新路，很透出唯物的色彩。他的「原文篇」說：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爲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爲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憲，以此。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其書數稱湯武，將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

豈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踰矩，非無欲也。于詩則道男女之時，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見一國之風，其順人也至矣。」

當時周敦頤等主張「無欲」，而他偏要認為「欲是人之情」，「人非利不生」，與之針鋒相對，形成觀念論與唯物論兩大壁壘。再看他的「富國策」說：

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本于財用。蓋城廓宮室，非財不完；著服車馬，非財不具；百官群吏，非財不養；軍旅征戍，非財不給；郊社宗廟，非財不事；兄弟婚姻，非財不親，諸侯四夷，朝覲聘問，非財不接，矜寡孤獨，凶荒札瘥，非財不恤。禮以是舉，政以是成，愛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

他把儒家一向所貴重的「義」，「道德」，「教化」，看得並不重要，而看人生所必需的「食」，「貨」和「財用」等問題很重要；如果「食」，「貨」和「財用」等問題有了解決，那所謂「義」，「道德」和「教化」自然會解決，因為「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識」，這豈不是大揚唯物主義的波瀾嗎？

他的政治思想，也是從本階級利益出發的。他主張置平準，設泉府之制，設官巡野，均役使，都是小地主階級求解放的具體方案。

他置平準的目的，在防止商業資本的剝削，其理由為：

『地所有而官不用，則物必賤；地所無而反求之，則價必貴；況天時所不生，則雖有如無矣。買賤賣貴，乘人之急，必劫倍蓰之利者，大賈蓄家之幸也。為民父母，奈何不計本末，罔農夫以附商賈？』（國用第九）

至其辦法，則在：

『今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國用第九）

一切的貨物，由政府來「委輸」，這確是摧毀商業資本的最好辦法，也就是小地主階級求解放的多方面的一面。

設泉府之制，就是政府以低微的利息借貸於民，濟民緩急，這是摧毀大地主階級高利貸剝削的一支利箭，他說：

『賒謂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也；貸者，即今之舉物生利也，與其有司別其所授之物所出之利，各依其服事之稅，若其人受園廬之田而貸萬泉，則莽出息五百，他倣此也。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財而不自治，治之者君。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也。君不理則權在商賈。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買，裁其價太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什百，可矣。如此，蚩蚩之氓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揭而書，使知其價；而況賒物以備禮，貸本以治生，皆所以紓貧窶而鉗並兼，養民之政，不亦善乎？（國用十一）

這樣「賒物以備禮，貸本以治生」，予小地主階級以莫大的方便。因爲擁有廣大土地的大地主階級，既不需「賒物」，也不需「貸本」；而一般失掉耕地的農民，根本上就不「賒物」備禮，又無資格貸本治生，祇有小地主階級需要賒物與貸本，以應緩急之需。

設官巡稼，就是政府派官巡視田野，以年歲之豐凶，而定稅額之多少，他的理由：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斂法者，豐年從正凶年則損也。……耕穫之事豐儉亡常，不幸凶旱水溢，或螟螣蠹賊，農雖盡力，穀有不登，而有司必求如法，于理安乎？孟子道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貢者校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冀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故聖人設官，必於穀之將熟，巡於田野，觀其豐而後制稅斂焉。豐年從正，亦不多取也；凶荒則損，何取盈之有哉？（國用十）

「觀其豐凶而後制稅斂」，那末，小地主階級遇到凶年，就有減稅或免稅的希望，這是小地主階級求解除稅斂束縛之良好方案。

均役使就是在減輕小地主階級及農民徭役的担負，他說：

『君子之于小人，裁其勞逸而用之，可不謂義乎？世有仕學之鄉，或舍役者半。農其間者，不亦難乎？而上弗之恤，悖矣。貴者有爵命，服公事者有功勞，誠不可役。然復其身而已，世有一戶皆免之；若是，則老者疾者亦可以闔門不使耶？至于馬牛皆辨其可任善，夫世有人未嘗芻秣，而責以牽徬其僦費，敗家者衆矣。況乎水旱疾疫之歲，饑餓之弗察，死亡之弗圖，而臨以定制殿之給使可乎？故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甸用三日焉，中年則公甸用二日焉，無年則公甸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也』。（國用十五）

若照這個辦法優待人民，則人民對於徭役的担負有彈性，這也是小地主階級求解放之一法。

此外，他主張調查民財，得知民之財產之確數，一在勸導民惜費，一在防止官吏厚斂，他說：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田蓄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政令，逆謂鈎考也。恐其群吏濫稅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鈎考其政令也。夫奢則以為榮，儉則以為辱，不顧家之有亡，汲汲以從俗為事者，民之常情也。是故為之禁令，地徵收多，則用之豐，地惡收少，則用之省，如此民皆知惜費矣。虧下以益上，貪功以求賞，不恤人之困乏，皇皇以言為先者，吏之常態也。是故為之鈎考，雖器械，六畜，山林川澤，必知其數，如此，吏不敢厚斂矣。民知惜費，吏不敢厚斂，而不免凍餒者，未嘗聞也』。（國用八）



這樣防範官吏的貪污，而貪污的情形當然會減少。他如主張：「一穀之稅，一錢之賦，給公上者，各有定制」（國用一）乃在防止從小地主階級及農民所剝削出來的賦稅，供統治者無謂的消費。

總之：當時大地主階級，既不輸賦稅，又不輸力役，而當時的賦稅與力役，並不減輕，只有轉加到小地主及農民的身上，因之小地主及農民的擔負更重，小地主和農民俱有解除這種擔負的要求，李觀的思想體系，即是從這樣的經濟結構中反映出來的。

### 三、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生于真宗天禧五年，卒于哲宗元祐元年（一〇二一——一〇八六），為宋代小地主階級解放運動之前衛戰士。他在沒有獲得政權的「仁宗」時代，就上萬言書，指示當時社會的危機：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莫敢與之抗者。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宋朝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者固知其將必亂矣。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于夷狄者二百餘年。……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懲武帝苟且因循之禍』。（上仁宗皇帝言爭書）

當時的士大夫，方沉醉于太平繁華的迷夢中，而他獨這樣地說得不可一朝居。這並不是他故意危言聳聽，實在是當時的社會在大地主階級傳統的政治支配之下已呈現着崩潰的趨勢。這篇書，無異是小地主解放運動一篇宣言。「熙寧」二年，安石拜參知政事，即努力于解放小地主階級工作，制置「三司條例司」，遣提舉官四十餘輩推行「新法」。但是，當時大地主階級為着自身利益計，繼續不斷地作反王安石運動——「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蘇洵作「辯姦論」說安石「誤天下蒼生」，比之為「王衍，盧杞」，皇太后竟流涕說「安石

亂天下」：他如劉述，劉琦，錢顛，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夔，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等竟與他消極的不合作而去。其中反對最有力者莫過于大地主階級領袖司馬光。光在答詔上有「士夫弗騰，黎民騷動」之語，在與安石的書信上，有「不足以辱介甫為友」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之語。安石還是不顧一切，在答司馬光的書裏這樣說：

『人有子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他要抱着解放小地主階級的志願與決心，叫他「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那是辦不到的。

在他執政前後九年的時期內，已經實行的新法，有和戎，青苗，免役，保甲及市易五者，這都是解放小地主階級卓著的成績。

安石之經濟政治思想，是從本階級的利益出發的。他認為當時建築在大地主經濟機構上的「法度」，為小地主階級生存的桎梏，極端地主張改變，廢除，其在萬言書裏說：

『四方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之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為無法令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令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于百姓者，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如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為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為當法

其意而已。』

這明明是說今世之社會情況與古相差甚遠，傳統的政令，礙難行之于今日，不得不創制一種適合小地主階級需要的新法度。

他認為當時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就是「兼并」問題，小地主階級在兼并的激流中很容易流為農民的可能，農民在兼并的激流中很容易流為赤貧的可能，安石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救濟斯弊，他說：

『周置泉府之官，以抑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組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府泉之法。』(上神宗皇帝言事書)

安石有兩首詩，也反復地說明斯義：

『先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貧窮主兼并。非民獨如此，為國賴以成。築臺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營營。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駕言發富藏，云以救鰥惻。崎嶇山谷間，百室無一盈。鄉豪已云然，罷弱安可生。茲地昔豐實，土沃人良耕。他州或皆窳，貧富不難評。豳詩出周公，根本詎宜輕。願書七月篇，一寤上聰明』。(發廩)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並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偷，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為材。俗儒不知變，兼並無可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闖開。有司與之爭，民更可憐哉』!(兼並)

他殫精竭力地去抑制兼並，對大地主階級的財富加以限制，使小地主階級分一點利潤以從事生產。梁啟超稱安石此舉，謂與西洋社會主義無異。(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其實，抑制兼並則有之，而共同分配則還談不上，這兒那里有社會主義的影子，也不過是改良的社會政策吧。他在執政的第一年，

即設置是司，並裁省冗費十之四，而所裁者，又悉爲宮廷費，這在減少大地主階級無謂的消費。

他所行的青苗法，在救民緩急與李觀主張設府泉之制的意義相同。關於青苗法之意義與內容據宋史食貨志上所載：

『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貫石以上，歛散未得其宜，故爲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斛斗，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歛補助之意也』。

小地主階級一有所急，大地主階級及商業資本家即乘機剝削。一般小地主階級及農民陷于債務之深淵者不知凡幾。青苗法一實行，予小地主階級以莫大之利益。此法爲當時大地主階級反對最烈；但安石還是依然要推行，他在「答曾公立書」說：

『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群聾利之，意不在于法也。孟子惡言利者，爲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孺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緣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

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替運之費，水旱之通，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于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于法，而世之嘵嘵者不足言也』。

青苗既是摧毀大地主階級高利貸的利器，司馬光以「其害甚于加賦」（與王介甫書）而反對之，也不是偶然的。

其所行的均輸法，在通天下之貨，與李觀置平準之意義相同。其在制置三司條例上說：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粗，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則吏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于幣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或贏；年儉物貴，難于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諸司財用事，往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于不產，責于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

，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歛，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均輸法施行之後，大地主階級和商業資本家，又減少剝削的機會，所以大地主階級之代言者——劉琦，錢顛，蘇轍，范純仁等上書指責其弊端。

此外尚有免役，市易兩法，一在使小地主階級能出錢雇人充役的方便，一在使小地主階級能有賒貸財貨的方便，這都是小地主階級求解放之良好方案。

他的教育思想，也是從他的政治哲學出發的，因為教育是政治的附產品，他說：

『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政刑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上仁宗皇帝言爭書）

從前的教育宗旨，為大地主階級的裝飾品，或為獲得大地主階級統治的法術。安石的教育宗旨，在「為天下國家之用」，這就是在使教育普遍到小地主階級層，而灌輸小地主階級以政治上的智識。他執政之後，即注意於學校。熙寧元年，增太學生員。四年，以錫慶院為大學講舍，置學生員為三等，初入學為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員百，內舍二百，外舍不限員。其後內舍生增至三百人，外舍生限二千人，置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四路學，這就是在訓練小地主階級解放運動的戰士。宋代小地主階級政權，得以樹立基礎，安石即是有力的推動者。 (完)

# 耶馬臺國方位考

史學系 王輯五  
講師

## 目次

- 一、緒言
- 二、史料之檢討
- 三、本文之攷證
- 四、結論

### (一)緒言

魏志東夷傳中，曾載：『南至耶馬臺國，女王之所都。』後漢書東夷傳中，亦載：『其大倭王。居耶馬臺國。按今名耶摩堆，音之訛也。』隋書倭國傳及北史東夷傳等，關於耶馬臺國，亦有類此的記載；那麼，可斷定耶馬臺國為倭女王所都之國，其位置的重要性可想見一般了。惟關於耶馬臺國方位的所在，學者意見紛歧，迄今未衷一是，致有耶馬臺國大和說，與耶馬臺國九州說的對立。日本學者對於耶馬臺國問題之檢討與論戰，頗有悠久的歷史，惟因其主觀太深，而帶着一付有顏色的眼鏡觀察一切，故迄今耶馬臺國問題，尚為史學界的一未決問題，仍有大和說與九州說的對立。

若就他們所研究的沿革說起來，就中主張耶馬臺國大和說者倡導最早，倡始於西紀八世紀初葉，日本書紀之作者，曾以倭女王卑彌呼比定神功皇后，以畿內大和國比定耶馬臺國。元祿年間，松下見林所著之異稱日本傳中，亦襲用此說；故當時以耶馬臺國視作畿內大和國者，殆成一般定論。嗣後雖經本居宣

長等的極力反對，並給與耶馬臺大和論者以痛擊，惟自明治末年，內藤虎次郎之卑彌呼考（藝文第一年第三四號）發表以來，大和說又因之復興。大正十一年（A.D.1922年），三宅米吉氏所著之耶馬臺國（考古學雜誌十二卷十一號），高橋健目氏之從考古學上觀察耶馬臺國（考古學雜誌十二卷五號），笠井新也氏之耶馬臺國大和論（考古學雜誌十二卷七號），中山太郎氏之魏志倭人傳之土俗學的考察（考古學雜誌十二卷七號），山田孝雄氏之狗奴國考（考古學雜誌十二卷八至十二號）等，均是主張耶馬臺國為當時日本朝廷直轄之地，在今之畿內大和地方的。

至於主張耶馬臺國九州說者，盛倡於德川末葉，本居宣長氏所著之馭戎慨言中，他曾主張魏志上的耶馬臺國是九州的熊襲國，倭女王是熊襲的酋長，乃是詐稱神功皇后而朝貢於魏的。自本居氏盛倡此說以來，耶馬臺九州說遂風靡一時，鶴峰戊申氏所著之襲國僞僭考，管政友氏所著之漢籍倭人考，吉田東伍氏之日韓古史斷等，亦前後附合這種熊襲說。星野恒氏之國號考，久米邦武氏之日本古代史，橋本增吉氏之耶馬臺與卑彌呼（史學雜誌二十一編十至十二號）等，則主張耶馬臺國在九州之筑後國山門郡，而與九州熊襲說稍異。白鳥庫吉氏所著的倭女王卑彌呼考（東亞之光五卷六至七號），太田亮氏所著的日本古代史新研究中，則主張耶馬臺國在九州肥後山門郡。可知關於耶馬臺國方位的論戰，除大和說與九州說之對立外，而在九州論者之中，猶有熊襲說，筑後山門說與肥後山門說的分立。最近經太田亮與橋本增吉等一再考證的結果，關於耶馬臺國的所在，雖漸趨一致，但是他們所提出的在同一時代，同一名稱下之二大國家（即九州之耶馬臺國與畿內之大和國），在同一列島上對立的難問題，並未加以充分的解釋，僅以九州耶馬臺國為當時大和朝廷之屏藩，乃僭稱大倭王與中國相往來者，以敷衍解釋之，藉以擺脫大和民族之於我國的那種宗屬的關係。這種帶着一付國學者的顏色眼鏡而論證一切，未免曲釋是非，難令吾人以贊許。究竟魏志上的耶馬臺國與日本史上的大和國，是否相當？如



果耶馬臺國爲大和國前身的場合，究竟有無此對立之嫌？這是本論文所研究的唯一主眼。

## (二)史料之檢討

關於記載耶馬臺國之文獻，除後漢書東夷傳及魏志東夷傳外，尚有隋書之倭國傳及北史之東夷傳等，這些文獻所載的耶馬臺國的記事，多有互相抄襲及歧異不同之處；那麼，在這些歧異的文獻中，究竟以那種文獻最富於真實性？關於這種史料的檢討，似爲考證耶馬臺國方位的先決問題。否則，若根據不可靠的史料，而推定耶馬臺國的方位，那恐不免遭受緣木求魚的譏笑了。

按後漢書爲西紀五世紀前半，劉宋之范曄所撰，魏志爲晉初（西紀三世紀後半）之陳壽所撰，猶較後漢書編成後早百餘年。至若唐魏徵等所撰之隋書，唐李延壽所編之北史，更遠在魏志成書年代以後。且其關於耶馬臺國的記事，乃直抄自魏志或後漢書的東夷傳上的，這更不待贅論。至若較魏志晚出百餘年之後漢書，關於耶馬臺國的記事，亦多有根據魏志的史料，而加以改竄的。如：後漢書東夷傳中之『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乃依據魏志東夷傳中之『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後漢書東夷傳中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乃根據魏志東夷傳中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里』，而略加以改竄的。蓋漢武帝在半島雖曾建樂浪等四郡，而尙無帶方郡之名，自後漢末公孫氏佔據遼東時，始將樂浪郡之一部，而設置帶方郡；故范曄編纂後漢書東夷傳時，雖以魏志爲土台，亦不得不將『帶方』，改書作『韓』字，帶方郡之『郡』，改書作『樂浪郡』。又范曄依據魏志之『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而在後漢書東夷傳中，改刪作『自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至狗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致有失原文的本旨。固然後漢書之東夷傳，並非僅依魏志一書者，惟關於耶馬臺國記事之真實性，則遠

不如魏志東夷傳爲可靠，可斷言的。

至若陳壽所編纂的魏志東夷傳，固非陳壽個人所創作，而其所根據的史料，概多基於魏略一書的。按魏略爲魏時之魚豢所撰，惜今無此書；惟關於倭人傳之記載，唐時張楚金所著之翰苑中，幸多引用之。然據唐劉知幾之史通正史篇所載：『魏時京兆魚豢所撰魏略，事止明帝』。可知魏明帝崩（西紀239年）後之倭人記事，魏略全付諸缺如，而魏志倭人傳之記事，則止於魏正始八年（西紀247年）；由是可知魏志倭人傳之記事，並不僅依據魏略一書，尙參照當時官府之記錄及遣倭使之見聞錄等，此實爲研究耶馬臺國之唯一良好資料的。

內藤虎次郎博士所著之卑彌呼考（藝文第一年第三四號）中，曾分析魏志倭人傳的構成材料，爲下列四種：

I、自『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至『使譯所通三十國』，乃依據漢書地理志之『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而總叙當時之情況者。

II、自『景初三年六月』，至末尾，是依據當時官府之記錄。

III、當倭使初詣帶方郡時，一面訊問倭國之事情，並一面參照漢書等之前代記錄，作成的記事。乃依傳中的下列各節，而斷定其具有此項的性質：

甲、自『次有斯馬國』，至『與儋耳朱崖同』一節。

乙、自『其行來渡海詣中國』，至『持衰不謹』一節。

丙、自『其會同坐起』，至『人性嗜酒』一節。

丁、自『參問倭地』，至『五千餘里』一節。

IV、魏使至倭國之親自見聞錄；乃依傳中的下列各節，而斷定之：

子、自『從郡至倭』，至『旁國遠絕，不可得詳』一節。

丑、自『倭地溫暖』，至『以如練沐』一節。

寅、自『出真珠青玉』，至『視火坼占兆』一節。

卯、自『見大人所敬』，至『船行一年可至』一節。

關於第一種與第二種，自無須辯證。至於第三種與第四種之主要分析標準，有下列二點：

- A. 屬於第三種的記事，多由倭至郡方面着眼；屬於第四種的記事，則多由郡至倭方面着眼。
- B. 記事重複，語無脈絡且多矛盾；如：第三種(甲)節的『風俗不淫』一句，與第四種(卯)節的『婦人不淫不妬等』一句重複；第三種(甲)節所載的自禾稻紵麻，以至箭鏃等物產，與第四種(寅)節所記載的物產，脈絡不相連屬；第四種(寅)節所載的『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之句，與第三種(丙)節所載的『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之句，屬辭矛盾，是也。

這種史料的分析與檢討，吾人固深予贊同，惜內藤博士對於倭人傳中的拼補語句，及翰苑所引的魏略本文，未曾加以深思與考究，致未能達到圓滿無缺的斷案，是深為可惜的。

### (三)本文之考證

按耶馬臺國的問題難點，在乎方位的斷定，而斷定其方位的關鍵，乃在乎由帶方郡至倭女王所都之耶馬臺國的路程解釋，日本學者對於耶馬臺國的研究，而有大和說與九州說的對立者，實因其由解釋方位的歧異，而生之相對立的斷案。故欲究明耶馬臺國方位的所在，不可不將魏志倭人傳所載的由帶方郡至耶馬臺國的行程原文，摘要拔粹於下，先逐次加以解釋與考證，然後始能推定其方位的所在：

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渡一海千餘里，至馬臺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

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糶。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廬國，有  
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鱖，水無深淺，  
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  
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  
官曰兜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  
模，副曰卑奴母離。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  
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臺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  
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戶。自女王國  
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  
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郡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  
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  
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  
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  
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  
萬二千餘里。

上記自帶方郡，經過狗邪韓國，對馬國，一大國，末羅國，伊都國及奴國，  
至不彌國的行程，經一般學者就下列地名及方位等，考證的結果，大體堪稱  
一致，尙無意見紛歧之處；就是：

狗邪韓國 魏志東夷傳弁辰之條，有弁辰狗邪國，弁辰狗邪國爲弁韓十二國  
之一，此即倭人傳中的狗邪韓國；朝鮮史籍上之伽耶國，日本史籍上之  
加羅國，均與此相當。即今之朝鮮金海地方，乃爲由韓渡日必經之要津。  
故郡使自帶方郡（即今朝鮮京畿道南部）循海東南行，卒至狗邪韓國。  
對馬國 一大國 魏志上的對馬國，宋本三國志作對海國，誤也，即今之對馬  
島。一大國乃一支國之誤，由北史及梁書上之記事，可證明之，即今之  
壹岐島也。對馬壹岐兩島位於半島與九州之間，故爲郡使由韓渡日必經

之路。至其官名『卑狗』，即日本古文獻上之所謂『彥』（日本人讀作“Hiko”音）；『卑奴母離』，即日本古文獻上之所謂『夷守』（日本人讀作“Hinamori”音）；此皆魏人音譯自日本人的。

末盧國伊都國 魏志上的末盧，與古事記的筑紫末羅縣，及日本書紀上的肥前松浦縣相當，即今日之九州肥前松浦郡，（日人讀“松浦”為“Matsura”音，亦與魏志之“末盧”音類同）迄今仍為往來日韓船舶之碇泊要地。伊都即古事記上的筑紫伊都縣，乃今之筑前怡土郡。故郡使自對馬壹岐南行渡海，至九州肥前的松浦登岸，再陸行至筑前怡土郡，此乃為郡使常駐之地。至其官名『爾支』，即日本古史上之『稻置』（日本人讀作“Inaki”音）的訛稱，此亦與北史東夷傳中之『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冀之誤），如今里長也』之『伊尼翼』相當。其副官名『泄謨觚柄渠觚』，內藤博士把『泄謨觚』與『兕馬觚』，均解作『島子』（日人讀作“Shimako”音），把『柄渠觚』解作『彥子』（日人讀作“Hikoko”音），因其音相類似的緣故。

奴國不彌國 魏志上的奴國，與日本書紀上的儼縣相當，即今之筑前那珂郡博多地方。不彌國即應神帝誕生地之筑前宇瀨（日人讀作“Umi”音），間亦有主張在筑前之太宰府附近者，俱為當時要地也。故郡使由九州筑前之怡土郡，向東南陸行，可至筑前那珂郡，再往東行，遂至筑前的宇瀨地方。至其官名『多模』，日本古文獻上概書作『玉』或『魂』，均讀作『Tama』，與『多模』之音酷似，往往散見之於人名中，乃有貴或上的意義的。

惟自不彌國以下，經由投馬國至耶馬臺國的行程，學者意見紛歧，迄今未衷一致。若就方位上言之，魏志上既云由不彌國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南至至耶馬臺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那麼，耶馬臺國當在不彌國即今九州筑前宇瀨地方之南而無疑。如內藤博士所主張的這『南』字為『東』字之

誤，而強作東方畿內大和說者，似屬勉強。若從里數及日數上觀察之，據魏志所載的自帶方郡至不彌國的里數，共計一萬七百里，又自郡至耶馬臺國的里數，為萬二千餘里；那麼，自不彌國至耶馬臺國，當為一千三百里。若將這些里數合成現在里數，或亦可為幫助推定耶馬臺國方位之助。據白鳥庫吉博士的里數考證，（見於卑彌呼女王考一文中）魏志倭人傳之一里，約合日本一町左右，自郡至不彌國之一萬七百里，約當現在日本二百九十里，亦即合現在我國一千九百七十七里；那麼，自不彌國至耶馬臺國的一千三百里，約當現在我國二百四十五里，換言之，耶馬臺國的所在，應求之於不彌國南二百四十五里的地方，方為合里。但魏志所載的不彌國向南水行二十日，又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始至耶馬臺國者，究竟在這僅不過二百四十五里的路程中，怎能够水行三十日及陸行一月呢？如果真能够的話，那不是遠離九州而要到琉球羣島了嗎？但在琉球羣島中，如何能有陸行一月的大陸島呢！再說，一般學者既認定不彌國在九州筑前地方，則不彌國之南，當為廣大的陸地所包圍，亦並不通任何河川，怎能說從不彌國向南『水行二十日』，又『水行十日』呢？

吾人試平心靜氣以思之，自郡至不彌國，歷經數國，各國間的距離，皆詳載有里數；惟自不彌國以下，里數則付諸缺如，僅以水行陸行的日數填補之而已。那麼，這填補的水行陸行的日數，究竟確實可靠嗎？似不能不加以考證與檢討。

魏志倭人傳既多取材於魏略，惟翰苑所引之魏略本文，則無『水行二十日』，與『水行十日，陸行一月』的記事。按魏略一書，今雖佚散，惟翰苑所引之魏略本文，尚足可徵；原本的魏略本文既無水行陸行的日數記載，則魏志作者，必採自其他史料而無疑。當倭女王卑彌呼時代，魏使入倭者前後不下二次，那麼，魏使入倭的見聞錄，當不免為魏志所根據史料之一。按第一次遣倭使梯儻等之一行，在魏正始元年（西紀240年），適當卑彌呼女王健在之時，若魏使梯儻等果親至耶馬臺國，以上國大使的資格，必能親見女王卑彌呼；即使萬一

不能，亦必得見其佐治國之男弟，方為合理。果能親見這善仕鬼道的女王，或其佐治國之男弟，當必有一番精審的文字以描寫之。惟觀魏志所載，彼等之真正姓名，魏使尚不得知，僅以空疎的官樣式的文字，如『以婢千人自侍……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等非寫真的文筆以描寫形容之；足證魏使梯儁等不但未曾見倭女王及其弟，即女王所都之耶馬臺，恐亦未曾親至，彼等一行，概僅到伊都國為止，最大限度，恐亦不能過不彌國。試觀魏志上所載的投馬國之五萬餘戶，耶馬臺國之七萬餘戶等，就此龐大不實的戶數觀之，益足證實上列觀察之不誤。梯儁等之一行，既未親至耶馬臺國，則至投馬國及耶馬臺國的里數，當所非知；自不能不附諸缺如。故以『水行二十日』，與『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填補於投馬國及耶馬臺國之下者，實非梯儁等所為，乃魏志作者強引第二次遣倭使張政等之見聞錄，由改竄而成的。

按遣倭使張政等一行，後於梯儁等之入倭者八年，若就魏志倭人傳中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觀察吟味之，張政等既以檄親諭倭女王壹與，壹與並遣倭大夫將張政等送還，則張政等一行，是親自到過耶馬臺國，可斷言的。張政等既親自到過耶馬臺國，當必有一番行程記錄，太田亮氏所推定的由帶方郡至對馬國，水行二十日，由對馬國至奴國，水行十日，由奴國至耶馬臺國，陸行一月的行程記錄，深恐這就是當時張政等的行程記錄吧。但是魏志作者，竟把『對馬』誤視作『投馬』，又見梯儁等的見聞錄中，不彌國以下的里數，均付諸缺如，遂將張政等之見聞錄中的『水行二十日』一句，填補於投馬國之下，以『水行十日，陸行一月』二句，填補於耶馬臺國之下；於是耶馬臺國大和說與耶馬臺國九州說的對立基因，從此胚胎了。

果明乎此，則耶馬臺國之所在，據上面方位，日數及里數上考證的結果，

當在不彌國即九州筑前地方以南之地，即今九州肥後北部地方。投馬國乃在其間之筑後國即今之筑後三瀨郡他方。蓋據日本古代人口戶數之調查，在九州全土，以肥後北部菊池郡山門鄉之戶數為最稠密，日本古文獻之和名抄上，已載有此肥後山門鄉之名，故此山門鄉或為當時耶馬臺國女王所都之地。再說，『山門』二字的日本讀法，為『Yamato』音，亦與魏志上“耶馬臺”之音類同，因當魏使入倭之時，倭人尚無文字，當時雖有『Yamato』地名之音，但並無文字以填補之，故魏使不得不依『Yamato』音，而音譯作『耶馬臺』國。至若投馬國之名，亦因筑後之三瀨郡的日本讀法而譯成者；蓋日本人讀『三瀨』為『Mitsuma』音，而『三』字讀作『mi』音，與『御』之讀法同，有冠詞之意。『瀨』字讀作『Tsuma』，魏人僅依此『Tsuma』音而譯作『投馬』國者，此實亦當時在耶馬臺國與不彌國間之一重地也。

#### (四)結論

依據以上的考證，魏志上的耶馬臺國既不外日本九州之肥後北部，那麼，這魏志上的耶馬臺國是否與日本史籍上的所謂大和國相當？如果耶馬臺國即大和國，或為大和國的前身之場合，那麼，在同一列島及同一名稱下的二大國家，是否有無兩相對立的缺點？關於這種問題的論證，似亦為決定耶馬臺國方位的主要關鍵。

考諸日本古代文獻如日本書紀及古事記等，均訓讀『大和』為『Yamato』音，並常用『耶麻騰』『夜麻登』等字樣，以代替『大和』，此則於拙著倭國考中，也已論及，今已無再贅之必要。可知徵之於日本文獻方面，亦本先有『Yamato』這個原始地名之音，而後才填補的漢字；故填補的漢字，並不僅限於『大和』二字。這也是和魏人基於『Yamato』這個地名的原音，而譯作『耶馬臺』的不期而同，兩者乃是音同而字異的同一地方的。不過魏人之音譯『Yamato』為『耶馬臺』者，概在三國時代，魏使入倭之際（A.D.三世紀中葉）；而日本人之把『大和』填



補於『Yamato』音下，乃在漢字輸入後，日本記紀（即日本書紀與古事記之略稱）成書之年（A.D.八世紀初葉），而較魏使入倭之年晚四百餘年。那麼，當西紀三世紀中葉魏使入倭之時，九州北部正是倭政府所在之地，其位置之重要，可想見一般。惟當時盤據於南九州之狗奴國，（即今之熊襲部族）素與耶馬臺國為敵，且時有對抗行爲；（據魏志倭人傳所載）故當倭女王卑彌呼全盛時代，尙堪與熊襲對抗，惟自卑彌呼逝世，其年方十三歲之宗女壹與繼立後，恐非熊襲之敵手，是以不得已實行東遷，以求躲避一時；此即日本史籍上之所謂神武帝東征是也。

按神武東征一節，雖其事蹟過於神話化，惟其物語的中核，即統一系列島之力是來自九州者的事實，不可一筆抹殺，這在拙著日本建國年代考（在本月刊第十四期中）裏邊，也已論及，自無再贅之必要。這都於九州的倭政府，實行東遷的結果，逐漸與本州畿內的諸種民族如出雲系民族（即秦人系大陸民族）等相衝突，其結果，卒歸比較野蠻的倭政府勝利（但在文化上，旋為秦人系大陸民族所同化）。當時倭政府曾妄自尊大，旋自加『大』字於倭政府之『倭』字上，而稱為大倭政府。嗣又察知大倭之『倭』字不雅，且『倭』與『知』字諧音，於是由大倭而變為大和，仍讀『大和』為『Yamato』音，而大和政府遂告確立。可知九州之耶馬臺國為畿內大和國之前身，日本史籍上的大和國，乃為九州之耶馬臺國東遷後而始產生的；質言之，九州之耶馬臺國與畿內之大和國，實為字異而音同的同一地方，二者雖在同一列島及同一名稱之下，而毫無兩相對立之嫌，可斷言的。惜研究耶馬臺國的日本學者，因主觀太深，及根據其不可靠的年代延長的古文獻，致未能顧及於此，遂使史學界中之久懸未決的耶馬臺國問題，未能澈底解決，此則不能不深認為遺憾的。

至關於九州耶馬臺國的東遷，究始於何時？耶馬臺國的事蹟，何以日本史籍上未曾稍傳記之？關於這種問題的考證，已論述於拙著日本建國年代考中，茲若摘要略記其要點，則關於前者，九州倭政府之東遷，當在魏正始八年即西

紀247年，倭女王壹與遣使入貢以後；蓋自魏景初三年(A.D.236年)，至魏正始八年(A.D.247年)之九年間，倭使入貢者前後凡三次，惟自正始八年以後之十九年間，倭使並未一度朝貢，則當時九州形勢之發生激烈的變化，不難推想而知。即依假定計算年代考究的結果，倭政府之實行東遷，亦不外始於西紀三世紀後半，約至西紀四世紀後半，倭政府始統一畿內，而確立大和政府。至若日本史籍上竟未將九州之耶馬臺國之事蹟，毫末傳錄之者，實因當耶馬臺國時代，尚不出日本神話時期，（故在拙著日本建國年代考中，曾以都於耶馬臺國之女王卑彌呼，比定日本神代史上的天照大神。）遙在日本有記錄時代以前，日人無由將這耶馬臺國的事蹟，一一傳記之。加以日人主觀太深，尤不願把這朝貢於我國的耶馬臺國，認做大和政府的前身；遂將這真實史料，竟一筆抹殺，深為遺憾。其實，研究耶馬臺國問題，實為研究大和政府前身的良好資料，這個問題若能澈底解決，始足以言纂修日本古代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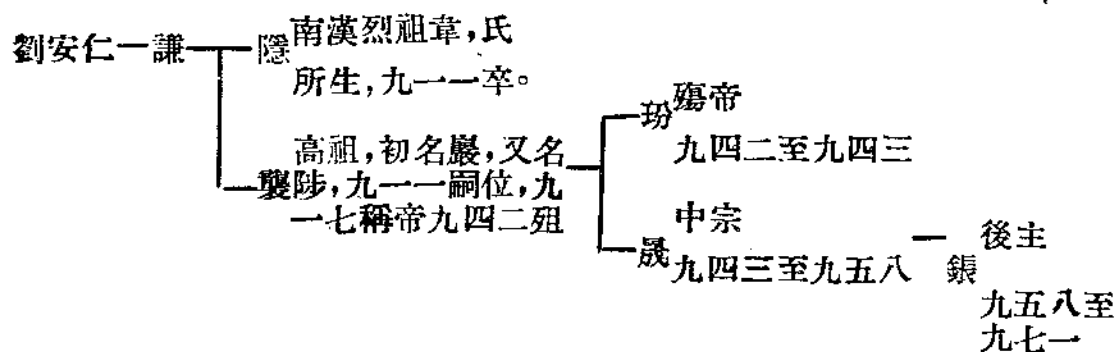
# 南漢劉氏之祖先

日本文學博士 藤田豐八 著

歷史系教授 王桐齡 譯

前略（首四頁專講南宋末年泉州之西域人蒲書歲，壽庚兄弟事迹，與本文不聯絡，故節去之。）

廣州爲中國對海外諸國貿易之中心，開港通商早於泉州。唐時波斯人，阿剌比亞人居留其地者甚多，頗有勢力。唐末五代之時，君臨嶺南六十州之南漢，名義上雖係漢族實際係此級僑民之一，本非漢族。茲試列其系統表於左以供參考。



南漢勃興之基礎創始於劉謙。唐書本傳作劉知謙，韋丹傳作劉謙。十國春秋謂：劉謙望字德光，亦名知謙，後只名謙。則謙，知謙，謙望本係一人。唐懿宗咸通中，宰相韋宙出鎮南海，謙爲牙校。（唐書本傳作牙將，孫光憲北夢瑣言作小將，下級之武官也。）僖宗乾符五年，(A·D.878) 黃巢寇嶺南，次年，北還。謙擊之，屢有功。黃巢者，阿剌比亞人 Abusaid 所稱之 Banschoau，陷廣州後，屠殺回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十二萬者也。中和五年，(A·D.883) 授謙封州刺史兼賀水鎮使。服宗乾寧元年(A·D.894)卒。歐陽修五代

史記南漢世家，司馬光資治通鑑，馬端臨文獻通考，王象之輿地紀勝皆謂謙之父名安仁，薛居正五代史，冊府元龜，宋史並作仁安。南漢之世系史上所載止此，以上未詳。王禹稱東都事略劉鋹傳，宋史南漢世家皆云其先爲蔡州上蔡人。唐書劉知謙傳謂謙爲壽州上蔡人。南漢書之著者梁延拙，南漢紀之著者吳蘭修皆云唐時上蔡屬蔡州，隸河南道；下蔡屬壽州，隸淮南道；然則壽州上蔡之說當然講不通。上蔡今尙爲縣名，隸河南汝陽道。薛居正五代史，冊府元龜皆謂謙爲彭城人。吳越備史梁末帝制詞中有彭城巖之字。彭城者相傳爲古文彭國之地，今江蘇銅山縣治。梁太祖僭位之初，（開平元年）加劉隱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胡三省通鑑註曰：

自宋武帝以彭城之裔興於江南，後多以彭城之劉爲名族。劉隱封大彭王，意蓋取此。

蓋因其姓劉，興於南方，故稱其先爲彭城人。至劉鋹時，自云家本咸秦，恥王蠻夷，稱中原天子爲洛州刺史。則真自認爲漢室子孫，與唐室姓李，尊老子爲始祖，稱玄元皇帝相等。總之無論劉氏之先居上蔡，抑居彭城，安仁或仁安以前之世系絕無可考，全爲史上一種疑問而已。

劉氏南遷事迹，史書所載不同。薛居正五代史，州府元龜云：「至仁安，仕唐爲潮州長史，因家嶺表」。東都事略，降平集，宋史皆云爲潮州刺史。二者之中當有一誤。歐陽修五代史，馬端臨文獻通考皆云「安仁由上蔡移閩中，賈於南海，因家焉」。五國故事謂安仁由上蔡移閩之仙遊，因家焉。王象之輿地紀勝泉州條下引清源志云：「劉王墓在南安縣劉店馬鋪之西，廣州僞漢襲之祖葬此」。南安爲泉州附近之縣名，仙遊距泉州府治不遠，皆沿海之地。然則劉氏之祖安仁或仁安就官潮州，家於廣東；抑或遷居福建泉州或其附近之仙遊，南安以後，賈於南梅，因家於廣東；二說必有一是矣。史書載其子謙先微後顯，其孫隱始爲藩鎮，巖始僭帝號，則後說或近真相也。總之劉氏之先居上蔡或彭城之說，近於附會。頗難置信。劉謙之父安仁或仁安居福建，以商賈爲

業，後移廣東之說，似係事實。自來史書上所載帝王先世之事迹，常多附會傳說，半係後人捏造，史家輯而存之。南漢先世事跡當亦不能外此例。但史書稱仁安所居之地爲福建，廣東，兩地皆爲古代對海外通商要埠，則頗有注意之價值也。

以上所說不過列舉史書上所載南漢劉氏先世之傳疑，及其可疑之點而已，但尚有較爲確實之證據，茲照錄如下。孫光憲北夢瑣言云：

丞相韋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懼招物議，諷諸幕僚，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隱爲廣帥，巖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襲。在位經二紀而終，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孫光憲爲五代之人，所傳五代之事，大體可以置信。但劉巖爲段氏所生，生後三日，韋氏妬段氏而殺之，養爲己子。當時相傳巖爲韋氏所生，此書據當時傳說而記載之，本近情理。不得因此一事有誤，而疑此書不足信。韋宙欲以從猶女嫁劉謙，其妻以謙爲非我族類，恐招物議，諷諸幕僚，請諫止之；可以證明謙非漢人。薛居正五代史曰：

唐咸通中，宰相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爲牙校，職級甚卑，然氣貌殊常，宙以猶女妻之。妻以非其類，堅止之。宙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我子孫或可依之」。

文雖簡略，大致與北夢瑣言所記相同，唐書劉知謙傳曰：韋宙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託之」。

文太簡略，稍失原意，然猶存痕迹。假令南漢劉氏真爲漢室苗裔，其祖安仁或仁安曾爲潮州長史或潮州刺史，何以韋宙欲以從猶女妻之之時，宙夫人稱謙爲非我族類。可知其非純粹漢人也。

試就史書所載南漢劉氏諸人之狀貌觀察，北夢瑣言謂劉謙氣宇殊異，薛居正

五代史謂謙氣貌殊常，唐書劉知謙傳謂謙狀貌非常，皆表示其與常人不同也。然此亦偉人傑士所恒有，不足爲異。史載劉鋹之狀貌云：

後主體質豐碩，眉目俱竦。

伍崇曜作吳蘭修著南漢金石志跋，引蒸巖札記曰：

元妙觀西院功德林，有僞南漢主劉鋹及二子銅鑄像，狀豪惡可憎，俗稱番鬼。

似乎狀貌稍近於西人。南海百詠謂

昔鋹及二子各範銅爲像，少不肖即殺冶工，凡再三乃成。今尙在天慶觀中東廡。

可知其像頗肖劉鋹父子也。宋史，歐陽修五代史記載劉鋹嬖宮婢波斯女，嫌其不省事，復出之。陶穀清異錄云：

劉鋹昏縱，角出衙。波斯女年破瓜，黑臚而慧斿，善淫，曲盡其妙。鋹嬖之，賜號媚豬。

其嗜好與漢族不同，愈足以表示其出身非中國人，而爲波斯或阿刺比亞之僑民。至劉之得姓何自來，此可以徵之後世。南宋朱或萍洲可談卷二云：

元祐間，廣州蕃坊劉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劉死，宗女無子，其家爭分財產，遣人過登聞鼓院，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須一代有官，乃得娶宗女。蕃坊即今之外人居留地，（中國所謂租界）據萍洲可談所載，廣州蕃坊內阿刺比亞僑民最多，亦可假定廣州蕃坊爲阿刺比亞人居留地。萍洲可談謂廣州蕃坊之蕃人不食豬肉，六畜非手刃者不食，可以證明其爲回教徒。元祐間，廣州蕃坊劉姓之人，娶皇室同宗之女，官至左班殿直；可以證明其人久居中國，已被漢化之阿刺比亞僑民。岳珂程史云：「番禺（今廣東省城）海獠，最豪者蒲姓」。蒲者阿刺比亞姓中 Abou 之音譯，劉字或者亦然。阿刺比亞等習慣，人名之後，例加所生之地名；又在地名前，加 el 或 es 字，與地名聯合成爲一別號，或竟以之替代名字。例如 el-Isthakhli, es-Silafi 之類皆是也。（譯

者按中國所謂袁項城，黎黃陂，徐東海，馮河間皆此類，但地名前少一冠詞耳。○) el 字用捲舌音連讀則成劉，或者劉字係由 el 轉來之譯音亦未可知。總之據上述之北夢瑣言，五代史等所傳南漢劉氏家人之容貌推測，疑南漢劉氏與澤洲可談所載廣州蕃坊劉姓同為阿刺比亞人，後來回教徒中多劉姓，亦引人注意之一事也。

劉謙之父安仁或仁安為上蔡人？抑為彭城人？雖無法證實。但安仁或仁安先居福建，後移廣東，則似乎可信。唐時海口設市舶使（今之海關監督）者，似只有廣州一處；阿刺比亞人記載當時中國事者，又絕不及福建商埠。廣州對海外交通最早，後漢書鄧弘傳曰：

建初八年，代鄧衆為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難阻，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挂陽橋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為常路。

章懷太子注曰：

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為東侯官」，今泉州閩縣也。

唐景雲二年，改泉州為閩州，武榮州為泉州，屬閩州都督府。章懷太子所謂之泉州為今福州府，閩縣即今福建省治所在之閩侯縣是也。建初八年(A.D. 83)未開橋道以前，交趾七郡貢獻貨物，例由海路至閩侯縣，然後從此轉運。當時閩侯為中國內地對嶺南之交通要路，當然備極繁盛；後來嶺道雖通，此地並未衰歇。後漢書，三國志傳有夷洲，賈洲之說云：

其上人民時至會稽貨市，會稽東冶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賈洲者。

則後漢末年，閩侯縣已為直接對海外交通之地。據吳志呂岱傳，知西南諸國，扶南，林邑等之貢物皆經交州。舊唐書地理志安南都督府條下云：

其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船舉帆，道理不可詳知。自漢武已來，皆朝貢必由交趾之道。

此等海南諸國朝貢使，經由交州而來中國內地者，至少當有一部分經由閩侯。唐時閩侯爲外舶出入之地，入唐五家傳，圓珍撰行歷抄，唐房行歷錄等書所載皆足證明。桑原博士引用唐文宗太和八年（A.D. 834）上諭，謂「南海蕃舶，苦於苛稅，宜體恤之」。其中有「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語，可見有唐中葉以後，福建確有外國僑民寄居也。唐末，王審知據福州，歐陽五代史記載其佚事云：

（審知）招來海中蕃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

電擊開港之事，北夢瑣言謂在唐昭宗乾寧中（A.D. 894-897）彭元瑞五五代記注引淳熙三山志，謂在天祐元年（A.D. 904）此二說何者爲是，雖難斷定；然天祐三年昭宗敕建之德政碑具載此事，當然在天祐三年以前。德政碑有句云：

宛土龍媒，寧獨稱於往史；條支雀卵，諒可繼於前聞，以褒獎審知招來蠻夷之功績。然則福州在唐末五代之初，猶爲對海外通商要港可知也。五國故事記泉州王邇之子延彬之事云：

邇初領兵至泉州，舍於佛寺，始生延彬於寺之堂。既生而有白鶴一，栖於堂中；迄延彬之終，方失其所在。凡三十年，仍歲豐年；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侍郎。

然則泉州在唐末五代之初亦對外通商也。總之泉州設市舶司爲宋以後之事，福州泉州對海外通商，則自漢至五代，史書上具載其事；假定南漢之祖安仁或仁安爲唐末僑居福建之阿剌比亞人，並非絕對無理由也。史載安仁或仁安由福建賈於廣東，因家焉之說，愈足以證明其爲阿剌比亞人。廣東爲唐時最繁盛之海口，阿剌比亞僑民甚多，頗有勢力，徵之東西史料皆足證明，其中有傑出人物如劉謙者，亦非偶然之事也。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脫稿

原文初載於東洋學報第六卷第二號，繼載於東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譯筆不佳，閱者請看原文。



# 張獻忠屠川考略

史學系年 蕭遠健

「盜賊之禍，歷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張獻忠極矣，史冊所載，未有若斯之酷者也。」（註一）自成擾害之區，在陝甘豫鄂晉等省，雖曾一度入川，但略地甚狹，歷時較暫，故爲害亦較輕。惟獻忠入川，前後凡三次，而每次之慘虐無人理，載籍所僅有也，尤以末次爲最。

第一次，時在崇禎七年二月間。由楚犯蜀，陷州府及大寧，大昌，開寧，新寧諸處，又犯梁山，入巴州，攻太平，保寧。此次因川兵保守得當，致無法進展，即由廣元退至陝西。所經之地，焚掠殺戮，自所不免，惟不甚巨耳。

第二次，時在崇禎十二年冬季。先是夏五月降而復叛，陷穀城，陷房縣，合羅汝才兵，殺知縣郝景春。獻忠去房縣，左良玉追擊之，而楊嗣昌亦奉詔討賊，於是賊夾背受擊，被逼犯蜀。十三年五月，汝才入巫山，犯夔州，敗於女將秦良玉。而張賊繼之，于九月間攻毀大昌，進屯，又由達州，走劍州，越廣元，而趨漢中，被拒於總兵賀人龍等。乃踰昭化，復走巴西，戰敗楚蜀合兵於梓潼，遂進屠蘇州。趨攻內江，而轉成都，幸爲董卜韓胡所敗，城乃得全。復縱掠什邡，綿竹，安縣，德陽，金堂等縣；再由水道下簡州，資州，而攻昭榮昌，永川，與瀘州，此乃十二月中旬事也。其後又渡南溪，走漢州德陽，再由巴州達州而至開縣。十四年正月，總兵猛如虎參將劉士傑追之開縣之黃陵城，賊還戰，官軍大敗，士傑及遊擊郭開等皆死。先是「楊嗣昌聞賊入川，進駐重慶，監軍萬元吉曰：賊或東突，不可無備，宜分中軍間道入梓潼，扼歸路。」

（註二）嗣昌不聽，張賊果東出，令汝才拒鄧撫袁繼咸兵，自率輕騎，一日夜三百里，出川境，陷襄陽，嗣昌竟自殺於沙市。此次在川擾害一年有餘，人民受

苦，固甚嚴重，但遠不如第三次之甚也。

第三次，時在崇禎十七年正月間。當此時也，因左良玉坐鎮武昌，張賊不得志於吳越，乃由岳州西行入川。陷夔州至萬，以水漲，留屯三月，已而破涪州，敗守道劉懋長總兵曹英兵，進陷佛圖關。乃「以火攻陷重慶，大殺，次日，悉斷民右手。以瑞王及關南道陳勳（瑞王本封漢中，以國破奔重慶，陳勳及隴右士大夫多黎家從王，至是皆不免。）巡撫陳士奇知府王行儉巴縣令王錫等，縛於教場，將殺之，勿雷雨晦冥，逆向天詬曰；我殺人，與天何涉！以大礮向天叢擊之，俄而晴霽，遂皆遇害。」（註三）又「賊屠重慶，取丁壯萬餘，刳耳鼻，斷一手，驅徇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爲令。但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註四）八月九日，遂進陷成都，蜀王闔宮被難，巡撫龍文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於是西至汶川雅屬，南至叙府瀘州，北至保寧廣元，盡爲其所有，儼如一統全蜀。適是時明已覆已，滿清入關，自成遁歸西安，福王立於南京，而獻忠遂僭號大西國王，改元大順，設五府六部等官。

獻忠既僭號於成都，無遠大志向，日以屠戮爲事，至其何以如此殘暴，史無明文。明史流賊傳曰：「獻忠黃面，長身，虎頰，人號黃虎，性狡譎，嗜殺，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此僅言其好殺，根諸天性。蜀難敘略曰：「二年乙酉，正月，逆以蜀民多阻險自固，益恨之，令閉諸郡邑城門，悉行斬戮。」此處所叙，僅及其屠戮愈甚之來由，而根本原因，則仍未提及。成都少城公園博物館，現存有七殺碑，傳云係張賊親筆所書，惜字跡已沒，不可考訂其真僞。據一般傳說與該碑之說明，均道其內容如是；「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果如斯，則張賊之屠殺，蓋有所謂而致之。惟此碑疑點甚多，不容漠視，最顯而易見者有三：張賊爲一不識「之無」之徒，何能親筆提字？一也。張賊虎狼成性，殘虐稱最，何能道出此等良心話來？二也。此碑字跡已不明，究竟是否屬實，尙待考證，三也。雖然，

彼欲掩飾其殺人之罪惡，故道此替天行伐之語以惑衆，亦理之常。記此聊備張賊殺人原因之一說云耳。於是用盡方法，惟恐屠之不盡。茲述其殺人之實況於下：

假科舉之虛名，行殺戮之實事。明史流賊傳曰：「詭開科取士，集於青年宮，盡殺之，筆墨成丘塚。」明史紀事本末亦曰：「既而懸榜試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數千人，咸挾筆握策以死，蜀中士類俱盡。」蜀難叙略亦曰：「九月，逆詭以秋選科試之法，誘殺進士舉人貢監生員及家屬，合數萬。又開特科，死者復萬七千餘人，時文廟自火，逆曰，孔聖人不喜我殺其弟子耶？兆麟（註五）曰，四川文運已絕故也。」

搜殺王府仕宦，靡有孑遺。蜀難叙略曰：「十月（順治元年，作者註）逆令各郡縣起送王府宗室暨家口數萬人，皆殺之。」又曰：「十一日，逆令搜求仕宦及起送衛所世職，皆殺之，又按籍誅其妻孥，無得免者。」

民見逆殺人太甚，逃避山中，而張賊仍設法屠之。蜀難叙略曰：「時逆決欲屠盡蜀民，乃僞下除城剿盡之令云：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將盡行剿滅，城內者俱良民，乃免死。於是深山窮谷之人，咸扶老挈幼入城市，露處猶不能容，賊乃閉城禁出者，而悉衆入山野，搜捕掩殺，嬰孩無得免者。」

其殺人之種類，有所謂「草殺」，「天殺」，與「生剝皮法」。明史流賊傳曰：「又遣四將軍（註六）分屠各縣，名草殺；僞官朝會伏拜，呼髮數十下殿，髮所黥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剝皮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

又蜀魯載其殺人之名目有：「割手足，謂之『匏奴』；分夾背，謂之『邊地』；鎗其背於空中，謂之『雪蛾』；以火城圍炙小兒，謂之『貫戲』；抽善走之筋，斬婦人之足，碎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踰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將卒之分屠各府縣也，以殺人多少，而叙功次。於是四將軍各領大兵，分頭四出，搜殺遺民，窮鄉僻壤，深崖峻谷，無有得免者。得男子手掌二百雙者

授把總，女子倍之，幼童不計，後來賊營中公侯伯爵甚多，皆係屠民積功所致。自順治三年正月出，五月回，各上功疏，據蜀記所載者：除各路所殺幼子女及屠城之數不計外，平東一路，殺百姓男人五千九百八十八萬零，女人九千五百萬零；撫南一路，殺百姓男人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婦女八千六百六十餘萬零；安西一路，殺男人七千九百餘萬，婦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北一路，殺男人七千六百餘萬，女人九千四百餘萬。由上數可知殺人之多，正如明史流賊傳及小腆記所謂「六萬萬有奇」矣。（註七）除斯而外，尙有獻忠自領之御府老營，所殺人數由其自計，外人不得而知。中軍提督王尙禮於成都附近搜殺百姓而填之江中者，與振武宣威等十餘營分剿川北川南兩道，所斬殺者，均不在上數之內。

張賊又檢驗各衛兵及各營新兵，凡年十五歲以上者并其家口殺之，各路總計，共殺衛兵七十五萬有餘，家口不計；新兵二十三萬有餘，家口三十二萬有餘。成都自北門外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止，綿延七十餘里，屍骨堆積，有如小山，臭聞百里以外。

張賊惟恐人力不及，不易殺盡，願天大降災殃，期欲川中無人而後已。蜀難敘略曰：「二月（順治三年），逆夜縱騎登高遠望，見時有火光，及聞人畜聲，逆怒其衆屠之不力，誅其主者，遂遣賊守其奔逸之路，搜索一空，無或免者。逆嘗向天詛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願天大降災殃，滅其種類。」

川西人民，經張賊多次屠戮，已無留存，乃轉向川北。蜀難敘略曰：「七月（順治三年）逆以川北民未盡屠，且欲誘殺進中，乃燒其財貨舟楫於新津，拔營而北，所至留數日，焚戮如川西法，赤地乃已。九月，入順慶府，殺之。」明史流賊傳亦曰：「順治三年，獻忠盡焚成都宮殿廬舍，夷其城，率衆出川北。」自是不復回成都矣。

先是民不堪命，各地皆建義旗，賊勢日蹙。惟川北之保寧順慶二府，尙有

賊將劉進中守之。進忠知逆無成，已率衆至忠州，欲與曾英合，已而自疑，復引還，逆欲殺之。但入住順慶府，屢檄進忠不至，逆自言其歲我有大劫，不利，欲獨入武當山修行，俟劫運已終，復當橫行天下。乃營於西充縣之鳳凰山，大治舟楫，將復走楚，船成，不以入水，而使賊衆舁至下流，若船重不能舉，及舉而道遠少休者，皆殺之。

百姓已被屠盡，其心仍不甘休，乃轉而自戮其卒。蜀難叙略曰：「是時已無民可逞，乃自戮其卒，日一二萬人。初殺蜀卒，蜀盡，次則楚，楚盡，乃殺其同起之秦人。後無以爲罪，乃量之以度，過與不及者皆死。至西充時，尙一百三十萬，兩月餘，宰割過半矣。」

從此賊地日蹙，兵日減，呈土崩瓦解之勢，適清兵至漢中，其將進忠已潛遣吳之茂等迎降，久候未至。進忠又恐爲逆所襲，乃自迎肅王於百丈驛，復前導至保寧，水火遺民，迎拜鼓舞，大兵不宿而過。次早，賊瞭望者往報逆，逆曰：「妄耳，寧有北兵，能達此乎？」斬之。如是者三，逆亦自疑，乘馬登高望之，卒遇前鋒，一矢而殛。嗚呼！混世魔王，如此結果，寧不快哉！實恨其死之太易耳。據云埋尸處，叢草如棘，觸之者皮肉糜爛，又時有黑虎噬人，人皆遠之，戾氣所鐘，死而不磨如此。（註八）

四川經此大難後，匪但千里無人煙，即間存一二遺民，亦是五官不全者。其他一切景象之蕭條，誠千古所未有也。茲略引載籍一二節，即可知其大較矣。

「全蜀數千里蕭條，絕無人跡。」（明史紀事本末）

「自入蠶叢，荆棘塞道，萬里煙絕，一望淒涼，茂草荒林，惟有馬蹟，狐遊虎逐，罕見人蹤，間存一二遺黎，又皆五官殘廢，割耳截鼻，刖足剝手，如遊異域，忽睹羅刹，形不類人，喘延餘息。備詢厥故，始知令先君（註九）之造福於川，蓋功德如此其慘毒也！乃曾不旋踵，而令先君身首異處，屍飽饑饉，可見天之所報，人之所爲，已足昭鑒！」（歐陽遺書引李乾德與孫可望書。）

「時成都城中，絕人迹者十五六年。惟見草木充塞，麋鹿縱橫，凡市廛閭巷，官民居址，皆不可復識。諸大吏分處城樓，蓋前四鎮所葺者也。而川西北及秦隴人，俱相率隨大軍開闢，士農工賈技術胥役之類，惟力是視，俱伐樹白之以爲界，強有力者，得地數十丈不止。先施棚帳於罽毼瓦礫間，然後因樹爲柱，誅茅覆之，遠近趨利者日輻輳，然故民則千百中不能一二也。城中豺虎熊獠，時獵得之。而故蜀府內二三年後，猶然。又聞城中井昔二萬餘，後不盈三百，其餘皆或人或金實其中，與平地等矣。……又見老僧募人力車輛，散求枯骸，日數十載積於城外，白山纍纍，將葬焉。」（蜀難叙略）

又因張賊之屠戮，而引起饑荒與虎患，我蜀民不死於刀下者，亦死於飢荒與虎患，嗚呼痛哉！至順治三，四，五年間，四川九府一百二十州縣中，惟遵義，黎州，（今漢源縣）武隆（在今涪陵縣境）等處，免於屠殺，上南一帶，稍存孑遺，餘則連城帶邑，屠盡殺絕，無有人種，且田地荒廢，食盡糧空，故大鬧饑荒。

蜀難叙略曰：「是歲（順治四年）全蜀大饑，藜藿雀鼠皆窮，遺民相食殆盡，如父子夫婦餒死欲葬，必用茶毘比法，不則人發而食之矣。有哭之雖極哀，旋於火中掣而啖之，甚有毀滅天性，徑自相食者。山深處，斗米價二三兩，菽麥減半，他物稱是，荒殘甚者，雖萬金無所得食。又金珠甚賤，雖未必如白銀之多，然反不能以易物。且鹽與銀較其重，僅過銀二三倍，得者以爲異物，遇飲食則出諸懷中，若有鷄豚，可望其孳乳者，雖毛羽未成，亦必數金，煦煦如哺嬰兒。」

饑荒未已，虎患又起。

歐陽氏遺書曰：「蜀中昇平時從無虎患，自獻賊起營後，三四年間，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羣，或七八隻同路，踰牆上屋，浮水登船爬樓，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內江奔潰，余途次草中，目下見四虎過於前；又於叙南舟中，見沙際羣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過瀘州，舟中見岸上虎數十，逍遙江邊，

魚貫而行，前一虎渾身純白，頭面長毛，頸上披鬚，長徑尺。大抵蜀人死於賊者十之八，死於飢者十之二，僅存者又死虎之口，而蜀人幾無噍類矣。」

又蜀難叙略曰：「順治八年辛卯春，川南虎豹，大爲民害，殆無虛日；乃開川東下南尤甚，自戊子已然。民數十家聚於高樓，外列大木柵，極其堅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巔穿重樓而下，嚙人以盡爲度，亦不食。若取水，則悉衆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終有死者。如某州縣民已食盡之報，往往見之，遺民得免于刀兵饑饉疫癘者，又盡于虎矣！雖營陣中亦不能免其一二，迨甲午乙未前後七八年，其勢始少衰云。」

此種虎患，不僅行於川南川東，即川北亦有之。四川通志雜類志外紀引導鄉贊筆曰：「蜀保寧順慶二府多山，遭獻賊亂後，煙火蕭條，自春徂夏，忽羣虎自山中出，約以千計，相率至郭，居人移避，被噬者甚衆。縣治學宮，俱爲虎窟，數百里無人蹤，南充縣尤甚。」

不僅此也，即當時之犬，亦若虎豹，甚至人，亦幾如獸類。蜀稗曰：「遭亂既久，城中雜樹，翳鬱成林，人家遺犬，食賊所殺人肉，多鋸牙，若猛獸，羣聚爲寨，利刃不能攻，爲害滋甚。」又曰：「叙州有人避賊，逃入深山，草衣木食，既久，與麋鹿無異。後見官兵，以爲賊復至也，驚走上山，行步如飛，追者沒及，其身皆有毛云。」

註一：引明史流賊傳語 註二：同上 註三：引蜀難叙略語 註四：引明史紀事本末語

註五：兆麟汪姓，爲鶴相，桐城諸生也 註六：四將軍爲：平東將軍孫可望，撫南將軍劉文秀，安西將軍李定國，定北將軍艾能奇。 註七：按明史地理志言萬曆六年時，四川編戶僅二千六百九十四（約佔全國數十分之一），人口僅三百一十萬二千七十三（約佔全國二十分之一）。即現時之四川，亦僅有七千萬（或謂五千餘萬），全中國亦不過四萬萬餘。然則何有六萬萬有奇之人，供張賊屠戮乎？此彼以殺人多少叙功次，故將卒均以少報多，藉以邀賞而已。

註八：此段據蜀難叙略 註九：孫可望爲張賊之義子，故云令先君。

## 哀江南賦箋 (續第十四期)

國文系教授 高步瀛  
教 授

將軍死後·路絕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  
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  
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  
則父子離別·

以上敘援軍之敗人民遭禍。梁書景傳曰初景至便望克定京師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離阻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屍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乃及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投之以填山號哭之聲響動天地又曰景食稍盡至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文選奏彈曹景宗李善注引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漢書賈誼傳注引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作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烟曰燧顏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吳曰梁書侯景傳太清三年三月朔旦城內以景違盟舉烽鼓譟步瀛案後人注此賦者多取史所載之文偶有相同輒引爲證然烽燧侯敵恐不但侯景背盟時爲然賦亦未必專指此事也惟下句鳶飛則似指紙鴉事。淮南子齊物篇曰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吳曰南史侯景傳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中外斷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勅于中簡文出太極殿因西北風而放翼得書達羣賊又射下之(吳引頗多改竄今正)。韓策一張儀說韓王曰夫塞城泉絕上黨則王之國分矣秦策五司空馬說趙王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後漢書隗囂傳囂等移檄告郡國曰秦弓臥鼓李注曰臥息也晉書陸機傳曰機臨戎而牙旗折左倪曰以下言援師之敗侯景攻城之急也。左襄十八年邢伯告中行伯



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杜注曰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左莊十年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漢書蒯通傳通曰必將嬰城固守。文選楊子雲劇秦美新曰卷其舌而不談。後漢書光武帝紀曰光武與諸將徇昆陽王尋王邑將兵百萬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光武與營部俱進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震呼動天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潢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左宣十二年曰趙旃棄車而走林。孫子九地篇曰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晉書叛逆桓溫傳曰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倪曰搜神記曰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常山一人安定一人襄陵一人（陵疑當作陽漢魏叢書本稗海本皆作陵蓋涉下博陵而誤）博陵一人（止叙四人疑脫誤）悉皆孤獨俱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雜亂惻然相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因結義爲兄弟長字仲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相將詣衛國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收養侍奉敬如親母三年母疾五人憂愁不能寢食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董世臺之女嫁同郡張文賢爲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文賢早亡葬在太原赤山之下吾死後汝等若能與我送葬到塚側吾願畢矣吾遭荒之日有一子姓張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鬚（當作鬚）足下有通徹之紋他日有如此子即我子也言訖而卒五人扶輿至太原忽叔仲橫彼朝歌令禁繫時有一人走投太守言養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因話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擗地曰此吾母也乃發使往朝歌迎喪並具表聞奏於魏帝善其人義重可以旌之各爲太守（此見漢魏叢書及稗海八卷本卷四津逮秘書二十卷本無此條。）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一引孝子傳曰晉三州人約爲父子父令二人作舍於大澤中欲成父曰不如河邊乃徙焉又幾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負土填河三旬不立有書生過爲縛兩豚投河中父曰何嘗見江河可填邪吾觀汝行耳明日廻至河邊河中土爲高丈餘廣袤十餘里因

居其上吳曰南史侯景傳曰景之亂也或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兄弟相要俱緣山岳于時千里絕烟人跡罕見步瀛案兄弟父子蓋指民間逃亡者言吳注引景傳是也倪注謂五郡指湘東邵陵武陵廬陵南康三州指荊州益州郢州恐近傳會是時廬陵王續南康王績早亡則上句無著且子山傷心賦亦有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二語並與此同古人之文意本明顯往往有後人求之過深轉失之者此類是也

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敵人歸元·三軍悽愴·尙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天枉·身名埋沒·

以上叙韋江羊柳諸將。護軍四句叙韋粲戰死梁書韋粲傳曰粲字長禧車騎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柳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仲禮曰青塘立柵追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入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立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粲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時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諡曰忠貞。史記王翦傳曰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虜王離倪曰三世爲將謂粲祖叡父放與粲三世俱爲將也。英華三作二誤。濟陽八句敘江子一兄弟戰死也梁書江子一傳曰子一字元貞(南史作元亮)濟陽汝城人爲戎昭將軍南

津校尉兄弟性竝剛烈賊至子一啟太宗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竝見害南史子一傳曰子一及弟尙書左丞子四東宮殿主子五並力戰直前並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倒稍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稍洞胸死子五傷脰還至暫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侍中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常侍侯景平元帝謚子一義子子四毅子子五烈子。越語下范蠡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作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曰身旣歿而名存。左僖三十三年曰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杜注曰元首也。英華敵作狄。尙書八句敘羊侃善守不幸而死也梁書羊侃傳曰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人太清二年爲都官尙書侯景至新林侃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旣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閒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鏈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侃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初侃長子鷲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鷲曰久以汝爲死猶復在邪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之害也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遘疾卒于臺內時年五十四。孫子始計篇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左昭二十三年沈尹戌曰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墨子公輸篇曰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作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至於郢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御覽兵部引牒作礮是)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御覽引距作拒)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御覽引圍作禦)。後漢書光武帝紀曰

或爲地道輜車撞城。齊將二句俟考張杏濱以齊將閉壁爲田單守即墨燕師臥墻爲樂毅宿兵城下謂喻羊侃善守幸而不死則景之兵亦不久頓城下矣。上句似稍近而下句未合倪注實以燕慕容寶軍敗參合輿疾過平城築燕昌城事亦不能合楊復吉曰燕師臥墻子山必有所本前注即指樂毅固非此注所引初無臥牆事尤不足爲據也。史記留侯世家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晉書陶侃傳殷羨曰若遣救大業則大事去矣。詩瞻卬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申子十句叙柳仲禮戰敗降賊也。南史柳仲禮傳(附柳元景傳元景河東解人仲禮曾伯祖)曰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初侯景潛圖反噉仲禮先知之屢啟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與諸蕃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深憚之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仲禮消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傲很凌蔑將帥常置酒高會且作優倡毒掠百姓汚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爲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遺以金環是後閉營不戰及臺城陷仲禮召諸將軍會議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仲禮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小名錄曰仲禮小字申子。文選西征賦曰猛氣之咆勃李善注曰咆勃怒貌也。詩六月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毛傳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晉書劉琨傳琨上表曰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左僖二十二年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杜注曰魚門邾城門。水經河水注曰荒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縈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沿路惟土穴出泉抱之不窮余每讀琴操見琴愼相合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及其跋涉斯途遠懷古事始知信矣非虛言也。史記高祖本紀索隱引三輔故事曰楚漢相距於京索閒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蜀志關羽

傳曰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魏志陳思王植傳植上疏求自試曰常恐先朝露墳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

或以隼翼鷃披·虎威狐假·霑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強·  
·城孤氣寡·聞鶴唳而心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  
·臨橫江而棄馬·崩于鉅鹿之沙·碎于長平之瓦·

以上總叙敗軍之狀。亢倉子君道篇曰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鷃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鷃也。楚策一江乙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視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漢書陳勝項籍傳贊銷鋒鏑注引如淳曰鏑音鏑箭鏃也顏曰鋒戈戟刃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喻巴蜀檄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晉書載記苻堅傳曰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列陣逼肥水融麾軍却陣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周書心作虛。晉書劉琨傳曰琨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吳志太史慈傳曰孫策至劉繇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裨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挈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與繇俱奔豫章又曰慈見因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裴松之注曰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爲謬誤。吳志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曰策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時下邳相笮融依繇爲盟主策攻融爲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春秋僖十四年沙鹿崩杜預注曰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史記項羽本

紀曰項羽乃遣當陽君潘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漢書地理志鉅鹿縣屬鉅鹿郡案沙鹿山在今河北大名縣東鉅鹿城今河北平鄉縣治相去甚遠此言鉅鹿秦兵之敗如沙鹿之崩合二事爲一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傳曰秦伐韓軍于闕與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又曰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梁玉繩校當作八）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王以趙括爲將秦軍射殺趙括案武安舊注徐廣以爲屬魏郡在邯鄲西非也楊守敬謂闕與在今山西和順榆社之間於漢晉時屬遼縣於趙時屬武安故傳言軍武安西隋志謂在隋之武安（今河南武安縣）非是史遷武安之文所包甚廣不得於隋唐之武安求之其說是也長平在今山西高平縣西而秦軍武安西在趙惠文王時秦破趙軍長平在趙孝成王時此亦合二事爲一事也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神人怨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迴地軸·探雀穀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

以上叙臺城陷武帝死而已出奔江陵也。文選吳都賦曰數軍實乎桂林之苑劉淵林注曰吳有桂林苑在建鄴東北十里太平寰宇記曰江南道昇州上元縣桂林苑在縣北四十里落星山之陽吳立。文選枚叔上書重諫吳王長洲之苑李善注引服虔曰吳苑也又引韋昭曰長洲在吳東因學紀聞（卷十）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續漢書郡國志）東陽今盱眙縣自注曰元和郡縣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未足據也當從郡國志閱若據曰漢王莽傳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洲此則與元和志所云長洲苑同指在蘇州者而言非東陽也萬希槐集證曰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一引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閩廬所遊獵處也吳王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濟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按此指在蘇者言步瀛案吳都賦佩長洲之茂苑

在造姑蘇之高臺句後或亦指在姑蘇者而言此賦則借喻金陵當不泥何地然與麋鹿連文亦似指姑蘇長洲言史記淮南王傳伍被曰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詩召旻曰潰潰回遘毛傳曰潰潰亂也十月之交曰百川沸騰。文選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曰芒芒宇宙上慘下黷李善注曰慘不清澄之貌也楚錦切又王仲宣登樓賦注曰通俗文曰暗色曰黷慘與黷古字通案慘字同慘其借字耳。英華慘作慘。英華怨作慘。左隱六年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又定六年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倪曰晉鄭二句謂臺城陷後諸王不急討賊自相猜忌也按南史侯景傳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於武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暕頓江津并未之進是靡依也又按河東王譽傳(附梁武帝諸子昭明太子統傳後)云元帝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襲江陵元帝甚懼沈米斷纜而歸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譽逆擊不利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之又見敗於是遂圍之帝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譽被執遂斬首送荆鎮又邵陵王綸傳云于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即日大敵猶彊天讐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政爲藩屏盤固宗鎮彊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逗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走武昌又周書蕭譽傳(倪引作梁書譽傳與周書不合今改餘皆仿此不悉注)曰會梁元帝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暕入援金陵屬侯景已請和梁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暕欲待梁元帝至謁督府方還州張纘貽梁元帝書曰河東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譽梁元帝信之歸至江陵收暕殺之令其子方等王僧辯等相繼攻於湘州譽又告急於譽譽聞之大怒率衆二萬騎四千匹伐江陵攻柵不克退而築城又盡銳攻之會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晝夜

遁歸襄陽又南史鄱陽王恢子範傳曰範軍於嶷陽遣信告尋陽王大心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範乃引軍至盆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於是尋陽政令所行唯在一郡又疑畏範市糴不通範乃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志其不睦如此晉鄭魯衛皆周室姬姓以喻梁朝宗室所以深責諸王也。史記天官書曰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初學記地理上引河圖括地象曰崑崙山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史記趙世家曰公子成李兌謀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穀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集解引碁母遂曰穀爵子也。左文元年曰楚太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綸杜注曰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南史梁武帝紀曰帝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左襄二十五年曰崔氏側莊公子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墜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杜注曰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降損。楚策四客說春申君曰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音而死又見韓子姦劫弑臣篇而呂氏春秋正名篇行論篇高注廟梁作東廟。左哀七年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杜注曰社宮社也。秦庭見序徐炯曰上句總結建康之亡下句伏已奔江陵之意案此秦庭喻江陵與序中秦庭異或以此爲信自赴秦非也余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酬對·逢鄂坂之譏嫌·值郟門之徵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驃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鋸牙而鉤爪·又循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鬪飛鷺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邱·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沈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

以上叙由金陵赴江陵又值侯景兵西寇而有巴陵之戰也。英華余作爾。史記酷吏傳曰寧成抵罪髡鉗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史記春申君傳



曰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周書翻作訓字通。晉書惠帝紀曰永寧元年春正月趙王倫篡帝位三月齊王冏起兵討倫倫遣其將張泓孫輔出壩坂以距關清統志曰河南府鄂坂關在登封縣東南案鄂壩同此鄂坂乃借以爲喻與下彤門同陸繁昭謂與轅轅相近疑用左傳欒盈出奔事雷琳疑自建康奔江陵不經河南之鄂坂以爲是鄂渚之坂倪又以昭關吏欲執伍員事當之皆近傳會。左文十一年曰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耐班御皇父充石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綠斯宋公於是以門賞耐班使食其征謂之彤門杜注曰門關門征稅也。白孔六帖九引桓譚新論曰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御覽獸部十三引魯女生別傳曰李少君死後百餘日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乘青驢帝聞之發棺無所有。白孔六帖十一曰古者觀落葉因以爲舟徐炯曰此信自序舍陸從舟沿江而上也。吳都賦曰習御長風。周書風作飄。吳都賦曰鉤爪鋸牙自成鋒穎劉淵林注引淮南子曰勾爪鋸牙於是摯矣案今淮南本經篇鋸作居王炯曰此下序途中遇侯景襲郢之兵也。史記西南夷傳曰莊蹻將兵循江上越王勾踐世家曰乃發習流二千人。周書循作巡。述異記曰吳王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吳曰南史王僧辯傳湘州賊陸納造青龍艦疑舊有此名不自納始故賦引之。吳曰晉令水戰有飛燕船步瀛案見初學記御覽舟部引然皆作飛鳥船不作飛燕也周嬰卮林五曰南齊荀伯玉傳世祖在東宮任左右張景真世祖拜陵荀伯玉密白之上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乘飛鷺東迎具白上怒之意宋書袁顛傳劉胡叛走袁顛大怒呼取飛鷺謂衆曰我當自出追之至鵲頭步取青林予謂此雙燕皆船名也哀江南賦關飛燕之船樓可據梁元帝詩飛燕動飛樓與子山賦正同。魏志張遼傳曰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遼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還修守備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獲權倪曰張遼本臨合肥而云赤壁者疑誤步瀛案子山或有所本今不可考。晉書王濬傳曰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尅之

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竝以鐵鑼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潛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鑼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又滬上書曰臣自達巴邱所向風塵倪曰張遼王濬喻王僧辯胡僧祐等也。吳志周瑜傳曰權遣瑜及程普等逆曹公遇於赤壁曹公軍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死者甚衆。吳志吳主傳注引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案梁書王僧辯傳曰賊復攻巴陵城上放木擲火爨礮石殺傷甚多賊又於艦上立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既頹戰挫覓賊師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吳志黃蓋傳注引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爲流矢所中時天寒墮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強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魏志杜畿傳曰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帝幸許昌畿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爲之流涕論曰載侯吳曰北史藝術傳陸法和征約至赤沙湖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揮風風即返約逃竄不知所之法 and 曰吾前於此洲建一刹語檀越實平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果於水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擒之倪曰南史王僧辯傳云景歸鄴賊帥宋子仙等困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龔鼓噪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郢州平。落帆四句王炯曰此信自序乘間得度郢州而尤懷思故都也。水經江水注曰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鶴磯西而南矣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澁洄沱浦是曰黃軍浦昔吳將黃蓋軍師所屯故浦得其名船官浦東即黃鶴山林澗甚美山下謂之黃鶴岸岸下有灣目之爲黃鶴灣元和郡縣志江南道鄂州江夏縣黃鶴山在縣東九里(鶴鶴字通)鸚鵡洲在縣西南二里案江夏縣即今湖北武昌縣陸繁昭曰落帆藏船避禍也通鑑天寶二年四月

任約破郢州六月王僧辯復郢州七月湘東王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而韶傳云韶爲郢州信西上江陵塗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則知信奔還時正值用兵之際無疑。漢書地理志零陵郡零陵縣（今廣西全縣西南）原注曰陽海山（在今廣西興安縣南九十里）湘水所出北至鄱（王先謙曰鄱當爲下雋二字之誤）入江過郡二（零陵長沙）行二千五百三十里水經湘水篇曰北過下雋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之鄆注曰湘水左會清水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湘水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右屬微水湘水左則澧水注之世謂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書禹貢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漢書地理志隴西郡西縣（今甘肅天水縣西南）原注曰禹貢嶓冢山西漢（當有水字）所出南入（王先謙曰入當作會）廣漢白水至江州（今四川巴縣西）入江氏道縣（今甘肅清水縣西南）原注曰禹貢養水所出（王念孫曰說文漾古文作養志作養假借字又謂至武都爲漢至上脫東字）至武都爲漢武都郡武都縣（今甘肅成縣西）原注曰東漢水受氏道水（王念孫曰東字後人所加）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沮縣（今陝西略陽縣東）原注曰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王先謙曰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行四千里荊州川金榜禮箋曰嶓冢道漾惟據禹貢漢水言耳周官職方荊州漢水則不導源於嶓冢故志云沮水出沮縣東狼谷云云說文（水部）水經（沮水篇）後漢郡國志（荊州）皆云然蓋漾水輟流不與漢水相屬由來久矣志言禹貢養水云云此明禹貢漢水故道非謂漢代東漢水仍上受氏道水也後儒考漢志不詳于漢源求嶓冢不得因傍漢水之山強名之爲嶓冢亦近誣矣（此指今陝西寧羌縣北之嶓冢言始於魏書地形志非古也）漢志禹貢嶓冢山在隴西西縣西漢水所出不見於氏道然於氏道言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正釋經嶓冢道漾東流爲漢明氏道亦得有嶓冢山是山峯軸延長西氏道皆其盤迴之地準之地望當在西縣東志已于西縣著嶓冢氏道例不重出水經言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冢山（漾水篇）郭景純山海經注（西山徑）亦言嶓冢在武都氏道縣南可與漢志互明陸繁弼曰湘水由洞庭湖至岳州府（今湖南岳陽縣）北合大江岳州在梁爲巴州漢水至漢陽府（今湖北漢陽縣）東大別山北合大江所謂沔口也

沔口之東即武昌府城(今湖北武昌縣)在梁爲郢州信由建康奔還當自郢而巴而江陵也。爾雅釋天曰星紀斗牽牛也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壘也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壘也律歷曰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續漢書律歷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郡國志注又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今吳越分野陸繁昭曰此信自言將入江陵而心猶在故都也

若乃陰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沾衣·躡烏江而不渡·雷池柵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煙·巢禽失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屆於七澤·濱於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

以上述途中飄泊之狀及復見用於元帝而憂其不終。史記項羽本紀曰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集解引徐廣曰陰陵在淮南正義引括地志曰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地志云陰陵縣屬九江郡清統志曰安徽鳳陽府陰陵故城在定遠縣西北案陰陵非子山往江陵所經此借項羽失路爲喻耳。英華失路作路絕注曰絕一作失。釣臺見上又水經江水注曰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今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孫權常極飲其上清統志曰湖北武昌府釣臺在武昌縣西南江濱蜀志先生傳曰先生斜趣漢津案釣臺在武昌子山欲赴江陵故借言所往也。文選七發曰凌亦岸李善注引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清統志曰江蘇江寧府赤岸山在六合縣東南四十里。集赤岸作赤壁此依周書。史記項羽本紀曰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舟待集解引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檣案檣與機同正義引括地志曰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爲縣水經注云水又北得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檣船以待項羽即此也(沔水注)清統志曰

安徽和州(今改縣)烏江浦在州東北四十里土多黑壤故名案赤岸烏江殆皆喻所經之路。文選江賦曰其旁則有雲夢雷池李善注引吳錄曰雷池在皖晉書庾亮傳亮報溫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毋過雷池一步水經江水注曰又西南歷尋陽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清統志曰安徽安慶府雷水亦曰雷池曰大雷江曰大雷口今名楊溪河經望江縣南。左傳昭五年曰楚伐吳吳人敗諸鵠岸杜注曰廬江舒縣有鵠尾渚春秋傳說彙纂曰今太平府繁昌縣(今屬安徽)西南大江中有鵠洲蓋自銅陵鵠頭山至三山爲鵠尾故江曰鵠江岸曰鵠江岸清統志曰安徽池州府鵠頭山在銅陵縣北十里倪曰自陰陵以下當謂侯景巴陵失律江郢喪師還奔健康所經之路築柵焚戍也南史侯景傳云都下戶口百無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烟又云於是千里絕烟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壠焉步瀛案雷池四句蓋追敘途中所見耳張尙瑗舉陳霸先與王僧辯軍次大雷及侯瑱襲克南陵鵠頭等戍但以地勢偶合而傳會之倪又謂巢禽無樹謂諸王之敗皆不足倚亦嫌穿鑿。英華失樹作無樹此依周書。書禹貢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左傳襄二十六年聲子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又哀六年楚昭王曰江漢睢章楚之望也倪曰謂元帝可恃以靖亂也。書禹貢曰淮海維揚州王澗曰自金陵溯江而上江陵約三千餘里。史記淮陰侯傳曰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集解引韋昭曰以水擊絮爲漂故曰漂母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清統志曰江蘇淮安府韓侯釣臺在山陽縣北與漂母祠爲鄰案漂渚地理書無此名漂疑漂字之誤吳越春秋卷三曰子胥乞食溧陽適會女子繫綿於瀨水之上宮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云與下事同出吳越春秋古人固不以複用爲嫌也。吳越春秋卷三曰伍員至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既渡漁父視其有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司馬長卿子虛賦曰楚有七澤。齊語桓公曰是以濱于死賈誼新書諸侯篇曰十死一生。詩小雅曰天保定爾史記周本紀曰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即王所曰曷爲不寐

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曰或殷憂以啟聖明李善注引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論語憲問篇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詩君子陽陽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晉書王衍傳曰衍自言少無宦情。周書信傳曰信奔于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唐六典(卷二十四)曰秦漢始置衛將軍後漢及魏並因之晉文帝置臺又置中衛軍將軍武帝受命分爲左右二衛宋齊因之梁左右衛將軍班第十二又(卷十三)曰漢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梁制十八班中丞班第十一。英華濫作誤注曰一作濫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始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人欷斜之小徑·掩蓬蒿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

以上悼父之先亡憂君之猜忌不勝身世之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談爲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集解引徐廣曰龍門在馮翊夏縣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正義引括地志曰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故曰韓城縣。三世謂其先道驥易肩吾也博物志四曰太丘長陳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時人爲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左太冲詠史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案元和姓纂沿少子璋(此字未知有誤否)晉永安太守玄孫易南齊司徒主簿生黔婁孱陵令肩吾梁度支尚書生衡信譚揆南齊書高逸傳曰庾易祖玟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梁書孝行傳曰庾黔婁父易文學傳曰庾於陵黔婁之弟也弟肩吾據此則沿子璋璋子某(無聞)某子玟玟子道驥道驥子易易子肩吾肩吾子信放下數至

信爲七葉也。英華始作方。琴操曰梁山操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嘗耕泰山之下遭雨雪寒凍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乃作憂思之歌。韓詩外傳一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蠶二親之壽忽如過隙。吳曰張衡應閒曰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步沈約郊居賦曰入蓬藿之荒茫。楚辭九歌湘君曰塞汀洲兮杜若。吳志諸葛恪傳曰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投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落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束其腰投之於此岡倪曰時元帝猜忌信憂讒待死若屈原葛恪矣

於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鑿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沈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營暮至·剖巢熏穴·奔趨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燃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踞龍蟠·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窗扉·繫馬於鳳皇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

以上元帝使王僧辯陳霸先滅侯景而故都荒廢終不可復。梁書元帝紀曰大寶三年世祖猶稱太清六年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世祖馳檄告四方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傳其首於江陵。史記項羽本紀曰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徐樹穀曰時元帝都江陵楚地且未正位號故以西楚霸王爲比倪說同案二說是也或以爲元帝未親出霸王指陳霸先非也此但就命將而言耳。左宣十四年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劍及於寢門之外又襄四年曰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杜注曰繁陽楚地在汝南黟陽縣南清統志曰河南汝寧府繁陽亭在新蔡縣北陸繁昭曰劍及繁陽謂元帝分遣諸將至此也彙注引浦起龍曰言奮厲命帥狀。漢書霍去病傳合短兵塵卓蘭下隋書經籍志子部兵家有太公金匱二卷。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玉堂殿

○白帖卷三舟部載蒼鷹赤雀鐵舳牙檣註曰皆戰船名案蒼鷹赤雀爲戰船名鐵舳牙檣言戰船之飾非船名也初學記器物部引晉令曰水戰有蒼隼船又引王隱晉書曰陶侃擊蜀賊王真真拘得侃青雀舟蒼鷹赤雀類此方言九曰船後曰舳舳制水也郭注曰今江東呼柁爲舳樂府詩集卷二十五淡黃思歌辭曰象牙作帆檣文選江賦注引埤蒼曰檣帆柱也。晉書郗鑒傳曰祖約蘇峻反鑒設壇揚刑白馬大誓三軍。呂氏春秋知分篇曰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又見淮南子精神篇梁書王僧辯傳曰陳霸先帥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慷慨南史僧辯傳曰及發鵝頭江中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見官軍有五色雲雙龍夾艦行甚迅疾。周書渡江作度湘。左太冲吳都賦曰迎潮水而振縉。說苑辨物篇曰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又見家語致思篇。文選吳都賦曰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乎江湖劉淵林注曰石城石頭塢也在建業西臨江其中有庫藏軍儲戈船船下有戈也李善注曰吳紀曰建安十七年城石頭越絕書伍子胥船有戈元和郡縣志江南道潤州上元縣石頭城在縣西四里即楚之金陵城也吳改爲石頭城案梁書王僧辯傳曰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衆軍鼓噪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即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英華掩乎作掩乎。左昭四年曰夏諸侯如楚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詩伯兮曰爲王前驅。左襄十一年曰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吳都賦曰顛覆巢居剖破窟宅。左文十八年以禦魑魅杜注曰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陳書高祖本紀曰景率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結陣而進高祖曰今我師既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勢乃命諸將分處置兵賊直衝王僧志僧志小縮高祖遣徐度領弩手二千橫截其後賊乃却高祖與王琳杜龔等以鐵騎悉力乘之賊退據其柵景儀同盧暉略開石頭北門來降衆軍又尅其四城高祖親率攻之士卒騰柵而入賊復散走景衆大潰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



不敢入臺遣腹心取其二子而遁。左文十一年曰鄭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杜注曰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僑如鄭瞞國之君子駒魯郭門。周書嘗麥篇曰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阿九偶無遺赤帝大憺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索隱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使應龍殺蚩尤於凶黎之谷或曰黃帝斬蚩尤於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後漢書董卓傳曰呂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盡滅其族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臍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趙策一曰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史記刺客傳作漆其頭以爲飲器大宛列傳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梁書侯景傳曰王僧辯等進營于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率衆軍奮擊大破之景東奔與其腹心數十人單舸走至壺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屍於王僧辯傳首西臺曝尸於建康市百姓爭取屠脍噉食焚骨揚灰曾罹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及景首至江陵世祖命梟之於市然後煮而漆之付武庫。御覽天部十四引皇帝占軍訣曰攻城有虹從南方入飲城中者從虹攻之勝白虹繞城不匝從虹所在擊之勝謹守其缺賊乃從其地破走。魏志公孫淵傳曰景初二年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斬淵父子。御覽州郡部一引吳錄曰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觀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盤石頭虎踞此帝王之宅。周書踞作據。文選石闕銘注引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恆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潘安仁西征賦曰狐兔窟穴於殿傍。詩瞻卬曰邦國殄瘁梁書王僧辯傳曰景之退也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探招失火燒大極殿及東西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袒衣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英華瘁作悴。漢書武五子戾太子傳曰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淮南地形篇是謂懸圃穆天子傳二郭注引作玄圃穆天子傳懸圃西山經郭注引亦

作玄圃西山經所謂帝之平圃也南史昭明太子傳曰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王筠傳曰昭明太子與筠等遊宴玄圃是當時苑名取於昆侖玄圃也。沈休文郊居賦曰風臺累翼月榭重櫺。說苑善說篇雍門子周曰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文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曰玉女闕窗而下視林茂春文選補註曰古人窗間多刻飾玉女庾子山賦云云李白賦玉女攀星於網戶(明堂賦)李玉溪詩寒氣先侵玉女扉(雪詩)是也。御覽居處部四引晉宮閣名曰洛陽有鳳皇樓。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六引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可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了亦怪事也。漢書武帝紀曰葬茂陵太平廣記卷三引漢武內傳曰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斂到元康二年(元舊誤建今改)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采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日月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武皇帝殞殮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廟中倪曰漢武好道梁武侯佛故用此語蓋傷之也

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既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

以上哀簡文帝。左襄二十四年穆叔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書舉陶謨曰謨明弼諧偽古文周官曰寅亮天地。周書寅作夤說文曰夤敬惕也經典多以寅爲之(朱駿聲以夤爲寅之別體字)。魏志荀彧傳注引何劭荀彧別傳曰彧兄俱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彧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此條舊註引世說實無此文吾友孫蜀丞嘗正其誤)。神仙傳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爲庵於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經義旨乃使齋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幸其

庵躬問之隋書經籍志子部道家有老子道德經二卷漢文帝河上公注梁書簡文帝紀曰讀書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篇章辭賦操筆立成博綜儒書善言玄理自年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蕃政所在有稱及居監撫多所弘宥文案簿領纖毫不可欺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恒討論篇籍徵以文章高祖所製五經講疏賞於玄圃奉述聽者傾朝野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並行於世焉南史簡文帝紀又有謝客文涇渭三卷玉簡五十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七卷竈經二卷沐浴經三卷馬槊譜一卷棊品五卷彈棊譜一卷新增白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梁書何敬容傳曰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皇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英華既作更。周書太子晉篇曰師曠見太子王子曰吾聞汝知人年之長短告吾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汝慎無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著至。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曰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西陵見思舊銘注通鑑梁紀曰太清三年上所求多不遂志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圖屬湘東王繹并翦爪髮以寄之南史梁簡文諸子傳曰樂良王大圖簡文第二子也周書蕭大圖傳曰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南史梁簡文諸子傳曰汝南王大封簡文第九子也）請和大圖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客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胡渭生曰簡文二十子惟大封大圖以壽終然皆歿關西不得一瞻陵寢故曰知西陵而誰望。周書以愛子作指愛子。史記高祖本紀曰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高后紀曰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迺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得入朱虛侯殺產漢書百官公卿表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胡渭生曰通考（文獻通考兵考）漢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內之兵按漢未央宮以北闕爲正門公車司馬亦在焉是知北闕之兵卽衛尉所掌之南軍也。魏志三少帝紀曰甘露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注引

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司馬昭)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黃師潰散成濟以矛進帝崩于梁師書簡文帝紀曰大寶二年八月戊午侯景遣衛尉卿彭儁廂公王僧貴率兵入殿廢太宗爲晉安王幽於永福寺冬十月壬寅王偉等進觴於帝帝知不免乃盡酣既醉寢偉乃出儁進士囊王脩纂坐其上於是太宗崩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胡涓生曰言雖有宿衛兵仗而反爲賊臣所用不得如絳侯之誅呂氏高貴鄉公之討司馬也。英華雲作靈

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瑯戈而對霸王·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

以上哀王僧辯。梁書王僧辯傳曰世祖即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左僖二十八年子犯曰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易屯象傳曰君子以經綸。左僖二十五年曰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語三曰公令韓簡挑戰穆公衡瑯戈出見使者韋注曰衡橫也彫鏤也戈戟也呂氏春秋貴直篇曰趙簡子攻衛附郭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嘆曰嗚呼士之遼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漢書吳王濞傳曰漢兵至膠西漢將弓高侯顏當遣王書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敢請蒞臨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英華鼓作鞭注曰一作鼓。晉書杜預傳曰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預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陳兵於江陵旬日之間累克城邑皆如預策焉。晉書溫嶠傳曰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羨傳曰太原祁人)明帝即位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嶠還都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帝疾篤嶠與王導等同受顧

命歷陽太守蘇峻反嶠爲江州刺史要陶侃同赴國難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封始安郡公卒帝下冊書曰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倡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啟戎行元凶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云云。文選西征賦曰紛吾旣邁此全節李善注曰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闕鄉縣東十里鳩澗西漢書武五子傳曰戾太子東至湖藏匿泉鳩里顏注曰泉鳩水在今闕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也清統志曰河南陝州泉鳩水在闕鄉縣西南三十五里。水經淇水注曰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元和郡縣志曰河北道衛州黎陽縣枉人山在縣西北四十二里或言紂殺比干於此清統志曰河南衛輝府善化山在濬縣西北二十五里高六十餘丈周三十里舊名枉人庾信哀江南賦終則山稱枉人是也。周書終則作終以。梁書王僧辯傳曰敬帝初即梁主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爲僧辯書貞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至於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衆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貞陽旣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於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辯常處於石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顥遽走出閣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顥下就執夜斬之南史僧辯傳曰是夜及子顥俱被絞殺。南陽二句舊注皆引吳越春秋案句踐伐吳外傳曰范蠡爲書遺文種曰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遂賜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嘆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爲喻矣遂伏劍而死此與校書二字意終不合又英華注曰一作南山案鄭康成在南城山注孝經與此不合疑別有事俟攷。史記李斯傳曰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顥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未完)

# 史記三家注所引書目

程 金 造

## 卷一 集解

隋書經籍志正史類，宋南中郎外兵參軍裴翹史記注八十卷，唐志作集解史記八十卷。司馬貞曰翹字龍駒，河東聞喜人，宋中郎外兵曹參軍。案宋書附父松之傳。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書錄解題，皆載集解於百三十卷下，不別爲八十卷本；惟書錄解題稱曰集注。王鳴盛曰，漢志史記百三十篇（案當云太史公百三十篇），無卷數，隋志始以一篇爲一卷，又別列裴注八十卷，新舊唐志亦然，不知何人刻集解，亦以一篇爲一卷，疑始於宋人。

裴翹自序曰，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纔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以徐爲本，號曰解集，未詳則闕，弗敢臆說。張守節曰，裴翹採九經諸史，並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而解史記。案司馬貞謂太史公書，古今爲注解者絕少，音義亦稀，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近代鮮有其本；則其書久佚。（案後漢書延篤傳不言撰史記音義）隋志載有漢桂陽太守衛颯史要十卷，（注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張瑩史記正傳九卷，葛洪史記鈔十四卷，徐廣史記音義十二卷。久皆佚亡，（張守節曰徐廣音義，裴翹爲注，散入百三十篇）今存者以裴氏集解爲最古矣。裴氏爲史記注，引書凡百九十種，時經千餘載，已亡其半，金造於讀史之餘，輯而條錄之，列之於後，

其分居定部，一依隋志，至某書於全書中，共若干見，亦悉具陳，以爲輯佚者之便；惟是讀書日淺，學識毫無，且以校課羈累，更不能專心致力於此，疏舛踏駁，當所不免，大雅鴻儒，幸辱而教正之也！

### 一、經部

#### 易經

樂書一見。屈原賈生列傳一見，

#### 京房易傳

天官書一見。

案漢隋唐諸志，無京房易傳之名，漢書五行志，引有京房易傳之書，蓋爲周易占諸書之總稱。

#### 馬融周易注。

伯夷列傳一見。

隋志鄭玄注周易九卷，注文曰，梁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周易一卷，亡。○經典釋文叙錄云，扶風馬融爲易傳十卷，七錄云九卷；唐志作馬融周易章句十卷，案隋志云一卷亡，蓋誤。或亦隋時亡而唐世復出歟？今玉函山房有輯本。

#### 王肅易注。

伯夷列傳一見，

隋唐志並作十卷，經典叙錄云，周易王肅注十卷，崇文總目作十一卷，乃後人聚斂而成，非肅本書，王應麟謂今不傳，清馬國翰有輯本。

#### 向秀周易注。

屈原賈生列傳一見。

隋志不載。○經典叙錄曰，向秀字子期，晉散騎常侍，爲易義。案此書久佚，

#### 張璠周易注

伯夷列傳一見；屈原賈生列傳一見：

隋志八卷，殘闕，今此書久佚，清馬國翰有輯本，

#### 尚書

五帝本紀五見，夏本紀二見，殷本紀一見，周本紀二見，齊太公世家一見，魯周公世家三見，宋微子世家一見，張釋之馮唐列傳一見，大宛列傳一見。

#### 尚書大傳

五帝本紀一見。夏本紀二見。殷本紀一見。

漢志，大傳四十一篇，鄭玄序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玄銓次爲八十三篇；隋唐志都作三卷，則此書久已闕佚。清人編輯，有孫晴川，孔廣林，盧見曾，而以陳壽祺本爲最完備。

#### 孔安國尚書傳

五帝本紀二十六見。夏本紀一百六十見。殷本紀三十一見。周本紀三十四見。魯周公世家三十六見。燕召公世家五見。宋微子世家六十九見。晉世家四見。

四庫提要曰，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並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僞本鑿空之顯證。

#### 馬融尚書經

五帝本紀三十三見。夏本紀十六見。殷本紀六見。周本紀九見。魯周公世家十四見。燕召公世家二見。宋微子世家三十二見。晉世家一見。

隋志十一卷。唐志作十卷。宋未亡，清馬國翰有輯本。

#### 鄭玄尚書注



五帝本紀四十四見。夏本紀六十七見。殷本紀十見，周本紀十五見。建元以來侯者表一見。魯周公世家十二見。燕召公世家二見。宋微子世家二十六見。

隋唐志皆著九卷，宋時亡，清孫星衍有輯本。

王肅尚書注

五帝本紀八見。夏本紀四見。殷本紀一見。周本紀二見。魯周公世家六見，燕召公世家一見。宋微子世家六見。

隋志十一卷，二唐志十卷。清儒馬國翰有輯本。

詩經

五帝本紀一見。夏本紀一見。殷本紀一見。周本紀一見。樂書一見。平準書二見。晉世家一見。楚世家一見。孔子世家一見。三王世家一見。仲尼弟子列傳二見。孟嘗君列傳一見。魯仲連鄒陽列傳一見。屈原賈生列傳一見，李斯列傳一見。匈奴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三見。

毛詩序

秦本紀一見。禮書一見。魯周公世家一見。

詩毛傳

殷本紀一見。魯周公世家一見。三王世家一見。春申君列傳一見。李斯列傳一見。匈奴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一見。

漢志。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隋志毛詩二十卷，注曰漢何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四庫提要定爲毛亨作傳，隋志誤。

鄭玄毛詩箋

孟嘗君列傳一見。春申君列傳一見。

韓詩內傳

禮書一見。

漢志內傳四卷。隋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

無傳之者，陳直齋曰，今所存唯外傳，則內傳南宋已亡，近人王謨有輯本。

#### 韓詩外傳

秦本紀一見。趙世家一見。孔子世家一見。

隋志十卷，今本亦十卷，然實非舊本，蓋古人所引，有出今本之外者，趙懷玉有輯佚文，

#### 韓嬰章句

周本紀一見。三王世家一見。春申君列傳一見。

隋志著韓詩薛氏章句二十二卷。後漢書儒林傳曰，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建武初，爲博士。王應麟曰，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案三國杜瓊傳，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則此引章句，當是漢書。今此書已佚。

#### 周禮

五帝本紀一見。周本紀四見。秦本紀一見。秦始皇本紀一見，漢高祖本紀一見。禮書五見。樂書一見，吳太伯世家一見，魯周公世家一見，絳侯周勃世家二見。蘇秦列傳二見。樗里子甘茂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一見。

#### 鄭玄周官禮注

五帝本紀一見。周本紀一見。漢高帝本紀一見。禮書八見。蘇秦列傳一見。樗里子列傳一見。

隋志十二卷，今有賈公彥正義本，孫詒讓正義本。

#### 鄭衆周官解詁

周本紀一見。禮書一見。

隋志不載。

#### 儀禮

禮書一見。蘇秦列傳一見，魯仲連鄒陽列傳一見。

禮記

五帝本紀二見。夏本紀一見，周本紀一見，秦始皇本紀一見。漢高祖本紀一見，禮書六見，齊太公世家一見，魯周公世家三見，宋微子世家一見。晉世家一見。絳侯周勃世家一見。信陵君列傳一見。張釋之馮唐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一見。龜策列傳一見。

鄭玄禮記注

漢高帝本紀三見。禮書九見。樂書二百二十五見。齊太公世家一見。魯周公世家三見。宋微子世家一見。晉世家一見。趙世家一見。三王世家一見，龜策列傳一見。

隋志二十卷。鄭珍鄭學錄曰，禮記注二十卷，唐孔冲遠撰正義七十卷，今列於學官。

王肅禮記注

禮書一見。樂書六十二見。封禪書一見。

隋志三十卷，玉函山房有輯本二卷，

蔡謨禮記音

孔子世家一見，

隋志二卷，今亡。

孫炎禮記注

樂書十三見。

隋志三十卷，今亡，玉函山房有輯本一卷。

大戴禮記

五帝本紀三見。漢高祖本紀一見。呂后本紀一見。禮書二見。仲尼弟子列傳四見。

禮緯

夏本紀一見。殷本紀一見。周本紀一見。

### 琴操

田敬仲世家一見。

隋志琴操三卷。題晉廣陵相孔衍撰。

### 春秋

秦始皇本紀一見。齊太公世家一見。魯周公世家二見。楚世家一見。蘇秦列傳一見。

### 左傳

五帝本紀二見。夏本紀一見。殷本紀一見。周本紀九見。秦本紀二見。秦始皇本紀一見。項羽本紀二見。漢高祖本紀二見。吳太伯世家五見。齊太公世家五見。魯周公世家六見。陳杞世家三見。衛康叔世家四見。宋微子世家七見。晉世家九見。楚世家四見。鄭世家一見。趙世家三見。孔子世家一見。老莊申韓列傳一見。伍子胥列傳一見。蘇秦列傳一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一見。龜策列傳二見。

### 服虔左傳注

五帝本紀五見。夏本紀二見。周本紀六見。秦本紀七見。禮書三見。吳太伯世家四十六見。齊太公世家三十一見。魯周公世家三十五見。管蔡世家一見。陳杞世家二見。衛康叔世家二十三見。宋微子世家四見。晉世家五十七見。楚世家三十九見。鄭世家十三見。趙世家六見。孔子世家十七見。

亡。李貽德有春秋賈(逵)服注輯述。

### 賈逵春秋左氏解詁

五帝本紀六見。夏本紀三見。周本紀十一見。秦本紀二見。吳太伯世家二十七見。齊太公世家三十見。魯周公世家十九見。陳杞世家四見。衛康叔世家十見。宋微子世家七見。晉世家四十三見。楚世家二十二見。鄭世家十六見。趙世家二見。曹世家二見。

隋志三十卷。玉函山房有輯本。

鄭衆左氏傳注

吳太伯世家一見。衛康叔世家二見。

案隋志作左氏傳條例九卷。經典釋文題條例章句，荀悅漢紀論，謂大司農鄭衆爲春秋左氏傳作解注。

王肅春秋左氏傳注

吳太伯世家九見。齊太公世家一見。晉世家四見。楚世家一見。鄭世家一見。

隋志三十卷，今玉函山房有輯本。

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五帝本紀二見。周本紀二見。秦本紀五見。吳太伯世家五十六見。齊太公世家三十九見。魯周公世家三十三見。管蔡世家二見。陳杞世家七見。衛康叔世家五見。宋微子世家六見。晉世家四十四見。楚世家四十一見。越王勾踐世家四見。鄭世家十五見。趙世家三見。魏世家一見。田敬仲世家一見。孔子世家九見。

于寶春秋左氏義

楚世家一見。

案隋唐志題春秋左氏函傳義。與晉書本傳不同。疑是一書，今玉函山房有輯本。

春秋外傳國語

夏本紀一見。封禪書一見。吳太伯世家一見。晉世家一見。齊太公世家一見。陳杞世家一見。越王勾踐世家一見。

虞翻春秋外傳國語注

五帝本紀一見。周本紀二見。晉世家二見。楚世家二見。越王勾踐世家五見。鄭世家三見。

隋志二十一卷。今玉函山房有輯本。

唐固春秋外傳國語注

周本紀七見。魯周公世家一見。孔子世家一見。

隋志唐固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一卷，二唐志同。今玉函山房有輯本。

賈逵春秋外傳國語注

周本紀三世，秦本紀一見，吳太伯世家七見。齊太公世家六見。管蔡世家二見。棟杞世家二見，衛康叔世家三見，越王勾踐世家一見，田敬仲世家一見。

隋志賈逵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卷。今張之洞書目答問有國語三君注輯存四卷，汪遠孫自刻本。

鄭衆春秋外傳訓注

陳杞世家一見。

隋志不載，後漢書衆著春秋外傳訓注，今亡。

公羊傳

周本紀一見，秦本紀一見，秦始皇本紀二見，呂太后本紀一見，孝文帝本紀一見，樂書一見，齊太公世家二見，魯周公世家三見，陳杞世家一見，宋微子世家四見，晉世家二見，三王世家二見，魯仲連鄒陽列傳一見，張耳陳餘列傳一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一見，匈奴列傳一見，太史公自序一見。

何休公羊解詁

周本紀二見，樂書一見，齊太公世家三見，魯周公世家二見，燕召公世家一見，宋微子世家三見，晉世家三見，鄭世家一見，孔子世家二見，三王世家二見，魯仲連鄒陽列傳一見。

隋志十一卷，宋志十二卷，清人陳立作新疏。

穀梁傳

禮書一見，齊太公世家一見，魯周公世家三見，陳杞世家一見，宋微子世家一見，晉世家一見，楚世家一見，趙世家一見。

糜信穀梁傳注

魯周公世家一見。

隋志十二卷，今玉函山房有輯本，姚振宗曰糜信不見於史，似即糜竺糜芳之同族，東海人也。

楚漢春秋

項羽本紀三見，荆燕世家一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一見，季布欒布列傳一見。

漢志陸賈楚漢春秋九篇，列入春秋家，隋志列於雜史部，沈欽韓曰，隋志九卷，唐志二十卷，御覽引之，經籍考不載，蓋亡於南宋。

論語

禮書二見，呂不韋列傳一見。

馬融論語注

禮書一見，封禪書一見，孔子世家六見，伯夷列傳一見，仲尼弟子列傳十七見，呂不韋列傳一見。

隋志不載，蓋其時已亡。

鄭玄論語注

孔子世家十四見，伯夷列傳一見，仲尼弟子列傳五十一見。

隋志十卷，五代時亡，今玉函山房有輯本。

孔安國論語注

孝文帝本紀一見，禮書二見，歷書一見，封禪書一見，孔子世家三十九見，伯夷列傳一見，仲尼弟子列傳五十六見，酷吏列傳一見。

隋志不載，後人疑爲偽作，今亡。

何晏論語集解

歷書一見，宋微子世家一見，孔子世家三十一見，伯夷列傳一見，仲尼弟

子列傳九見，白起王翦列傳一見，酷吏列傳一見。

隋唐志十卷，今有皇疏邢疏二本。

#### 衛瑾論語集注

仲尼弟子列傳一見。

隋志六卷，今亡，玉函山房有輯本。

#### 包咸論語注

夏本紀一見，禮書一見，封禪書一見，孔子世家十二見。

後漢書包咸傳，謂咸既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隋志不載，蓋已亡。

#### 李充論語注

孔子世家二見，仲尼弟子列傳一見。

隋志十卷，玉函山房有輯本。

#### 樂肇論語釋疑

孔子世家一見，仲尼弟子列傳二見。

隋志十卷，今玉函山房有輯本。

#### 證法

五帝本紀二見，夏本紀二見，殷本紀二見，秦始皇本紀一見。

案隋志證法三卷，注文曰劉熙撰。又沈約證法十卷，又梁太府賀瑒證法五卷，裴注此，引當屬熙書，今亡。

#### 孔子三朝記

五帝本紀一見。

司馬貞曰劉向別錄曰，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故曰三朝記，凡七篇，並入大戴禮，今此文見用兵篇也。三朝記今存大戴記中。

#### 家語



五帝本紀一見，仲尼弟子列傳十見。

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王肅家語解。

孔子世家三十七見，仲尼弟子列傳六見，衛康叔世家一見。

白虎通義

秦楚之際月表一見。

隋志六卷。晁氏讀書志曰，後漢章帝會羣臣於白虎殿，講論五經同異，班固奉詔纂修。

許氏說文

五帝本紀一見，漢高祖本紀二見，韓世家一見，梁孝王世家一見，蘇秦列傳一見，樗里子甘茂列傳一見，范雎列傳一見，屈原賈生列傳一見，張耳陳餘列傳一見，韓長孺列傳一見，龜策列傳一見。

隋志十五卷，今亦十五卷。

爾雅

五帝本紀三見，殷本紀一見，周本紀一見，孝武本紀一見，樂書一見，封禪書一見，趙世家一見，穰侯列傳一見，孟子荀卿列傳一見，范雎蔡澤列傳一見，屈原賈生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一見。

漢志三卷。今本十九篇，錢文子詩訓詁謂出於漢世。

郭璞爾雅注

范雎蔡澤列傳一見，魯仲連鄒陽列傳一見，龜策列傳二見。

隋志郭璞爾雅注五卷，今有邢疏郝疏二本

方言

趙世家一見，魯仲連鄒陽列傳一見，淮陰侯列傳一見，扁鵲倉公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一見。

隋志楊雄方言十三卷，漢志不載，雄本傳亦不言著方言書，四庫提要

謂疑雄本有此未成之書，歆借觀未得，故七略不載，後人收其殘稿，私相傳述，閱時既久，輾轉附益，所成。今亦十三卷。

### 郭璞方言注

扁鵲倉公列傳一見。

隋志，郭璞方言注十三卷，今存，

### 三蒼

魯周公世家一見。

隋志三蒼三卷，注文曰，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楊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勣作滂喜篇，故曰三蒼，今亡。蒼頡篇清孫星衍有輯本。

### 呂靜韻集

秦始皇本紀一見，平準書一見，楚世家一見，萬石君叔列傳一見，南越尉佗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一見。

隋志韻集六卷，注文曰，晉復安令呂靜撰，魏書江式傳曰，式上表云，呂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案此書已佚，今有輯本。

### 呂忱字林

宋微子世家一見，趙世家一見，信陵君列傳一見。

文引作呂忱，司馬貞曰，呂姓忱名，作字林者，魏書江式傳式上表曰，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今亡。

### 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

五帝本紀一見：

唐志十卷，清王復有輯本。

## 二、史部

### 史記音義

五帝本紀一見，平準書一見，衛康叔世家一見，楚世家一見，李斯列傳一見。

案五帝本紀注裴駰曰，凡是徐氏義，稱徐姓名以別之；餘者悉是闕註解，并集衆家義；則此書非廣所著。司馬貞索隱後序曰，太史公書，古今爲注解者絕少，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近代鮮有其本，此曰音義，或篤書歟？隋志不載篤書，後漢書延篤傳，亦不言其有音義一書。

#### 史記音隱

萬石張叔列傳一見。

司馬貞後序曰，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則音隱一書，非延篤所著，不知何氏書也，隋志不載，蓋已早亡，

#### 鄒誕生史記義，

秦始皇本紀一見，孝景本紀一見，蘇秦列傳一見，

隋志，索隱後序，皆載，案舊唐書經籍志，載史記音義三卷，鄒誕生撰，蓋即鄒誕生之誤，今亡

#### 徐廣史記音義

五帝本紀三十見。夏本紀十六見。殷本紀十三見。周本紀六十五見。秦本紀六十二見。秦始皇本紀七十一見。項羽本紀四十見。

漢高祖本紀三十六見。呂后本紀二十八見。孝文本紀二十見。孝景本紀十見。孝武本紀三十六見。禮書七見。樂書九見。律書八見，曆書九見。天官書二十七見。封禪書四十九見。河渠書九見。平準書十八見。三代世表一見。十二諸侯年表十見。六國表三十見。秦楚之際月表八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十五見。高祖功臣侯表十八見。惠景間侯者年表十見。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五見。建元以來五子侯者年表十一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七見。吳太伯世家八見。齊太公世家二十二見。魯周公世家四十一見。燕召公世家十一見。管蔡世家一見。陳杞世家六見。衛康叔世家二見。宋微子世家十四見。晉世

家十二見。楚世家二十七見。越王勾踐世家十四見。鄭世家十見。趙世家七十八見。魏世家三十六見。韓世家十六見。田敬仲完世家二十六見。孔子世家十一見。陳涉世家十一見。外戚世家九見。楚元王世家六見。荆燕世家二見。齊悼惠王世家四見。蕭相國世家三見。曹相國世家十一見。留侯世家十五見。陳丞相世家七見。絳侯周勃世家十六見。梁孝王世家七見。五宗世家三見。三王世家十見。老莊申列傳傳二見。伍子胥列傳五見。仲尼弟子列傳五見。商君列傳三見。蘇秦列傳三十九見。張儀列傳十三見。樗里子甘茂列傳十一見。穰侯列傳六見。白起王翦列傳二十見。孟子荀卿列傳四見。孟嘗君列傳二見。平原君虞卿列傳九見。信陵君列傳二見。春申君列傳十六見。范雎蔡澤列傳十七見。樂毅列傳七見。廉頗藺相如列傳九見。田單列傳五見。魯仲連鄒陽列傳五見。屈原賈生列傳二十三見。呂不韋列傳六見。刺客列傳十六見。李斯列傳十五見。蒙恬列傳五見。張耳陳餘列傳十五見。魏豹彭越列傳四見。黥布列傳五見。淮陰侯列傳十三見。韓王信盧綰列傳十三見。田儋列傳十一見。樊鄴滕灌列傳十六見。張丞相列傳十八見。酈生陸賈列傳六見。傅靳蒯成列傳九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五見。季布欒布列傳九見。袁盎晁錯列傳十一見。張釋之馮唐列傳六見。萬石張叔列傳八見。田叔列傳七見。烏鵲倉公列傳四十七見。吳王濞列傳十二見。魏其武安侯列傳十七見。韓長孺列傳七見。李將軍列傳六見。匈奴列傳三十八見。衛將軍驃騎列傳三十見。平津侯主父列傳十見。南越尉佗列傳二十見。東越列傳十見。朝鮮列傳四見。西南夷列傳八見。司馬相如列傳一百三十二見。淮南衡山列傳二十二見。循吏列傳二見。汲鄭列傳八見。儒林列傳十九見。酷吏列傳三十八見。大宛列傳十九見。游俠列傳十一見。佞幸列傳九見。滑稽列傳八見。日者列傳五見。龜策列傳三十見。貨殖列傳七十四見。太史公自序四十見。

隋志十二卷，索隱後序及二唐志並作十三卷，裴駰集解序曰，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蓋有所發明

而殊恨省略。司馬貞索隱序曰，徐氏音義，惟證諸本異同，于義少有解釋。張守節正義序曰，廣作音義十三卷，裴駟爲注，散入百三十卷。直齊書錄解題曰，始徐廣作史記音義，駟本之以成集解。案此書無單行本，散見史記注文中，疑已非完書。

#### 張瑩史記正傳

楚世家一見

案楚世家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注引張瑩曰今江陵也，隋志雜史，有張瑩史記正傳九卷，今亡，或即書中語歟。

#### 漢書

五帝本紀五見。夏本紀二十七見。殷本紀三見。周本紀八見。秦本紀二十六見。秦始皇本紀二十九見。項羽本紀二見。高祖本紀六見。呂后本紀五見。孝文本紀十見。孝景本紀九見。孝武本紀五見。高祖功臣侯年表二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一見。封禪書一見。河渠書二見。平準書四見。楚世家二見。趙世家九見。魯周公世家一見。衛康叔世家一見。魏世家二見。田敬仲完世家一見。陳涉世家二見。荆燕世家二見。陳丞相世家一見。絳侯周勃世家一見。老莊申韓列傳二見。伍子胥列傳二見。蘇秦列傳二見。白起王翦列傳一見。魯仲連都陽列傳二見。屈原賈生列傳二見。張耳陳餘列傳四見。淮陰侯列傳一見。韓王信盧綰列傳三見。田儼列傳一見。樊鄴滕灌列傳二見。張丞相列傳三見。傅靳蒯成列傳一見。季布欒布列傳一見。袁盎晁錯列傳二見。張釋之馮唐列傳三見。萬石張叔列傳二見。吳王濞列傳一見。魏其武安侯列傳二見。韓長孺列傳一見。匈奴列傳三見。平津侯主父列傳四見。南越尉佗列傳二見。朝鮮列傳一見。西南夷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四見。淮南衡山列傳三見。儒林列傳三見。酷吏列傳二見。大宛列傳一見。游俠列傳一見。

佞幸列傳一見。黥布列傳一見。

### 應劭漢書集解音義

五帝本紀三見。夏本紀一見。周本紀八見。秦本紀五見。秦始皇本紀十七見。  
 項羽本紀十五見。漢高祖本紀十九見。呂后本紀三見。孝文本紀十九見。  
 孝景本紀三見。孝武本紀十一見。禮書二見。樂書二見。曆書三見。封禪書  
 六見。河渠書一見。平準書二見。吳太伯世家一見。田敬仲完世家一見。趙  
 世家一見。陳涉世家四見。蕭相國世家一見。曹相國世家一見。留侯世家三  
 見。陳丞相世家一見。絳侯周勃世家五見。五宗世家二見。三王世家一見。  
 伍子胥列傳一見。范雎蔡澤列傳一見。魯仲連鄒陽列傳七見。屈原賈生列傳  
 十見。李斯列傳一見。田儋列傳二見。樊鄴滕灌列傳一見。龔生陸賈列傳二  
 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二見。袁盎晁錯列傳二見。張釋之馮唐列傳一見。萬石  
 張叔列傳一見。吳王濞列傳二見。韓長孺列傳一見。衛將軍驃騎列傳一見。  
 平津侯主父列傳二見。南越尉佗列傳二見。東越列傳一見。朝鮮列傳一見。  
 西南夷列傳一見。淮南衡山列傳三見。汲鄭列傳三見。大宛列傳一見。貨殖  
 列傳二見。太史公自序二見。

隋志應劭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今亡

### 傅瓊漢書集解

五帝本紀二見。殷本紀一見。周本紀四見。秦始皇本紀四見。項羽本紀十五  
 見。漢高祖本紀九見。呂后本紀三見。孝文本紀二見。孝景本紀四見。孝武  
 本紀十一見。禮書一見。樂書一見。曆書一見。封禪書五見。河渠書五見。  
 平準書九見。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一見。趙世家一見。陳涉世家三見。荆燕世  
 家一見。蕭相國世家一見。曹相國世家一見。絳侯周勃世家四見。梁孝王世  
 家一見。三王世家一見。屈原賈生列傳五見。魏豹彭越列傳一見。韓王信盧  
 綰列傳一見。田儋列傳二見。樊鄴滕灌列傳三見。張丞相列傳三見。龔生陸  
 賈列傳一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二見。季布欒布列傳二見。袁盎晁錯列傳五見

○張釋之馮唐列傳一見。魏其武安侯列傳二見。平津侯主父列傳一見。南越尉佗列傳一見。西南夷列傳一見。淮南衡山列傳四見。汲鄭列傳三見。酷吏列傳一見。大宛列傳一見。貨殖列傳二見。太史公自序四見。

裴翹集解叙曰，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司馬貞曰，按即傅瓚。案李善文選注引作傅瓚，劉孝標以爲于瓚，恐非是，其稱臣者，蓋以其職典秘書也。顏師古謂爲晉初人。

#### 伏儼漢書注

奏始皇本紀一見，孝武帝本紀一見。

隋志不載，蓋於時已亡，漢書叙例言字景宏，琅琊人。

#### 鄧展漢書注

項羽本紀一見。漢高祖本紀一見。孝武帝本紀一見。平準書一見。荆燕世家一見。張耳陳餘列傳一見。黥布列傳一見。韓王信盧綰列傳一見。樊鄴滕灌列傳二見。季布欒布列傳一見。酷吏列傳一見。太宛列傳一見。

隋志不載，顏師古漢書序例言之。

#### 蘇林漢書注

秦始皇本紀五見。項羽本紀六見。漢高祖本紀五見。呂后本紀二見。孝景本紀一見。孝武本紀七見。孝文本紀八見。樂書一見。天官書七見。封禪書五見。平準書一見。陳涉世家二見。蕭相國世家一見。曹相國世家二見。陳丞相世家一見。絳侯周勃世家一見。王宗世家三見。魯仲連鄒陽列傳一見。屈原賈生列傳二見。張耳陳餘列傳一見。淮陰侯列傳二見。韓王信盧綰列傳一見。樊鄴滕灌列傳二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二見。張釋之馮唐列傳二見。萬石張叔列傳二見。吳王濞列傳一見。魏其武安侯列傳五見。李將軍列傳一見。衛將軍驍騎列傳一見。平津侯主父列傳一見。淮南衡山列傳五見。酷吏列傳五見。大宛列傳一見。滑稽列傳一見。太史公自序四見。

隋志不載，師古漢書叙例言之。

如淳漢書注

夏本紀二見。殷本紀一見。秦本紀二見。秦始皇本紀八見。項羽本紀十八見。漢高祖本紀十六見。呂后本紀八見。孝文本紀十三見。孝景本紀二見。孝武本紀十一見。曆書二見。天官書五見。封禪書七見。河渠書十二見。平準書二十八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一見。陳涉世家二見。外戚世家一見。荆燕世家二見。蕭相國世家一見。曹相國家四見。留侯世家五見。陳丞相世家三見。絳侯周勃世家十三見。梁孝五王世家三見。五宗世家二見。三王世家一世。廉頗藺相如列傳二見。魯仲連鄒陽列傳三見。屈原賈生列傳五見。李斯列傳一見。張耳陳餘列傳二見。黥布列傳一見。淮陰侯列傳三見。韓王信盧綰列傳四見。田儼列傳二見。樊噲滕灌列傳七見。張丞相列傳六見。黻生陸賈列傳三見。傅靳蒯成列傳一見。劉敬叔孫通列傳四見。季布欒布列傳四見。袁盎晁錯列傳十六見。張釋之馮唐列傳九見。萬石張叔列傳三見。吳王濞列傳九見。魏其武安侯列傳九見。韓長孺列傳二見。李將軍列傳四見。匈奴列傳一見。衛將軍驃騎列傳三見。平津侯主父列傳一見。西南夷列傳一見。淮南衡山列傳十三見。汲鄒列傳十傳。酷吏列傳五見。大宛列傳八見。游俠列傳三見。貨殖列傳一見。太史公自序七見。

隋志不載，王鳴盛謂廣韻引晉中經簿云，魏有陳郡丞馮暢如淳注漢書，漢書序例言之，其書久佚，

孟康漢書音義

夏本紀一見。殷本紀一見。秦本紀二見。秦始皇本紀五見。項羽本紀七見。漢高祖本紀六見。孝文本紀五見。孝武本紀九見。樂書一見。曆書一見。天官書四十見。封禪書四見。平準書三見。荆燕世家一見。曹相國世家一見。陳丞相世家四見。絳侯周勃世家二見。屈原賈生列傳三見。李斯列傳一見。張耳陳餘列傳一見。樊噲滕灌列傳一見。張丞相列傳一見。黻生陸賈列傳二見。傅靳蒯成列傳一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一見。季布欒布世家二見。袁盎晁



錯列傳一見。萬石張叔列傳一見。吳王濞列傳二見。魏其武安侯列傳一見。李斯列傳二見。汲鄒列傳一見。酷吏列傳一見。

隋志不載，新齊書藝文志，有孟康漢書音義九卷，原書久亡，今散見顏師古漢書注中，

#### 韋昭漢書音義

五帝本紀二見。殷本紀一見。周本紀五十六見。秦本紀一見。秦始皇本紀六見。項羽本紀十二見。漢高祖本紀十見。呂后本紀二見。孝文本紀八見。孝景本紀一見。孝武本紀二十二見。樂書一見。曆書三見。天官書八見。封禪書十一見。河渠書八見。平準書八見。秦楚之際月表一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一見。吳太伯世家二見。齊太公世家二見。魯周公世家二十三見。管蔡世家一見。晉世家十六見。楚世家三見。越王勾踐世家五見。鄭世家二見。趙世家一見。孔子世家十四見。陳涉世家一見。外戚世家一見。蕭相國世家一見。留侯世家一見。陳丞相世家一見。絳侯周勃世家三見。五宗世家一見。商君列傳一見。孟嘗君列傳一見。范雎蔡澤列傳一見。廉頗藺相如列傳一見。魯仲連鄒陽列傳一見。屈原賈生列傳四見。張耳陳餘列傳七見。黥布列傳一見。淮陰侯列傳四見。韓王信盧綰列傳二見。田儋列傳一見。樊噲滕灌列傳一見。張丞相列傳一見。酈生陸賈列傳四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一見。袁盎晁錯列傳三見。張釋之馮唐列傳二見。萬石張叔列傳二見。吳王濞列傳三見。魏其武安侯列傳四見。李將軍列傳一見。匈奴列傳九見。平津侯主父列傳三見。南越尉佗列傳五見。東越列傳一見。朝鮮列傳五見。西南夷列傳四見。司馬相如列傳二十五見。淮南衡山列傳二見。儒林列傳一見。酷吏列傳七見。大宛列傳二見。佞幸列傳一見。貨殖列傳六見。太史公自序四見。

隋志韋昭漢書音義七卷，原書久佚，今散見史記注，及漢書注內，

#### 漢書音義

秦始皇本紀三見。項羽本紀六見。漢高祖本紀八見。呂后本紀二見。孝文本

紀四見。孝景本紀一見。孝武本紀十七見。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二見。曆書五見。天官書一見。封禪書三見。河渠書二見。平準書九見。陳涉世家三見。荆燕世家二見。蕭相國世家一見。曹相國世家五見。留侯世家五見。陳丞相家世七見。絳侯周勃世家二見。梁孝王世家二見。范睢蔡澤世家一見。魯仲連鄒陽世家七見。屈原賈生列傳二見。張耳陳餘列傳二見。黥布列傳四見。淮陰侯列傳四見。韓王信盧綰列傳三見。樊噲滕灌列傳五見。張丞相列傳一見。酈生陸賈列傳二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三見。季布欒布列傳一見。張釋之馮唐列傳二見。吳王濞列傳一見。魏其武安侯列傳五見。韓長孺列傳一見。李將軍列傳一見。匈奴列傳十四見。衛將軍驃騎列傳二見。平津侯主父列傳一見。南越尉佗列傳三見。東越列傳四見。朝鮮列傳二見。西南夷列傳三見。司馬相如列傳一百二十見。淮南衡山列傳五見。汲鄭列傳一見。儒林列傳二見。酷吏列傳十七見。大宛列傳七見。游俠列傳一見。佞幸列傳二見。貨殖列傳十八見。太史公自序一見。

集解序曰，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是此漢書音義非瓚書也。洪筠軒讀書叢錄曰，史記正義云，漢書音義中有全無姓名者，裴注史記直云漢書音義，今有六卷題曰孟康，或曰服虔。案鄒陽傳，申徒狄自沈於河，集解案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文選李善注引作服虔。司馬相如傳集解案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獸名，文選注引作孟康。

#### 文穎漢書注

周本紀一見。秦始皇本紀三見。項羽本紀十三見。漢高祖本紀十一見。呂后本紀一見。孝景本紀一見。孝武本紀三見。孝文本紀二見。律書二見。曆書一見。封禪書一見。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一見。陳涉世家二見。荆燕世家三見。蕭相國世家二見。曹相國世家三見。絳侯周勃世家一見。梁孝王世家一見。信陵君列傳一見。李斯列傳二見。張耳陳餘列傳一見。魏豹彭越列傳一見。

○黥布列傳一見。淮陰侯列傳二見。韓王信盧綰列傳二見。田儻列傳一見。樊鄴滕灌列傳五見。張丞相列傳二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一見。季布欒布列傳一見。袁盎鼂錯列傳四見。萬石張叔列傳一見。吳王濞世家一見。李將軍列傳二見。衛將軍驃騎列傳三見。平津侯主父列傳一見。注南衡山列傳一見。汲鄭列傳一見。酷吏列傳一見。太史公自序一見。

隋志不載，後漢書云，文穎字叔良。嘗注漢書一百三十卷，漢書叙例言之。

#### 晉灼漢書集注

五帝本紀一見。秦始皇本紀四見。項羽本紀七見。漢高祖本紀七見。孝文帝本紀一見。孝景帝本紀二見。孝武帝本紀七見。天官書二十四見。曆書一見。封禪書四見。河渠書三見。平準書四見。陳涉世家二見。荆燕世家二見。曹相國世家一見。留侯世家二見。陳丞相世家一見。絳侯周勃世家一見。梁孝王世家二見。魯仲連鄒陽列傳二見。屈原賈生列傳三見。張耳陳餘列傳三見。黥布列傳一見。淮陰侯列傳一見。韓王信盧綰列傳一見，田儻列傳一見。樊鄴滕灌列傳二見。張丞相列傳一見。鄼生陸賈列傳一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一見。季布欒布列傳一見。張釋之馮列唐傳二見。萬石張叔列傳二見。魏其武安侯列傳三見。匈奴列傳一見。衛將軍驃騎列傳四見。淮南衡山列傳三見，汲鄭列傳一見，大宛列傳二見。貨殖列傳二見。太史公自序四見。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曰，隋志遺漏晉灼漢書集解十四卷。案隋志正史類有漢書集注十三卷，晉灼撰，則錢說非是。今此書久佚，散見史漢書注中。

#### 李奇漢書注

秦始皇本紀一見。項羽本紀四見。漢高祖本紀四見。孝文本紀五見。孝武本紀七見。天官書四見。封禪書七見。平準書五見。荆燕世家一見。蕭相國世家一見。絳侯周勃世家一見。三王世家一見。屈原賈生列傳二見。張耳陳餘

列傳一見。黥佈列傳一見。淮陰侯列傳三見。韓王信盧綰列傳二見。樊鄴滕灌列傳二見。季布欒布列傳二見。張釋之馮唐列傳一見。平津侯主父列傳一見。淮南衡山列傳一見。酷吏列傳四見。大宛列傳二見，太史公自序二見。

隋志不載，漢書叙例謂李奇南陽人，原書久佚。

#### 張晏漢書注

五帝本紀五見。殷本紀一見。秦本紀一見。秦始皇本紀九見。項羽本紀十三見。漢高祖本紀六見。呂后本紀二見。孝文本紀七見。孝景本紀二見。孝武本紀五見。封禪書六見。河渠書一見。平準書二見。陳涉世家三見。齊悼惠王世家五見。蕭相國世家一見。曹相國世家二見。留侯世家一見。陳丞相世家二見。絳侯周勃世家二見。梁孝王世家一見。三王世家五見。伍子胥列傳二見。白起王翦列傳一見。魯仲連鄒陽列傳六見。屈原賈生列傳三見。張耳陳餘列傳七見。魏豹彭越列傳一見。黥布列傳二見。淮陰侯列傳十見。韓王信盧綰列傳二見。樊鄴滕灌列傳十一見。張丞相列傳四見。黻生陸賈列傳二見。傅靳蒯成列傳一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五見。袁盎晁錯列傳三見。張釋之馮唐列傳七見。萬石張叔列傳三見。田叔列傳一見。吳王濞列傳一見。魏其武安侯列傳十一見。韓長孺列傳二見。李將軍列傳二見。匈奴列傳一見。衛將軍驃騎列傳八見。平津侯主父偃列傳二見。南越尉趙佗列傳三見。淮南衡山列傳三見。汲鄴列傳一見。儒林列傳一見。酷吏列傳四見。貨殖列傳一見。太史公自序八見。

隋志不載，師古漢書叙錄謂張晏字子博，中山人，名列於蘇林如淳之間，知爲魏晉人也。

#### 鄭德漢書注

漢高祖本紀三見。梁孝王世家一見。李將軍列傳一見。

隋志不載。亡

#### 李斐漢書注

漢高祖本紀五見。樂書一見。天官書一見。平準書一見。

隋志不載，顏籀漢書叙例謂不詳所出郡縣，

司馬彪續漢書

秦本紀二見。禮書一見。吳太伯世家一見。趙世家一見。魏世家一見。孔子世家一見。留侯世家一見。梁孝王世家一見。蘇秦列傳一見。張儀列傳一見。范雎蔡澤列傳一見。滑稽列傳一見。

隋志八十三卷。今亡，有輯本。十志存，今合范蔚宗後漢書中。

東觀漢紀

蕭相國世家一見。

隋志一百四十三卷。注文曰，起光武記注至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舊唐志作一百二十七卷。新唐志作百二卷，並錄一卷。宋志作八卷，陳直齋曰，東觀漢記，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騶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騶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磾等皆嘗補續，唐藝文志一百二十七卷，今所存惟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及景丹，蓋延九人列傳而已，其卷第凡十二，而闕第七八二卷。是則唐時已有佚亡，至宋僅餘數篇而已，四庫總目列入別史。

荀悅漢紀

大宛列傳一見。游俠列傳一見。

隋志三十卷，入之編年類，

袁宏後漢紀

張耳陳餘列傳一見。

隋志三十卷，入之編年類。

譙周古史考

五帝本紀二見。殷本紀一見。周本紀一見。秦始皇本紀一見。魯周公世家

一見。燕召公世家三見。陳杞世家一見。楚世家一見。趙世家一見。蘇秦列傳一見。張儀列傳一見。平原君列傳二見。魯仲連鄒陽列傳一見。

隋志古史考二十五卷。列於史記後，二唐志卷同，列入雜史，案晉書司馬彪傳曰，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馮舊典以糾遷之謬誤，今平津館有輯本一卷。

### 竹書紀年

夏本紀一見。殷本紀一見。周本紀一見。秦本紀三見。六國表一見。燕召公世家二見。魏世家二見。趙世家三見。蘇秦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一見。

束皙竹書叙曰『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按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隋志十二卷，並竹書同異一卷。宋志三卷。蓋已殘。四庫總目二卷。

### 周書

周本紀二見。司馬相如列傳一見。

### 國策

周本紀二見。趙世家三見。田敬仲世家一見。老莊申韓列傳一見。蘇秦列傳二見。樗里子甘茂列傳一見。春申君列傳一見。刺客列傳一見。滑稽列傳一見。

### 帝王世紀

五帝本紀十八見。夏本紀四見。殷本紀七見。周本紀十二見。秦本紀五見。秦始皇本紀二見。漢高祖本紀二見。呂后本紀三見。孝文帝本紀一見。孝景帝本紀二見。十二諸侯年表一見。六國表三見。魯周公世家十二見。孫子吳起列傳一見。南越尉佗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一見。

隋志帝王世紀十卷，列入雜史部注文曰，皇甫謐撰。起三皇，盡漢魏

○唐志作帝王代紀，蓋避太宗諱改之也。○宋志九卷，今九卷亦亡，宋翔鳳有輯本，

越絕書

○吳太伯世家四見。○孫子吳起列傳一見。

隋志十六卷。○題子貢撰，直齋書錄解題已辨其僞，姚際恒謂爲東漢袁康吳平二人同撰，今本十五卷，

吳越春秋

○吳太伯世家二見。○蘇秦列傳一見。○范雎蔡澤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一見。

隋志十二卷，列於周書後，注文曰趙曄撰。○郡齋讀書志曰，吳越春秋十二卷，後漢趙曄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勾踐，內吳外越，本末咸備，今本十卷。

穆天子傳

○司馬相如列傳一見。

隋志六卷，列於史部起居注類。○二唐志及宋志卷同。○今本亦六卷，四庫目錄入小說家，

郭璞穆天子傳注

○秦本紀三見。

漢舊儀注

○秦始皇本紀一見。○項羽本紀一見。○平準書一見。○張釋之馮唐列傳一見。○淮南衡山列傳一見。○太史公自序一見。

隋志四卷，衛敬仲撰，二唐志題作衛宏，案宏字敬仲，今此書孫星衍有輯本，

列仙傳

○老莊申韓列傳一見。○越王勾踐世家一見。

隋志劉向列仙傳三卷，譚續孫綽讀，胡應麟謂漢志不載，當是六朝人

僞託，今本二卷，

### 列女傳

殷本紀二見。周本紀二見。呂后本紀一見。晉世家一見。趙世家一見。魏家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一見。

隋志載劉向列女傳，十五卷，今本八卷。

### 太原真人茅盈內紀

始皇本紀一見。

司馬貞曰，道書。

### 列士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三見。

隋志劉向列士傳二卷，列於史部雜傳部，二唐志不載，蓋已亡。

### 西京故事

孝景本紀一見。

### 三輔皇圖

孝文本紀一見。孝景帝本紀一見。外戚世家一見。汲鄒列傳一見。

隋志地理類黃圖一卷，注文曰，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時等事，不著撰氏姓名，直齋書錄解題，謂載秦漢間宮室苑囿甚詳，多引用應劭漢書解意，爲漢魏間人作，

### 漢律

孝武本紀一見。

隋志刑注類有張斐漢晉律序注一卷，不知是此書否，

### 系本

周本紀三見。吳太伯世家二見。魯周公世家一見。燕召公世家一見。陳杞世家一見。衛康叔世家三見。宋微子世家一見。晉世家二見。楚世家四見。趙世家一見。魏世家二見。龜策列傳一見。



案應作世本，避唐諱改之也，漢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注文曰，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集解序注文司馬貞引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清孫馮翼，張澍秦嘉謨皆有輯本。

#### 宋忠世本注

殷本紀二見。周本紀四見。秦始皇本紀一見。吳太伯世家一見。魯周公世家一見。燕召公世家一見。管蔡世家三見。陳杞世家一見。衛康叔世家一見。晉世家一見。鄭世家一見。

隋志世本四卷，注文曰宋衷撰，案解集或作忠或作衷，當屬一人。今亡。

#### 魏武帝奏事

韓王信盧綰列傳一見。

隋志史部刑法部，魏主奏事十卷。今亡。

#### 太古冠冕圖

五帝本紀一見。

#### 山海經

五帝本紀三見。周本紀三見。禮書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二見。張耳陳餘列傳一見。

漢志，山海經十三篇，入於數術略刑法部，不著撰人，隋志二十三卷，唐志十八卷，皆入之史部地理類，四庫書目入之小說家。案劉歆山海經叙錄，及王充論衡談天篇，皆云禹益作山海經。姚際恒謂秦漢間人作。今十八卷。畢沅有校本，郝懿行有箋疏。

#### 郭璞山海經注

白起王翳列傳一見。

#### 異物志

屈原賈生列傳一見。

隋志史部山海經後，異物志一卷，後漢楊孚撰。今已佚。

#### 晉太康地記

夏本紀二見。仲尼弟子列傳一見。孟子荀卿列傳一見。

隋志不載，舊唐志有地記五卷，注文曰太康三年撰。三國志陳羣傳注引有太康三年地記之書新唐志有太康土地記，當是一書，今已亡佚。

#### 巴蜀異物志

絳侯周勃世家一見。

隋唐志不載。

#### 上黨記

趙世家一見

隋唐志不載。後漢郡國志注引有是書。

#### 九州記

楚世家一見。

隋唐志不載，三國志袁渙傳注，引有荀綽九州記，是亦其書歟？隋唐志不載，則於時已亡。

#### 關中記

漢高祖本紀一見。外戚世家一見。張耳陳餘列傳一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一見。

隋志不載，二唐志史部地理類，有潘岳關中記一卷，宋志題葛洪蓋誤。

#### 吳地記

吳太伯世家一見。吳王濞列傳一見。

舊唐志地理類載張勃吳地記一卷，新唐志同，今亡。

#### 張勃吳錄

伍子胥列傳二見。

隋志張勃吳錄三十卷，今亡

氏姓譜

周本紀一見。奏本紀一見。

隋志譜系類，載姓氏英賢譜一百卷，注文曰賈執撰，亡。

劉向別錄

殷本紀一見。周本紀一見。齊太公世家一見。魏世家一見。田敬仲世家一見。管晏列傳二見。老莊申韓列傳一見。蘇秦列傳一見。孟子荀卿列傳二見。平原君虞卿列傳一見。屈原賈生列傳一見。刺客列傳一見。龜策列傳一見。

隋志七略別錄二十卷，今亡，嚴可均全漢文有輯本，玉函山房亦有輯本。

七略

魯周公世家。信陵君列傳一見。張耳陳餘列傳一見。龜策列傳二見。

隋志劉歆七略七卷，嚴可均全漢文曰，劉歆有七略七卷，今所輯凡五十三條。

荀勗中經簿

魏世家一見。

隋志十四卷，亡。

三、子部

晏子春秋

秦本紀一見。

漢志晏子八篇，隋志七卷，今通行本或七卷或八卷，黃以周有校勘，

盧文昭有校正。

孟子

五帝本紀一見。夏本紀一見。殷本紀一見。樊鄴滕灌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一見。

漢志十篇，趙歧孟子題辭曰，七篇，六百二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書不能宏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案今外書不傳，自朱熹合中庸大學論語爲四書後，遂入經部，宋志猶入之子，陳直齋始與於經。

#### 劉熙孟子注

五帝本紀三見。夏本紀三見。魏世家一見。孔子世家一見。田單列傳一見。

隋志劉熙孟子注七卷，則所注非外書也。今劉注已亡。

#### 荀子

楚世家一見，范曄蔡澤列傳一見。

漢志三十三篇，今本二十卷三十二篇。

#### 賈誼書

秦始皇本紀一見。衛康叔世家一見。

漢志賈誼五十八篇，隋志賈子十卷，賈誼傳云，凡所著述五十八篇。

錢大昭曰，今新書止五十六篇，則今已二篇矣，劉師培有校補。

#### 鹽鐵論

刺客列傳一見。

漢志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注曰，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隋志十卷，今本亦十卷，孫星衍有校本。

#### 新序

殷本紀一見。趙世家一見。田敬仲世家一見。老莊申韓列傳一見。商君列傳一見。李斯列傳一見。龜策列傳一見。

漢志劉向新序六十七篇，注文曰，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志新序三十卷，說苑二十卷。案漢書向傳，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隋志所載，則恰當其數，宋初新序只存十篇（曾鞏序略），郡齊讀書志謂曾氏綴輯放逸，新序始全，恐爲意度語，中興書目新序十卷，百八十三

章，今本雜事五卷，刺奢一見，節士二卷，善謀二卷，則仍是宋本之舊，豈曾氏所綴之全書不傳耶。

### 說苑

秦始皇本紀二見，仲尼弟子列傳一見，呂不韋列傳一見。

隋志劉向說苑二十卷，今本亦二十卷。

### 揚子法言

項羽本紀一見，孫子吳起列傳一見。

漢志，楊雄法言十三篇，今本亦十三卷，近人汪榮寶有疏證。

### 桓譚新論

孝武帝本紀一見。陳丞相世家一見。魯仲連鄒陽列傳一見。黥布列傳一見。

隋志十七卷，二唐志同，今問經堂有輯本一卷。

### 孔叢子

貨殖列傳一見。

隋志七卷，注文曰，陳勝博士孔鮒撰，姚際恒謂隋唐志皆無，中興書目始有，嘉祐中宋咸注，引朱子語定爲宋咸所僞作。案咸宋人，嘉祐爲仁宋年號，則裴駟何能引之。又案貨殖傳注引孔叢文，在今孔叢陳士義十四。今通行本二十篇。姚說非是。

### 老子

曹相國世家一見。

隋志老子道德經二卷，今八十一章，七略曰，劉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今本上經三十七章，下經四十四章，與古不同。

### 莊子

蘇秦列傳一見。魯仲連鄒陽列傳二見。屈原賈生列傳一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一見，龜策列傳一見。

漢志莊子五十二篇，今凡三十三篇，爲內外雜三部。

### 鶡冠子

秦始皇本紀一見。

漢志一篇，注文曰，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今本十九篇三卷。

### 管子

管晏列傳一見。廉頗藺相如列傳一見。

漢志八十六篇，列入道家，注文曰，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隋志十九卷，今本二十四卷，自隋志以至四庫總目，皆入法家類。

### 韓子

游俠列傳一見。

漢志韓子五十五篇，注文曰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今本五十五篇。

### 墨子

五帝本紀二見。夏本紀一見。孟子荀卿列傳一見。屈原賈生列傳一見。日者列傳一見。

漢志墨子七十一篇，列入墨家注，文曰，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今存五十三篇，佚十八篇，四庫總目入之雜家。

### 隨巢子

周本紀二見。

漢志隨巢子六篇，列入墨家，注文曰，墨子弟子，今亡，馬國翰有輯佚文。

### 尸子

殷本紀一見。秦本紀一見。項羽本紀一見。河渠書一見。仲尼弟子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一見。

漢志尸子二十篇，列入雜家，注文曰，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書宋時已亡，清汪繼培有輯本。

呂氏春秋

五帝本紀一見。夏本紀一見。曆書一見。天官書一見。齊太公世家一見。陳涉世家一見。曹相國世家一見。張儀列傳一見。樊鄴滕灌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四見。

漢志呂氏春秋二十六篇列入雜家，注文曰，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今存，

淮南子

殷本紀一見。蘇秦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二見。龜部列傳二見。

漢志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注文曰王安。今外篇亡。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

風俗通

漢高祖本紀一見。呂后本紀一見。宋微子世家一見。老莊申韓列傳一見。孟子荀卿列傳一見。蘇秦列傳二見。廉頗藺相如列傳一見。

隋志風俗通義三十一卷，列入子部雜家，注文曰錄一卷，應劭撰，二唐志三十卷，宋志十卷，蓋已不完，今本亦十卷，案後漢劭本傳稱風俗通，無義字，蓋省稱耳。

蔡邕獨斷

周本紀一見。秦始皇本紀九見。項羽本紀一見。漢高祖本紀二見。呂后本紀二見。孝文帝本紀一見。孝武帝本紀二見。天官書一見。衛將軍驃騎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一見。淮南衡山列傳一見。

隋志不載，後漢書邕本傳曰，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凡百四十篇，傳於世。今本獨斷二卷。

張華博物志

越王勾踐世家一見。趙世家一見。曹相國世家一見。仲民弟子列傳一見。  
樂毅列傳一見。廉頗藺相如列傳一見。淮陰侯列傳二見。龜策列傳一見。

隋志張華博物志十卷，入雜家，二唐志入小說家，四庫總目入之小說家。

皇覽

五帝本紀六見。夏本紀二見。殷本紀二見。周本紀四見。秦本紀二見。秦始皇本紀一見。項羽本紀二見。呂旨本紀二見。封禪書一見。吳太伯世家二見。齊太公世家四見。宋微子世家一見。晉世家一見。楚世家一見。孔子世家三見。伯夷列傳一見。孟嘗君列傳二見。呂不韋列傳一見。循吏列傳二見。

隋志皇覽一百二十卷，列入雜家，注文曰，繆卜等撰，三國魏文帝紀曰帝初好文學，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十餘篇，號曰皇覽。又劉劭傳曰，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又楊俊傳注，引魏略曰，王象字羲伯，受詔撰皇覽，按皇覽一書早亡，今問經堂有輯本。

傅子

扁鵲倉公列傳一見。

晉書傅玄字休奕，北地人，撰論經國九流，及二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外內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隋志百二十卷，今本一卷。

范子

貨殖列傳一見。

唐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文曰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

司馬法



周本紀一見。

漢志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列入禮，隋志司馬兵法三卷，列入兵家，注文云齊將司馬穰苴撰。今本平津館本，邢樹鞏注本，並一卷。

孫子兵法

燕召公世家一見。

漢志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注文曰圖九卷，師古曰孫武也，臣於闔閭，張守節引七略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今存十三卷。

六韜

李將軍列傳一見。

漢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列入道家，注文曰，呂望爲周師尚父，本有道者，無六韜之名，隋志太公六韜五卷，列入兵家，注文曰周文王師姜望撰，今本六卷。

宋均司馬法注

周本紀一見。平津侯主父列傳一見。

魏武帝孫子兵法注

司馬穰苴列傳一見。孫子吳起列傳一見。田單列傳二見。

隋志魏武帝家孫子兵法二卷。今原書亡，散見孫子注中。

瑞應圖

孝文帝本紀二見。孝武帝本紀一見。

隋志五行家瑞應圖二卷，無撰氏姓名，今亡。

劉歆曆譜

魯周公世家一見。

隋志曆數家劉歆四分曆三卷，舊唐志劉歆三統曆一卷，疑即其書，今亡。

蔡邕律曆意

天官書一見。

文引作蔡邕律曆記，當係邕所著十意，李賢後漢邕傳注曰，十意猶前十志也，書今亡，

本草經

蘇秦列傳一見。

## 四、集部

楚辭

孝武帝本紀一見。劉敬叔孫通列傳一見。司馬相如列傳一見。

漢志賦家屈原賦二十五篇，宋玉賦十六篇，不言楚辭，四庫總目提要謂哀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者，自劉向始也，

隋志楚辭十二卷，二唐志作十六卷，今王逸注本十六卷，王逸自作九思附於後為十七卷，與隋唐志不合。

王逸楚辭注

屈原賈生列傳三十見。

離騷經

日者列傳一見。

洪興祖云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辭，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

車胤撰桓温集

蘇秦列傳一見，

隋志晉大司馬桓温集十一卷，二唐志作二十卷，

夏侯玄樂毅論

樂毅列傳一見。

郭璞子虛賦注

司馬相如列傳四十見。

郭璞上林賦注

司馬相如五十七見。

晉書郭璞傳曰，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好古文奇字，注子虛賦，上林賦見於世。隋志雜賦注本，注文曰，梁有郭璞注子虛上林賦一卷，亡

，馬融龍虎賦

陳丞相世家一見。

張衡西京賦

秦始皇本紀一見。淮南衡山列傳一見。

張衡東京賦

周本紀一見。

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喜屬文，時天下秦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十年乃成。

薛綜西京賦注

秦始皇本紀一見。范曄蔡澤列傳一見。淮南衡山列傳一見。

薛綜東京賦注

周本紀一見。

三國吳志薛綜傳曰，綜字敬文，竹邑人，樞機敏捷，善於辭令，赤烏八年，爲太子少傅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

張衡南都賦

李將軍列傳一見。

左思吳都賦

秦始皇本紀一見。

左思蜀都賦

五帝本紀一見。佞幸列傳一見。

晉書文苑傳曰左思字太冲，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皇甫謐爲之作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爲注吳蜀，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劉逵吳都賦注

秦始皇本紀一見。趙世家一見。淮陰侯列傳一見。

今文選三都賦注，並題劉淵林注，淵林逵字。

張載左思蜀都賦注

滑稽列傳一見。

隋志雜賦注本三卷，注文曰，梁有張載注左思三都賦三卷；亡。

左思齊都賦注

齊太公世家一見。田敬仲世家一見。孟子荀卿列傳一見。

隋志，梁齊都賦二卷並音，左思撰亡。

綦母邃三都賦注

趙世家一見。

隋志梁有綦母邃注三都賦三卷亡。

班固奕旨

范睢蔡澤列傳一見。

## 五、待考

孫檢

管蔡世家一見。楚世家二見。魏世家一見。蕭相國世家一見。曹相國世家一見。絳侯周勃世家一見。

案管蔡世家司馬貞索隱曰，注引孫檢，未詳何代，或云齊人，亦恐其人不注史記，所以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並無。不知裴駟何所從錄，是則小司馬已不詳也。

顧夷

秦始皇本紀一見。

案始皇本紀注引曰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不知裴駟何所從錄。

【集解卷一終】

## 讀崔述考信錄提要書後

史學系年 陳澤雲

文獻崇實，史籍尙真，同一事也，十口相傳，選辭各異；同一物也，諸家並述，立意每殊，歧說既多，本根寔失，此評史之所以爲難，况夫代遠年湮，幾經增損，追尋往蹟，每不足徵，此又治古史之所以尤不易也。

吾國史乘，舊有二帝三王之說，其初大都出於意度，是以定名述政，輒有不同，年代愈降，爲說愈雜，周室既衰，百家競作，往往杜撰聖賢事蹟，以立異於當時，秦火燔書，簡篇摧厄，漢儒傳講，各有師承，迨後采讖緯以釋經，引稗官以入史，遠溯唐虞，邇及近世，出處年月，乖謬叢生，其實六經之書，多出周末，所記古帝王事蹟，已不可稽，今並六經而拌之揉之，宜乎衛道之士爲此側目也。

大名崔東壁先生著考信錄三十二卷，意在黜百家之妄，存列聖之真，而其提要二篇，於治史之方，尤多講究。

先生以爲古史本具於六經，而傳記注疏，往往不合，世人博采而不擇，眇見而多誤，更或逞當世之意，度前人之心，引比喻之言，爲確鑿之事，相沿失解，舛謬百出，西漢之去春秋，不過數百載，然其記事，乖刺極多，况於文武之事，唐虞之年，烏可盡信以爲實錄？是以凡所論列，一本六經，不敢據戰國晉魏揣摩度注釋之詞以爲真；不敢視諸子百家傳說附會之言以爲實，此考信錄之要旨一。

又以唐虞以前，未有簡籍，爾後經傳，載於版書，記憶傳聞，輒多訛誤，迨及末世，更多僞作以相混淆，於是史冊之言，益不可信，故其著作，肇自唐虞，經以尙書，緯以傳記，其傳而失實者，則據經傳以正之，唐虞以前之雜說

---

，別爲書以辨之，至於秦漢晉魏之詞，務皆究其本末，辨其異同，分別其事之虛實，以定去取，加以語文氣勢，屢代不同，平心察之，真僞立見，總之六經以外，必先考証，而後取資，此考信錄之要旨二。

史冊所傳，有時本爲一事，而持論各別，依其成說之先後，類而輯之，比而察之，取其時代相近者，以爲可信，然後論其得失，初無纖芥定見存乎其間，此考信錄之要旨三。

古事遠矣，有言語名物之遞變，竹紙篆隸之迭更，失真之處，本不可免，乃後之人常喜強爲立說，甚或不辯真贗，兼收並容，空執虛理，未覈事實，卒使真僞之界，益趨蕩然，唯崔氏之書，必求所本，寧缺其疑，不誣古人，其言曰：「聖賢之道難窺，聖賢之事易見」，蓋已一反宋儒好高之論，而獨法其辨析之精微，所謂不強不知以爲知，此考信錄之要旨四。

學問之道，本貴日新，吾人今觀崔氏之書，自覺其崇經之心，未免過甚，文字流傳，輾轉變易，經籍所載，亦當考稽，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即是意也，況今之史料，文字而外，尤貴實物之蒐求，崔氏專心篇章，忽意金石，要爲舊法之所拘，然而時異境殊，固不可以今世之心，譏昔人之失，余於獨樹風聲，力矯時弊，終不能不服崔氏當年之苦心卓識也。

竊觀昔之六家二體，類多以帝王爲首要，政治爲樞機，今則人事綦繁，因緣彌雜，舉凡社會演變之因素，莫非史事究詰之根源，史學範疇，於焉擴展，舍偏取全，爲史學之動響一，契文甲骨，斷信史於殷朝；陶甬石戈，證文明於漢族，凡諸史事，必有可徵，臆測言傳，咸非定論，舍虛取實，爲史學之動響二，地藏未揭，古史尙沈，讀前賢書，益使吾人惕厲矣！

# 補南齊書藝文志序

陳 述

著錄羣書，始於向歆父子之別錄七略，班固本之作漢書藝文志，自是以來，作史者多祖述之，班固(漢書敘傳)謂「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敘洪烈。」章學誠(校讐通義敘)亦稱「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由是以言，則著錄典籍，即學術史也，烏可忽之！

魏晉以後，雖朝代迭更，并皆外禪，干戈未輟，文采滋盛，宋齊之世，博雅相尚，書疏奏議，斐然可觀。沈約修宋書，獨無文學一傳，非缺也，誠以能文者衆，兼收則不能並容，單取則掛一漏萬，故竟略之，而以散見列傳，非謂世殊事改，蓋亦不志刑法食貨之意云爾。齊承宋舊，國祚僅二十三年，風流所被，文學撰造，方興未艾，其著書立說，卓然自見者，何止文學傳所載諸人，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朓造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是南齊藝文，遠邁前朝，可謂盛矣。

檢南齊書檀超傳(卷五二)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江淹掌史職，超等表上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班彪，州郡依徐愛，合州郡百官依范曄，班固五行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帝女應立傳，以備勗躬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議食貨爲國家本務，朝會爲前史所無，乃蔡邕一家一意，宜立食貨省朝會，日月蝕，並隸五行，帝女傳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常美，則依舊不書，詔日月災隸五行，餘如儉議。此齊國史之例，原有藝文一門，史通正史篇：「梁天監

中大尉錄事蕭子顯啟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起昇平之年，盡永元之代，爲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是劉氏所見，有逾乎今存蕭子顯齊書之體，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八志矣，今雖未知其餘三志，是否即食貨，刑法，藝文，然蕭子顯之書大抵本於范沈兩家而作，沈無文苑傳，而齊書則傳文學，以是推之，子顯或爲藝文立志也。

清代史家，爲前史補志藝文志者，不下二三十家，至於南齊則闕焉弗述，惟今人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稱「侯康曾補宋，齊，梁，陳。各書藝文各一卷，未見傳本。」是流傳久佚歟，抑或有錄無書，尙不可知。述因不揣固陋，特就紀傳中，凡有撰著，隨手錄出，大抵以其人沒於齊代者爲斷，凡得數十家，復就隋志，新舊唐志，及官私書目核檢，都凡二百餘種，謹取明史藝文志斷代之例，略依隋志分類，稍事排比，并爲考證，寫成此卷。書雖多佚，亦略可窺見一代獻章之盛也。

陳 述 廿四，二，三。

附告：補南齊書藝文志二卷，已由開明書店刊爲廿五史補編之一，約計九月十月可以出書，先此預告。



### ●師大月刊第一期創刊號目錄

發刊詞	李常道	蔡直健
師範大學之雙重的任務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制度之批評的批評	李常道	蔡直健
中學教育之新趨勢	李常道	蔡直健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整理計劃書	李常道	蔡直健
研究所略史	李常道	蔡直健
教育學院之概況及其計劃	李常道	蔡直健
理學院各系之過去現在與將來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健康教育之設施及展望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最近出版事業概要與月刊	李常道	蔡直健
附屬中學概況	李常道	蔡直健
附屬第一小學之過去與將來	李常道	蔡直健
附屬第二小學的過去及將來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幼稚園歷年狀況及將來計劃	李常道	蔡直健
書院制度之研究	李常道	蔡直健
義和團事件的政治背景同中國族運動的關係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附中英文教學法實驗計劃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附中初級中學國文讀本選注略例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現任教職員人數統計表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本年度上期各系學生統計表	李常道	蔡直健
師大附中南校教員歷年著作表	李常道	蔡直健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現在出版刊物一覽	李常道	蔡直健

### ●師大月刊第二期文學院專號目錄

師大研究所編輯處標榜題字	黎錦暉	黎錦暉
三十年來中等學校國文選本書目提要	黎錦暉	黎錦暉
七言詩之起源及其成熟	黎錦暉	黎錦暉
劉知幾史通之文學概論	黎錦暉	黎錦暉
司馬遷崇尙道家說	黎錦暉	黎錦暉
王安石字說源流考	黎錦暉	黎錦暉
三百篇主述倒文句例	黎錦暉	黎錦暉
張衡著述年表	黎錦暉	黎錦暉
王子安年譜	黎錦暉	黎錦暉
朱箭河先生年譜	黎錦暉	黎錦暉
袁中郎評傳	黎錦暉	黎錦暉
中國古書的真偽	瑞典高本漢著	陸侃
唐代莊園考	日本加藤繁著	王桐
唐宋櫃坊考	日本加藤繁著	王桐
李諱歷史研究法序	陸羅	陸羅
明代之初期文學	陸羅	陸羅
文學院概況	陸羅	陸羅
師大畢業生現任校長調查表	陸羅	陸羅

### ●師大月刊第三期理學院專號目錄

山西萬泉石器照片	劉進	拓義
從國難想到除蟲菊	劉進	拓義
整函數之漸近值	劉進	拓義
數理學與技術	劉進	拓義
數學教育改造與師資養成	劉進	拓義
歐克里得空間	劉進	拓義
九章算術篇目考	劉進	拓義
模式與代數數及代數函數	劉進	拓義
山西萬泉石器時代遺址發掘之經過	劉進	拓義
長江三角洲上人文現象一瞥	劉進	拓義
西康地理調查述略	劉進	拓義
海陸成因論要	劉進	拓義
褶曲的研究	劉進	拓義
附 錄		
怎樣研究數學	黃任初先生講演	吳德輝
陝北的地文	謝季驊先生講演	徐玉華
餘興		鄒君

●師大月刊第四期教育學院專號目錄

國家的出路與教育	李 建	燕 勛
國聯教育考察區報告之批評	李 建	勛 樞
朱熹的讀書法	邱 銘	樞 琛
中學校的教師	熊 葆	琛 瑛
鄉村人村質量的研究與鄉村教育的責任	傅 繼	瑛 長
鄉村小學學級編制之種類	傅 繼	長 樂
肯定教育科學的實際根據	廖 秉	樂 璋
中學校學生之自治	廖 秉	璋 雅
朱子的教育思想	林 周	雅 蔭
湖南常寧義務教育實施計劃	周 王	蔭 著
張之洞與師範教育	王 孟	著 譯
社會心理學略史	孟 孟	著 譯
	McGeoch	著 譯
全部學習法與分部學習法	唐 博	著 譯
	潘 企	著 譯
教育學院教育系四年級試教批評紀錄	傅 繼	著 譯
教育系一九三二班畢業同學之聲(二十二年三月調查)	傅 繼	著 譯
師大教育叢刊第二卷總目錄		

●師大月刊第五期附校專號目錄

中學學生之心理的分析	徐 侍	峯 峯
一個女子中學的改進教學計劃大綱	徐 侍	來 麟
一個女子中學的訓育實施辦法綱要	徐 侍	麟 文
附中南校國文科課程標準比照部頒新標準應改訂各點	張 鴻	文 璠
中學生國文校訊的問題	馮 成	璠 宇
小學教育的國家的原則	孫 鈺	宇 之
英文教學法實驗進行狀況報告	戴 驊	驊 震
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歷史教科書之調查及批評	黃 鄭	震 道
鄂豫皖克復匪區視察通訊	韓 道	
平浦道上及新都旅行之心影錄		
附中南校全校休業式各三年級畢業式教職員工友任職二十週年紀念式聯合大會講演詞	徐侍峯講演	劉玉柱 筆記
		張仁駿 筆記
第一附小兒童訓育的實施方案		趙 鐘
第二附小朝會紀要		第二附小
兒童俱樂部概覽		第二附小
紀念匡互生先生		
本校畢業生匡互生先生遺像		
題字「為教育犧牲」	李 燕	
匡互生先生事略		
憶亡友匡互生	熊 夢	飛

●師大月刊第六期文學院專號目錄

中國語言之變遷	黎 錦	熙 金
外國語教學法著述提要與批評	吳 文	澤 澤
梁府的故事與作者	羅 根	熙 熙
兩宋理學兩派五家選目並敘例	黎 錦	怡 怡
宋人理學由回教蛻化而出	陳 子	昌 昌
朱熹著述分類考略	牛 繼	蔭 蔭
紀曉嵐先生年譜	王 蘭	震 震
蔣心餘先生年譜	陳 述	震 震
史記地名考	楊 宗	霖 霖
兩漢糧價漲落考	劉 汝	齡 齡
宋代房錢考	王 桐	正 正
宋江考	王 正	
附 錄		
訂正新著國語文法新序	黎 錦	熙 熙
比較文法序	黎 錦	熙 熙

### ●師大月刊第七期理學院專號目錄

從豆餅中提製蛋黃精之研究.....	劉白	拓初
論國本係奠於地理學術之上.....	趙白	義初
牛純函數之漸進值與其反面數之超越奇點.....	趙白	衡君
邊疆地理補遺.....	王鄭	君璽
亞洲之氣候.....	吳趙	岷峴
澳洲地形氣候與其相互之影響.....	趙劉	玉落
礦之工業用途.....	李郭	秀英
氣象學發達略史.....	郭萬	方祥
地理學系之過去及未來.....	萬方	升仁
烟台海濱實習記.....	孔繼	譯者
中國東部漸移地帶的概觀.....	孔繼	譯者
門頭溝地理考查報告.....	孔繼	譯者
緯圈長度的教授法.....	孔繼	譯者
水中植物水的運行.....	孔繼	譯者
師大浙江畢業同學服務狀況.....	孔繼	譯者
師大湖北畢業同學服務狀況.....	孔繼	譯者

### ●師大月刊第八期教育學院專號目錄

立法院憲法起草委員會所擬憲法草案內教育專章之批評.....	李 建 勛
現代心理學各派究竟反抗什麼.....	程 克 敏
我國實驗教育中幾個紀元的實驗報告.....	薛 鴻 志
師範學校健康教育教材教法之研究.....	焦 真 真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數學入學試驗之研究.....	黃 淑 慎
現代初中圖畫科教材教法及設備.....	于 敏 貞
行政研究之指導.....	A. Carter 著 孟憲禎譯
羅素論蘇俄新教育.....	傅 繼 良
師大研究所開學典禮講演及報告(九月二十八日).....	李 燕 講 齊永康 李 建 勛 姜輔弼 記錄
師範大學鄉村教育實驗區計劃大綱.....	姜 輔 弼
師大平民學校概況.....	遲 受 義
介紹一個學學向上的活學校.....	杜 占 真

### ●師大月刊第九期附校專號目錄

從課外活動實現中學教育目標.....	徐 侍 峯
關於明初國立大學之實習.....	王 蘭 蔭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南校新訂課程草案.....	張 鴻 來
初級中學書法簡本.....	張 鴻 來
師大附中北校的週會.....	馮 成 麟
師大附中北校成績展覽會.....	馮 成 麟
家事教學報告.....	章 瑞 珍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北校勞作課程教學計劃.....	孫 一 青
附中北校二十二年度上期週會高中各班史地表演紀事.....	韓 道 之
附屬第一小學集會實況.....	孫 蘊 璞
低年級國語科略讀與精讀合作的實驗.....	張 席 豐
小學高年級讀書指導方案.....	李 尚 亨
小學心算教學和心算教材.....	王 兆 廷
附屬第一小學五六年級勞作教材實施概況.....	赫 凱 元
學級之經營.....	李 吳 田
揭示部施設概況.....	賈汝忠 施 貞 吳 貴
師範大學附屬幼稚園一年來之經過.....	施 貞 吳 貴

### ●師大月刊第十期文學院專號目錄

清代學術之系統 .....	章太炎先生講 榮德安筆記
漢末三國時代中國民族之演變 .....	李旭
中國史上之婚姻制度 .....	王桐齡
南北朝人壽之研究 .....	劉汝霖
芭菴薔荷辨 .....	黎錦熙
小說專名考釋 .....	孫楷第
劉知幾史通之修辭學 .....	宮廷璋
劉大白及其作品 .....	楊樹芳
中學國文教學問題 .....	王恩玉
附 錄	
陳范異同敘言 .....	陳 述
評黎東方譯歷史之科學與哲學 .....	沈 鍊
辭通序 .....	錢 玄

### ●師大月刊第十一期理學院專號目錄

一·原子的構造 .....	李 書 華
二·歐幾里德；李曼，卡當三氏之空間及在此空間之學動力 .....	趙 進 義
三·中國木本植物環象分布研究 .....	李 順 翔
四·徐福與海流 .....	王 輯 五
五·化與人生之影響 .....	史 麟 祥
六·風化作用與岩石腐解 .....	蘇 永 煊
七·食鹽或鹽 .....	傅 深
八·師大院中栽培及野生植物的調查 .....	栗 作 雲
九·五代州縣表 .....	劉 石 農
附 錄	
十·理科教員暑期講習班算學組討論問題 .....	指 導 者 整 理 者

### ●師大月刊第十二期教育學院專號目錄

一·論 評	
教育者之哲學的素養 .....	常 道 直
四教團在鄉村教育中有「複寫」功能 .....	黃 敬 思
社會學之意義 .....	楊 堃
二·研 究	
懷悌黑的教育哲學 .....	張 岱 年
性教育實施之商榷 .....	杜 占 真
中國社會教育問題 .....	陳 澄 然
三·譯 述	
科學思想的習慣 .....	歐 陽 湘 譯
四·教育通訊研究	
本校教育問題通訊研究部幾篇重要的通訊 .....	教 育 系
五·參觀報告	
參觀日本教育之片斷記錄 .....	李 仲 先

### ●師大月刊第十三期附屬機關專號目錄

一·論 著	
附屬中學還是中心中學.....	黃 敬 思
今文十幣.....	張 鴻 來
怎樣才可以收到地理教學的實效.....	王 鈞 衡
二·研 究	
修辭學之矛盾問題.....	宮 廷 璋
六朝伽藍記敘目.....	劉 汝 霖
唐代之賤民階級.....	黃 現 璠
三·報 告	
兒童生活概況.....	第一 附 小
學期開始的一週會同年級遊戲比賽.....	張 席 豐
第一附小兒童圖書計劃大綱.....	邇 受 義
假期兒童生活指導.....	第二 附 小
公民訓練實施方案.....	第二 附 小
四·附 錄	
兒童節紀念的情形及辦法.....	第二 附 小

### ●師大月刊第十四期文學院專號目錄

詩三百篇之詩的意義及其與樂之關係.....	張 西 堂
哥格里同寫實主義.....	陳 北 鷗
語源學論文七篇.....	楊 樹 達
論語之「之」.....	沈 春 輝
晉室之南渡與南方之開發.....	王 桐 齡
日本建國年代攷.....	王 揖 五
記劉瑾水牢.....	熊 夢 飛
哀江南賦箋.....	高 步 瀛
明皇曲錄.....	侯 廷 督
建設的『大眾語』文學.....(國語運動史綱序)	黎 錦 熙
金史氏族表序例.....	陳 述

### ●師大月刊第十五期理學院專號目錄

漸趨於零之整級數.....	趙 進 表
理科形體分類之研究.....	張 春 霖
二十世紀德國地理學教育.....	劉 衍 行
日人所見的中國煤質源.....	許 桐 齡
中國港灣「小史」?.....	王 石 勳
五代州縣表「續前」.....	劉 石 勳
西山之鄉土地理學的調查.....	鄒 君 怡
中國都市分佈與地形.....	鄒 君 怡
關於崂山淡水藻類之初步探討.....	徐 安 柱
中國歷代曆法概略.....	朱 德 麟
發拉對氏傳略.....	朱 德 麟
蒸與氣體的壓力.....	楊 樹 達
纖維素之化學.....	陳 其 顯
Perrin氏測定Avogadro Number.....	李 國 克
現在中國之地理教育之現狀及其重要.....	李 國 克
談談地理學.....	李 國 克

新女學 術季刊

大出版

第一卷第一期目錄	(1) 卷頭語	徐炳麟	魏起熙
	(2) 阻卜非韃靼辨	徐炳麟	魏起熙
	(3) 國語中複合詞的歧義和偏義	徐炳麟	魏起熙
	(4) 史記太史公自序箋證	徐炳麟	魏起熙
	(5) 老莊思想與小農社會	徐炳麟	魏起熙
	(6) 甲骨中殷商廟制	徐炳麟	魏起熙
	(7) 釋齊園	徐炳麟	魏起熙
	(8) 洛陽石經考	徐炳麟	魏起熙
	(9) 熹平石經後記真偽考	徐炳麟	魏起熙
	(10) 應青名詞辨	徐炳麟	魏起熙
	(11) 曾勃郎格 (Edouard Spranger) 的教育思想	徐炳麟	魏起熙
	(12) 曾浩然轉語釋補序	徐炳麟	魏起熙
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1) 契丹民族考	方壯猷	魏起熙
	(2) 阻卜年表	徐炳麟	魏起熙
	(3) 中華民族之女系時代	徐炳麟	魏起熙
	(4) 顏氏家訓校箋	劉董	魏起熙
	(5) 說文或體字考敘例	董楊	魏起熙
	(6) 明堂通考	段何	魏起熙
	(7) 宋鑿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校記	段何	魏起熙
	(8) 釋身	段何	魏起熙
	(9) 釋康熙字典內含四聲音韻圖的唱	段何	魏起熙
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1) 中國家族制度中子孫觀念之起源	吳方	魏起熙
	(2) 契丹民族考	方壯猷	魏起熙
	(3) 審音通說	劉董	魏起熙
	(4) 王石渠先生年譜	劉董	魏起熙
	(5) 唐玄奘法師年譜	劉董	魏起熙
	(6) 原始的齊國與太公的人格	劉董	魏起熙
	(7) 朝鮮景教史料鈔(附鈔後記)	劉董	魏起熙
	(8) 宋鑿文的英華辨證校記	劉董	魏起熙
	(9) 附錄天山南路大沙漠探險談	劉董	魏起熙
第一卷第四期目錄	(1) 三種古西域語之發見及其考釋	方壯猷	魏起熙
	(2) 乙種吐火羅語即龜茲國語考	法國 Levi 著	魏起熙
	(3) 龜茲國語及其研究之端緒	法國 Levi 著	魏起熙
	(4) 所謂東伊蘭語即于闐國語考	挪威 Korow 著	魏起熙
	(5) 摩利語字母之研究	法國 Gauthier 著	魏起熙
	(6) 粟特國考	日本白鳥庫吉著	魏起熙
	(7) 近三十年中國學問上之新發見	方壯猷	魏起熙
	(8) 關於西域語之討論	方壯猷	魏起熙
	(9) 拜城博老克拉格摩崖	方壯猷	魏起熙
	(10) 居延海考	方壯猷	魏起熙
	(11) 西北科學團在新疆考古情形	方壯猷	魏起熙
	(12) 蒙新探險的生涯	方壯猷	魏起熙
	(13) 蒙古新疆人民之生活狀況	方壯猷	魏起熙
	(14) 李唐爲蕃經姓考	方壯猷	魏起熙
第二卷第一期目錄	(1) 九章算術源流考	孫放	魏起熙
	(2) 周官六官沿革表	孫放	魏起熙
	(3) 廣鈞聲韻類之統計	孫放	魏起熙
	(4) 天山南路的雨水	孫放	魏起熙
	(5) 煤史	孫放	魏起熙
	(6) 唐玄奘法師年譜(續前)	孫放	魏起熙
	(7) 顏氏家訓校箋補證	孫放	魏起熙
	(8) 漢熹平石經後記真偽考內的自行更正	孫放	魏起熙
	(9) 李唐爲蕃經姓考(續)	孫放	魏起熙
第二卷第二期目錄	(1) 學術史料考證法	劉白	魏起熙
	(2) 北音入聲演變考	劉白	魏起熙
	(3) 敦煌唐寫本切韻殘卷跋	劉白	魏起熙
	(4) 科斗戲音	劉白	魏起熙
	(5) 楊南李唐先世系統考	劉白	魏起熙
	(6) 關於龜茲百姓之討論	劉白	魏起熙
	(7) 荀子論禮通釋	劉白	魏起熙
	(8) 漢書著述源流考	劉白	魏起熙
	(9) 周公史記演變考	劉白	魏起熙

本刊定價 各期一律五角 代售處 師大出版課及各大書坊